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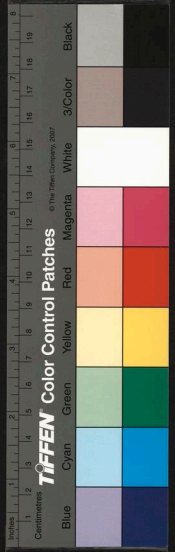


楊子雲之詞病其艱澁者
因多培深嗜而篤好之者
不少夫古今人之評文大
多評已文耳以已律人往

2465959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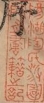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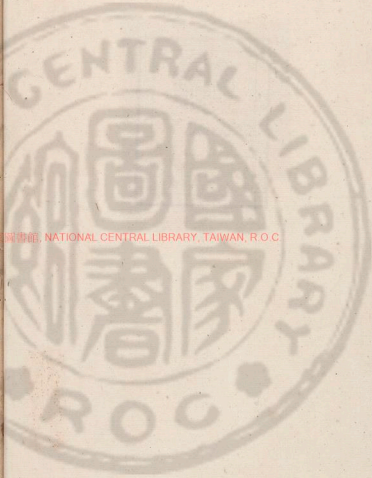




謝耳伯文集初序



楊子雲之詞病其艱澁者
固多若深嗜而篤好之者
不少夫古今人之評文大
抵評已文耳以已律人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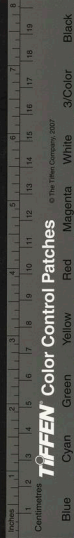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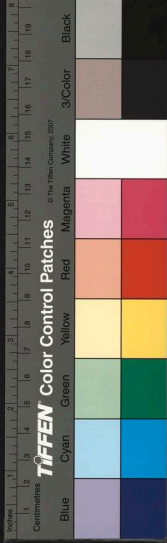
曹戶一
往如是則何惑夫病玄者
與好玄者之不一也子雲
亦自云後世有子雲乃知
子雲豈當世而病之者多
耶抑以後世必有子雲其

人者而始足以知之耶如
是則後世子雲是必子雲
之前身也以身傳身途亦
隘已雖然文患其不可傳
者文不可傳則無以為身



身之不成又安能有後身
哉余友謝耳伯之文揚子
雲之一脈也耳伯明人而
遠遊西漢太玄之脉以為
文不亦好奇乎哉世有尚

玄者未有不好奇者也有
好奇者未有不奇耳伯之
文者也然太玄有意以擬
易而易理隱耳伯未嘗有
意以擬玄而玄理彰何者



文不可以有意為而易尤
不可以有心擬也有心以
擬易而去之遠無心以擬
玄而去之近豈非賢聖之
辨哉此刻在耳伯為初集

而余僅一叙之而耳伯有
續集余知其又不囿於此
矣孟夫子云寔有諸已之
謂信大而化之之謂聖耳
伯固寔有其身者也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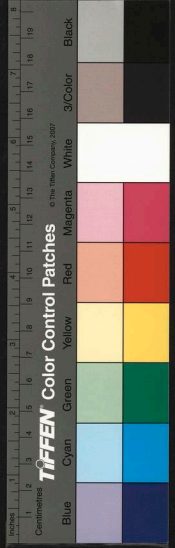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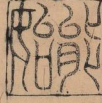
曹學佺

之所發越豈不在其山寺
枯禪事理雙遣時哉大而
化之其可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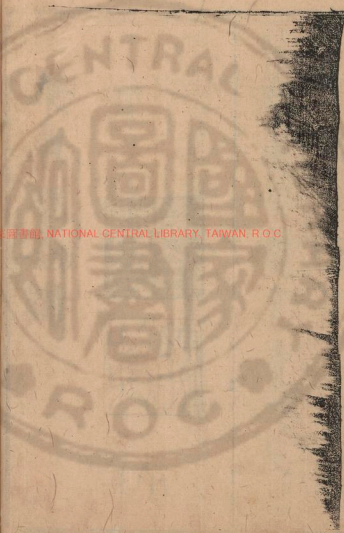
昔

崇禎庚辰歲孟秋之朔友

弟曹學佺撰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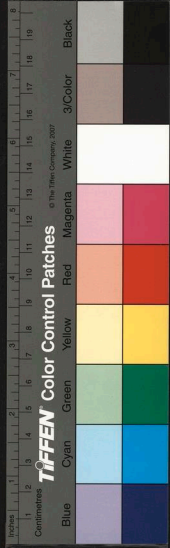


劉子威先生 諱鳳雛羅陽長州人甲辰進士官御史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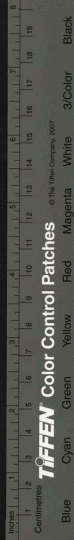
贈邵武謝伯元先輩



管季朗語我云嶺海之間當有異人出予謂前有李何後有王李非其人耶咲謂未然謂曆象授時瞻極運度積分踰溢當有出而受定之者若洛下閎僧一行其人乎予忽遇閩謝君心駭馬子自意憑負不覺懷然自失其人蓋能推步覽稽故自山海間步至江淮又將至河洛求天地之中測景考乾正曆度短長乎予不能知天



尺雖從君言亦夢夢耳君謂今天象小差予聞
飛伏升降璣衡之運非耳目所及或於地之底
或日月蟻旋若七寶燈漏五輪沙漏若今司天
頗有其制予昧昧眊眊安能窺領天地參預君
之議乎夫提挈陰陽重襲九竅九愬搏挽決離
旁薄宇宙稽數自七變以至十八變而用周若
紫度炎炁地母制靈之篇其可參用於今之曆
乎且考步積算蓋有天受必靜謐淵深天下之
至精乃能有所裁成變化範圍不過又若星辰
之失度日月之薄蝕刻期不爽毫髮讖言未來
涉於祲祥予不敢知君又欲揮揆時風以肆其
志若王燭負書而游見卽採拾間發於詞所謂
獨浮游於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徙倚無形之
域而和以天倪者哉一代之制自君而再變夫
文摯之術烹以鼎鑊而不熟鍾山之玉炊以爐
炭而不燔休於天鈞處於冥昧湍瀨旋淵千仞
之瀾不能留也太行崔巍飛猿絕險淵壑之阻
不能難也君負此而遊遊何所好予惜朽憊不



能強策以從君曠浪之野觀於未始有無之源
投筆三嘆乃知天之生此其將闢造混茫更制
六度乎準萬有法通而有紀泄越而不彰乎將
以前教君子退且失步悵然變色乎夫自昔至
今文亦累變歷代諸作者君將盡蓋之予亦厭
襲其舊欲掃而更之顧力不能今乃得君子願
悉屏棄所業而從事於茲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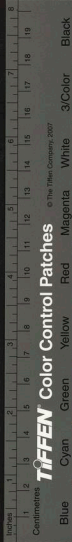
沛國劉鳳

送謝伯元還邵武序偏

夫天之於文欲時有變焉則然其不使遂淹焮
哉卽往者命代各有其人漢氏以前其盛也極
後不可復幾矣若嗣後姑弗論卽我 明以來
則有李何作焉吳之徐氏乃秀出於何而竟早
失之未踰一紀而王李繼興李之精練殆踰於
前而王乃可兼數子遂自謂蓋代而今迺有閩
謝伯元氏作遂欲闢開榛莽別造軌轍自建堂
與更立門戶見者咸駭且懼曰是將使我束手
不得措一語乎逮來遊予亦見而驚焉乃知天



之命此也久矣其不使燼滅漸盡乎昔賢固云
惟陳言之務去乃奮其淺膚之詞庸腐之舌以
爲能盡削去谿逖刊黜舊聞然卒不能出一格
創一體可以傾動流俗是不謂陳陳相因乎文
本新新不窮是元氣之流行漸於根蓂而溢於
枝柯其繁茂則與時而新焉得終不改柯易葉
而卒如故乎今謝子乃與巖蹇棘遠僻晦幽且
取裁於秘典鎔鑄於恍惚其所採拾固必有所
自而莫究其始文酌度訓耳目之外使人蜚於
口慘於腹軫於不可句然其義燦然今來吳於
洞穴之底石匱所藏神禹之書其文皆駢斗詰
諧翳蒼糾紛而得盡披他人固芒不知其謂何
而讀之如流故其出之也自莫測所以而欲盡
通之顧豈易哉聞出其所自裁機發在已羽而
括之其發莫禦若有所採拾而不知惟意所向
何古之拘今人乃謂近者未達不敢求遠小者
未審不敢言大故欲讀其文咸舌結不得下口
噤不得啓而謝子亦翱翔拚飛而謂何有者且



大荒之經响屨之書或竊出人間者多訛譌謝
子訂之謂其言明清其義修備變文以著名題
德以別操纖芥必挺以彰大故將盡洩天地之
秘而繫表域外其允煥啓使宇宙再明日月更
輝是則天之有意於文而使命世者作變而新
之即使起前數君子於地下見之必有怵色而
悔昔之未工者其言若九州九部其沃其泝其
濫其肥州距而上昇茅靡波流是河圖之所演
平幽邈不可稽所謂一軌之法陽受以九七九
七者四九四七也陰受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
八也是固數之自然乎是固陰陽不測之謂乎
雖巫咸之鍾賢世季咸之矜蹠蹈其著成於剖
判之先而晷度於數見之內予何以知其然哉
故知謝子方起而執文秉其裁成會通以開一
代之制卽性鍊有淺深而運移有遷往其重繪
混沌而觀揣靈貌則亦何近何遠何顯何晦何
若而非允景之昭回哉

沛國劉厚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目錄

序

訓贈劉子威先生序

壽劉子威先生八十序

賀昭武太守闡府君膺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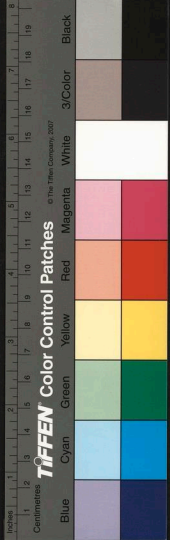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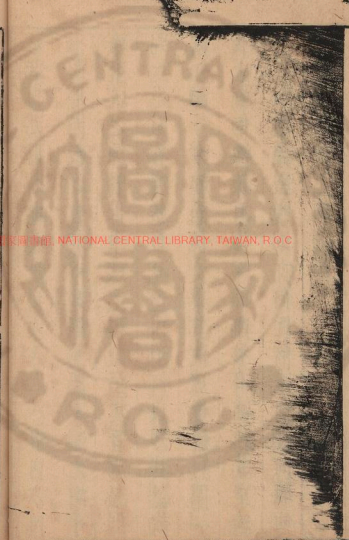
賀都尉鍾使君臺薦序

賀司理趙使君臺薦序

送李皞如任肇慶府推官序

贈當塗令王季重先生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晉安周之夔章甫

同邑黃 弼君贊

黃開先申甫較

序

誦贈劉子威先生序

先生筌古而劄不襲之辭也嚮其詠則與之爲

謝耳伯初集

卷之一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晉安周之夔章甫

同邑黃 弼君贊

黃開先申甫較

序

誦贈劉子威先生序

先生筌古而劄不襲之辭也嚮其詠則與之爲

謝耳伯初集

卷之一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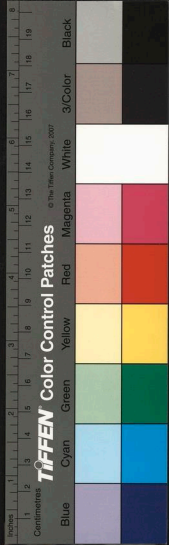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謚曰棘府棘府不啻諾伯遠詫而謚之曰蔓哉夫夫夫殆封於蔓圃者乎而圃亦弗爭也往予千載體各世標來予千載極各世建皆世也不皆有苞之世才也皆苞也不皆有創之世才也苞創之相禪執矣皆不皆之相忌久矣不皆而之於皆則才空爾世匪世空若才也斯晉人所爲悶其拙也先生則不爾時在省眡粵眡豫豫眡歸歸且眡耄又眡耄矣其言固曰夫古不可幾雖復假我以季吾力烏能出周秦哉今不

比古則鄙野擬似遇則若企踵故夫辭莫不善於襲也而詔之蒙子蒙子寧異人乎故人莫不匪異異莫不奇變侷乎變非異而人也侷乎異非人而異異也卽所謂文亦累變變而爲詭言爲麗言爲恢言爲惟言爲沈言爲博言殆空之世乎毋容詠焉爾者先生惡所眡蒙子於目而曰君則盡蓋作者於歷代乎先代獻吉有作謂文有法式惟物自則學不的古苦心無益然則天下將族而今法古乎將無族而古法今乎法



今罔代與命古法古又罔代與命今命今莫如
無法無法之命爲古鏡命古莫如法自法自之
法爲古甲若不然者人踵而我踵之雖我所踈
不爲後所踈也故屈不踈莊釐子不踈仲父鴻
烈不踈祭酒腐令不踈長卿豈古有足而今無
足哉足符其踈無以鄭人信度爲矣後踈不符
往亦無以鄭人亡自仲爲矣于鱗氏之市履也
恥羣瞽之曳踵而施其步於屬辭比事躡然擬
議藉以成變變則今矣古無化也元美氏之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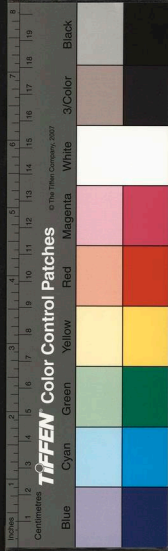
履也賈其富有自謚之以無專家進之以卮以
詮其變蒙子則嘗師瞻子而受之曰若其大矣
之以意先生爲若不胸也夫獨拍無聲聲之斯
響大策勿應應之斯赴使先生如有沿也利乎
削乎胡惚悅而無悅乎是則其苞世是則其創
世也竅不襲之籟化比古之足洞琅函之秘測
覆釜之篋緡梵譯之藏耿外家之締其先生獨
也乎締圍乎錯錯無不彬矣藏艸乎禪禪無不
悅矣篋啟乎冢冢無不與矣秘冒乎籙籙無不



情矣足軼乎軌軌無不範矣籟異乎嘯嗟無不
號矣命古命今其極一也其體異也之一而異
周秦之出也而誰與敵一之異而一出周秦之
爲出也而誰與敵并哉異之而盡异于以變之
而盡變世且奇佞而名之曰白鳳吐於此則慶
白鳳而孕之者可不誠之爲象苞者邪蒙子則
固蟠蟠乎含若耳何先生氏爲彈也夫使蒙子
進而見圉則一蛄丸也又何有所稱飛狐絕險
也君與隸與易敢夸以奉尊第先生齒不息髦
文不息變學不息博則寧古有匹之者哉煬和
莊子有言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凡此無有法
式而物自治焉大匡解日法人惟重老重老惟
寶允哉允哉是惟先生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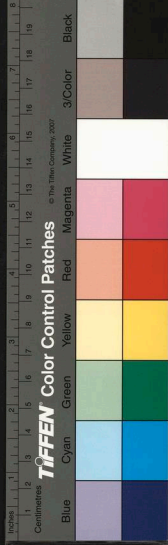
壽劉子威先生八十序

蒙子幾壯遊吳始謁欵先生悅若異代則先生
名溢乎世且久蒙子幾乎古友友今哉匪古惡
且有今匪今惡且有古今者來之爲古古固往
矣嗚先生斯不在乎先生曰若來若來命代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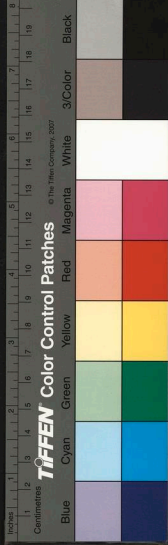


才蒙子不敢晉而唯而否也于是六月先生稱
八十矣厥惟壽何稱哉六月者于時予以寤于
怒予以息于樂予以二宮爲徵于豆實予以煮
菹挑于土予以長而王于辰予以未味並其徵
也然弗古弗乃壽壽矣而弗必名弗壽弗乃名
名矣而弗必壽故之慶之權若楊鳥七歲若中
散四十歲其于先生歲孫耳名則名子耳人歲
孫有以祖而名子蔑以父况衆名之父不爲忌
府乎衆歲之祖不爲世古乎夫忌則不可處矣

維彼衡行心實生伯伯而不足也遁盟盟而不
足也遁譽譽而不足也遁好好而不足也遁盜
盜而不足也遁爭爭而不足也遁詆詆而不足
也遁怨怨而不足也遁軌軌遁陰陰遁陷陷遁
仇仇仇仇之至維嚙維啗維翁維辟仇仇之反
則不居一焉而名溢矣溢名者屬乎滿也而莫
之與賓也故愁其矜先生則有與賓之矣而詭
爲愁之也哉往先生自謂爲闔穎理椽頗深歲
時然得遍閱其山川秀逸林洞阻幽道之險仄



觀於海之灝窅舟之上下島嶼間凌風倏忽恍然神往故亦樂之其眠御史南院時獨典衢巷兒女子爭言則泐矣視孰外傳嬉時緣竿尋植學溺於淵作諸危險事則又慄矣乃先生至自痛如云以戲弄音不直一錢動遭人訕詈困於井間爲時凌侮獨何庸爲則茫穎之落落也然莽乎泔乎其溺以肆也警乎溲乎其矜以誕也則文若其海而人若其名也不然則遐騁之爲寄拘藥悻之矣不然則長寫之爲適鄙固逃之矣不然則立懂之爲寓俛仰怡之矣不然則潔清之爲厲饒黷孽之矣不然則亮試之爲性回猶詭之矣不然勅巽而柔從簡寒而無管而誕罔之士擾燥之徒又曹而訕訶之矣奈何哉旣以不宅矜人愈傳其溢旣以傳溢人其歸其忌忌之崇也名名之永也壽委必至于人所不足而操不朽于人所有餘故天繁其祉綬之也非命天滿人緝其熙叡之也非命人滿身演其美名避其妬空喻證之也亦非命名滿斯滿者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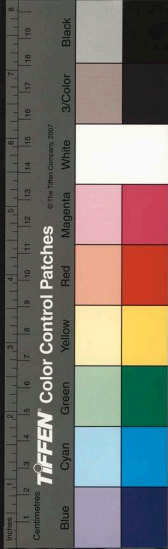


之之謂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于人者
祥其神矣神靈之化也精之構也生之來也壽
之命也天人壽以萬歲劫歲計乃如世千百歲
計則不終有盡乎哉而養壽之談則謂莫之傷
耳夫傷莫憊于斧斧莫利于淫先生卽雜孫子
女選伎徵歌不以同寢邇又不以至老侵是無
劉命也者安得不永乎大齊者千不永一馬大
耄者百不永一馬柱下史吐納且八百歲矣猶
然悔不壽將匹錢氏者伊誰久耶肇申曰壽漚

季也各泚聲也然歷以世者恨不若歷不以世
庸知覺皇之竿則壽塵沙而未有犯也先生嘗
于時函之奇羈奠焉而已寓諸唐肆矣晚乃棖
心淨土思一生蓮花爲極樂則烏有夫三毒五
濁業哉滿若泚成出于待待若不待咸出于盡
請舉無盡之觴薦于五豆之側于斯祝焉嘯乎
先生遽收垂芒而彌曰子善頌哉酌我以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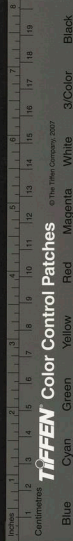
賀昭武太守閻府君膺薦序

府君以司寇卽守治昭武諸劭農厚俗薄賦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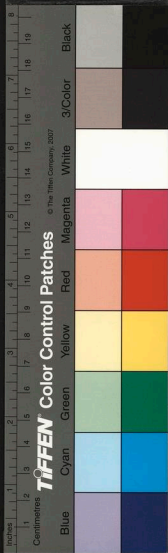


徧廣儲積惠困窮興譽髦之教惟謹慎封守之
政惟恪其所爲得爲爲不於非得若得而專專
而不得無不衷所憲而弗承其猥也居未滿一
歲警輒溢焉會大中丞金公解撫篆去薦部郡
邑良吏有概於是府君若吾郡守黃公並以新
池在首剡蓋亦異格云夫是匪忠信其可取親
若民夫是匪溫慈惠良其可一物治而單厥獻
而聞乃上吾聞其憲布物程舍趣定矣無好惡
惟我佐而準類焉其效無裁驗惟我獨而稽實

焉其平無文至之爲眩墮竭之爲匱瑣織之爲
蔽而亦無不周之爲困不斷之爲格而昭德於
是乎被遠邇也蓋煦暉之撫之矜哀之遂之損
益之通之俾吾宜叙之始不紛於夷夢以秩其
定蒞夫豈嚴乎驅馭威乎厲宣而絞繩之是棘
也府君殆將暮月其可乎哉卽未厭釋於乃澤
疏蓋已稱藝粵其噐冰雪其節予以振刷拊循
則茂暢其風猷旁溢其德意又烏得謂端固純
肅必須奏要而後覩其浸溢之所淪化乎猷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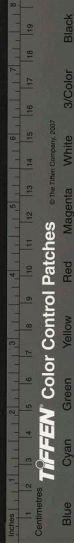


董意子寧寧予建利董子率事於以敦若惠曰
時守之利於以保若業曰時守之惠於以定若
功曰時守之業於以動則時時則所以給濟力
則紆紆則所以豐物求則阜阜則所以周徧俗
則無敗無敗則所以徵恤教則行行則所以保
本行曰惟定無敗曰惟保求阜曰惟敦力紆曰
惟建動時曰惟率徵若是其何賴於政之有焉
非若是而圖焉幾匱恤焉幾德詎能庇之以植
而利僭生遂將燕以無恐哉第介倪於服始而
信未衷洽則必已曰乃孚聞之府君若曰居初
則鞏也用黃牛之董不爲也殆革言三就而可
乎吾且予之慮徑便事仍俗求莫奚其待於錯
質而庚論禮俗以相勵由吾且予百若羣吏習
憲無俾我謾吾且誰伯格長若里尉若游宗於
什伍焉以申乃命而稽審吏嗇夫爲我布之卽
我亦無所繁爾文辭俾上下虧厥令蓋若寄政
焉以其漸爲匡道道以敦論諭以綏靖靖以殷
厚厚以謚易而昭武之治蒸蒸杲杲乎風乎若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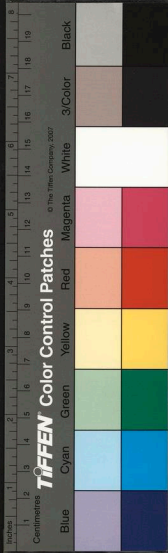
於春泳於澤也霑險亦沐浴於休德矣其在革
之占曰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則府君躬有之
哉謝敬冲曰吾不作主者更後乃力飲如弟滯
言彼直曠耳郇雜事一不省惟綱紀焉問其冒
守若何以府君仁恕長者臥閣理昭武乎掇之
何有猶朝夕履而帥而曰無其吞聲服我乎則
其遁者乎不則無其荼蓼齏而未朽乎則其蠖
騰蝨賊或食害我田穉乎詩曰田祖有神秉彼
炎火 高皇帝曰奸慝去則善良安吾豈有愛

焉亦唯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不坐法者不以毛
舉耳蓋府君痛桓東之役爲德傷是以教先罰
後幾若淮陽次公而所爲參考其陰伏者府君
勿由也曰察陰非詰惟明允其詰有豪不可鉏
者犯姦往往如山其購言告劾惟是攘產疑息
爲有司牘濫而又工請寄縣道官嘗披籍廉治
之不改也頃以府君寬和爲易輒與大姓訐
而府君案其狀卽時立具伏辜諸豪且熱無敢
動者志有之愛待敬而不敗德須臾而久立故



錡項頭鷲朴擊賣請則廉平仁恤之吏不忍慘
於屠伯今府君廼扶罷興滯撫弱糾疆禁奸惡
而懲薛暴 若其延馬陶旋以度俾不入乃髻
豨不產乃苛慝而後賦事發功劦範而軌正非
其僭忒也以逞吾武健又士無行與惡子無市
籍者訟府君則引由我辜曰禮教晦而人心陷
是惟我有司羞至所禮厲行士則折節詭焉昔
門卒諫延壽得毋虧化而延壽卽舉手輿中曰
微子大守不自知過此自府君亦納善如歸流

將以興於禮容流於絃誦其庶哉曰揖讓和樂
府君之陶我也而後中和樂職之詩士且倚而
詠焉豈不休有令聞無斃於大中丞之登德哉
以其猷徵其永暢以其意券其永溢曾未淹時
而得奏薦於 天子 天子必曰昭武二千石
其良其爲闔西戶奠枕且府君業爲五屬大夫
而習憲於南曹矣廩廩乎唯邦成其稟况專郡
以信理庶績則 宣宗皇帝所謂守令 國家
所寄以安民者安之何居則府君所稱毋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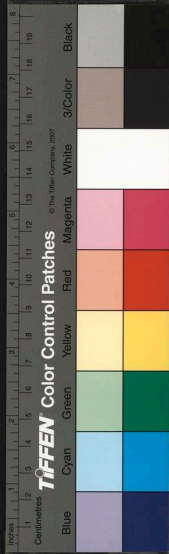


者也予佐南冢宰於府君習度政平訟理故易
易效於守惟府君其益厲於久立乎請以是復
令長詣君得爲府君誦

賀都尉鍾使君臺薦序

中宿鍾使君爲邵武都尉可三歲矣掌佐守典
武職甲卒若清匠若詰盜鹽法郵傳業有筦鑰
司是政職常不具著第使君於都尉理無不疏
剔簡核綜締無不中程襄毗教敕文法壹唯典
所出卽赫然秩比二千石砥守長蒞我不代收

譽所敕賊曹卒無憂盜救曹吏守若舍敕隸卒
游徼毋溷乃陌落救遂師鄙師鄰長使相糾受
毋忽而使君部署爲效主吏抱案咸重足立罔
有詆譎紆成牘不服者其院道官所下事爲亭
疑法重入卽定鮮答掠所逮當辜名報之不爲
蔓引連摭而其拊捷抽策者輒立捕下郡邑符
令籍穿窬剽客狀故剽客匿亡去宅郡諸發篋
股粟庚治屢聽里夫籍而亦無桓東恨至其興
發大後輿賦愛調米鹽無問靡密關其手輒平



蓋御史察使君治懷然異其經濟焉中丞大夫
遂延見使君與語真畧恒移碧諸擇將選募練
訓什伍靡不借箸若軍諮祭酒矣方平囚告棘
赤白之羽賁相屬於道中丞公竊邛屋歎設倭
由薩摩風且東汎將旦暮犯我澎湖島我庾無
伏餓寨無銳士戰艦五淙游翔海上亦無當戈
船橫海者柰束手何則檄使君從烽火南日諸
哨道詰所備海戍諸哨道官以故例餽取塗塞
使君厲謝綜覈陳獎揆伏匪無竢譯者於是條

要害方畧上之幕府所施設足鼓舞甲冑色交
而其大要乃在選將懲峻練軍實明斥堠建白
井如幕府且恃使君爲島寇緩急重卽闕以西
又可高枕也然使君咨詢需海壇將軍甚急聞
宣州沈游擊家居久力爲中丞言材將度無如
沈已符令乘傳至卽以總海壇事沈擁輕騎推
金帳下募敢士從下厲出沒風濤時以其規畧
上記開府開府亟稱焉謂鍾君知人哉洪盧之
用弗以斷蛟蜃剽犀象雖飲飛安得畢其利今



千里而外策其人不爽吾鑑馬未介鼓未執甲
未坐而使材武驍勁者令衆訓齊竟能彈壓驕
譟使君功沈耶沈功中丞耶兩者奚居竊以爲
使君重沈爾顧使君恂恂穆穆絕口無德色抑
何把讓君子哉居有頃府君李以 覲往臺使
者檄署篆時司倅視使君攝綬縣而司理趙使
君移攝漳郡昭武令且懇俸去使君兼攝稠濁
勞苦甚矣而弗謂官寓姑室責而可語曰摩之
若痛驅之若衷是亦唯使君緩靜慮徑便事亭
午刺試不逾夕下節文亡害吏拱手受記綠絁
簿書蔑由巧詆而未有憾其苛督者諸滌惡奸
究造質亡狀一語服辜不令里中復爲恐患苦
也芟柝良苗合耦於鋤無亦稂莠是去無亦驛
驛厭厭忌蝮騰我害而秉畀炎火豈其飭如荼
空屣鞭楚乎不然直匡之不得耆繩之不悛姑
曰是愚戇冥扞者也矜之如下智穿將赤子擲
壁慈母不假戛威之耶御史醜蓋欄清巖敏練
是使君之爲操施乎使君何以尉效尉攝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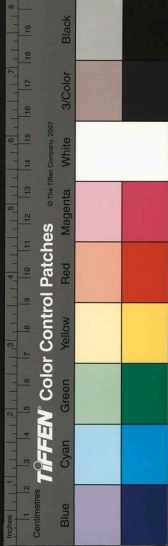
而戎效戎無不獲乎上也者當世薦紳介胄士
輒病相左而疇庸兼憲爲且使鳶成蜚孰昇惟
輪伏輓委羊格帑帶甲飽蝨孰昇摘赤黑丸於
掌耶今弗論使君畫策損往將益來將爲是有
餘於控守卽所憂召兵易錯兵難不服穉質賈
不將污潢趣萑蒲魁乎則將終養之尺籍日荷
三尋超距爲戲乎疏所謂養深識卓殆覈其微
者與訛抑有言郡司馬秩非功非罪有吏隱耳
是吏蠹而素逋也者安能秩秩有文武郡嚴之
若真守上挾之若儒將耶書曰知人則哲安
則惠其謂使君耶若猶是 上計績且必齋戒
受質以其成質諸 上尚亦顯錫命以荅異效
則唯茲薦疏功使君矣使君洵不挾所重顧重
而養其急不急而恒得所重請執管爲使君賀
使君將無謂屬令而私伎鄉人乎哉

賀司理趙使君臺薦序

重夫賦法輕重得亭疑讞詆則惟司直繫邦治
哉司直則郡國李官於地數守府金布之憲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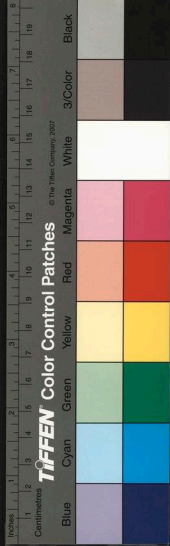
繫訊獄犴諸刑罰之如比壹佐守詳決鞫所隸
郡或旁郡無不移聽是矣于內蒞諸士古曰師
師言法以獎庶民獄訟則唯邦洵邦賊邦謀若
犯橋諸成象而外乃鄉遠縣方以所爲聽察辨
異聽於各麗其刑刺約盟厲圍囚戮則又重以
司掌使墨而門劓而鬻官而內刑而囹髡而積
而守蓋慎哉其執禁允而觀警痛也呂命曰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則任人乎使君實
式任茲理式有慎以用于列中矣其庶獄庶慎
惟我使君慈惠審克中于信莫不平反攸尉豈
其馮意顛斷無必糾墨姑遜以恩貫邪縣令所
上事郡守曰蔑左蔑竟理甚疑簡簡疑甚臯蔑
奏當郡守受而傳犂令辭驗抵罪不下吏若伍
疑移簿責之郡理曰是嘗疑簡甚幸竟理它獄
具上撫監直指意大府文深或舞或軌下郡理
曰無析律乎無文惡乎無少反乎無掠立辜乎
使君立解縣報當爰書矜情痛隱所反白辜惟
亦慎憲所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止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固有半傷中有吉
無咎者弁顧逮繫詣對跡以單辭而詰若盡若
不盡之情畏出哀入明清欽恤鑿而梏拳桎欵
對者慶非側成不可變歸而逋又以食舊若女
奴獄寃俾得脫諸德錢澹成者逾頌使君使君
非式敬爾由獄乎性敦乃維實猛酌乃維寬體
弘乃維量情流乃維惠軌儀乃維教德懋乃維
祗精揆乃維理文飾乃維學寧其省刑象畚灋
爲守建邦三典而訟將窒將墜辨置廢廉察利
言耳飛聽目飛明匪飛目聰匪飛耳胥史錄
輿讐我使君訪咨焉寓焉惇焉察焉愷達焉齊
給越有顯蹟以不府辜功疑也夫弗疑弗于伺
監司胡憚上害于防于隙敵直指胡憚上玩于
責于淋問維劾手于嘗文徵于中惟訖于戒休
董威詎訖于富富黃乙有間奏誣蕭甲妖變使
者按部下使君鞠使君簡聽管差甲固養攝道
亡妖狀實乙詭痕瘡庚守尉論如初詎誣乙服
威罔奪貨惟祥惟允上服下服惟適節世輕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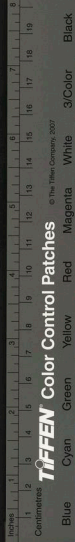
重惟國用穆天子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良矣
夫使君壹以靜寧蘇以廣遂平以又孚蘓以順
育慈以迪叙該以瞻密沈以固厚融以宣肆人
矣慎俗政矣慎度時矣慎物風矣慎化慎下爲
翼上慎上爲制下惟周公聞之文考與民利仁
能收民獄義能替民過德使君非德于民何哲
刑尚乃有譽哉職碎磊落職碎宏深惟亦廉厲
介厲公矢明矢直指其簡茲高第理使君其須
厥 召敬忌用人越顯聞在時庸攝漳郡尉又
庸攝漳守築翻易地務殺受斯使者隆命亦祇
用勤愷卽功飲菑攸利休畢以無憾于御事而
用其義刑義罰畏于暑休于裕仍于誠胥于保
異哉理署它守良顯庸也泰才率兼也展譬火
于燁固定止哉嘉績登德汲薦以爲榮施竊曰
公降則信明畏則裏介履則泚廉勵則隅庸庸
倫倫祇祇比比齊齊威威先令後律正正簡簡
成孚下輸孚上之以利焉民則安之以宥焉民
則樂之以師焉民則讓而率之大憂則猶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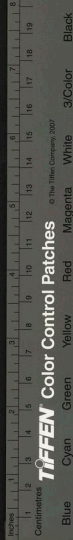
母禮乎爾張法掾言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
之要理絲縷擘如紛焉其如理爲 高皇帝矜
戮詔建質城勅關象中虛則刑平官無廢私欽
哉王言贊易出滯律鈞律呂內寇外理敷賁時
弼越觀于執法惟直指象今使君彰漳致禮致
刑致刑成德於易乾肺金矢咸庶于中下吏弗
佞誕設術其叙副於辟書

送李皞如任肇慶府推官序

董安于曰吾迺今知峭澗之可以爲治也豈固
然哉必峭則于暴于暴則溢衷溢衷則傷恤而
不幾滯者幾乎何以曰刑者司理之官乎曰理
者求情之機乎曰情者心神之使乎吾友皞如
氏之理始孰也奉憲如奉刃絜令如引繩壹惟
恐犯人其若推繩人其若枉故所雪冤獄章大
者無慮什數然各必應罪罪必配情迺報當御
史監司不當則出之周內反諸生議殆不失錄
鍼迺以謂非明惟明非慎惟慎惟克簡乎庶迺
弗留獄乎是時直指使者牛公劉公先後視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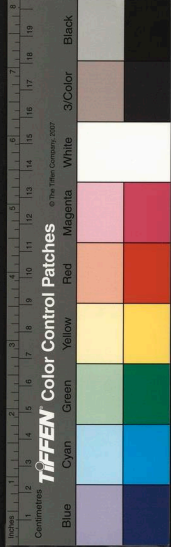


如讞報當迺已於是先後誤鞠若故繫成鍊者
不無俠愠而皞如且受危中矣中者既竝心皞
如賴牛公力爭其賢乃適徐州判官徐故南其
衝眎姑孰刺且九之又適則上嘗之操則長忌
之諉則議訛之處於若嘗若忌若訛之地而皞
如善治自若於是總督李公乃始重器皞如薦
諸天子而後皞如得隨牒改肇慶馬肇慶卽
據粵上游爲嶺以西孔道然孰與姑孰股肱畿
甸乎孰是才皞如者而違其罷也夫適也以錢
皞如無造錢馬改也以譽皞如無造譽馬豈皞
如自置于乍貞尔悔爲是劄焉而乃文無害哉
能刺不擇務致身不擇地苟隆劇而簡簡美陝
而醜調則縣官豈賴寵於若臣爲且雙峽之間
據邕桂賀三江之口則是海珍之所饒也賈舶
之所輾而推剝之所出沒也夷祭之所鑄而處
也則郡非猶郡理非猶理也其有征蠻幕府而
下風紀與司馬兵戎與詰焉耳目無不與飛焉
以是徵毒虞毒徵軋虞軋以是沸問獻囚則徵



賣虞賈徽市虞市彼且沽功乎倖賞乎詎無歸乎我擒憚乎我刺也而我亦相掣相縻欲引經而必直操刃而必割勢其可乎其若旁睨之若拾何況仇郡則其牧也執理則其士也倚法則法乃如海而澗道治之將無水駭者與皞如初理則稱良折獄矣徽人程大約者爲怨家有方陷大辟更數讞皆共手視成案而皞如獨矜出之六合有盜使仇某者以行劫獲而被劫者欲滅其種謂童子實執燭馬童子則仇某長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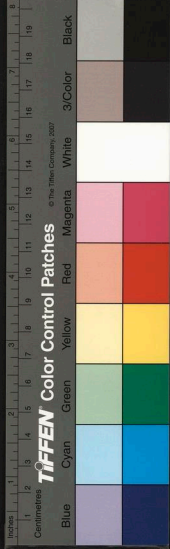
也獄業具童子坐當辟皞如易其辭不驗出焉於是時且指使者是皞如讞然猶取諸繫會仇某撲殺其仲子支其屍而焚之有告言童子與焉者童子以此竟得釋往予過姑孰皞如亟爲予言仇童子事則嘆曰天豈忍絕人後哉誅盜亦不誅盜家無辜子柰何以掠立治之令亂阱也皞如殆長者哉以理肇慶將推忠及之衆莫不自蠲乎夫狐不敢馮里鼠不敢穴稷而虎不敢咆於鄉者豈桁楊楷棊之所警必刑獄而德



乎獄刑戎而德乎戎迺其佐牧乎又之耳矣不然而明清不足以蔽有罪簡辭不足以懲不格平反滿滌不足以出幽滯則二三其聽其焉審克令詭以競得無縱爲人詭以競得無縱乎詩有之曰不僭不忒鮮不爲則稽理則皞如之求情也仁致獄也果壹冤抑也哀非其刑象職憲之爲廩廩矣史稱包孝肅嚴明不苟而推本於忠厚其知端州則不緣硯貢以遺權貴比滿歸亦不持一硯周書蓋曰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勇必有難犯之色予視皞如蓋有三色焉然貧而贈言詎忘爾規予故以孝肅事爲皞如薦於是皞如受之曰蓋言哉予豈敢淪初理乎以辱子布衣昆弟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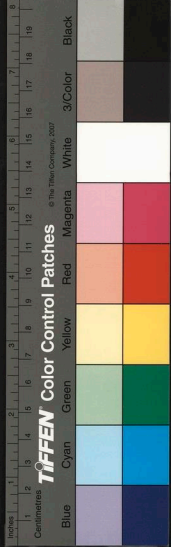
贈當塗令王季重先生序

世有材達者乎其橋夫大人也無其開智早其兼能給與而政乃官官乃譽于維勿專于維勿怠于維勿發于維勿倚于維勿遂于維勿留以精知而率行之曰自六者而取之也是豈非所



意而若然然司政以其通司績以其敏則予始
聞有季重其人焉今乃見季重矣而後異其異
非凡所位志以執召聲奉聲賴勝命者也夫徵
諸清焉能發鮮度諸察焉能盡鮮浚於窮焉能
達鮮錯身於立方焉能遂鮮則治志之於廣知
可幸幾之者乎人倂以幾之不是幾也而季重
則若新礪之亦觸之立批第不敢易族耳而心
戒眛止焉故晰焉而聽惟闕惟允非佞其折之
惟良乃察于爾筮矣卽不成晰則稟諸而父而

畢辭悉以明清則智資自父而斷資自已亦一
子奇之治矣故佚可佚不佚儻可侮不侮於是
乎處衝其似僻理劇其似簡綜焚其似緒而無
必星出星入以康又當塗矣蓋當塗鄙陪都之
南受皖徽寧池之委距采石而遙遞南北輶輶
之後邇奉中丞直指按部而又它奉督學若軍
鹽倉江諸御史泄是者亦惟憚憚勿勿悒悒乎
隊之恐失日予與季重游睹季重坐飛舄處酬
獻賓客金覽牘答牋聽受詼諠則莫不四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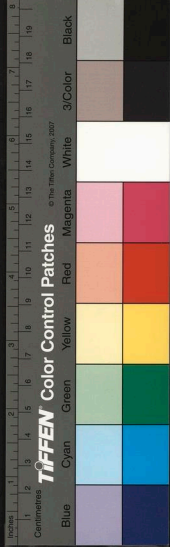
四瞻而色皓然而神泰然而理節節然衍然以
定噉然以樂予何以觀誠庸乃有徵乎哉意其
濫之荒矣而不荒故若昵之狎矣而不狎故若
醉之舞矣而不舞故若喜之倫輕怒之倫重矣
而不重重不輕輕故若其度其濶其箴其密其
言其曲其行其備之謂之誠焉且其直也弗傷
廉也弗嘽美也弗飾而其隱也弗隱其過也弗
防寧詎是無質而貌見物以自將者乎蓋直心
白意唯季重其秉行之乃季重則予論政古

政今也則有異吾片能聽維聰而曰非名物其
誰材乎吾端能造維思而曰非構架其誰材乎
吾機能見維明而曰非達識其誰材乎吾意能
辯維辭而曰非贍給其誰材乎吾失能攝維捷
而曰非權捷其誰材乎卽不然而攻能待者守
守能奪者攻又不然而予能易者養矣而曰非
持論非推徹非貿說者乎則誰材是八矣能則
達不能則蔽能非能則依非能則神吾與若
其何居故談有鋒乃有攻開圖有機乃有侵酌



擬有陳乃有武囊筆有刀乃有搏來而目有英
乃有倫鑑吾之以邵度之以仍世乎其可若使
吾也合瑕而寶珉其若生而有霽陽焉何哉
庸不茂不獨不建世之靈命於人詩也吾亦
能弗違宗杜則殆於老其爲儒也窮祖右丞則
儻於大其爲禪也解以岑竒階悟則王堂可登
杜史可東矣蓋朝堂雅樂惟杜彌拙而憂事憤
世惟杜始工故風變杜亦變則名變杜之志也
壹倭之三百之遺則豈溫柔敦厚而畢有於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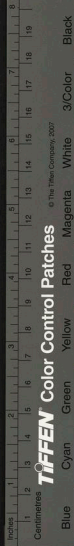
哉有化者存而情恍乎無端瀕洞乎無迹足鬼
神泣而千古感者孰逾太白乎托騷鎔鬼涉平
樂府而令人三歎邪吾度神境之所旁薄典寄
之所綿邈非創結則不可旅古古不旅則不可
命今苟阿衆于名而不展材于實以專譽于獨
則惡用有王郎哉謝生曰聞之物至不勝權衡
乃不殆矣形至不過影鏡乃不窮矣以季重才
而衡政鏡世則明別白黑如其瞳子衷論今古
如其參伍是故以師陽晝時以宰而卽以避陽



橋時以詩詎不姚乎其有譽者卽今制令之於
邑無以異乎書憲書教者而旁且引之怒之使
不得財如畫而季重則獨恢乎綽乎閑以斷也
而上獲下讜則寬歸諸察察歸諸義耳宓子之
得諸仕者三季重不其有哉學益明維季重政
則制親戚若友芻蕘親維季重政則民仁以無
偷矣予曷繇益之音周祝之志曰自謂智也者
故不足榮華之言後有茅季重而智餘師若父
言榮儀若古矣大老包英大言包聲下衆彌上

暗用彌明季重其尚將爲天下藻鏡經乎無第
平子爲知士名也季重名某山陰人二十有一
歲而成進士卽令槐里者三月已內服闋而補
當塗三歲歲乃壯蓋古之人達今之令傑也管
虞仲明英秀風烈至吳而温等乃服焉邵員始
愧其比屋不能甄播則是時山陰其有若人乎
於季重者與予不佞又焉譽焉以私予好其亦
於季重之能兼有徵矣夫閭綬安教下友弟謝

兆申頓首撰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目錄

序

送邑大夫華芳倪公權南刑部序

賀緞安邑侯華芳倪公權南比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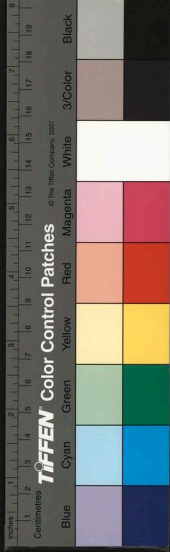
賀邵武邑侯南大夫奏績膺薦序

賀建陽周侯奏績膺薦序

贈武庫郎徐君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序代

豐城張侯考績序

張侯考績序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目錄

序

送邑大夫華芳倪公權南刑部序

賀緞安邑侯華芳倪公權南比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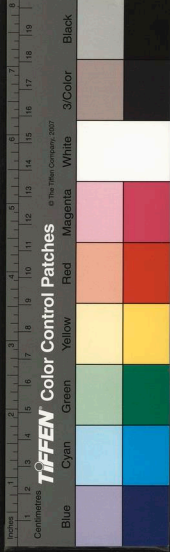
賀邵武邑侯南大夫奏績膺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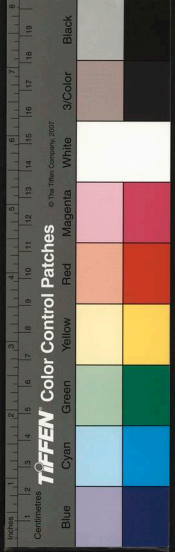
賀建陽周侯奏績膺薦序

贈武庫郎徐君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序代

豐城張侯考績序

張侯考績序





羽林衛經歷鄒子壽奏績序 代

丁母孔太夫人九十暨令子長公七十序

贈盟長王仁翁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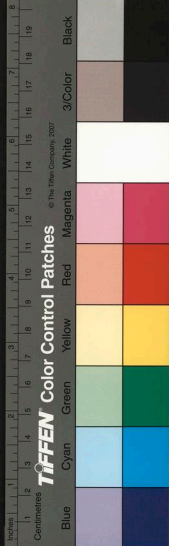
同邑後學 董邦言庚之
李鳳翔羽儀 較

序

送邑大夫華芳倪公擢南刑部序

今 上於陟典慎予中外吏卽選部徵天下治
行高第以達其雋而推而上諸 陛下若類若

單若勅十不能當 上可之六我大夫始令江
浦積薦剗無慮踰什數矣是時蔡冢宰業爲疏
上當徵不果頃乃謁補泄我下邑支月未洽李
太宰則顛推焉而奏爲南刑主事卽得 上可
我士民則胥與慶曰 天子乃異循令秩乎則
又皇然聚族語曰 天子畀我豈弟父母矣胡
德非久而我焉奪我其困在衽乎終哉予曰否
哉 國寄令而代安令慎安而躬寄寄以明德
德以契取取也是其爲循勸者毋憾乎其似奪
也者惟乎其慎當天而弗極乎其爲上貸則昭
事非我錯昭采非我展昭賢非我利政不幾乎
私爾德哉大夫意動於其行而潤色以自詰也
曰靜爲宗矣徐行若於其不敢而明執忠於其
不回也曰節爲守堅爲處矣閑民非其遠節也
道於進不道於競日以政爲儀矣何止非正何
正非義乃其涓潔不以暴介德卽敦於簡易素
樸也不以困貌德夫焉有不適善也善適其循
也則僊也豈必宴我以久若漢世令長長而有



蒿官焉其以爲澤之浥洽乎政江浦之有以循
理也諭爾朞政我下邑之有以循理也期未及
而賢爾要績於宰士則我下邑其德維始大夫
其德維終矣終則不悛焉而可寓爾舍焉而可
而大夫則若紆紆然者若隨隨然者若頤頤然
者故似乎其不能然而慮若瘁已若鞠無不愼
馬時用以昭乃靖大夫蓋曰吾聞之先大夫參
知之教矣理莫如靜靜以節堅政以堅壹潔以
正貞吾不能貌以飭焉以要忠信純一之譽也

故如之無以恃抗容之無以欲拂而養之無以
動狡故介倪於我邑始而若習其教者先令聲
之耳今令管令其政一也夫詎以我下邑易江
浦而夷治耶周文公不云乎揖其民力相更爲
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民所繇歌大夫鴻鵠
將將者也考德則非畏惟畏唯牧之寧矣考憲
則太府之藉惟令其符矣美哉乎禁民行義行
義司德矣夫然而徙以司刑不殆於違噐者與
曰不然本典之志曰能収民獄者義能替民過



者德故教也遠刑之辟也刑也善教之弼也辟
不辟民始麗於鑽弼不弼民逾卽於僻故曰若
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有保無威斯豈有忿疾心
而令民畢棄其咎哉先於罷民而冥諸圜土書
方著背以幾其心改則莫不有教道焉微乎萌
則止忽則坊不得已而質聽訊宥竭意論慎測
以求其生則慎之乎至矣今大夫善慎入而佐
大司寇與論其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卽
不必申德於傳比讞請而亦有所致欽恤于具
更賈城之內大夫得月從事於提獄則圜圍雖
葺械繫雖固而且愀然時飲食之隱然時醫藥
之大夫寧不式敬由爾獄哉諉抑而不得愬禁
日淹而不與決者制得主事審察爲大司寇白
其狀以聽於治大夫其尚若徐司刑者身鴻毛
而法泰山以徇生民命則一切奏當若照駁若
參駁若箝而番異若再異而下圓審者在南都
若微隔於輦轂而大夫亦得與司寇廷尉潛然
中論其法赦否是不將法不私惠意不游法者



乎大司寇奉法以贊 天子祿德大夫亦奉法
以佐大司寇爰書其義襄典其爲德陰成之矣
側成不變徵是慈惠之士師而壹獎以邦成以
懲姦惡則凡所長我王國詎於諸士有寄焉

昭皇帝之勅吏部若曰自今刑官其擇廉明公
正謹厚之賢毋俾儉人得肆枉濫今 上旣不

輕召雋吏則非其廉明公正謹厚者必不在徵
車中矣我大夫得 上旨乃顧易豈江浦時令

上心知其賢久耶今勿論縮冗費濬淤河爲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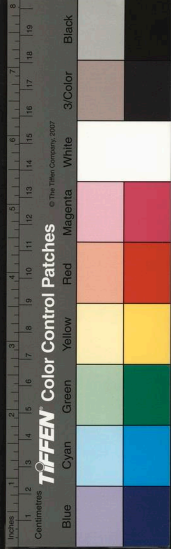
永詒江浦利卽議復東葛與江淮兩驛走過如
故而置胥夫已更命矣不亦仁溥乎哉雖然大
夫卽以誠長者處衝錯地而豪猾有緣佞侯伯
爲姦市者大夫則又執之訖於威不少貸其家
監卽誠意猶誓而謝過則何異洛陽強項令哉
令雖卑不以伯橫撓法則士司刑豈以妄彈侵
直反當阿意無亦憫焉教出而刑入以襄大司
寇將明之材乎卽因時爲廣 天子祥刑之德
惟是靜以綏之節以持之政以正之而且涓以



滿之爾以司民命其毋苟曰法輕曰法平以保
民命其毋亶曰民服曰民安於是倪髦衿芻之
屬有爲歌大夫之經政也者而曰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有爲歌大夫之澤德也者而曰芑芑
黍苗陰雨膏之亦有歌大夫之于征也者而曰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惠乃舉觶而獻之曰
天子惠我大夫以德綬我下邑乃遷於南部俾
江浦伊邇我大夫我下邑抑豈能忘民父母仰
大夫官遷矣政將安遷大夫曰吾何德與而敢
遷吾政心哉吾將眠所安而已於是不惠載筆
爲行李贈

賀綬安邑侯華芳倪公擢南北部序

不佞往在南部則蔡冢宰爲言江浦倪令賢云
江浦距都帶水而遙爲軍民錯比之地固水陸
之所輳而舟車之所踵也卽有令度不能以撫
宇寓催科亦不能不飭厨傳以供過客而且長
日飛耳不能周縫以博赫赫之譽自撫監中丞
而外而沓儲而沓江而沓壘而沓閭自監察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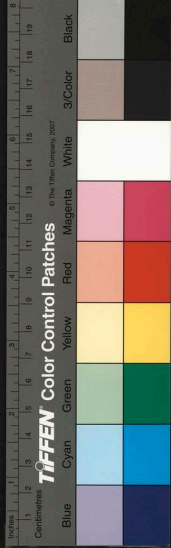
吏而外而視江而視倉面沓運而沓河人得以
其意爲臧否故十人薦而一人彈循聲輒損廼
侯則無不得薦者當是時冢宰疏入當召爲
郎矣而會侯去肆今補綏安視江浦難易不啻
相百綏安故介在吾閩西偏無縣道供億之費
亦無乘傳飛遞之苦又其民人樂令長溫良慈
恕而憚縣官鷹擊毛犖以故操下如束溼薪者
人卽陽服有吞聲腹誹之耳矣至則以廉平自
將寬不廢明簡不弛法一切比象傳憲務予民
情相蔽而未嘗浮法於情之外撓法於情之內
故其吏民莫不敬愛之傳所謂廉廩庶幾德讓
君子故矣有共遺績矣今大冢宰嘉乃績推奏
爲比部則折獄致刑非其溫良慈恕不可爲士
卽法非諸士制而大司寇所以亭疑法則諸士
得雜議佐之言足以生亦足以殺若其重成案
畏奏郤相顧而視寃抑與淹禁則雖月司提獄
之禁亦獄掾耳管千乘兒寬攻經術爲湯奏讞
掾卽以古法義決疑獄况乃戾良令寧不良於



士哉惟天子制刑于中恒以生道矜痛抵網
之元元無異時危峻之法而戾亦可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與大司寇交伸所以求生之德意則
勝情之法與勝法之情亦交相蔽而不爲厲不
然而臯同論異則姦吏巧詆先蒙諸士舞之矣
故令於邑獨其不受欺又難矣不難江浦矣夫豈難
一中士第察諸天牢之象其中虛若其中有星
或有星而明否耳不佞職在冬官於置獄具具
如律得昇秋官諸司刑者相出入而世乃薄刑
爲閔曹矣毋若爾可也矣豈以不佞髦言重哉
矣之丞若尉爲榮其擢也介而請不佞不佞授
簡以爲侯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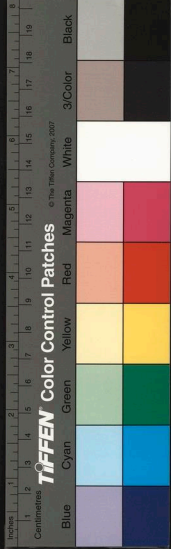
賀邵武邑戾商大夫奏積膺薦序

邵武父老邛予頌大夫治狀予乃知大夫所以
治善也大夫會稽各產也以進士高第蒞邵武
而邵武越在閩以西則其土田賦役什不能當
會稽之一其關市魚鹽諸課什不能當會稽之



二其訟獄章小大之數什不能當會稽之三其
人民戶口什又不能當會稽之一夫豈足盡大
夫才第邵武在汀劍汀贛之交附府而府贅附
縣而縣劇簿書期會之間又遞相旁午而令始
難矣又其民氣獷而輕鬪其賦積久而善逋急
之則益其忿緩之則縱其詭而令又難矣夫世
難令爲其近下而易讎也爲其近上而易迂也
爲其恤下而收上譽也爲其迎上而領上毀也
而令亦以此自難難則畏畏則思勝勝則必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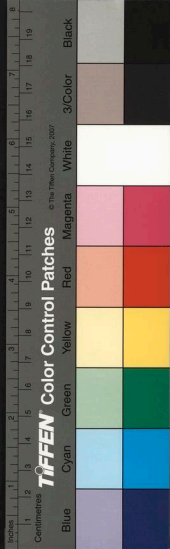
孰知擾之道在靖靖之道在不欲不欲之爲無
事宗也夫何夢何劇大夫則其克擾者矣則其
克靖者矣則其不欲者矣吾知其安之也其自
安也夫莫勝者民難安者身莫底者事難持者
成而大夫乃五歲如始也平以銷其鬪義以收
其逋使民不負官官不負國則豈其令有必難
之贅非贅之劇非劇之旁午非旁午則豈其令
有獨難故徵令善也必無濶乃實無赫乃名權
各則有情必集伍實則有服必章御史方公之



薦大夫也以績殊大夫之奏績也以安效人爭
效其所勝而不必效其所安是無故安不勝欲
耳惟大夫則不難世難而卑而牧而冲而特則
豈非廩廩德讓君子哉往燕陽公按吾閩也大
者斧斷小者海畜而壹以靖民爲政度條鞭所
佐行者壹以利民爲政今大夫是政是憲舉民
所疾苦一切蠲除而且懼其似擾其福民不大
乎是不愧厥祖者矣厥祖以御史爲名卿大夫
必且爲名御史名給事以徵卓異以比於褒德
侯則方公知人之灼大夫安民之治不啻有龍
光哉是績也邵武其懋乃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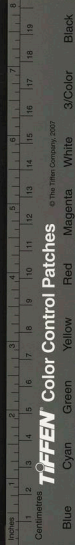
賀建陽周侯奏績膺薦序

京山周侯思皇以進士高第令建陽且三載矣
當聽質於太宰會巡按御史方公廉守令治異
等狀則舉侯以聞謂侯踵乃楊班追乃召杜諸
文學較官乃命諸生謁予曰不腆敝邑藉侯擢
訓我庶氓庶士我庶庸底綬時維侯胥匡以肅
貞憲罔有險膚囂怙以逸若繩其置若圃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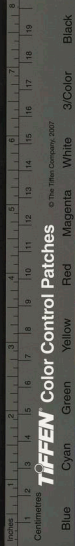


若方版著若背以恥若罷心維坊其楛拳而桎
若桎楛若楛維上下其簡乎無豐乃犴獄其財
若地訟予告勅者禽犯乃質兩劑鄉部乃業不
迫乃隸攝其史胥諸役畏乃若神罔乃婪索其
征乃藝代若攬乃格限如章催如限民乃輸不
憚乃繕其歲運額金四萬兩民費將乃逾四千
金侯度官捐月廩五百金可佐運卽罷乃將例
其履畝覈若逃僧田得二千畝有奇隱占田得
千畝有奇閩兩歲戾乃得益餉額五百金有奇

其藉戶口它縣率不率當道率數駁侯如部制
得當乃不自能讓周丞能其鄉約道若善乃署
鄉紳若士先傲若民者奉爲植民乃胥顧若箴
其懲若豪右俾若不自災以災若檢民其掖我
較士致志俾若鼓若僂誰弗距躍眎侯維施其
罔弗力聽侯其維庶罔弗靖其維肅罔慢罔有
佚罰民罔弗率以玩若政維予侯其無競哉願
錫之言予曰唯哉職常維常舉常維職漢仲翁
公君豈不誕有譽於父母乃仲翁務富若民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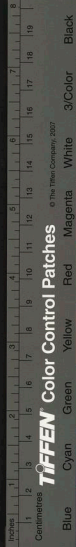
若民利歲灌增至三萬頃戶口以倍盜賊訟獄
以衰止君公節儉以誅若暴示若威省愛若役
數推進若名士其爲上蔡成臯維樹惠乃終古
維譽維績其懋維舉異其維常常哉速戾其鰥
速譽其又督儒疋富諱威不克熙乃積維威威
富富維爾潭其胥以役侯則又哉已有進曰維
侯輯順用康厥土維獠人張逆謝屯扇我良以
靡於奸慝震我兆民侯乃威克藉若黨俾帽折
若獄俾弗濫矣其賚予生哉予曰時其肅德茂
揚哉刑一生萬阜良辜惡維武犯難維義收獄
維仁與利非是胡德胡績時登夫令易治貧治
治治富治亂乃罔底有績夫乃治富治治亂治
維能維辨庸叙茲質成承茲薦狀亦維侯越有
敷聞丕令則信信則獲獲則生之曰母禮長
之曰父禮以有民也有令以有令也有民士於
斯師教乃克廣德非元康神雀維譽維侯其麗
哉我聞之曰餘言無庸竭行有成侯成在竭將
徵異必簡矣諸生拜曰政政匪文文匪政誰



兼乃古乃古者侯榮華之言班揚爲茅楚材其
尤侯師太史李氏子曷師若賁然徵乃嘉德之
辭請爲侯司契

贈武庫郎徐君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序代
徐君以武庫郎得擢爲山西按察副使治軍鹽
驛傳之政於是同署諸君子請贈言於予予時
貳司馬不得有言以大司馬闕而署其政令經
戎馬之治以贊 天子則又得有言會 天子
命予督兩粵之軍政與徐君一西一南各有

事於藩甸則又不得不有言邇者欽州之役
天子赫然有怒於封疆之吏言事者遂噴然有
議於替臣特劄小醜耳迺議易而置予代予何
敢深言粵事顧山以西與虜爲政則有千百難
粵者自宣大總督若提督雁門等關而下若儲
若牧若屯若倉咸各有受事各有所格惟軍
旅之地議清軍則補若勾若不補不勾益難議
郵政則司道之符詰易邊符之詰又難又歲賦
之外一切供輸皆仰給于河東之鹽課今則課



益矣而塞下無邊商之粟節不論宗祿不可支
節持金如礫以餉上而邊軍之折色一月不能
易半月之粟則理鹽政於河東抑又難以侏興
明矣徐君將馬省而可且南曹優而西事劇劇
以跡故則沿可支也不可支焚壹以更救則委
承而束之莫可籌籌之莫可展猶也徐君將馬
謨而可諸君曰徐君則嘗能令矣黃岡之劇且
置盜且優治矣天子召入營繕則又能繕部
矣今爲武庫而掌戎器尺藉符勒諸政令則又
能庫部矣其精勤其謹毅足審足集足恪足任
將馬所而不可濟哉予曰濟哉其可可能使鹽
戶恤鹽糧減鹽窩禁如異時輸粟邊倉乎可能
使無丁必審新軍入伍而不以不黔突逃乎可
能補不補勾不勾曠然罷勿清乎卽不然可能
邊歸邊近歸近而無疑於闕軍制乎可能使募
兵死事如衛軍必報以無虞伍虛乎若夫置驛
之政則假冒奸宄之所穴也凌骨不可復給縮
裁不可遽施可使郵無虛實乎徐君信三能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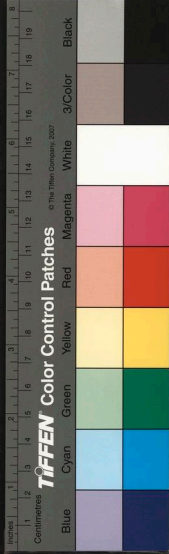


足無難一臬副然畏難其克難置難其玩難易
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惟意惟承則有猶
其克有幹卽予畫粵而徐君佺之道猶是矣徐
君第往幹而可貞貞馬有吉幹而不可貞則不
可貞其中矣今提督魏公則予同年友知賢而
濟難者也徐君又何患乎承而莫籌莫展乎於
是酌之酒而授之以言

豐城張侯考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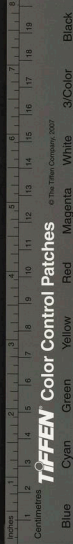
官積成 國課積其視民無管無妄無活無罷

者乎其視政有屏若菅若妄若滯若罷者乎
權則守大於令必志則令專於守予邑侯 張
公則予友也其蒞予邑則謂今故事先乎志矣
致其精焉以厲名致其察焉以綜實致其惇焉
以踐仁三年而良治焉民曰其慎其用其信其
質乎士曰其學古其輔乎胡政之逢軻也鄉大
夫曰其公其體其典其師乎其無疑蓄無忽蒞
也是其守之則乎於是侯贊若成矣御史大夫
而下守相而上靡不予侯治狀有循吏規鄉大



夫則靡不謂侯斯爲德讓君子矣予謂政非則何守則非典何度典非學何經學非信何衷信非慎何篤慎非公何睿是故物民則先身矣正政則先帥矣民貳身焉政不足與也身身民焉邑不足理也予邑故水國也溢則食防防毀則浸浸則苦溺而害穢蒞焉者必防是固勿俾激而潰渠也予以是徵政焉利隄則達水害利水則受隄害矣害有必避則利有所必擇擇也者准水而殺之利之道也善利民者則因乎水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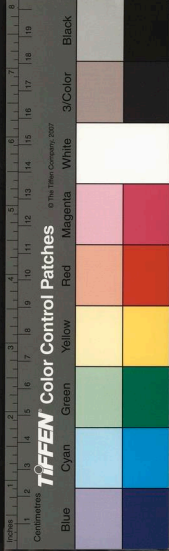
因水者則血乎地水多用多水寡用寡水平用平水怒用怒怒怒而平平焉寡寡而多多焉其都居曰水其樞曰政其詘都居政者乎則身樞也身樞者本乎身者也世令莫不急簿書而廷德教以爲防營禁妄訖濫罪罟其足聽訟獄者乎則何貴乎畏民志乎然則非民者豈以非非道必歸本矣知本之謂之善學善學之謂之善政如以政學焉末矣况不學而政者乎侯蓋聞知本之學者故舉德以政視前令有杜召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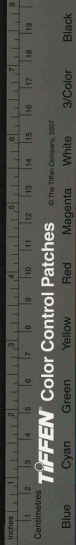
之譽焉于以質諸宰士必曰是其吉士媚於
天子若媚於庶人者與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
暨侯則有焉或曰如其政也奚學之務子曰否
否 昭皇帝不云乎天下之廣豈無皇夔顏魯
之徒誠得一人可當千百是不蘄乎政學一者
乎舍學而政政乃敝由學而政政乃熙熙則能
身邑身邑則能身安身安則能譽隆課譽者而
貴聲焉予不敢倭侯今侯而自貴學也予請載
筆記學道之政矣鄉大夫曰異哉身學之外無
政也若吾侯治行非 天子所將微卓異者采
遂以予言爲侯賀

張侯考績序

蓋鄭僑有言維農有律政實知之如吹之有擘
思其始而圖其終此非令之所胥以茂建者乎
予蓋兩爲令矣然歷歷奉職無狀不能爲 天
子宣德意以今觀令躁嚮之或以射捷媒之或
以射解徽而焚之而糶之莫理焉或以射卽理
焉而簡若煩稽若速張若弛乎亦或以射其在



救邑則騰射速於蜚譽以是乎令者矜之也矜
之則其勝之惟所胥匪其謐之惟所攝也我侯
則其攝之者乎頃予以使事復上命會侯以
治行最當實成於宰士奏諸天子里中諸髦
士則謂予故習爲令且習侯善治狀願以予言
薦諸侯往予執事諫垣則已聞侯懷寧之政矣
是時侯得補敝邑予則爲救邑慶得侯也比侯
至則以慈惠爲經以子愛爲質一切訟獄維信
維折一切租庸維義維無逋一切奸宄漁府維
智維陰剔維我邑環於水維隄是賴以無虞於
浸而魚我塵厲我吹維侯則簡賢授略履地而
殺其食怒焉若我魚我厲者維我諸事迭競於
文而質或儻侯則衡獎我髦彥以標我士誰勿
上敏乎其誰與勿上苛誰勿上明乎誰與勿上
讓誰勿上惠乎誰與勿上縱侯蓋謹乎攝者矣
夫仕爲令者重於得大家豫豈其重於得百姓
豫得百姓豫豈其重於得髦士豫三者豫之則
其令有周心者也兩豫之則舌搖孤豫之則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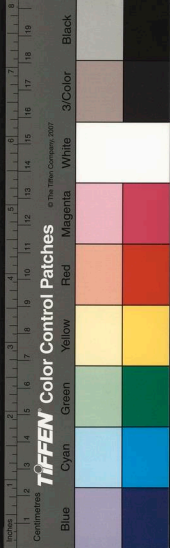


惑矣上而守若監司又上而御史大夫若巡行
御史靡不聽聽吾舌其間以眎其績以察其品
而令其何與豫之有必得之非所得之非必得
之庸得之然則侯曷取之哉管者仲尼之告顓
孫師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一有忌勿遂
行事勿留人有過勿發失言勿倚務此入官則
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侯以政崇譽速奏績而終
無射焉侯殆以平安身取之者矣諸髦士曰若
然則天子其召我父母乎予曰魏相國不以

虔陵令著乎今天子業徵天下卓異有律者
待輦轂下需命然度可予共此民者共圖國
治則又將首徵我侯矣諸髦士曰命不數僉
者其待我愷悌父母至闕下帝乃曰俞乎
予曰然遂舉予言以贈

羽林衛經歷鄒子壽奏績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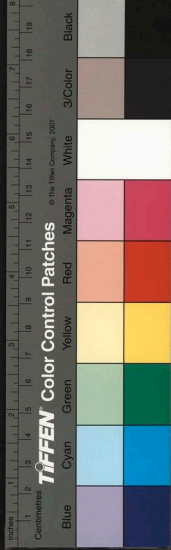
明憲京則有上十二衛而羽林居其後若左馬
予季友鄒汝海氏有仲子子壽則爲羽林左衛
經歷比奏績例得贈封其父母于是諸衛慕謁



予言曰聞諸慕裘以若父僉事河南忤相國張公罷居里不得封若母若昆袞舉於鄉亦不及贈若母而裘以名翁子員藉例佗是衛且徼

典贈若母袞蓋終日皇然若卽命若父母也者顧是幕中懷棟若感然見若父母音容也者顧是列幕而官若藹然見諸昆季狎鄰下也者顧是軒貴則食肅然若乃魯王父文莊若王父太常若考按察程學講德也者望之若瘁不勝服卽之若恬不忤氣與之語若第見臧不見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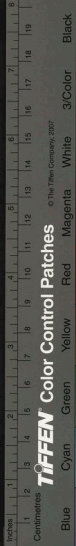
亦絕口不道人過爲人謀忠與人交信行若不先人必悖言若不險人必恪穆若無所能必辦晏若無所事必敏以是獲舉當事若不聞舉以是咨世職否賢不負上若不見不負是不稱慕賢有譽處乎哉且聞諸若鄉稱若六行周族卹窶以逮施路施衽靡不惟母氏命惟母氏懿是承也者則豈繁榮若父母以贈無亦榮若父母以泚者與予曰猗與予壽乃克有是乎其不辱若父汝海氏乎其不辱若文莊世學乎夫學爲



人子乃克爲人臣學爲人弟乃克爲人昆學爲
人友乃克爲人官而子壽不猶是慕不異是慕
乎夫詭學弛行則固者詆學詭行蔑學則悟者
卑行而詎以職崇崇庠庠也乎哉文莊晉以政
良知學太常乃以敦行學汝海氏則以堯舜可
爲學厥弟官允汝光則又以禪易學學若世矣
紹學則非世子壽訥然若不任學焉而家若官
迺若是泚備不愈乎詭而弛行者哉汝海氏有
言臣莫負天子官莫負百姓則渠父若子以焉

又曰古人迪吉由我今則以吉在天吉自我求
則子壽以馬眡汝海氏謝相國不謁不能眡汝
海氏爲劉傳兩御史具藥不能然而泚則有數
行則有崇矣若等第勉子壽母數若始母夷法
庠母靡若世學則亦不負若官若贈典矣諸德
幕迺稽首謝曰謹致裘請謹受命母違母佚
世

丁母孔太夫人九十暨令子長公七十序
予與丁壯子遊且久乃習若翁鳳梧公若其季



父鳳竹公孝友狀以知其克孫亦惟若母孔之
懿教以拓修先業緬上三十有三季十月朔
日是爲孔太夫人九十十一月十有一日是爲
長公七十始母孔三十許歲而寡長公十許歲
而孤第以貞衛身以身衛孫孫乃賴生以繩厥
祖祖乃蕃殖以長若孫時維庚命思未亡之弗
延以壽斯今耳豈虞德開乃順鍾順乃祉介祉
乃繁以衍引於曾玄而壽母猶若良食壽子兩
人猶若孺狎膝下時所進七豆適所御煥清是

薦宴宴于予以順乃天奉乎惟爾公其亦越有
義聞燕及於爾壽母襲爾昌熾繩繩章服斤斤
檢柙以張爾徽懿其若皇天俾爾壽臧以顯林
茲有遐其亦歷歷純嘏綬爾昭裔寶茲多享于
以馮若洪霧宣若景問則豈不昭受顯錫哉詩
曰其顛維何室家之壺顛非孝弗嗣壺非則弗
範範曰貞嗣曰順母母子子維玉生乃艾維翁
生乃祥乃維壽母瞿瞿敬教日維媿之率以不
懈於夙夜日維爾子若孫遜學立行以揚我先



君子之隱德母俾有浸僻破禮浸奢破義以趨
先舅之約德其恭祇乃先舅姑維允維秀則維
老不替是能乃婦以能乃母以能乃太姑而長
公乃以能子矣長公豪不爽度諾不爽義敬不
爽禮祭不爽智施不爽仁殖不私一錢而老不
爽行按記衡談乃不挫於爾辨杜室周慮乃不
佚於爾燭維質其似儒維直不欺其似俠維檢
不肆其似矜維內不二色其似道行季七十強
固康豫而乃養乃友乃如始孫則母曰子其克

類弟曰昆其克長矣邇歲 上詔郡縣與舉

義吾緩民士則首上太夫人鄉燕憲老則介以

次公維爾冢孫維賢服官維爾弗孫季孫維主

譽髦維爾曾玄翹以林立則爾後維艾矣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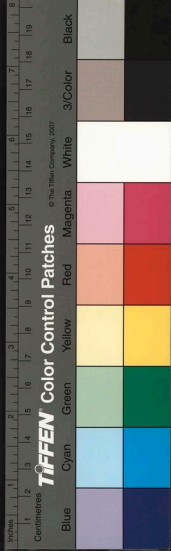
獻壽客乃酌言之曰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

之子色思其柔歌崇丘者則又酌之曰何類不

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於是長公次

公乃前爲壽曰嗷嗷林鳥受哺于子增鼎爾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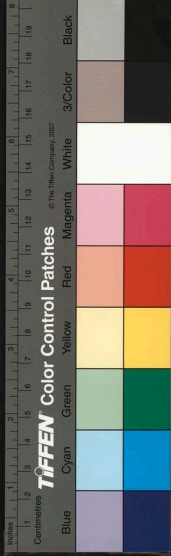
以介不祉諸子乃私于謝子曰禮珪動則先姑



季但八十有九壽母乃登九十泰嫺之教厥流
五世壽母乃施五世登陰精所奉其人壽將貞
順之協爾天休也謝子曰徵福維天騰徵天維
德司徵德維節季神格稱徵也徵維日無射厥
徵也章如取如挹匪其私壽而闕歲逾歷客乃
旋辟謝曰徵子曷晰乃徵

贈盟長王仁翁序

予以憩廬山淨妙得數覲星子王令公已覲其
從子景祿已覲其伯子仁翁後先皆在淨妙皆首
世畸人而伯子於予翕盟則又畸始伯子從其
尊甫知非先生論學並先生高第弟子謝天眷
相礪謝固奇節獨行人也而伯子則篤躬自履
不尚榮言卽星子舉孝廉若令若不與焉而第
逢居松竹間辟艸藝蔬自放於農圃焉居則嘿
嘿不妄誦人語比見予則深夜娓娓不設遂自
矢與予結靖廬棲淨妙之東谷焉將以銷結習
了生施爲大事夫茲事大矣豈語之所詮豈道
之所免豈思之所洞豈心行之所損益豈不殫



不後之所遺脫豈生之所生滅之所滅亦豈苦
集滅道之所不生不滅亦豈智得之所生卽不
生滅卽不滅而證性競命者或病禪枯或病玄
爲偷生之鬼然則將安適而可伯子今且六十
矣卽永若長壽之天稿若八萬劫之空定能無
生忍乎能無無生忍乎伯子嘗違異人受無上
秘要且未之用設用焉亦術爾非道亦粗伏客
塵爾非不遷不輪不去不住之實義伯子今返
麻城理靖廬自息之策卽予尚未止燕伯子大

舍大休而舍焉庶其不枯不偷矣乎然亦幻
幻息爾豈不幻不滅者耶伯子其惠我示我周
行耶予拱而俟之矣
列男語元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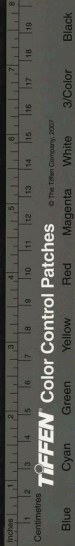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 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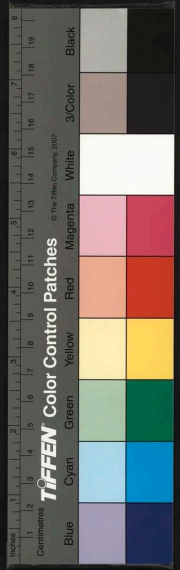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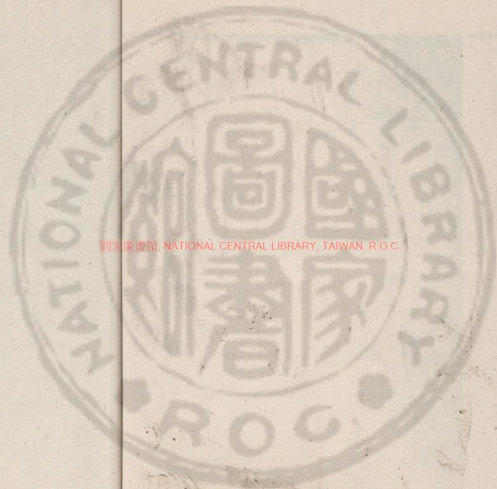
廿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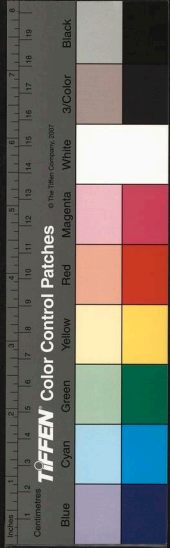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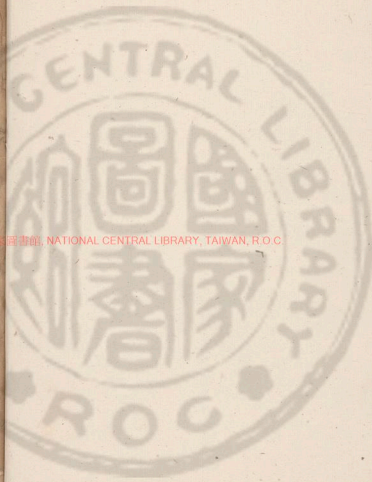


2465960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目錄

序

贈王先生擢南通政序

送轉運屠田恭先生遷辰州守序

黏陽滕侯御史中丞臺薦序

贈邢默菴之遼左寧前備兵序

李順昌平亂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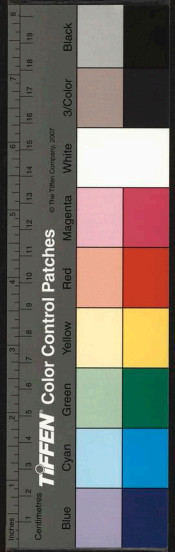
龍南廖君詩冊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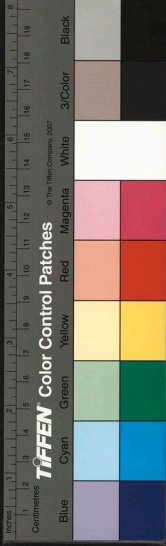
楊生名蹟冊序

謝耳伯初集

卷之三

序





福建丙午科鄉試序齒錄序代

丙午科福建鄉試武舉同季序齒錄序

華疾澹月齋詩稿序

黃俞言二陵雜著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 二初集卷之二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廖元迪徵吉

聶 芳桂侯

李玉如能白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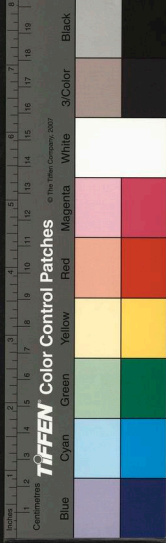
序

贈王先生擢南通政序

今冢宰楊公推擇廉謹公忠之臣爲 留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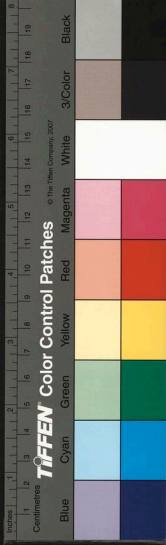
天子喉舌則以先生名上 上曰可而先生始擢議通政矣故事藩臬大臣服闋則詣闕下謁補補如故官迺擢鮮郇家起補者先生以抗嚴備兵使者爲母也服而不赴補迺郇家擢焉且陟爲京秩蓋異數也或異 天子冢宰以殊格用先生先生顧以殊陟辭無其名太立乎子謂冢宰而推賢則必賢先生而讓能則必能夫豈名焉爾哉詩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楊公而俾先生貳納言之司也

其與正直不二有宅心乎是恭之屬也夫國治故以官和官和始乎推讓假受爵而不辭豈其有讓乎哉何以詩曰敦弓旣堅四鍬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何以詩曰敦弓旣句旣挾四鍬四鍬如楸序賓以不侮而交讓於澤宮也故宣子之讓有遺美焉而先生以喉舌出入爲廩爲祗則慎之篤也其辭則難進是將而弗以善爭是禮之表也人廩廩懼離爾位祗祗若不保爾位而儻然若鮮寧日以爲是倨者當路郇者不



撫其仕而先生則否服官三十有奇年恒宴若
卻焉始爲令不以令詭爲譽已再爲守不以守
赫爲政已備兵抗嚴又不以憲而重効爲威壹
是惟謹身飭行若廉之或毀焉其節如砥其名
如礪殆古矜而不爭其人哉晉而泰議 留都
則 上命下情皆得介宜達焉諸司出入移狀
奏報若四方臣民建言陳悃若軍情聲息若兩
澤災異若月奏歲奏若藉錯誤顛奏皆得審署
參覆而左右其上下焉若驗正日照皆得佐記

其出入焉其職與分臬異其權與輦異之下微
異而出入司風議則其署專矣第官 留都則
或寬憲法而嚴清議故人亦憚其所嚴軌其所
寬以先生之飭慎豈亦泰費乎出納以滌佚乎
文墨乎其必有齊也而不爲競練迺克承 天
子之明命以揚其休不然 天子何殊擢及之
也詩有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則先生程焉先
生嘗事鄧徵君汝極故廉德維閑謹德維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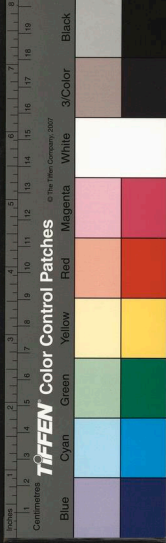


公馬其體忠焉其質其登三事而由納王命乎
其克舉乎德維仲山甫是似可矣職舉曰能德
舉曰則願先生毋終讓焉緞安教下通家子謝
兆申頓首撰

送轉運屠田井先生遷辰州守序

田叔先生丞我閩離大夫則困關司焉秩滿遷
守府徐子惟和與公若陳子伯孺切孺若而友
繪地蹟所道各斐然賦之也兆申乃竊言乎何
以以先生離政乎段成弗於籍伐生於籍殺

生弗於籍卽隱情弗於籍第奉 帝命于海王
策亦唯謹正課若大曆索鍾當米六斛四斗以
逮人數問子禺筮商日無不疏滯剔私如於海
乎淖如也商修爾通國修爾利峭修爾檢而曾
脩爾市其有州大夫在撓以壅若法則力爭所
必籍而月人錢之籍不挫鋒鍼計十二兩七錢
一黍十分而升計所升百而釜加分疆而釜五
十加一疆而釜百加二疆而釜二百而鍾二千
其籍之也非於諸君與吾子吾子食可二升少



半不若大女食乃三升少半又不若大男食可
五升少半然而閩之地十不當渠展一歲緡額
十不當淮三無慮其共苦共散共形共飭不領
於天官戒令而亦罔道是伐罔庸是聚則維溜
墳生早曠鹵簿生霖潦徬時爲佑先生固令賈
倍子乃弗罹于腫以籍于園圃而腓爾亭戶於
是正積如條條所爲棚主巡徼竭民市猾扞禁
至具以次報當一切割沒若餘鹽鈔卽不弛於
峻賣已割蓋意固曰民者赴利不赴法法寬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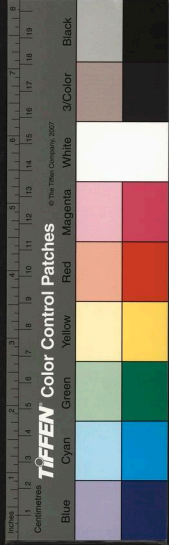
利爭小法嚴于利爭大而可腓以大爭乎生自
在雨暘吐閉在時令利害在壅阜儒者何乃謂
利末哉雖博而受猥而無愈於農田則腐論爾
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什敬仲官海錯陰王之
業要以通變適節爾時順俗則先生有長利乎
弗利胡德弗利胡惠夫哉先生元乎仁商亨乎
秩政貞乎不回利乎不費以美而不言德其象
乾乎關尹占授德經其天理四星見乎奚其諦
權而張守守掌治力教而後罰若黃次公允由



全安利則開政政之爾於來予黔乎何有且辰
沅爲熨羅施菽望若陳虎豹巴子五溪長麗揉
外錯所通所適所稱所順惟先生控諸蠻俾凶
陽險於復額無異時積豕童犛慮開關而當利
用以減頰頰偕行隼旟載揚善遷見陽否曰不
善益益損損無褒無擗飾夫政而莫覃本詎與
夫先生善哉故曰乃異而然乃異而不然名之
曰遷修夫法者遷修夫遷者德修夫德者利利
乃成德德迺遷遷乃法法杲杲乎放於春分壬
振窮長老字幼掖罷興滯夫亦挹海而官乎其
賦事登德允矣哉先生將往而績是程萬曆戊
戌一陽月昭武謝兆申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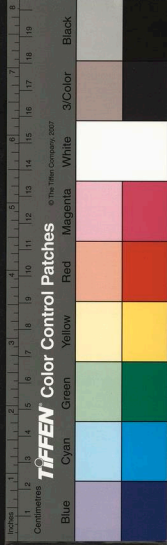
黏陽滕侯御史中丞臺薦序

大中丞金公蒞撫吾閩則以遂大夫帥吏興阡
以進三登者不可且幾而鄉里之委積以待恤
民之艱阨則古遺人之掌可與今守若令議積
貯矣乃昉耿壽昌所築常平長孫平所議義倉
而令郡縣儲峙以所登京坻程所績賤最已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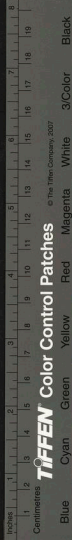
格而中而後薦於 陛下於是滕侯之政積也
得穀三千四百八十石有奇首舉剡中蓋多其
勞來勸課爲不登豫爲諸縣道先如此余惟民
食日食人四鬴上二鬴中二鬴下若食不能人
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且
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此餘三
之政惟古其豫孔子所謂三季有成成是功焉
爾已故善國必平爾糴善糴必視爾歲故熟大
糴三而舍一熟中糴二而舍一熟下糴一而舍

一故饑小而發小所歛饑中而發中所歛饑大
而發大所歛故糴貴甚則傷民賤甚則傷農如
是則使民無傷而農勸故雖有饑饉而糴不貴
也不貴則民食以足而發收之節適糴糴之平
涌則壹惟令所衡量矣先臣吳給事世忠有言
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則稔其弊焉而使
輕重布之爾今義倉仍而糴賈平豈惟中丞法
不刑於弊則侯所奉憲廣蓄使令不宿而以考
成於歲會者哉中丞釋鉞廉所部能令而以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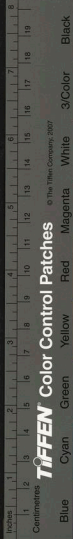
利賴於黏陽地也。自非侯少茶其顧育以繁阜之則何以給困貯而能繕完俾無淹於較陳也。不然凡以令釁之職若修其賦斂以備經入畝數尚亦征繕不遑而顧舉穀藉以實廩之爲恤乎。則豈能以是道獲乎。上乎夫惟邑不以小大劇易惟得其理要之與治。故成治微乎所積積以民輸輸以令勸勸以穰入穰以野蓋則夫通匱振乏可若何而俾惠之不殄。可若何而經法是貽毋俾更夢可若何而燕民以利備生遂俾

特而無恐。其自侯庇覆之有日非是則何賴寔之有往予請告歸里繇昭武而黏陽以道間不令傳相聞郡邑大夫比入黏陽則父老郊焉而飲我茶酌我醴。由然若夙吾習也。而亦不知予故貴人也者。予益嘆曰恭哉夫民令之教乎禮之帥也。惇以愛厚之俗也。其猶蒲治之遺耶。予益未入其廔而其政可徵也。語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則侯固貯之大命以封植焉。惟邑之爲富也庸與知其野習於長而與屬於徽猷爲也。且



粘陽距吾邑三百里而遙德見則心鹽心鹽則
輿頌所以豐利養其民人者繫侯德之咸暨以
暨爾社土夫豈教之未狎慮之未純而淹習簡
脈瞿然以漸於茂淳之化乎不然矣其爲丞若
簿若尉業無不侯焉是傲爲民違害而昇之利
故其稱侯績若曰壅草于谷闢畝于荒時我令
之利乎悞之遺教也三涉爲病而橋以成成以
俸三百有羨問昇父老酌橋亭上問所嘗疾苦
若孺狎馬時我令之濟乎輿梁之遺政也姦民

利販錢文以亂殺之甚微爲利甚博而私錢賈
雜市肆異用急而壹之乎動格於閉戶而獨昇
之泉流疏其壅捕其奸吾幣而操吾贏者而泉
用如故時我令之柄乎泉布之遺法導而下之
之符也其大乃興學讀法爲士若庶訓獎於藝
而弗使有惰心徵但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之爲
蠲歛也而以是稱介文學謝君爲侯政賀謝君
耳伯則綏安聞人也鄰侯所治而近近譽或溢
豈徵諸遙遙而見符詎疑於近予見若政其徵



者矣丞若簿若尉寧其私爲侯有譽云乎哉且
予嘗貳大冢宰與計癸天下六廉之吏令見侯
治狀質於宰士如是將最考爲令者觀矣而大
中丞乃舉爾所知則詔晁之格有今天官在吾
髦矣又何知之與有

贈邢默菴之途左寧前備兵序

憲典大臣制邊莫重於督撫若賢理諸撫臣次
迺在守巡備兵使者矣備兵之責各專其地轄
其衛堡予以普其屯馬則固翼撫臣制夷虜之

命洞機宜之要者也豈以非望能職其任哉頃

途事告亟廷議以爲寧前故虜衝非風負幹

濟能晰機制虜者不可往於是諸戶部郎皆讓

不敢任曰徵邢君其孰可勝此而備兵乎迺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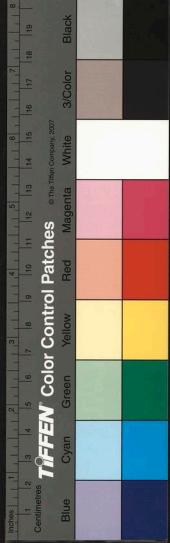
邢君爲備兵焉而制曰可諸部郎迺請予有

言以贈君子惟遠自劉江之捷而倭跡絕矣邇

者倭訖於東國君之先大司馬經略其事以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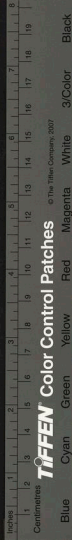
伐爲肅將以封貢爲虛餌竟以獻馘爲廟筭

焉而是時君已與籌帷中矣今豈患不能阨東



建諸衛哉自寧前迤東而抵開元則鄰兀良哈
三衛而朶顏朮矣自開元而北邇松花江之山
寨夷不有海西種類乎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
而江夷朮矣自湯站而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
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又爲朮矣然自帑貢
以來虜受吾糜若外圍焉頃乃日以建酋爲患
夫建酋豈足多慮哉彼進則吾以朝鮮躡其後
然且屋居而耕食不專射獵第大寧捐以與虜
而虜據吾腹使東西隔於守望卽吾以遼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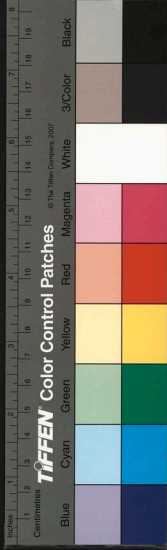
萬瀋陽鐵額過其衝卽吾以金復海旅順諸聯
屬嚴其守卽吾以鴨綠長城爲固遼廣寧遼陽
諸屯各有重兵壓其勢卽吾以錦義寧遼前屯
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乎
然而防穴不墮使虜不掠我男女而易畜產則
固難矣今畫倥而猴分兵而守若不失尺寸焉
然守者不敢豫傳虜警虜至如雨烽未及舉而
二百里之內人民喜特業以一空矣則協守叅
遊之謂何何備兵使者之不爲督讓也豈拱手



恥爲固然乎將兵散力寡不能禽制其命也將
虜縛吾邊民勒諸城下而吾誘而捕之以捷而
貸譴也蓋遼事詭至今益難言矣君豈能以大
司馬馘倭者馘虜耶自刺曾授馘以來士卒之
疲極矣而仰逞二奴與阿台互爲唇齒幸虎兒
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構則二奴不得出
沒遼陽矣然則除阿台而可耶頃虎兒且殘吾
將矣將焉截殺而後可伸吾國威耶夫制虜
無定形靖疆則有石畫營平列燧屯田得以便

宜行事則虜固在其目中矣今遼左沃壤廼以
虜掠我而成莽地焉故腴屯不具在乎列馘而
溝洫之植榆而壘濬之豈謂屯營不足賴而僅
仰給轉餉爲也則寧前何以藪扞山海關乎卽
有車二百輛能赴衝口堵截乎卽新設遊兵不
入衝能疏遼蘆之咽喉乎中前所之孤危甚矣
卽遊擊練卒一千能備戰守乎予不知畫之所
出矣君必有制禦之略爲遼民息命爲邊陲固

留焉予知久墮之將卒得君作之而旌旗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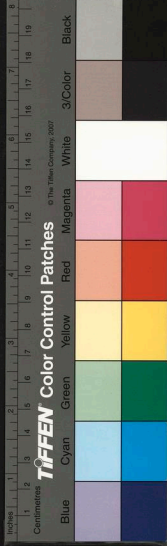


色矣遠東西不藉君而漸有生齒乎君往矣十
丕生聚而大寧後則獨石關元不猶吾故國耶
何憂乎三衛若建夷也是則 天子命君翼遠
撫意也君必兢兢有矢曰予豈敢負 天子之
命以爲疆吏羞

李順昌平亂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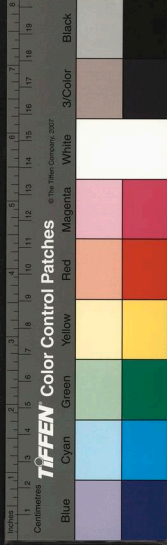
縣有令則職六官也微微則親發爾牧發庸爾
桴治庸爾獲亂庸爾御御之振也康文紀武曰
維思靜維維旌時厲故之仁之生厲行之義之殺

厲割之智之謨厲樞之勇之臨厲深四者非以
遂咎故不攘非以助囊故不張邇吾建州亂民
吳建以獠人教改曆建幟恣進謝屯實逼邇於
順昌焉賊出建則道吉陽距一百二十里而遙
出順昌則道盤領領側徑六十里而近遙則聲
恐近乃實悞故執事各怵怵以追權將誅不勝
鉞招不勝威守不勝障以是虞是戰以干無侮
是利時則稽司理練兵乃鄉鄉以保作保以家
衛時則順昌李侯以鄉教練以城教守故順民



藝順無與於逆良藝逆焉乃建黨逆良潛順昌
以襲順昌民士則憚以內賊賊曷以荒侯不色
動第率以厲之俾里各堅乃衛乃門則以諸生
二十人邏馬手如其耳耳如其目以是民若士
鼓士若官指稽逆潛則殺之稽潛逆則杖之賊
謀于以奪賊部十餘人復侯命辭倨挾侯侯第
縱于歸陰遣部兵途戮之賊氣以聾部鄉徼聞
侯斷則勇倍而仁壽里則懷戰倍侯乃夜率丁
壯禱謝屯道遇賊百餘人斬之已乃磔賊首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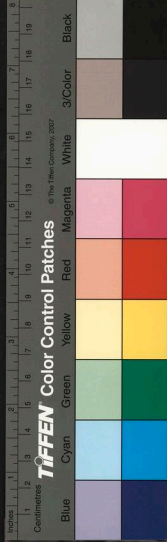
建及黨數人餘黨乃奔賊亂乃以定蓋賊建將
寇順昌也或曰寇順昌走死地其賊必殃或曰
寇順昌犯侯順其賊必襄或曰良杖侯仁士杖
侯智兵杖侯勇則除逆杖侯義是城固維者四
賊畏圖者四賊必殲矣何寇是危危曰敬嚴嚴
曰同患侯乃不悚不動不巡不擾委丞則丞如
丞委簿則簿如簿委史則史如史而堂不下是
故取行生物德取割生武權取樞生制機取深
生擊殄凡此者不動之以襲戶也襲何不敗夫



敗壞者靜順土是保維侯其民實乎聞監司誤
乃耳疑侯善殺侯曰逆民不殺順民不生姑息
一違反攜萬順非殺其咎受功是受侯益不張
哉曷穰之云疾乃民士訟司道爭保侯御而侯
抑抑弗施以居也蓋民士力嚴戒侯司桴司道
惑聞溢侯司讓讓乃獲桴乃昭牧牧乃發義正
違協務應趨司事于正長固圍于制約不然所
謂則臨權而疑必離其灾矣周書有之曰不困
在豫慎除害在胞斷安民在知過勝大患在合
人心侯則具焉順民以福侯則生焉善哉康祀
民所父母祝之無斃矣咸子某介某以告予不
以侯予戚也佞矣績侯之績福民以無極焉庸
諛侈其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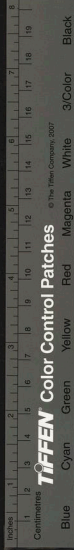
龍南廖君詩冊序代

是冊也予季友汝中爲若考輯焉者輯焉何居
不沒若考之志若行也曷志曷行繼母戾廼以
驩棟家畜乃以豐賓寔子告匱乃以子貸不責
償姻有寡鬻子乃以代贖代娶割畝子啍食寡



若孫十餘歲不問若粒直錄宗譜論宗筮吉遷
厥祖塚無田祀則設田祀焉宗隣有構則釋釋
不諭則泣導之嗚呼是其可誦可詠世爲宗則
乎汝中於是乎不誣若考矣其有或沒乎夫考
善弗稱非子誣考諛善非子子之稱親也慝微
必蓋泚微必章志微必紹行微必數言之而匪
若行則辱父辱父則謂他人父矣孝子云是乎
哉物而數之致慙焉追而頌之致哀焉永而宜
之致思焉其有非述者乎述非履也則求履之

憲焉爾汝中不善憲若考乎贛以南龍南蓋有
嶽巖穴洞焉其地奇竒其人多獨行磊節若考
豈其獨焉磊焉者耶汝中所嗣若考稱二鳳焉
豈其岫焉膠序鼓篋以始耶而敦懿則有若考
植焉矣不猶參巖中潤泉閔流者耶夫泉踰灑
而不盡薄承灑而不滿則有泄之者爾豈謂泉
有不溢耶溢爲若考若嗣考又溢爲若則殆乎
有神漢之矣夫樊山神而祭爲致福也班若考
行而誄焉不爲致錫者耶詩有之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非是之謂耶汝申之考諦仁恩嗣考
諱鳳甫其稱二鳳者其師劉梅國稱焉與安遠
宜來鳳茲鑑者矣汝申與子貢並選徵公車業
竝不第而汝申急揚若考焉則導源之志有不
忘乎亦世者矣予言曷足龍若考耶

楊生名蹟冊序

予交商孟和亟口楊生伯仲也蓋義篤云者比
余邁伯氏承寬仲氏承載則歛然麗藝人也而
所游必雋所嗜必藻所儲所賞必名書若畫以
是快其壘窟焉誰故儻如楊生哉是時仲子歸
自建業意軒軒乎其若張也且艷然于予出是
冊示焉曰吾於書性不得三功不得五致不得
四思不得二若候之乖若合則又不得一焉相
古則不必如鍾如鼎相今則不必如文如繡第
時伍其日以游於是以測檢鏗錙印之遺以得
狎友四方卽不然有神友焉予曰曷不之古曰
古之古恒石石則形形則神遠吾鑒者邈如栢
霽如也曰曷不之今之古曰今之古奪於力不



能遽勝奪於好不能遽蓄奪於賞又不能遽襲
是焉得應吾而歎然爲也曰卽有翰子能得形
古者乎能古者乎將狻爾奴古者也曰吾奚品
刑在則奴不檢指矣能在則刑不檢指矣有矐
士矐焉則畢不檢指矣曰若是何解也曰吾將
窮吾游益之游窮而游與游者庚益之曰益之
者妄子能不損乎曰彼妄也吾馬復妄曰蕭矣
子之竭索也而乃翰焉後也曰誰非後者能高
則後下彼後手吾役目吾且有不役焉者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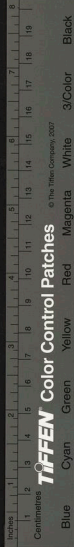
觀以之泰躁焉觀以之靜喜焉觀以之湛憂焉
觀以之解而目若養焉神若滴焉彼聖彼病若
鑑鑑身焉曰子殆矐乎觀哉人形心而子鑑身
其神今者矣神今則奚患乎古遠

福建丙午科鄉試序齒錄序代

歲丙午多方將額俊於鄉主者實爲勸駕余旣
弗克辭大邦之役則重蕭而走無諸境上未滌
驂駢從事棘闈功令告成事從司衡者授簡紛
葩乎九十其牘無不得子虎穴探珠龍領者一



何競也何言之不讓享禮旣陳曹耦參列極目
快士有來肅邕斯已濟濟矣無何諸士私覲燕
於閭黨易其曹耦以齒差次有來肅邕復逾曩
觀一何讓也諸士進而稱曰昔日之燕釜雉爲
政旣在鑪鞬敢不品題是馮今茲之燕地則其
社儕則其昆業辱推擇名爲孝廉亦猶是舉鄉
選里也燕毛行古諸士恬焉余爲轅然洵哉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此其類也而知
而之氣乎長者嘗事欲然不欲先人少者壯決
不難勃騰而上而知而之衷乎走所欣惟恐弗
及卽少不曰我實居後避所苦惟忍及之卽長
不曰我實居先雖然利害循未出於閨也諸士
擔簦上國必且影纓拖組集於羶之場矣得無
以腴競乎浸假而誹譽矣得不移馳決矣能不
以身競乎雖然猶利害之凡也榮名在私實賴
不諂於君父能以名讓乎籌策在躬休美可移
於儕列能以善讓乎貌讓讓也衷讓真也讓鄉
小也讓朝大也讓名讓善則至矣雖然亦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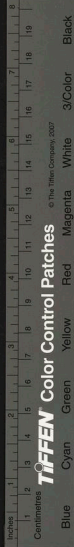
容讓者縣官養士緩急是賴旣已委贄而不委
身猥云謙讓未遑無乃中情實怯當仁之謂何
何各國幹也諸士行矣始進則讓當官則不讓
何讓古不二心之臣雖然不競榮者乃不讓事
則異日之不讓又自今日之讓始也余何幸得
逢其揖讓遂紀其事爲之勸駕

丙午科福建鄉試武舉同年序齒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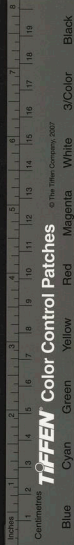
歲丙午湯侍御旣奉 命試武士拔雋五十人

錄之矣已諸士庚以齒序而問言於予予惟科

以文武殊而貢以齒齒不異也第當騎若步學
弓而射靡不競鵠矣誰爲釋志者逮雋各升而
不敢僭上迺惟齒焉而昆弟之壹何讓乎雍乎
其有禮教也夫競德之替也於功功毀於能能
損故將者患其上上人上人則據我於是乎恥謀
而勇其斷攘勝而伐其績爾士聞若矜競則疇
不扼拳怒視羞與偕屬索韉周旋乎師旅哉無
異故未履厥局則能審爾觀及局自鏡輒愔乎
爾辨其身謨太工則其國謨拙耳詩不云乎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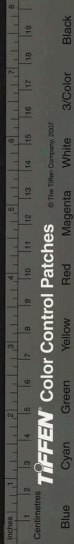
濟多士克廣德心彼德心之弗廣而嗔三宮五
意我洞乃機八門九江我悉乃要五旗五麾六
毒我善乃陳郎令握奇術而壹式風后乎殆吳
子所稱不和於國不可出軍不和於軍不可出
陳矣昔狐偃致讓於狐毛趙衰致讓於欒林君
子謂之上德而是時悅禮樂敦詩書者使將中
軍廼弗讓諸讓者廼弗說廼弗讓則國和以耳
然則弗讓如卻則義之府德之則利之本胥身
服焉爾士試度科進者曷乃浮湛其非科進者
曷以嘔起行伍今而往張功而弗讓無其弗讓
乎功立乎驕能而弗讓無其弗讓乎能集乎夫
競乎而立而集則國其有利乎是齒之習讓者
大矣爾士若無以上人也而上德是競予請以
致身廣心之義爲爾士勗蓋征播之役予實與
聞焉交謀通伐卽柄在管臣而勢險節短破三
闕如拉朽鬪萬衆如一人者則其將用命耳爾
闕自戚將軍剪倭而後料羅彭湖之役至今海
船不敢遁倭斯亦奇已試繫是時爾民故將俞



將軍者畧說與勝將孰與大乎夫靜幽正治則
命將軍庶有焉爾士倘則劉子羽之功焉而全
蜀杜子昕之策焉而扼淮且匹美乎旂常矣不
然齒讓矣而顧讓賢乎名將則三歲策雋第令
款段駮駕耳爾士其釋之

肇侯澹月齋詩稿序

詩之道本教化形民風蓋緣情而叶諸聲者乎
世不惟情所不能已強而樹宗市高曰是夫商
唐者也支唐者也非是則越唐而苞六代者也
非是則野賓之宋元斥之矣於是耳學者爭憲
而才高者爭伯訖嘉隆以來勝流競立幾欲與
風雅衡行而詩以孽矣予聞卷舌下一星搖動
則煩言興詩行其孽非動氣其徵矣哉夫詩不
動以情昌以氣感以風則所云知政治失得者
何謂予見肇侯蒞松溪賢有頌聲更蒞吾土承
宸禁之後侯必致乃忠愛悉乃睿察宣乃董戒
而靖之以和平俾風有標輕潔惡壹錯之典不
貸而民以洽莫若霑渥膏雨焉或曰侯詩人耳



無或濶於政乎予曰否否達政者其於溫柔敦
厚深乎今夫詩風以情其自也隨而雅以性其
風也同而頌以通神明則其風神矣故南則風
始雅則政本本來始乖則功蔑以成奚其叙奚
其勸以歌乎故有大當乃有德音侯蓋善風哉
予徵諸政矣已讀侯晉遊據梧政餘諸詩則知
會事寫送際境悼懷陟涉贈訓莫不極情所暢
規詠唐風乃其曠乎以夷密乎以栗颯乎以融
嘒嘒乎以亮其駕於吳也詎亦颺若厲若疾若
乃稱俊風哉州鳩有言政象樂樂從和輪從平
侯蓋具焉夫樂之作也律出乎聲其高其正其
下其陂其險其達其微其同其侈其弁其薄其
厚其爲律失其礎其緩其肆其歛其散其贏其
齟其衍其箝其鬱其甄其石其聲卽失失聲則
不和失律則不平矣夫詩豈第唐而始從律蓋
趙彥肅所譜鹿鳴十二詩以爲叶諸清黃清商
者不必不誤然無奸律而詩者矣故記禮者曰
長國治民論政以喜悅興民之陽德以愀歛興



民之陰德詩以動之被之聲以知時是故大明
在亥是爲水始四柱在寅是爲木始嘉魚在丑
是爲火始鴻雁在申是爲金始于以識五際至
察六情則今之詩古之詩何擇乎侯詩不廢政
乃有餘政政不廢詩乃有餘詩其揜群雅而揚
德風直緒耳嗟夫世所爭伯獨以聲律自雄耳
焉足與侯黎風雅哉

黃俞言二陵雜著序

名父子文者漢則談遷彪固宋則洵軾轍今則
吾泉明之俞言父子矣彪固之於談遷則又父
子洵軾轍之於彪固軾轍之於洵則又父子矣
俞言於明立則又孰似哉或曰明立干頃汪以
博宏以富其浸若渤解俞言二陵筆如舌粲如
英凌風如躡實其鳴若飛瀨其激若瓊液或曰
父御長長不覆短鋒敵敵萬子御短短不扶公
予予亦敵萬子口是豈蓋若父子哉父師固不
固其史而史於辭子師軾不軾其幻而幻於變
夫味繇乎雅趣繇乎風風感人微雅感人穆彼



其味父不得勝子其趣則子不能不勝父矣知
軾則今趨盛知洵則古趨盛然則俞言將軾父
而御軾乎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俞言其似
之乎異日舍軾趨洵舍洵軾趨固舍固趨俞言
千秋而匹俞言於固則自俞言今日始萬曆四
十有四季丙辰九月望日友弟建寧謝兆申書
於清涼之唯心禪寓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目錄

序

諸書字考畧序

序流覽形氣卷

漫語序

管采怡情序

太醫後雲翁劉先生六十序

寒山冊小序

包彥平叮語序



其味父不得勝子其趣則子不能不勝父矣知
軾則今趨盛知洵則古趨盛然則俞言將軾父
而御軾乎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俞言其似
之乎異日舍軾趨洵舍洵軾趨固舍固趨俞言
千秋而匹俞言於固則自俞言今日始萬曆四
十有四季丙辰九月望日友弟建寧謝兆申書
於清涼之唯心禪窟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目錄

序

諸書字考畧序

序流覽形氣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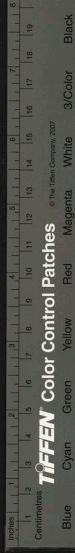
漫語序

管采怡情序

太醫後雲翁劉先生六十序

寒山冊小序

包彥平叮語序



諸書字考略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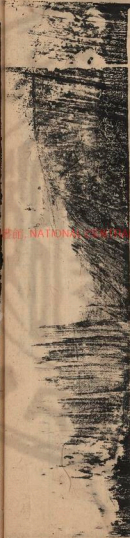


宋有孚顯若較

同邑後學陳大儀六子

閩 綬安謝兆申耳伯著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



目錄終

鴻賓館序

桴應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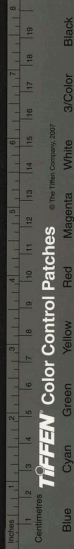
字之具聲也生於文文生於形王形則以手傳
以目視王聲則以口傳以耳聽夫知字而至於
知聲則六書之義可蔽之矣故天下之書可以
目學惟字則必有耳學而後神今之爲字音者
皆觀形立而聲隨之耳母子之所以生形聲之
所以合或不必解焉蓋六書軼傳而小學昧則
其譌書而譌傳譌音而譌讀也亦無或迺者王
融林銓部稱虛氏出是考示不佞不佞繙讀其
所訂則如格澤之爲鶴鐸也王長之爲望掌也

龜茲之爲亠慈也可汗之爲克寒也愬愬之爲
色色言言之爲閏閏也𪗇析之𪗇爲以佛首之
佛爲忤馬獨之獨爲奎是之其異音而譌焉者
正之也辟歷之爲霹靂溟沐之爲霹靂屬婁之
爲獨鏤卑居之爲鴨鵝辟睨之爲僻倪抱之桴
頌之容頤之鈍怵之通窅窅之通佻佻之同遙
是之其同音通義而譌焉者正之也霸之本魄
鼎之本留滬之本濡湏之本頰紅之本工冰之
本凝颺之本具也乃爲貝膠毒之本劉靄也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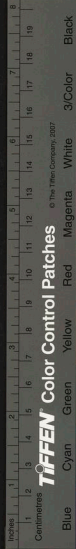


乃爲嫪毐機之機本凡也乃爲機功苦之苦本
監也乃爲苦三商之商本滴也乃爲商與之本
等也代以尊回之本雷也益以雨雷之本鄙而
乃爲圖取之本輒而乃爲取冢之本蒙而乃爲
冢是之其音義異若迷其本而譌焉者正之也
適爲敵豐爲豐鹽爲艷反爲幡司爲伺按爲遏
何爲荷龍爲寵敦爲屯爲頓爲瘁區爲勻爲歐
爲漚邾爲徐爲餘爲爺虔劉之劉爲廬敗師之
敗爲拜分災之分爲忿余且之余爲預余月之

余爲舒太末之末爲闔句扶之句爲邁句陽之
句爲鉤宛句之句爲劬是之其轉音而譌焉者
正之也鹿角解之解音蟹壞麻之壞音怪張音
漲輕音罄則動靜譌之易也災沴之展則旁譌
之易也字星之字爲悖弗之同字爲勃灌酤之
酤爲故則二音通而譌之易也若夫古音而今
異則鴻臚之廬太守之狩古字通而今別則是
爲視氏爲是蜚爲飛飛爲非而爲如知爲而假
爲何何退爲假蜚爲匪理爲里馴爲訓景爲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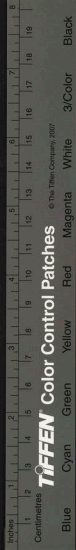
虺爲儻傀爲怪牙爲銜銜爲魚古音而譌讀則
案故盈而讀按玉采之孚尹故筠而讀尹旦故
神而讀旦荼故舒而讀荼疋故疎而讀匹列故
誅而讀列厲故賴而讀礪戊故茂也避而讀務
耳故仍孫之仍也混而讀耳員故云也韻也誤
而讀圓是皆習譌以爲是欲是之而不勝者也
而始正其凡故曰略舉其界也而省而奇而三
合四合之音而正生而正不生而正生之附本
而正生之歸本而兼生而益生而託生而反生
其聲若義則紛若矣錯紳之無其琴豚豹之無
其漏徧故之無其蔓是故本之經史闕乃采之
韻其凡故可集也不佞惡乎知其凡又從而介
其略焉豈不謬矣哉漁仲之志曰說文眼學禮
也廣韻耳學樂也故目見之而成類者耳聽之
則不耳聽之而成類者目見之則不此叔仲僅
得之象形諧聲而漁仲亦但益之假借耳其或
以指事爲象形諧聲爲會意則曷愈乎法言之
以子率母也况管之訓故後之四聲時錯以方



言方音則諧者不能皆叶故必窅形母聲子之微而又徹乎非一亦非二之合以至非二非三亦非四之合乃得其所爲生相續者而後見聽悉以成類不然不以象形爲本而別之以七音則聲有所必窮焉能知義若情若其制之故哉是故耳之於聲該字寡故一音之外必別反而後別字未若一母字而貫數音之神也夫七音之學不佞蔑之聞也尚幾釋虛傳之以正耳學之誤乎漢有尉律以教小學則釋虛是編其功於正形與聲大矣殆亦文字之尉律哉迺爲制之以歸釋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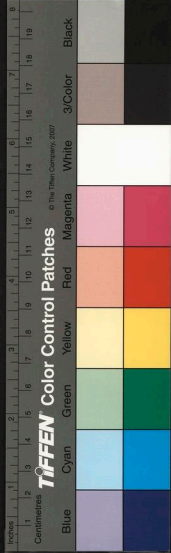
序流覽形氣卷

古聖者所以順天寶民而全其命也殆豎大乎所以相地藏魄而順其反原之變也殆廟馬貌神乎卜兆馬歸體乎故醫師天之隸也先其歲氣而毋伐其天和者也族墳墓以安萬民則地之教也仍本俗而本馬重毋故土馬輕而去也其正其位其掌其度數使域有私而墓無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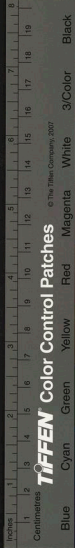
墓大夫之禁於辨其深乎於以藏體魄而昭爾
昭穆爾穆一廟序乎爾故道隱而術顯於是方
若伎者卽有神有聖而萬不可一而庸瞽者踵
馬以生爲不治則無爲爲奇咳其病病道少壹
怙其形若氣則詎其奪神功而改天命以相誕
相簧於焉溺者惑福禍可代庚而竭其規構之
力暴其枯骸弗痛矣其毒民命而罔天道豈不
泰矣乎哉嗚呼百物之情山川備焉生息之機
坤霽育焉而奸而竊之幸險地以徼天能無身

罰而罰世乎班志有之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
微之獨異數自然也則形家之度菽之矣柰何
乎巧者洞其生死而拙者則先矜於利害也惡
得無戰戰惡得無犯造物况形之形際目而察
之則可非形之形而度乎目界以旣之庸可幾
乎其神以交神氣以感氣止乎其若散散乎其
若止微乎芴乎其陰陽之會八風五行之藏秘
也以目則其性情遁而莫之會矣然內氣止而
行則在形心允止而機則在目人目之於天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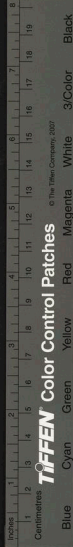
兩而有者也而藏而氣五而有者也而竅而丘
九而有者也而經脈而經水十有二而有者也
而肩膝也而高山而腋膈也而深谷而衛氣也
而泉脈而募筋也而林木是其於天地非益有
之以輪應者乎而宗氣一隧則受於天充於身
搏焉而不行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卽陰精之氣
分而隧營陽精之氣分而隧衛而所以命繫而
不絕者惟宗氣爲之海宗氣者真氣也相形亦
然經曰形靜而有常位氣動而無常所故聖人

因位以乘氣因氣以相形以此知幽明之故以
此盡養莖之情而立人鬼之命卽以此而竟彌
綸天地之大業故其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斯其俯以察焉而止旅廼密乎夫陟嶽景岡遊
泉瞻溥庸以體國經野而奠阜其民生則其審
曲面執爲都邑宮室度者必其觀著乎確然察
微乎隤然而後允荒耳而謫者神之曰天光下
臨地德上載於是景依三垣壽張恣幻貴艮亥
爲氣之所生其氣真則法嘗乘亥其氣雜僞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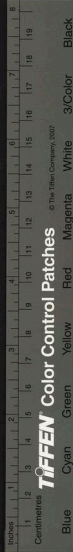
法當乘良以是爲星臨氣鍾降精孕質豈不亦
時中而用形容氣之微日窮日杳則情乎無所
以立人紀者矣人之生也本平地而命命於天
氣息而生氣散而絕生而不已者天德也絕而
反氣者地德也故曰反氣納骨以蔭所生則地
德生之也棟之種也復芽亦復衍實而童山則
一章無矣磽土則合抱解矣是無故地質濁氣
有所不至氣行地至有所不聚聚則冲和止焉
故相其水則金可乘印其木則土可穴木形之

毛也水氣之子也有母無子其氣不蓄有體無
毛其氣不和此法所爲必乘生氣也因勢而行
因勢而止不乘其止則氣全而塋左不原其脈
與骨之勢則闢於千尺來百尺止闢於來止則
背其所欲乘而趨其所欲避故氣陽而脈陰陰
則有形而陽則無形失諸有喪諸無得諸無微
諸有故氣依脈止而脈因氣結然網組騰上流
潤滋下非逆不足以配霽爽而息化機其逆大
者其聚大其逆小者其聚小聚有小大而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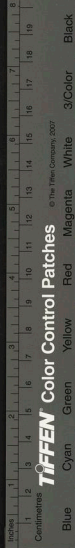
遲速仍之蓋天地有時以開洩亦有時以闕翕
故當其生則巧者善乘焉比散則玉氣衰而休
氣盛雖相形聖而不可解免也是造化所以造
而生也人何力焉天象起於角而閭闔爲天門
地脈祖崑崙而發源於乾維東南薄於大海則
易所謂天與水違行者也故日月五星不右行
無以成歲而宗氣之出入不反吸無以息呼是
故人者天地之合也而不逆流反源則神無與
存而化無與贊蓋大德日生天地有氣機焉而

成生者德人不可無受氣機焉倘置其義命之
致而窮乎開三闔五之道卽精密四神而巧符
三合登足藏天經理地宜而永其福澤哉予嘗
讀形家言竊疑其悞詭譎誑藉玄女赤松青鳥
白鶴之屬爲名高耳烏有所謂鬼福人者耶彼
夫惟民依宿納甲象緯若理氣神易錯以吉凶
禍福之徵張耽肆啊無慮愚俗林眩雖曰予知
而蠱覆彌甚動以無師之智篤悟之譚自雄其
秘卽不然以神授師藏故奇其術而扇爲神姦



若延翰駕誕於海角以文其金篆之託其誰謂
不倫易燭於厲厲而後世目論之徒乃寶若珠
圖掬何異乎業食者之贅說而利罔也嗟夫嗟
夫可不痛哉然烈鑄池當復舉此而畢燔之矣
詎其俾表設猥託鬼物而陰祟天下蟲人之釐
髓邪雖然祖經明術尚亦近古相冢之遺者景
純氏葬書云爾逮宋蔡氏發其微庚繹其髓而
以剛柔動靜諸徵言標立地之道則猶俯察之
緒乎哉第葬書外於附會卽芟夷之且有餘釋

矣仲相廖先生者往與余論形氣若此余亦謂
小道何以爲爲庚子仲冬客樵會曲江羅師汝
存先生過焉間命余曰世言四神非所以蔽理
而亦其理餘也辨四神非所以蔽察而亦其察
餘也故知形勢之情則可以言地必知幽明之
故而後可以言天小子其識之余時猶懵也而
夙疑庶其正焉歸語仲相氏仲相爲余橫從之
且曰地道可一言而盡也子其說約乎余奇其
言退而發相冢書伏而紬之而後知嚮者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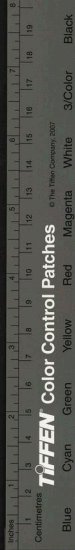


蟠其可也庚往質之曰奠乘生氣其盡矣乎侍
相曰然蓋仲相嘗受詩於其先萍鄉令矣而不
屑匏繫鄉較中顧慨然欲玄通陰陽之秘則侍
其先令北游燕睹

天子宮闕陵寢之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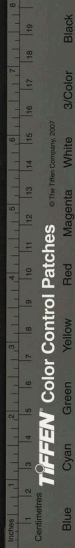
喟然嘆曰北絡其極於幽燕乎其北則崇岡千
疊其南則岱宗雲聳其大河則於此入海與鴨
綠會而東夷爲之障其下其前則夷地千有餘
里豈非萬世基哉也遊楚登萍實臺而望九疑
之秀分天隔日則又嘆曰陳之昌其舜藏於是

乎是亦可以宅形而念真矣其論天下絡幹逢
逢指掌若跡而至然者類此然非窳貌而不可
見諸參驗蓋其寤寐化機與其伯兄學尹折衷
符契視千秋來而百代來等景而過爾其伯兄
且中折而伸相氏益控揣橫行止生之窳安以
代步怒以代飽窮無窮以代神友逸而偃仰於
叢桂山房者又十季所矣假寐不已神若告啟
乃又與其從弟德秀衷論精微自然之數而德
秀故在子衿中薄公車業無能爲不朽獨謂此



理孔神非頑儒徹天地之造物則不入其室也
於是仲相與之陟降巘原師友郭蔡爲能察其
升雲降雨行乎地中之勢而豎儒妄師顧共笑
訕之以爲山狂度水狂怒人狂其誤者乎而仲
相昆弟爲不顧也者而哂而謝之今夏首斗指
常牟之維仲相氏則過予而謂之曰居邑屋而
不得流覽名山大川於以蹤跡乎古之神陵勝
冢卽坐可挾微妙之鍵謂來者徵而不惑何吾
將寓吾目而等古以券吾今乎子其遂衷言之

予曰唯唯予所謂受氣成生則王舅氏萍鄉君
業有之矣抑叔若德秀氏恂恂乎長者卑鴻寶
之遺論而乃遠紹景純近憲張蔡則神工天道
寧詎馮術爲奪爲改無其生道不害所蔭而後
無期而襲生氣地耶夫陰陽之消息止則生不
止則不生故地生於止之謂吉氣而人生以止
之謂吉道故曰惠則迪吉吉自迪爾雖然診色
者而回生於人一身則其功壽命相而仁育佐
相形者而蔭生於人身世則其功死生安而造



化順不然可觀恐泥而玄通則窒則悔於身無
若其身世甚矣可無慮慮乎勿有悔歟伸相曰
瞽師之伎恒以無形而蔽有形吾則願以有形
察無形庶鮮其悔哉生德之義是所專承于子
矣敢不益黽以荷天休如日修法而竊生化之
機吾則豈敢予乃拜曰叔行矣山厚者天凝其
勝力德厚者天錫其綿福闕蹟於古古何興勸
吉於今今何穀

漫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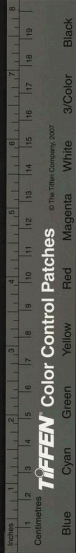
水相乎漫則泆涂人相乎漫則泆紀言相乎漫
則泆物矣彥平而若是乎哉彥平觀漫而寓語
漫猶其覲町而寓語町也町按而不辨漫辨而
不激不激則違非得失之質壹似乎水是物之
準矣水浮天而載地高下無不至焉萬物無不
潤焉而言曷不由是也可與微言則澠溜之合
不必別而知之不可與微言則嘗其合而莫之
知矣彥平其亦水爲都居者哉卑無若水而道
室焉演無若言而道樞焉水弗滂防水以欺言



不孫理言以禍人有禍言則自溺其口耳柰何
乎詰其毒求其割而不淖濡潤下餌也易曰水
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彥平是語有
德候焉讀之而悠然不濡乎物有教則焉記曰
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彥平則澤乎清矣猶未能
流遁乎濁也容成氏不有言乎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彥平則猶居美
而爭乎善矣其言恬以析放而有倫其量必平
而盈不求概也不其似法似正與若其浩浩乎
而不居此也不似有道與准物莫如水准道莫
如言故軫軫自咄而天下水焉人則咎歲涉矣
歲屬靈涉而彥平是書率無洗物也殆言無罪
而聞足戒者與微與乎其以漫爲道也

管采怡情序

始予讀先生桴應編蓋廩然已讀是編則又怡
然已聞之彥和氏曰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古言
雖溢萬觸可契情或不一焉是故片響玄通必
在繫表覽文興託恒以素襟使厲心致尚見知



則貴言八騶若懷真寔符至境則抗高木食斯
其篤名逃虛各有極懷而身遠名近亦咸自取
暢矣乃有壯心莫耗栖之泉石則雖古人晤於
蘆汀餘生寄諸蓮室况之許伯哭世不泰以悲
元璩滅影不泰以亢殆亦假觸詠以棲情味遐
言以表志乎夫情塵易梏言陳易捐行塵易穢
人陳易腐古骨之朽多矣散儒之語陳亦久矣
陳迹與感達言解心誰先而契我誰後而賞我
誰寓吾先後而我愜我哉頃予遊武夷也陟丹

巘探幽洞仰睇飛泉俯泛碧流自謂丘壑之奇
樂將勝是編及再讀之則渢乎生涼風於絕壁
爽乎悟玄散於吉先也先生其辟塵而湛蓮居
外塵而清曠遊者歟非夫桑苧誦詩名隱於茗
溪者矣

太醫後雲翁劉先生六十序

不佞遵先生則惟徐先生茂吳以哉以者何亟
頌其司義司德不失之臂交耳一日謁款三日
廬旅宋無忌故不仁幾令不佞挾策萬卷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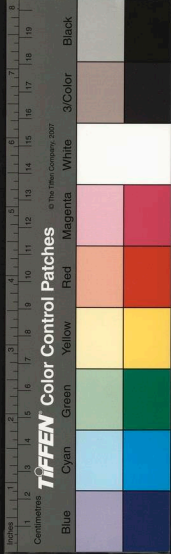
避燔是夕先生命紀綱者來始得脫其燭蓋裝
俶而後旅鹿焉德矣金不佞正之以福矣于是
日習其諱司狀未旣也先生有子贅婚陳君策
亟爲不佞術所以其先世禁方政不難共乃事
制乃食其方診六微之技十可不失一其詩以
喻志思以授意無弗迭旅之以興也其唯第茲
是特是怙非昭以孺慕致於喘斯喘矣致于僂
斯僂矣語及屬離輒涕下能無思孺乎孺昭而
醜遷雍息背黨非昭以寵交而趾鎔于是也才

請接軫毛薛貴庭卽侍姬蔑有笑跛者能無
賢乎賢昭而醜爭唯坦不回唯樸不競衷中于
忠非昭以人質也而腸以示人能無思忠乎忠
昭而醜誅于行潔以瀆於涓非爲窮爲窮則藥
餌未入其橐而已出于待給之人矣宗人飮之
故人哺之姊氏廩之非昭以子行也能無思義
乎義昭而醜貪人有病輒予之眈眈無弗愈者
卽妾人曳踵丐劑輒予之劑不勸自燥髮叅脈
一撥而見其應于是因于太淵論得肺輪因于



太陵論得心輪因于太衝論得肝輪因于太白
論得脾輪因于太谿論得腎輪一切陰陽內外
藏募在腹俞在背俞在背募在腹故自當生者
起之霍之耳而未始橋引按之也而未始爪暮
決之也君策得微謔不佞乎非以誕也不佞容
於廡下見先生座蒲無虛日遲診望于途就診
充於榻無虛席揮先生醇如也爽如也廊廓如
也客至則出所儲嬰童歌數闕佐酒陶陶如也
其有醫德者耶彼夫巫咸事堯無寧獨有鴻術

爾也不則豈其齋消子而神明之耶不則六寸
于此三豆而六豆始也而尚未爲人父不與太
倉長俱患緩急耶間見客觀之置妾爲後先生
迨爾而曰吾舉子若而人矣非有我委蛻也可
無知命哉子子也猶子亦子也子以似似之以
爲子猶子以嗣嗣之亦以爲子若不然而或天
和之伐我方求醫翼全也則顧乃遺體之謂何
不佞曰醜命也而生德醜後也而生孝先生殆
明醜乎明醜乃上賢上賢乃析忠析忠乃樂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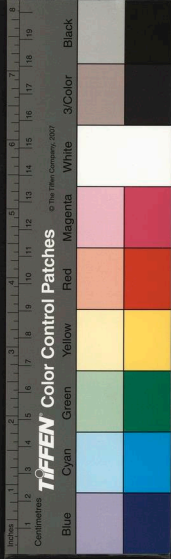


樂義乃知莫之致而至于子孫是達之至矣惟
醫師哉樹惠而不瘥保和而不殂誕懸脈而爲
宿肉又誕懸脈而爲兒齒誰哉壽乎侷爾于大
季而後德之司契也厥唯燕及唯後必昌天其
殺之者壽乎願舉觴上先生壽

寒山艸小序

余客姑訛而識倪阿馨阿符昆弟也則韻言以
焉則文義以焉狎之則其人以焉阿馨落落不
見譽於里黨而阿符脈脈亦不受賞於儕偶蓋

非之者曰是夫公子驕語人耳余曰不然驕語
古人則二阿有之哉跡態其似矣微心則豈負
公子而亢哉或非非矣王生文中曰兩阿蓋有
玉德焉瑜則瑜瑜瑕則瑕瑕之不之揜之不之
病則貴矣彼渠能華珉而寶者耶乃阿符不妄
以一字義示人而阿馨則示我寒山草余卽王
生共讀焉則爛乎其豐縟蔚乎其藻麗也笑謂
或曰是故有貴度耶辰玉先之矣爲儲宗且爲
海王阿馨卽不如世義寒儉寧第富美命滿志



耶平原之患故在才多阿馨之患亦不在驕吝
倘以多爲損則售世直掇之耳阿馨聞之曰持
世則無必合持滿則無不售吾與若其售之乎
余與王生遂沐浴其言

包彥平町語序

悒乎哉彥平之語町也若滕之辨焉曰且以志
野夫治野者而爲其溝封也則徑則畛則涂則
道則路以辨其爲遠若溝若洫若澮川耳爾彥
平奚稽而語若是任土事則必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積任述事則必辨代有今古之疑而
物其證矣田之爲陳也田踐之處之爲町也跡
踐而町崇焉蹟古而言陳則言者逝矣而聽其
代爲是爲是者且無必正也不猶乎衍沃井而
隰皋牧乎牧井殊而物土一耳况陳人之言乎
未可起而遁違也則訂其所疑不訂其所誣互
存以著其異異同同異以疏其闕是不將言豈
乎豈者訟而彥平理焉其若爰書其若絜書也
博按之云爾不必亭疑也故讀者如比焉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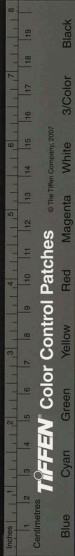


如讞焉而知彥平之不瀾不誤也來將婁焉矣
譬夫近郊而宅士賈殊遠郊而官牛賞牧旬稍
而公家之邑殊縣若疆而小大之都亦殊其法
則皆物諸地而已今彥平之物諸言也散而有
領微而晰曲而條兼而有秩要非建之以已言
也已識單焉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陳
常則秩秩其經矣而陳言則秩秩其緒不戛戛
乎似利澤澤乎似深乎不絲絲乎似庶乎又不
程程粟粟乎其似穰積乎夫苟爲訂互異同焉
修哉何以諮彼正若相正之未有止也彥平則
有漫語則建乎已言矣未浸乎泆也又前有清
賞則撫乎清事矣猶豪寄也豪寄之彥平易而
語町語町之彥平易而語漫日出陳食餒偷日
出新消果人彼豈爲目焉爾哉今之事目學也
而不知字知彥平者尚以目學求之萬曆三十
有八季夏六月友弟綬安謝兆申謹書於蘓之
竹堂禪寓

桴應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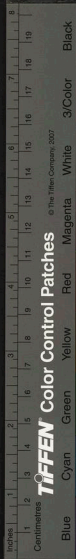
德清潘仲涵先生感善必慶惡必殃也輯是編
焉見願生有自違生有原因不至果果則因因
是故厥維孝順毀傷不敢爲殘爲賊百殃斯感
厥維尊敬卑順成讓凌侮自詡禍胎犯上厥維
和睦維恐迺敦天隙基小自害無門厥維教訓
義方始肖愛恣禽犢墮家以召厥維生理素爾
本業夙求梯夤各安則慝率履越斯實底放辟
罷民若怙戮良甚磔毋放遊食毋惑講張凡此
非爲速地賈亡首繹聖論第一皇皇聖謨全生

之經助帝作師天降維霜三善三惡維日所造
隆福降禍如影司報有凜其神司過紀犯夤人
紀美重畫輕減德陰報陽行隱名昭應必不爽
自求若標次述靈篇第二援神設教儒道以尊
紫府太微格由夢聞功奇七百過彌八百相折
相除無隱無數月終再書一季是究罪福自知
寧問休咎次述功過格第三善惡維心毫髮不
昧人巧於機天報巧會述魏元君勸世第四心
地聿存于以俟命饒恐還息陰善莫竟述梓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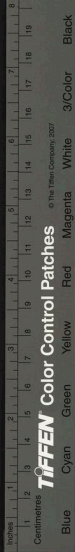
君陰騰文第五史皇作書鬼哭雨粟感神天台
鄂鬼空哭於維文字三才之載述勸敬字紙詩
第六無口不報此感彼應種穀必收箭往復定
果熟蒂落後因今證述寶鑑若淨明忠孝問答
第七三經一心不在大藏三想一幻覺能照妄
外感内生欲緣染長理重事輕性靈益爽冥冥
陰德彌積彌長德進心閒用儉事平叶有餘不
盡各留以還心影在行子孫具圍富貴履危見
開恩謝懿彼名賢省心渠誦寧退毋先心似白

蓮土田無慕聰明無誤性定心安情澹靜觀佛
性皆同殺生忍濃述先哲格言第八周範改壽
欽演感應居先孝行仙籙斯晉善瑜受社秦氏
雷燬君實友兄文正感第二賢吾師篤倫鮮衆
原虛召弟第迺父事柝家鼎子少季獨第茂先
拒奔慶延後昆叔微攻醫陰報呼五何澄正色
危不亂婦禹鈞善行壽延子榮李謙陰德耳鳴
自知承事見敬乖厓實師君行入京貫籍誠欺
允迪割田教族勸學必大除籍種鬚崇爵馬默



移島天符是保消父還妾錫子司契忠獻遺張
益助守義聞哭贖女孝先不取前令女嫁王令
增壽還處女三彥賓無疾允文補錢舉子如貫
何公平活授策如美叔通定婚寧納啞配泰嫁
姨女寧受疾妻孝基爲壻還財不負王老理金
歸商繁後陳遵見夢省兒免溺李善乳王遺僂
少室擇之厚恤士珖馮語延季好施掩洞安處
崇禮施棺謙光得解陽雍輦漿種壁非怪練氏
全城子貴德徵徽賈拯溺難免墻厭李卒釵還

舟溺不洽郡君還珠增平驚遽酒工活躡得糶
次誣楊序不短活億萬卯真人救蛇聿受僂方
沙彌渡蟻式促斯長放龜銀坑引路脫厄夢榜
揭名牛肉絕食異哉株宏放彼螟蚣說法乃去
合當可通若乃仲達諫興以惡念多而減半李
生當第以念棄妻而見竄受全在斷則侯鑑奩
相考官賣舉則有地莫葬李登降甲以不悛無
良陳睡不偶以故殺沉香入死勿察故弗登仙
史杖斃孩兒故無望有子史堂薄妻卒以非命



建德妻悍震以怒霆給毋得金家業旋失取金
推婦家口皆溺誘駛罄貨寇掠報施盜米于途
雷誅其辜鬪合爭訟乃還宿業期生猿薄廼死
枯舌以至性毒薰蛇肉塊宛爾一心造輪三世
迴軌莊言則勸諧語寓指借往風來覺非歸是
述因果第九嗚呼天以徵人人以徵天刺惡何
嚴道善何殷胡盜天權胡泄天符人遐不飲人
遐不模讀是編者毋幾爾慶悔善是輕去聲毋辜
無殃去惡是遑以爲丹書其何福不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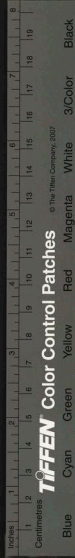
鴻冥館序

諸談藝而稱鴻冥館詩者爲休吉李子作也休
吉於書若有飛鴻戲海狀焉於畫若有幽蘭飛
簾狀焉於卮若有卮泥畫沙狀焉其遊豫章則
宗矣鬱儀父子南安孫游美兄弟以逮諸宗名
三藝者靡不貴友休吉矣蓋鬱儀鴻學多通鮮
所可世而休吉得可焉諸宗人迭以藝矜不相
下而休吉交得驩焉是時參知丁右武平昌令
湯義仍兩先生者以文章命雄故不輕通一容



而容休吉休吉故無以有遠世也而恒有遠心
諸君子悅其溫惠宜直也以爲是人之遊乎不
人外其遊者乎則游美所繇命鴻冥以高休吉
者也鴻以翼而飛人以識而遠人弋者之所不
得篡也以其冥冥人遊者之所不得疾而射也
則非必以其冥冥然則休吉非善寓夫冥者哉
世之所貴者貴藝不必貴人貴人或以貴藝亦
有藝俟人貴人挾藝貴者亦有藝終古貴人
不終古貴藝者亦有終古不皆貴者亦有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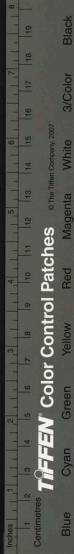
而半貴終古而全貴者亦有終古而貴人賤藝
若人貴藝賤若賤人而藝損貴者休吉將何擇
焉擇何貴上藝則人將下矣貴何度上人則藝
將上矣而不聞漸之繇乎漸之上九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而不聞鴻漸之說乎羽翼
未全而已抗心四海矣而不聞孔子之見龍乎
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謂其弟子曰人如飛
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吾今見龍矣令休吉而
貴鴻儀不猶有射之者耶卽能以紙爲陣以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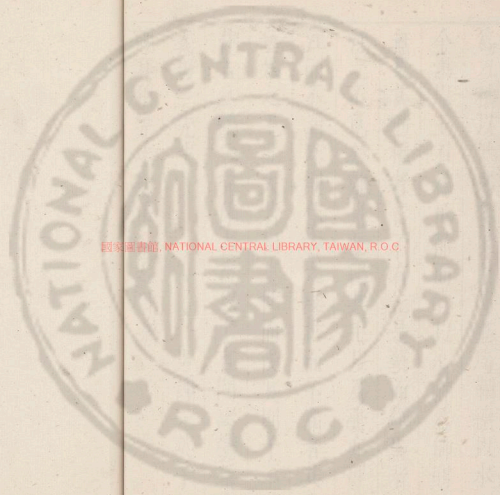


爲刀稍以墨爲釜甲以圖畫爲韜續以水視爲
金湯以玉石爲爪節而壹以心神爲帥則雖今
無養其勁權者古不有先是藝而雄焉者耶夫
鴻之不免於離患也緝其毛以爲囊亦可以渡
江而不漏然則休吉之度世而不漏者其亦三
藝爲之毛也夫若曰遠世而後冥則予不敢以
休吉爲鶻矢矣休吉益以予言問諸鬱儀右武
義仍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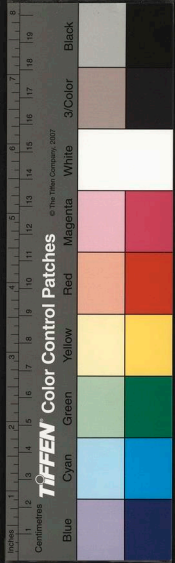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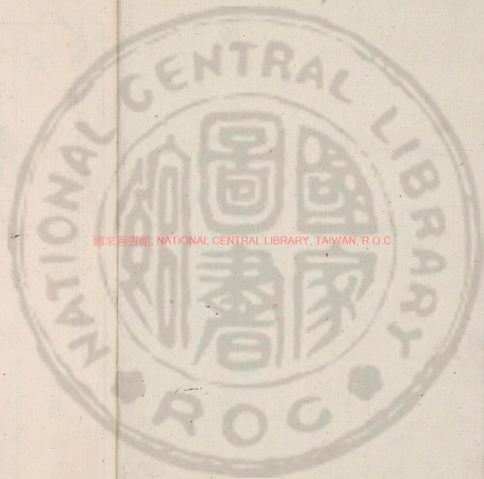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67961 v.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五日錄

序

黃若木四書序

德清澈溪嵇氏族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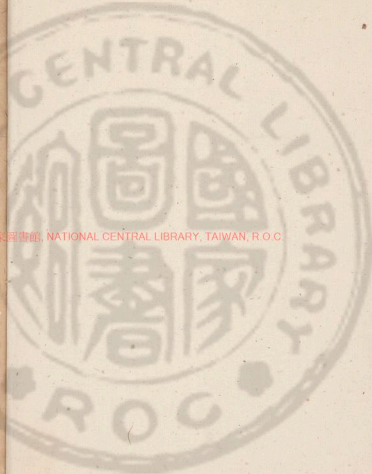
刺武夷遊詩序

張玄逸集序

遠古記序 附朱潛儀書

楊已易序

觀察使陳大夫三世錫典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察汪大夫錫典序
參知沈公泰運奏績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五



閩 殺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丁應福九如

丁應會嘉侯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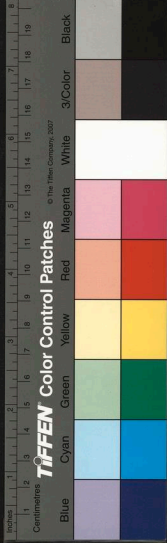
劉夢麟麟長

南平 姪謝 耿介子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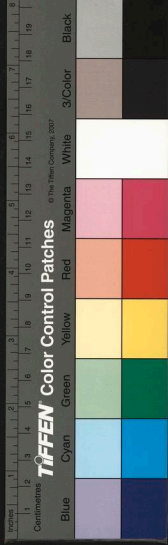
黃若木四書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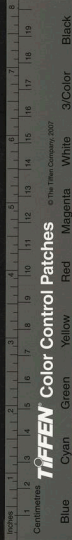
莆有若木與宋比玉爲友莆士蓋稱黃宋云若木日可讀書一寸而比玉旅焉若木家壺山下其先畜書故富而若木博涉之下筆輒蔚炳千言比玉家近東山讀書禪閣觸象松林於是邈焉若身在霄漢矣兩人交契也而以讒相語則相顧而哂莆士始則愕已則誹之曰是夫交傲者也而比玉則通朗簡率目無世士以是得謗如蝟若木則外癡中慧顛於不恭故士謂若木長者是時若木過周方牀讀其壘規迺知方牀

詞士也而友之方叔則樸訥不呶則終日不欲言鼻若木居頗顛與比玉頽則若水火矣若木旣友二子以雄千古而不能忘天下士也采屠先生於東海結稽士翹於餘不此所繇有書者四也蓋若木季十九而上締真書幾萬言年三十而答士翹書亦千言言多寡不足蓋若木言已言言未言亦不足蓋若木若木之能雄古與人之雄若木於古也豈莽與其侈濫與其蕩纖纖與其積細狷與其棘燁燁與其靡夸與其若



誕總總與其若蒼濇濇與其若冷潰與其若怒
濇濇與其汜無紀曼曼與其衍無極縵縵與其
寬以雜激激與其輕以疾洩與其放澶澶與其
縱以逸也彥與其侈其廣也麥與其振其藏也
而以知若木則不知予讀上層書爲其博而未
可寥言懔是故洩之以富錯之以綺襲之以褻
刺解之以繁麗欲使人怖其爲河漢而非若木
之河漢也予讀與宋書爲其狂肆而未可瓊言
薦也故其情曠其詞霸予讀與周書爲其狷謹

而未可廓言陳也故其情急其詞悲至答嵇書
則掩卷而嘆曰知言哉論宋周其似矣論予則
其過矣予之匪倫也以歲丁酉遊蒲而得友黃
宋以歲庚子客晉安而得友周以歲庚子客建
安而得友嵇始嘗謂黃子才可一學可二識可
三宋子識可一才可二學可三周子學可一識
可二才可三由今觀三子則予固哉其論貌矣
予不能上三子故恒下三子而兄事之今士翹
則乃有古矜介之風矣故論友以品一見若木



以爲土木形骸夫若木之似嵇中散也亦貌也若木之不似嵇士翹而亦合也神也書四與四子爲友四子四書與一若木爲友是書與若木爲五也若木日誦萬言而四書不溢數萬言則予恨其寡讀此數萬言而後當古萬言則予恨其多多者衆之所驚而若木故善寡者衆之所簡而若木故精如以多畏若木則失若木矣世或爲若木患多則彌失若木矣多之上少之下少之上多之下沛然而溢於筆決然而充於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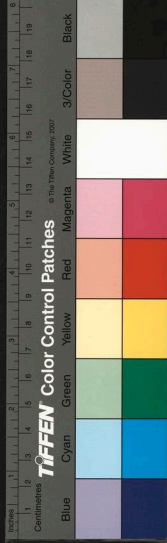
乃其溷然而滿於才者也予以知若木之多不方也彼所患者人妻而以勤若木不知其晒之非傲乎則傲者乎夫達於知則其肖若木也非是則其友也非是則其笑也非是則其謗也笑不如謗若木之得笑不如此玉之得謗明矣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書也予特取若木半耳其他書節不有五車若木始埃之萬世綏安友人謝兆申撰

德清 澈溪 稽氏 族譜 序



氏若姓非一古矣合焉而氏冒姓姓滑氏矣則
豈知姓或以異氏或以同氏姓之同或以名而
異故以實乎故姓於氏可代呼而氏於姓不代
呼者別之也何別貴則氏賤則名氏各同則婚
姻可通而氏之姓同則不通微矣哉祖姓宗氏
之道須慎辨之也宗氏則稽氏斯譜其趨與非
凡所侈遠張族非凡所離實誣先者矣夫稽之
爲稽也稽之爲稽也故以地而稽若奚之改而
稽也豈氏異哉稽祖妣奚祖任其姓異耳其支

會稽而氏稽或稽則其後夏之季杼者非然則
其後漢之徙譙者其支銓之稽山而氏焉者則
其後嵇康者然康之先故奚氏後也避忽而後
乃氏也其爲奚仲之禕而奚其爲薄奚氏之改
而奚康亦未諱所宗也而望則出譙國矣迄今
言譙國郡者於稽稽任妣之別不其懵乎哉祖
遙莫辨其始孰如世邇而宗乃可明明宗則不
追祖祖以尊不合族族以類是譜義也誰則有
之吾今乃見諸司李稽公矣公王考之創而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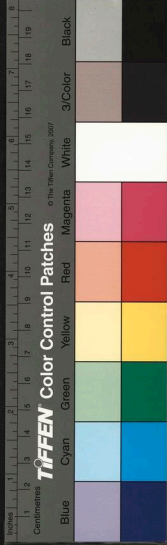
也遙而高郵出宗弗宗又遙而中散疑宗弗宗
又遙而季杼或宗弗宗獨宗其落澈溪者是惡
乎率哉或以遜無其徵疑疑以逸無其徵出而
出之自高郵也傳夫耳受而目無稽則寧若其
信信寧若徵其落葉脫於枝而歸根於土樹孫
枝於地而幹之生也復本於枝此其宗落也其
無胄遠之謬乎吾聞璉市之穉有太史焉嘗溯
所犀而與澈溪之族合公之考義不欲附蓋想
誤也夫誤豈亶疑焉爾哉傳與聞交異則徵其

徵交闕則徵其無徵交疑則無徵其必徵乃淳
安汪氏之譜則有異溯其身而上至魯公之族
且七十餘世矣而諱字卒莫歷然如目注則其
詳也殆不勝僞嗚呼僞詳則誣若祖誣則背本
矣夫人必反其始本始必貴其真公則自伯八
公以來代不溢稱稱不溢質壹惟真焉斯述之
已耳予小子讀其義例則知世系之氣脈一焉
而無誤祖之爽則知行第之褒貶寓焉而有勸
善之憲則知大傳外傳之章懿貞範焉而不爲



浮實之譽則又知祀產之所以繼孝則又知文
乘之所以興稽而譜法具其都矣譜也者所以
序世統資周曾也弗普則奚其都是公所爲慎
乎鄰僞也公於族蓋嘗武其存仁公世麟公若
其王考若考而敦爾睦焉眎宗若身慮或痺恭
兄若父慮或墜奉嫂若母慮或怠畜弟若子慮
或猶周詳簡慎子愛廉潔以則其祖考焉慮或
替卽司刑而訊刺若痾得情則哀卽寧出不經
而不入無告焉慮或冤抑不當乎平反斯其具

譜心哉仍譜心譜義乃以行徹譜義譜文乃足
術夫是謂之真曾世徽是普心而顧文焉是飾
則末耳是故尊祖莫善乎敬身身所出若出所
出若所同出若出所同出而人不知所以禪續
則不敬不敬則不尊然必綱之以祠祀紀之以
宗法署善以春薦褒錄惡以秋薦貶以是義例
格其來昆格則削之而不格則終筆之俾行與
德迭尊者以月吉誨迪之則人善而善族具可
不然祖詒不必涿孫族衍不必賢類而况貴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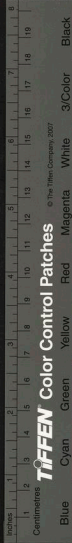


方之例乎何以幾守且必傳也夫人善若公則雖無譜收族將百世傳而寇氏矣矧其身先教後矧其睦先收後矧其以質人纂質事則其質情有與質義符哉是可世勿替矣似續之者尚亦率公善以爲譜宗乎萬曆歲在甲辰孟夏之朔後學綏安謝先申頓首謹序

刺武夷遊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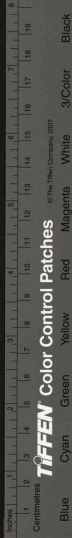
予友樵仲遊武夷者十季往矣予乃錄其詩俾剛氏鈔焉而序之曰何子樵仲古所稱逸民者

也而有勝癖居恒笑曰遊卽遊矣臥而令衆山響也無乃有情癡乎吾其有清音洗吾耳乎於焉與朱朱韞等爲人外遊遙往窮幽嘆濮狂來起舞世莫知其領契也而詬之曰狂徒兩人披襟自賞如嚮也乃思闕奕三士之致相與之武夷賡而詠焉予嘗誦其詩有日斷虹垂飲澗彩幔散游雲又曰金莖時注露寶月欲擊珠輒欣然幔亭仙掌開矣歲之徒雜淹茂徐夫子獻和以陳臬之陟出我杉關而道憇乎山房焉房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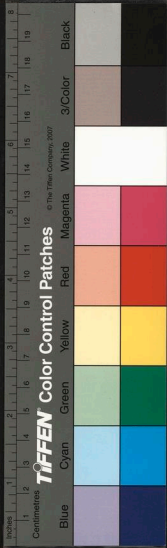
帶九曲而踞諸峯上流也予時侍爲記記諸士
會於斯耳不得徼洞君霽畢濟吾勝也僅乃入
小桃源中則其詩所云溪門拒短橋也已而歷
雲窩則其詩所云入洞蒼烟冷還仙丹竈存者
也出雲窩而階接筍則其詩所云度棧多捫石
攀梯半護藤者也坐接筍而望天游則巖巖對
峙流懸絕壁予乃降而陟焉與江仲魚邂逅而
扳則其詩所贈絳雲長護種芝人者也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樵仲也乎仲嘗謂予吾亦

何一聞鼓吹嗒然傳響爾耶將無達隱不嚴而
玄遊於是耶不然想山阿而蘿薜在眼惡在爾
客兒之拂白雲也予曰仲不聞閭丘言乎經世
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夫豈招子於嘉客易我而
石戶之果與秩以大猷中以權清亦各稱志焉
爾矣抑辛曠之詩曰明明天子如日之臨山無
逸民水無潛鱗若爾寧其有如玉玉爾音邪今
我非儻也焉知其忽焉而遊而樂乎濠乎仲視
予而笑起而歌曰意適澄雲神夷靜波獨窹寤



歌永矢弗過於是以予爲度勝也而神契之相
於同遊曷烏未有期矣俄而莆人宋永延亦以
矜期遊吾綏也讀是詩而嘆曰仲也而有遐其
心哉而妙有生之志冥一壑之權也詩則有之
可以棲遲可以樂饒陶哉仲也冷冷乎其音清
矣或誦之而且諄之曰物候不關殊衆壑其磊
氣爾爾笑而藏名去也况仲而急人雖有君子
之遠讓然於樊仲子田君儒之倫並砥行義聲
乎千里吾讀其訪施之章蓋云諾有千金重則

殆乎自謂者與予曰否否彼不伐不矜而自飲
其德也能爲無名豪者也是故世以詩名其詩
以遊名其遊吾則以其無名之品名其遊若詩
然其遊亦情癡已耳情以發詩詠以持勝其興
廣矣言惡乎而弗求嗚呼叔韞健遊而化已逝
樵仲肱折而髮尚宣元天之上誰與致造物之
謀哉後樵仲而紀武夷遊者則馬季聲氏也然
康元龍則謂其當置丘壑中矣其人皆我與仲
友也仲則丘壑人也亦云志虛教一時之跡爾



豈其過之也乎哉乃今而後將揜乎羣雅若若
士馬竦而雲中遊矣

張玄逸集序

始豫章十二子結爲匡山社則張玄逸張曼胥
胡實美李雲將四子與馬已四子磨礪益篤復
自爲社以爲世詞宗古者知則盛不知則初知
則古不知則選其則六代以命文者知則初唐
以屬俳耳矣而不知則韻於六代况等超而漢
魏乎是亂乎岐矣必塞是濞乎蕪矣必雜是懽

乎族矣必辨於是四子之詩若文必程諸選若
初馬越選而非選越盛而非初則又博之以綜
其變而違是者必糾糾詩則又嚴蓋劍乎詩之
救於宋宋而詭於黃也嗚呼詩非宋始救也救
乎無情而追似古強悅今耳四子者而力反諸
古可不謂振靡乎哉靡器不可以物陳靡兵不
可以制戰由選而弗變則亦靡矣而玄逸則又
不蹟乎是諸子黻黼其章而玄逸則鈐鞞其備
其舉武元於鄉者再矣而棄去不肯竟業或謂



玄逸直文人耳弱不任武焉得躍馬取卬如斗
或謂玄逸恥武而輕武耳焉得智戈勇甲身爲
社稷干哉予曰不然玄逸不武不短玄逸玄逸
而武不長玄逸予視玄逸狀貌僅中人耳家屢
其行介羣柔其骨剛而識玄逸者第貌尚玄逸
以詞則玄逸能麗魏晉不必能上魏晉以武則
亦能首介胄不必能瓚瓚武義以征四方予則
服其勇智焉取古則勇舍今則智取長則智舍
短則勇夫不度我之所短而妄取古長則蹶古
矣不度我之所長而妄取古短不蹶我邪予讀
玄逸文若詩知其不殆乎蹶矣或曰是不殆乎
蹶者不可用武乎予曰可人可也而武可不武
可而詞可不詞可詞與武緒也至詞不詞至武
不武前非千古後非非千古則誰而可伍於是
雲將笑曰吾不敢爲王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而以是用詩不有極乎予曰善時其表而辟
俟其至而無易其自玄逸蹟之哉是爲玄逸之

集



邃古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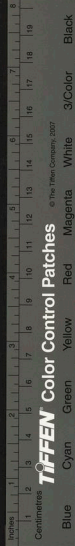
稽遠故之茫習也若幽介莫詰故載言則神乎
誕遼傳則限乎濶而過聽則錯乎熒爲乎不可
世格也而譏若蕩惡若荒將禪通而上上而混
敦不濛乎蔑哉宗侯鬱儀氏以孔子叙書始堯
是爲紀道溯堯而首盤古氏則豈其若亡若廢
億無得而徵乎一哉存乎徵存亡乎徵亡簡乎
徵簡僻乎徵僻則猶墳典之逸緒也吾志乎史
與事而巳吾揆乎仲尼之志伍同參異斷不戾

乎道斯已矣是故天地肇位盤古首君神天聖
地乃述盤古洞神記皇溯及初中豈不益荒長
源倂之爰綴丹壺旅撫則支粵考天靈斟元陳
樞無爲化成乃述天皇神聖十二爰定三辰荒
極是治乃述地皇九頭列長結繩刻木太古未
往乃述人皇五龍攝提以逮叙命命曆巨稽循
蜚而後丹壺紀世詎曰不謬大巢監穴構木槽
巢避害人悅乃述有巢遠皇教燔漁水範金夫
婦遂倫乃述燧人庖犧繼燧始教十言六佐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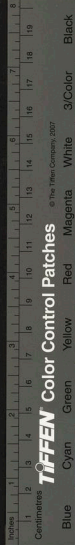
務八卦始畫決疑通德圖書是則九九裁制分
節定元立部以勢後有女皇正姓辨婚神化無
方次有大庭又十三氏襲禰禪繩乃述太昊炎
帝繼作教民穀食鞭艸別藥通市作踏圖地經
國重演八卦旣伐補遠風沙自定相傳八世乃
述神農有熊習兵二戰阪泉蚩尤復刑是代神
農立輔制官常先大鴻聿昭袞冕備棟制刀文
字始譔定歷制鍾論醫作占畫埜建封職天經
地紀倫序物龍龜兆異乃述黃帝厥嗣登位鳳

鳥適至民無疵癘乃述少昊九黎亂德高陽起
正民事是亟其工則討曆象初作式修帝道乃
述顓頊高辛繼世命堯爲侯執中而治乃述帝
學堯受世推敦睦平章曆象授時明禁廣詢治
兵服蠻節儉身敦仁昭義立德博化廣俊又畢
集禮樂旣備麟鳳來遊使舜攝位乃述陶唐帝
舜好學三徙風移取善是樂孝友夙聞帝試二
女瞽若其神試政政舉攝位受終承天立府日
在璣衡類禮望編輯瑞頒行巡狩四岳兆州十



二封濬地裕爰作象刑四臯咸服惟恤惟明踐
位格祖詢闢明達愷元克舉禹棄稷契臯陶益
垂夷夔並列爰定車服簡官貞貢布功散德恭
已無爲式舞干羽有苗其來乃述有虞其鉅而
經天奠地歷而神聖君輔興衰亂理博而禮樂
兵刑書卜星歷數醫零祓不可物紀者鬱儀莫
不定其經覈以緯爰其蔓澤以雅使人若闕萬
歲以前而不榮其誕濶焉則其功三五之隆不
倍於倚相乎哉或謂倚相而讀墳典則墳典爲

不亡逮孔子刪而諸子百家泯然紀乎墳典則
墳典爲不盡存况易首伏羲書記堯舜其典存
二其墳去三惡乎取刪者而博志之哉無亦餘
於史事不足於道乎不然則豈欲勝仲尼者乎
曰否夫子非惡其麗也法訓未具則匪經匪則
闕是以述史自唐大堯君舜而謂一日辯聞古
管爲躁也夫道太古則猶今齊州耳傳昏忽則
猶今耳目耳而人則今信古疑今疑古信以及
乎晝不信信慶存不信信亡者可不謂僻哉今



鬱儀憂寐三五如身際焉慨譙皇甫束項氏之
藉已溼而路史猶未沒也病其秦恠不能闕文
則將孰信古歟是其師仲尼之信述而服闕疑
之教者也其述而淵質簡雅經經而奇綿焉則
亦上古之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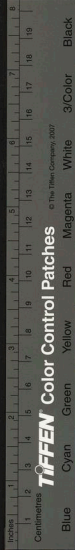
附朱鬱儀書

始弟讀路史貫穿三古旁通百家謂可無世
紀諸書及弟作邃古記進經奇黜浮蔓整齊
羣言歸諸典雅謂世間便可無路史乃今讀

丈之大序刪繁舉要語語高古世間便可無
用邃古矣其知彌精者其語彌約信哉言乎
敬服敬服

楊已易序

曆使君嘗語蒙曰一切道術陰陽五行星歷壬
遁龍德庸刑干支祿命定中相形依三垣貴艮
亥莫非窮理而盡性善易哉言乎夫混闢乎而
天地代明乎而日月錯行乎而四時播序乎而
五氣干以橐索焉籥籥焉序序焉毒毒焉生
死宛焉盈盈虛虛焉于以觀象觀形觀鳥獸物



土馬于以取諸巳馬于以通神明類萬情馬于以雜撰流形馬于以使人通志而成務馬于以菽書之府元馬禮之府亨馬詩樂之府利馬春穠之府貞馬于以問天爲宇宙寓爲宙馬于以今無今往無往來無來馬易之畫也故從之六虛無外橫之萬象一體綦大則綦小矣綦小則綦繁矣新新無已故故不遷生生相續故曰生生之義易道祖也宓犧之象奇象偶蓋其精也於馬兩盪而四四盪而八八盪而六十四方圓衡圖而變化具矣夏首良定乃能應商首坤截而後爻文王演之明人紀著彖繇以前民用上經性諸天天道下經修之人人道周公經玉瓦原之兆其體百有二十其頌于有二百乃寶三易爲國大訓從龜策爭命馬於是爲繇辭以觀時物之變孔子學易比五十而知天命贊馬不設論作十翼卒變其序由乾坤窮之井困由咸恒反之姤夬明後作者以次而受於無窮不遠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商瞿以後焦京各象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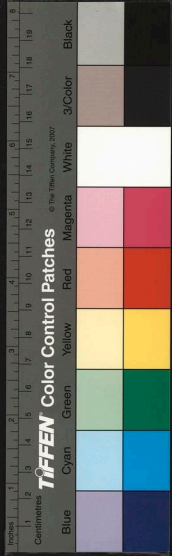
陽各理二家狎主縣理則不卽於象縣象則不
卽於理而于雲玄矣詎知夫惟象顯理惟理顯
象易所謂孔神者乎迨楊子篤悟訟扇而後著
之論曰易者已也已之變化也夫且體也而謂
已已焉謂非已非已焉謂已變化已變化焉謂
非已變化非已變化焉皆謂也不易者常易常
易者未始或易故曰似動而不移似變而未嘗
改是故我之乾坤卽天下之天地我之兌離震
巽坎艮卽天下之水火之山之澤之靈之風
我之首腹股足目耳口手卽天下之卦卽天下
之已之性而其憧憧往來者卽其何思何慮者
爾初非動彼以之此亦非改此以之彼也孔易
不云乎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
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地天人鬼不
相易而易焉者是亦謂也且蒙聞諸虞師曰言
易則焦京太玄火珠猶傳象焉又曰苟知兆物
本通何假聯緝一知互至靡間形骸是則物不
格而通非所以開物也若然則山墳氣墳形墳



將無異曰不其不同也其同也者若然則義文
周孔將無同曰不其同也者其不同者若然則
楊子已易將無異同曰不如其已使君缺之困
關離畧也如其已而孔子閉居解附焉何居其
極平道之渺微五至三無五起致於三無私一
之乎禮其諸深乾亨者乎斯亦楊子易矣楊子
慈谿人青田陸子高第別有遺書易傳虞子蒙
之師禹杭人德園先生也使君郵人今爲閩部
司農丞田叔先生也蒙聞大易養之以蒙夫蒙
則未養而以之言證於使君使君則曰夫論易
者豈知易者乎乃綴末簡以成洛誦

觀察使陳大夫三世錫典序

明制按察使如十聯以率是惟風紀聽以振揚
予廉弗滿予若聿聞錫誥誥身及恭人及其父
母大父母訖如使顧典待虛爲褒數異天官受
若會而詔王置以下司功不俾屈干奏惟歲推
陟而錫以永縣矣按察閩者庚百使弗一錫焉
大夫居百有一爲萬俛不及冒而徐之以膺異



一推以聽宰陟以聽 天子大夫四聽而四不
得聽若 天子庸玉踐乃數又若隲于天莫敢
虞助無亦 天子造于大夫符爾人信而得聽
王言異二得之而欲封大夫及是則父斲鄉
若子子篤效而父以隆之致孝養而或格异致
違致异及迕誰則若矣故致隆有必獻致及無
必愜損獻何愜損愜何獻在損何際際于獻愜
何錫非孝異三天隆巧於出福人隆巧於出取
往大夫侍柱下代守奏彈柄臣諤如鷲擊于憲
于粵東于叅于粵右懔懔屹於聲烈今所得按
糾讞平雪諸枉禁詰諸官私豪無予奸治乃敦
諷以固飭而弗縱弗悛良亦有言柔嘉維則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時臣其制維 天子下贖錫
俾父祖覃施光昭大夫越有德自世以世參茲
取茲隆異四異四矣縣以百一爲稽廬以百一
爲實聽又以百一爲政異時 天子申錫爾階
爾勳封大夫其亦若資德若正治上卿若自速
隆則惟天降人則惟人約天 天子若曰往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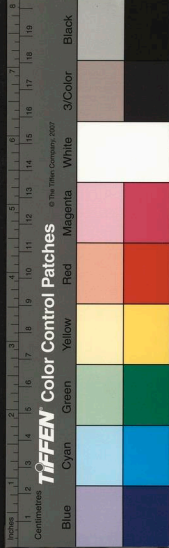


哉封聽朕告汝乃將世享臣乃今賀大夫膺異
典矣

觀察汪大夫錫典序

大夫副觀察則惟軍郵政三季奏方戎績上于
宰士且固齋戒受質以乃成質諸 陛下綸
出若日是唯一顯有錫命俾諸獻計以風亦唯茲
答爾大夫殊效其身予誥若厥父母厥配如之
而後責茲閩部華矣寵哉象服國於外臣甚重
亦若有膏匪若於內秩三載取褒罔不若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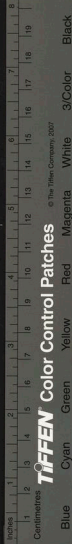
夫得錫摩貴二人所其成身時懋乃嘉績乃膺
成親式顯是惟 天子精卹臣私命益祇祇陳
泉用勸孝德于大夫于慈德亦式訓于尊大夫
大夫拜手稽首對揚于 帝之休命不敢遏茲
界黃燔于地下誕敷王言寧日弗躬榮于袞賚
其有藉于命豈惟今乃與先施管在溫陵宜于
爾民民日愷悌我守君守君時晷又薦如章于
典惟錫錫守弗得於監乃大報叢于厥身崇于
厥霈式靈承于無斃肆大夫或有諷於舊邦父



老懼呼載道疏昇若狎慈母莫釋于說菱越亦
有聞以監于庠序其克敬以敷于寬使率彛憲
訓以弼若教不違于厥度乃厥側成用勸明德
慎罰恤孤絜慈慈以矜情罰以恤罔罔不忍矜
情不忍麗司德于有契司命于有成成乃圖厥
政哉今 天子懲侮于東無俾毒我是勤虎臣
矯矯以綏士女惟亦西是棘是疚庶有殄于厥
愠尚將肅命大夫建彝中丞使賦于疆以載寧
我 王心于集慈孝尚勸于王命時錫小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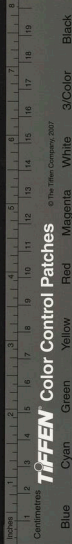
乃頌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季以從大夫後奄
參知沈公泰垣奏績序

初公以胥學使晉秩參知而鎮我南劍也蓋人
其頌言之曰昔爲八郡師今乃爲三郡父矣是
時公與觀察劉公後先分道而治而壹以惠和
安擾爲三郡帥自郡守若貳佐若令丞而下無
不惟公是則者卽公所與諸屬約惟是毋浚于
以封毋武健于以傷醇化毋先事擾于以不靖
我疆域其有潔惡惟剽恣姦富而扞 國憲者



則窮治不予貸以故洵者爲之隱刺賊者爲之
隱逆犯者爲之隱詆朋者誣者爲之隱其周罔
邪妄而譎民煽亂之黨亦分伏旣莽而不敢竊
發當是時劫而附之者愚道愚且瞽道瞽也而
訛者愈以靡若狂而不可飲止之也識者謂恃
有公鎮德在居未久而公入賀且得侍尊大
人於納言之地尊大人故寬然博厚古之長者
不佞往所舉以勸卿大夫者也而公式承之今
天子所簡寄公若朝論所歸褒公莫不以

公稱於所使承流宣播爲得外大臣之體則所
謂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者公以之矣先是建州
有逆人者伏法而其黨實竄於四野陰蔓於三
郡之間逮公入賀且逾李乃稍稍集亡命不
逞之徒造亂謝屯於時三郡洶洶共謂沈公而
在南劍則此屬必不敢反闕中襟喉必不首受
賊之害其西戶必不至有賊出杉關而建溪上
流亦不至有賊走長平矣乃不五日而賊遂見
殪則劉公練鄉兵之力焉及公還蒞我南劍則



民且歡然若衽而後皇皇者以安以安則其鎮之素也人情於摯武則憚和惠則戴故憚之也其變悍而未可遽靜惟戴之則由然不恣奸法翬翬然不恣和亂故亂有所伏禁有所不能止情有所服則亂有所不能起公以是安擾之政而上績於宰士則善則敬則正則能則法則辨六者必有計也非若公廉而孰是第上考不怍乃保釐哉昔我 昭皇帝謂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能悉其姓名卽臣工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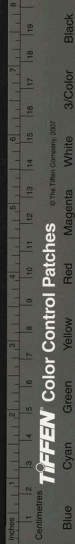
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乃命具姓名履歷揭諸西序得親品騰焉今 天子若聞公安閩之績無異於雍容贊學之日則必持書之屏以勸夫于藩于宣者而都御史徐公乃以陟按察使爲公請請得復分道爲閩部鎮也 天子業心知公能宣布德澤安輯沸擾故益諸藩臬推者皆得可夫大臣未奏績而推則績有必最矣 聖天子不輕可人奏陟而乃可陟則必有悉公善者矣昭武守嚴公以不佞知公獨孰而率



其屬介謝生兆申乞言不佞不佞則曰夫勝証者靜而民不見勝績殊一矣載物者厚而民不見載績殊二矣糾扞者德而民不見糾績殊三矣惟民不能忘公惟公亦不能忘三郡之民而天子乃嘉乃賢以終惠我閩民則師之牧之刑之教之公其具之矣謝生曰善請復諸嚴公爲吾師賀

辟綿編引

經於麗耀靈也實也疏於麗纖阿也闕也其於歷非大餘乎非小餘乎 明制列之爲義綿矣而不必精也卽精矣而不必散氣與之應也然而屢索屢乎連貝也非日生而日生者乎不佞弗能詹也聞之吏區有遺則焉抑豈以楚產第詹于烏衡乎哉堯之繫南也貸翼精乎爾舜之繫中也貸斗精乎爾禹之繫西也貸參精乎爾湯之繫北也貸虛精乎爾文之繫東也貸房精乎爾近絳而象圖象書者辟辟明則集于秘府今天下則家秘府也視散錦爲益爛矣詭是遊河



而告帝者耶將告以期期將若緯一矣將告以
謀謀將若緯二矣將告以書書將若緯三矣將
告以圖圖將若緯四矣將告以符符將若緯五
矣玉苞之瑞不終秘矣有客星于此甲以權爲
政乙以衡爲政集制義而編之命曰辟緯夫舜
晨出曰青青甚章不佞怖其河漢也而無紀君
豈有甘德藉耶不則無寧篋之楚耳胡爲乎大
都客星曰不吾黃極亦分軫翼矣翼爲羽嗣主
遠客軫爲車主風吾客魏冑也詎思與巽同位
哉制義之在辟也如其緯人緯之于天也彼緯
之于我也身乎落落如辰和不佞不能難仰挾
絳河煌煌哉道術其行矣夫客星則楚王亂生
氏也已不佞與劉伯子語伯子狂喜立授司契
而後過袁先生坤儀左徵焉知若罪聽之內眚
者耳始相與埃疑始之誦可乎

男謝元英子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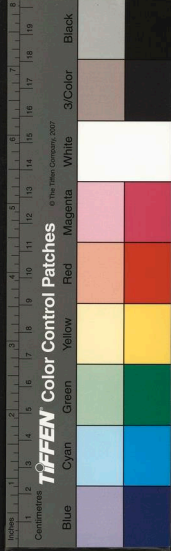
謝耳伯初集卷之五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五

序

廿六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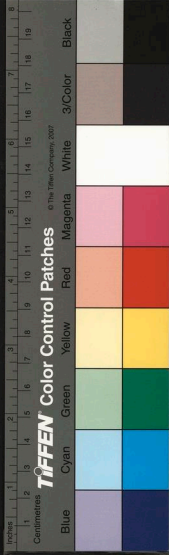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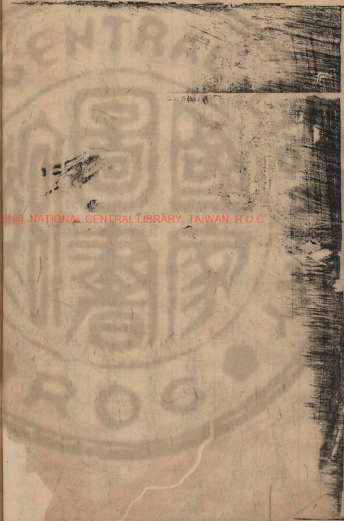
閩 綬安謝兆中耳伯著

同邑後學王應台朗三

謝國傑鍾任

李本寧

謝耳伯初集



不佞居讀象觀

生哉易乎道乎其必

儼季以學而後知天命乎乃尼父五十以前惟
大學矩則進退我者易爾旣其知人惟天旣其
知事惟命不將我進退乎易哉故大衍之數
年界焉而一不凡何豈所云天之生象

來實耶不奚其用四十有九邪伯玉又

其知四十九年非和夫非矣非不非也非非
矣非非生也生我易也生易我也我以之生天
以之旬地以之極陰以之質易以之文形以之

性命以之正之益之損壽以之讐言讐言其文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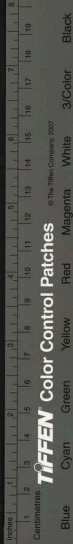
耆也指讐耄也耄讐耄也鐵讐耆也胡胡之距

朱儒也而稱若朱儒之距酪漿也而胚若若者
之不相幾幾也惡庸誕而洗髓誕而代毛以爲
是金馬隱哉隱矣心驗乎文而文不煙采曰玩
世者尋隱其隱矣

無與乎命斯世也命

讐言久焉以爲光龍則莫不

邦家之光且曰樂只君



狎爲踵乎莫必而是命

必則首然憚然咻然孫然

然回回然以莫不則

羣然抽然其訢訢

跂然而况登季及艾非禮稱服官政者乎太史
則豈惟始服政于今者乎當其爲王吉士史修
撰也生二十有奇年而以司典爲政矣蓋聞益
浴物益博風刺益微文諫益譎突而割王允寧
之席而踞其左焉其與詛偶不能無媚而其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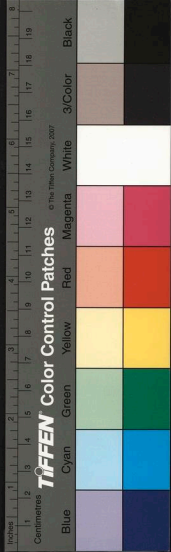
國者又不能不與忤其爲督學使關西也生三
十有奇年而以司校爲政矣夫自獻吉崛起關
西嶽立冠代而何徐之倫相與揚鑣驟乘比于
鱗後死謂文在茲若將埃諸名世焉而復偃語
入曰能爲獻吉輩者能不爲獻吉輩者乎太史

伏後于鱗而視學而跫若聞也秦齊楚爲能踵
膺相狎安在乎一姓不再興和其爲大叅叅河
南也後先大夫十三年而繼而行事視先大夫
爲詳矣太史氏固曰卽文莫猶諸夫亦吾黨之



小子耳先大夫豈敢冒楚材而貪其寶以徼無
耦之譽而太史氏以其先大夫故則父行晉不
俊先大夫顧太史氏丁肅皇帝王氣之餘鬱勃
鎬豐綱繆禮樂距五六子在肅皇帝時不得一
人紬鑽室則間矣無亦玄夷之金簡闕諸楚而
後太史氏剖其符乎故夫以蹟倚相之業以藐
王稗欽之才則其忤也而無爲憚憚者其出也
而無爲勿勿者其莫猶也而無爲斷斷者卽五
十於此而已家食爲政也則賁如濡如占之九

三而賁其須又占之六二矣太史氏將無珍身
者與夫隆位罔維維其罔穀穀養難幽維彼庸
如是生於炳隆政罔璵璵其罔彫彫裁莫布維
彼黼如是生於極隆名罔縵縵其罔積積素鮮
曜維彼玉如是生於內隆進罔躁躁其罔備備
祿靡回維彼涓如是生於質隆退罔閉閉其罔
亢亢悔董貞維彼彼明如是生於止之止乃明之
質乃消之內乃玉之極乃黼之炳乃庸故察變
則律乎天矣察理則象乎地矣先民謂年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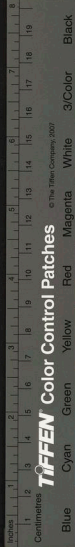
時而經國不朽則篤乎文矣夫文人之榮文也
性於辱道非文人之好道也性於醜文時其輕
訾朽骨時其輕諛生芻時其輕蟻羶行時其輕
詡跼足曾是而以足抵齒太史氏乎太史氏於
嚴君也儼乎若朝典恟乎若夏楚儼乎若仰於
棟棟於是有所相之臺焉於俾母也孺乎若適
瞿乎若梅若蘭於是有所不誣匡母之狀焉於諸
弟也若乎與之友不若乎與之兄母同乎母異
乎與之體於是有所涕泣之道焉詰其文於其樸

不佞見其非夫散儒者矣其有以殊於世也其
無以橋泄於世也其有以選於世也其無以漬
淖於世也故秉不殆焉而殆樂惴不共焉而殆
巖行統類焉而殆修條焉而殆井臧人所臧焉
而殆熙否人所否焉而殆隱章焉而殆綏能久
焉而殆厭孫焉藐焉而殆莫之隣其有不必非
者乎先大夫有言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有至
富而非金玉有至壽而非歲年知其所至而超
焉於其所非是至人也其謂太史氏者乎夫楚



人而爲楚騷楚人而爲楚史太史氏頤乃兼之
亡秦必楚於獻吉何有旦暮哉江漢之詩被之
以南而屈宋之相師友至爲刪詩第太史氏以
三百爲崑崙以漢魏六代爲龍門積石以唐爲
溟渤尾閭而患夫濫觴之過無亦郢中白雪唱
和千秋自今以始蔚然楚風也哉古者蒼雲如
蜺圖軫七璠倚斧之人鄉軫而躡令非唐史之
策則醜遺炎煙以耀而精遂消也今故楚也非
故唐史也然太史在于今其有慢命簡宗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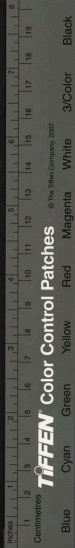
執管而無從則賁之良其繇可睹矣曰清人高
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君母公子謁請王
孫嘉許其節之繇曰君明聖哲嗚呼其友顯德
之徒可以禮任若太史氏猶是畫策亡難乃莫
有怵然爲天戒則何以也乎哉不佞向先大夫
誌則嘗謁太史氏睹其不善飲而飲善者睹其
不釋披而披人釋者先時東問弇州者西問吾
下雒者躡履而奏雲杜賁相望如郵也而太史
氏睨不佞猶畜弟焉不佞不逮其生之辰爲壽



乃撰其所以命世若自爲命者附諸太史太史
氏必曰五十以學易是我生也夫

刻王君萬國門制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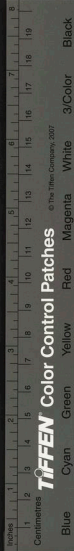
去秋秘予客蓮華禪寓劉特倩客龍泉唐宐之
以病容淨業而王君萬客德海皆以蓮華海環
而寓焉冬仲袁小修亦至龍泉與特倩君萬課
命酌之義初予遣君萬於無窮師所翩若羽師
之御素雲也異之已君萬與特倩宐之衡義不
置予以數北自放於山澤不敢言義君萬顧屈
誣焉予見君萬欲乎若弗自舍盅乎若弗自盈
寔乎若弗自見滌滌乎若與義皆生率乎若不
自已杲乎若登天淖乎若在海也折折乎忽忽
乎渺渺乎若在側若弗得若無極也益異君萬
君萬父高第令曲周不奢其嚮身少薦於鄉不
驕其薄見友必挹不形其簡有義必索不貸其
贏蓋若素士焉所旅是約若谷往焉所受是極
矣偶見普師論了義君萬則又悚乎若式若入
不以未聞格也則又異君萬視予義害乎曲而



遠予視君萬害乎直而近則願兩衡焉而君萬
燁掌不爲輟亦不病予予則宿害不可藥已君
萬則日淬以精軼以上如張正鵠馬四鎌乃如
櫛也日操管而持其鏃焉卽特借小修並謂君
萬縣其合矣豈定心固爲精舍乎今歲君萬果
成進士如券取焉然則世不有必得之義耶必
得之於不得縣矣外賞之衡以是非內賞之目
以近遠近則得之君萬之手遠則不能必諸司
取之目夫手與目詎相去遠哉予不得以手通
目彼馬得以目睽吾手耶君萬殆吾師矣君萬
殆吾師矣君萬之義布諸國門則天下有鑒目
焉然目以見異見以好殊好以識區識以學遷
予所定君萬義則皆吾醫師爾三歲之內眇吾
肱焉將以君萬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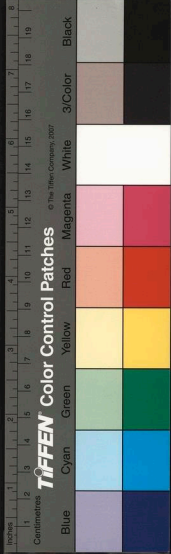
刻尚友錄序

若錄乎尚友者何予舅祖之孫庾賓于輶馬者
也何輶乎是繫其姬名若事綴其祖孫若子父
弟昆若羣從且族以韻稽乎曰綴學置乎該尊



往賈乎綜相世賈乎履闕英賈乎名溯代賈乎
析旁諮賈乎洽善臆賈乎遺擿事賈乎畧疑兩
賈乎判討贖賈乎裂夫是十有不一賈乎賓于
曰吾腹不畢紬紬諸賈吾目不給寓寓諸簡吾
畜不備德德諸鐫馬爾矣何韻乎是曰宅有者
籟乎詩宅無者籟乎文夫籟乎是有不代古者
乎今不至乎古焉得不代代則日貸諸今爾壹
不貸焉古不至乎今矣誰遷古而今籟乎賓于
曰訛古而有今惡乎不譏乎古訛今而有古也

又惡乎不鐸乎今何昉乎是曰譜姓統者好凌
族氏源姓者好濫惡至乎仲連逸公宮濫逸南
惡至乎牟角哀曾述左伯桃疊徵惡至乎王商
而賢否兩王霸而仕隱兩李綱張齊賢而宋唐
兩乎賓于曰彼惑一吾以兩彼錯曾若疊吾以
協彼僻逸吾以益吾其不踵乎淆乎何簡乎辨
媼姓曰隋唐而上有圖譜扇焉選舉宗乎簿狀
婚媾出乎譜系閱五季而佚弗著已漢不有鄧
氏官譜應劭氏族聊氏萬姓譜乎晉齊若梁賈



弼王弘王儉王僧孺不各譜百家乎徐勉不譜
百官乎宋何承天不有姓苑後魏不有河南官
氏志乎唐太宗不志氏族柳冲不錄大唐姓系
乎路淳不譜衣冠韋述柳芳不譜開元永泰乎
柳璨不有韻畧張九齡不有韻譜乎林寶鄧思
不有姓纂姓解乎越而古不有世本公子譜乎
胡述乎凌氏姓統譜而緯乎氏族姓源若諸牒
籍乎賓于曰湮乎弗昭宣乎弗覲邈乎弗載邇
乎弗絀吾詎俾雲歸乎山水歸乎淵乎彼賤娥
而貴姓吾詎貴姓而賤氏乎彼娥姓二而前古
一而後古吾詎別娥姓姓娥而區古前若後乎
吾志吾友爾何尚乎是曰世經而人緯人經而
事緯韻經而姓緯姓經而名緯望經而僻緯著
經而隱緯同經而異緯音經而後緯宗經而裔
緯是不賢古乎不膠古而貌耳乎賓于曰迭今
後古迭古後今吾衡今焉弗友今衡古焉弗友
古乎古則尚今則肩不寧淵宗山銓乎肩予與
尚尚予與肩不寧古後今前乎予曰善夫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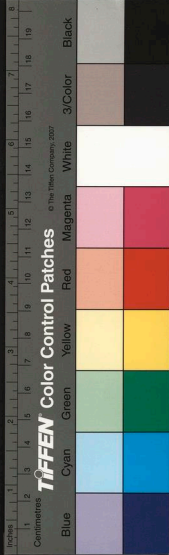


善夫且弗友乎鰲今乎後乎終古者不則乎前
乎終古乎夫裔太昊而爲密宿爲須句爲顓臾
爲風爲佩爲羲爲希爲包爲庖爲鮀又裔而氏
史氏東氏東蒙氏胸氏須胸氏任氏妣氏宿氏
罔氏伏若處若宓若密若服其妖異矣能姓殊
乎能韻歸乎卽溯予謝而垂而伯夷而秦嶽秦
嶽而後于申申伯邑謝而後有宇有申有申叔
有申鮮迄後漢謝朓以出征而有謝有射周賜
北海公申徽而有宇文魏賜謝徽而有大野能
徵先不忒乎賓于曰予非是覈惟友是物微子
妖質惟予其拂請傳子率以名予術於是序訖
萬曆四十有五年丁巳孟月同邑謝兆申謹序

沈從先詩選序

從先詩先後繫四集云予始不識其狀已乃
諸陳參軍幕中神相脉也從先文評與

知交可數人耳數人狎從先豈繫稱詩以
其介立姘直不爲烏巢巢也夫初驩後咄陰送
陽羣予甚苦此屬而從先至閉戶相謝漏不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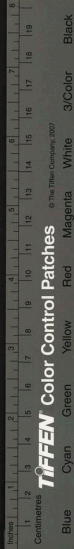
雨墜不殺風衣不殺剝筆不殺耕而弗爲病也
狂來則乞隣僧酒耳熱遂頽然放矣從先豈市
詩幟伯也與哉不市詩幟伯而澹乎自

之所薄鬱結之所窳以啼以歎以以以以
以調以謠以諷漢風風之魏製製之唐音音之
之其所型範之於古而樂古矣之其所變窮之
於近而律近矣予與從先論詩而漢魏固六代
備也而六代則工於象不盡漢魏臺臣也詩而
六代又李唐備也而李唐則諸于聲不盡六代

隸臣也至明興而仍之若憲憲之爲臺爲隸

甚而爲優不恥而恥非臺隸優則備之於後將
無後之乎哉從先曰野之薄李唐非六代敵國
也薄六代非漢魏敵國也可爲目論者語耶謝
生曰予讀從先古若律有如敵國語其於律廉
于古篤者與故夫格降矣而體有不沿者以

謂來優有不優者說與往沿何獨誦從先窮工
也夫窮乃工有不失工于非窮乎則濫者乎不
濫則顯于詩窮矣是從先之詩也夫從先眎予



大箴益應卒語予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夫不獨拍豈患無聲也予曰咄若無聲聲傳鳥響矣尚慎詩哉于是從先有詩選焉故彌從先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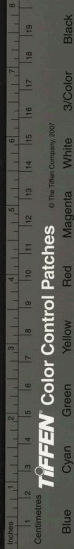
刻商孟和黍珠樓詩稿序

予旣識孟和也以詩及讀其寤真記也則以仙乃今朝夕橫論也則又以人人哉孟和吾見若溫矣無德貌矣見若稿矣無盈志矣見若理矣無夢緒矣見若澹矣無靡嗜矣與之居殆不可親去之似亦不可陳比予叩馬則朝言之不旣

夕夕言之不旣朝而後知其有異授焉夢者之非真也覺者之非夢也不夢不覺者之非夢夢覺覺也孟和蓋瞭焉而迺父不知其瞭也已而後知其瞭也則子父交謔焉以仙爲命以詩爲毛矣其詩則以柔澹爲宗而不與世市詩者鏡戶蓋有人乃有詩哉詩之道生以予情

聲永以乎味迺其非神而神寄非空而

則莫妙乎韻韻也者以音聞之則爲空音爲神音不以音求之則傾耳而不可聞竭口而不可



宜故聲可譜而反切可譜也人也而韻在聲音
之表則非人也天也風之聲樹籟之寢風也孰
不聞其芻芻見其刁刁而吾以爲氣之

之厲也則詩之所由發也廼工言者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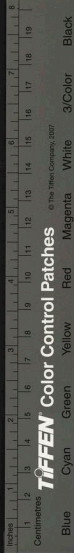
不必本諸情亦不必嘗諸味焉何哉徵其詩以
其情則萬不有一徵其聲以其味則千不有一
徵其情若聲若味而以其韻則又億不有一矣
故情迫而後聲則其味永其韻悠然而不可以
其詞蓋若有詩而無情乎則聲律之所較皆捨影

耳予讀孟和詩蓋竊有憬焉工若不如今聲古
若不如古味而情情則情情志則志情近則近
情遠則遠情合則合情離則離情凡則凡情仙
則仙一如其素而勿飾焉然其由情者十六其
非由情者亦十有六則諷之而可盡者是其人
之用也夫人天介而韻不可傳今古介

可成譬之樂焉詔非忘於

非聞其聲蘇見其容澹而

也有韻存焉故情形於文有必



若讀之而無盡之善情形於詩
之亦善未若盡之而復無盡

詩而情卽盡於詩者吾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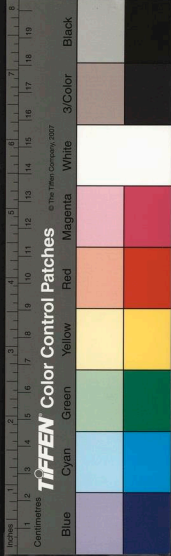
有情其人有情其詩使吾忽然而忘其

然而忘其仙也迺知盡孟和故不以詩盡孟和
詩故不以今日然而有盡者也非無盡者也無
盡之味吾賞其人而之仙無盡之韻吾將待其
人而之天夫惟神則遠空則清而後孟和有天
悟焉正寄之若反怨寄之若慕諷寄之若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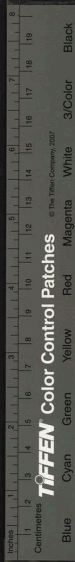
寄之若美憂寄之若樂歎寄之若羨頌寄之若
規則孟和之不盡於詩與詩之不盡孟和也不
幾幾乎仙哉仙玄而無色詩韻而無聲世或以
聲色索孟和則孟和必曰我愚人之心哉非予
所云見若者矣萬曆三十有三季歲次乙巳七
月七夕日綬安友弟謝先申頓首撰於樵川客
邸

刪正明宗課選序

吾郡之有大社課也自己亥冬始吾郡之有課



刻也則自庚子春始始予與諸友約曰自世混
學爲業故業萬而學一夫業之謂業彼謂之業
學學之謂學此之謂學業業舉而學廢者有矣
哉未有學舉而業廢焉者今吾郡忠信鄰古剛
毅迥今曷不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共明孔曾之
學乎則鑄人我乎鑄我人乎我與若相庚鑄者
學乎願言交砥於止止修修以無負先聖之訓
以不背李徐兩師之宗教蓋唱于喁于者若有
風焉而後結社屏山論學課義又若有旨焉然
學不勝業矣於是談稅者日盛而妄以予爲災
木司予亦妄彈之不諱凡所閱稅一千七百有
奇乃亦妄收四百有奇已於庚子之役王惟信
洵方翼明遇熙者得載賢書而後其譁始賞已
於李師宗謙氏取正焉而汰其非絜令者半而
後其論始定嗚呼價定者文乎哉其金玉者定
之也有美鏐而水以之麗有鼂采而白虹之氣
以之旦旦上燭矣璞琢亦鏐誰其相之誰其賈
之不售哉今太守嚴公壹以興學泚士爲已



任將俾我身阪文學得比於齊魯蓋其化文翁
之屬哉予乃與丘若損王惟信庚次是編志予
過馬夫學之不逮而末馬是獎將無貳吾業而
墜乃緒則予之罪益滔矣然上有敦好則下必
梓而懋學予與諸友其毋忘相鑄之礪若猶僻
廢也請以玄礪爲佩萬曆三十有三年乙巳之
夏武夷石居士謝兆申書於樵川五曲巖客邸

張將軍孟孺閒居雜詠序

夫詠永之也牢騷之思鬱而逼之無弗永也禰

衡馬物不相雜無以物物人不相雜無以人人

言不相雜無以言言錯而出之而詩生馬情之

之也之學士而韻之辭人而韻之才子而韻之

武弁而韻之郊廟鬼神之朝堂讌享而韻之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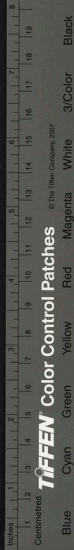
遲之鞅掌之風議之幽愁又之玄賞之旅之閭

之遊之娛之怒之怨之嘆之病而韻之窮窘之

斷蹠之砧杵鼓吹之羽客釋子而韻韻異其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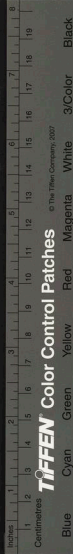
情異其韻奚獨居閒之不已也閒無營居無

事則莫如自永然而非爾謝生日將軍而閒居



豈無營無事與乎哉余三復其詩至拊心酸鼻
太息乎不能竟也亦不忍竟將軍之先以馬上
世其家而翁故善詩爲元美氏所推轂孟孺亦
然家徒四壁不怨其褊祿者而甚有廉潔不苟
一介客至故不能具饌卽蔬飯待客恬如也然
其貧若病則癯水可詩矣世有詬夫聚族而訛
之曰夫夫躍馬不勇而氣顧耗于腐毫毫未腐
而戎馬斃于郊矣惡用詩一曰武弁不直一錢
以廝後前驅備之耳卽帶弓佩劍故不良于武

矣惡用人謝生曰是惡用非也無用用者則亦
無用之也安病夫詩而人哉敦詩者悅武詩且
不病武何譏焉孟孺之詠其諦之乎抑寄之乎
微予醜咎其情乎故不能竟亦不忍竟先是孟
孺徙家專諸巷始巷居人不識其爲將軍也已
長者車日賁而後巷居人識其爲將軍也予遊
吳客劉則孟孺夕馬晤不休矣予觀孟孺瘁不
勝衣貌不勝髻折抑抑乎不勝自下人或許置
杯酒而孟孺益呐不敢出至其竭義篤友若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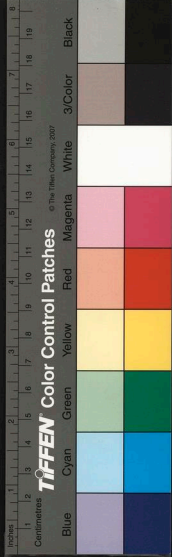


負病而顧不理于口則孟孺之爲人窮矣哉又何但扼腕於詩窮也

古筌序

劉子輯古春秋內外傳若腐令書若孟堅書若魏晉以還唐宋代有其人人有其選名之曰古筌筌則古人語言是也予維勢之挾策者傳古而釋經經不能不病矣古愈病柄經而鑿古古不得不裂矣經彌裂故爲經詁詁所不臣爲古屬又屬所不隸其不得古猶之乎不得魚耳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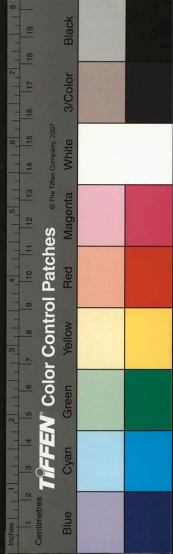
者在魚魚得筌忘古固善喻哉而予復喻之可乎夫漁弗一事事弗一器爲釣則餌之靜之爲罾則輓之舉之爲罟則繩之佃之爲罟則施之藏藏得之發發于是焉蟹則綸之罾則榛之罾則曲之筐則編之慘則積之于是焉罟之于鯊也罟之于鰕也筐之于蟹也鈺之于龜鼈也無寧獨茲筌爾也夫筌亦謂之筌筌之斯取魚矣棄筌而幾幾乎獲魚魚去之不入其筌執筌而幾幾乎漁山宿沙必曰筌可救吾雖善漁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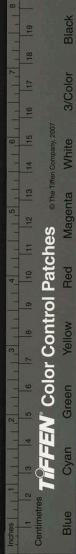
可得一也古亦然焉善古忘古古未始無筌也
古惟我善古惟我忘筌未始有古也然則誰筌
之爲古乎又誰爲古筌之乎以往尊之我隸于
古以來尊之古且隸于我矣備貪于古迹彌以
失神貪于魚喙彌以失筌則不知取之爲失故
也靡所不取惡在靡所不失哉呂尙曰魚求于
餌乃牽其繯人食於祿乃服于君君乎繯乎貪
之所以爲得得之所以侈貪不貪則得之欲不
奢不奢則筌之取不急不急則得亦忘不得亦
忘忘筌于魚無必竭漁忘魚于筌無必竹編左
太冲所謂筌則比目片則王餘是亦得魚之喻
矣予固貪古者何以謂善謂忘廷劉子與乎哉
劉子則已古筌乎爾夫知其筌古乃可忘忘乃
不失劉子其勉旃乎不失者邪則亦寧病與裂
之與有

送戚不麟遊大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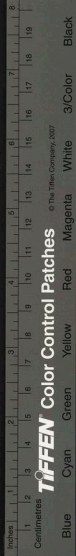
粵孟氏以蠶器尊遊道而馮軾之士縱電先以
橫歷則鳥有夫不失義不離道也哉其後孟堅



叙綜三遊乃命爲德賊則言有所激不可謂之
篤論君子矣計俠烈之氣競飾吳刀不足比於
敵國獨然諾以委命則大類賢豪長者耳固條
侯所欲急得劇孟也劇孟一洛陽俠至乃繫天
下反側之舉遊可痛賊之哉第節俠殺其骨而
氣俠出氣俠殺其敢而財俠出財俠殺其散而
盜俠出或實或名或沉或顯而遊益微於是四
豪之任替於縉紳逸於處士處士不賧其技才
捺其勝以遊大人先生一遭尊寵不脛而走其
爲名高者匿於俠其爲壟斷者亦竄於俠動遭
訕辱至不直一錢而天下言遊者始戎首山人
矣山人不之山而之市爭市之朝爭朝之俠爭
俠爭俠則俠諱不齒爭朝則朝諱不齒爭市則
市又諱不齒卽公子無忌在能樂與遊不謝此
屬哉夫公卿引重山人允若貴士山人引重公
卿豈亦貴貴者耶然意寄江湖者自貽桎梏而
跡遊朝市者實痼煙霞則似縈似汗有比肩於
是乎爾若鳧肩之士豈其然乎傲盧趨於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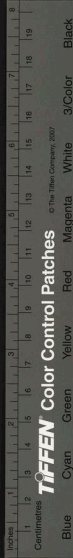
儒者雖訶爲恟罔使盧遶洵挾足廣安得如若
士無聞無聊不可以久騁也一以爲神遊一以
爲好遊彼直寓焉而語其遠耳予覩不磷狀貌
樸如志意恬如殆盧遶若士之友歟不磷吳人
也業不能與吳兒鬪譽亦不能作吳人畫語間
遊戲乎烏書之流若管丘若闕若范省其製不
竟張皇其名以故元美氏深相引重恨驩晚也
元美逝而鑒不磷者寡不磷故簡澹寡偶居恒
悒悒思與期九垓之外卽不然思一遵信陵君
令侯生重以矢不相爲知己乎雖解衣不恨矣
豈其價值不趨莫能圖也與哉聞高陽城有徐
侍御者急人之阨窘甚於信陵其爲吳江令不
啻衆母其於侯嬴之客不啻下車於是不磷將
適大梁至大梁而過夷門不問今有祀不絕者
乎不則不有避車取重者乎不則異時劇孟不
有爲太尉所憚者乎不磷見侍御如再見元美
而况侍御下士名不虛立者乎孔淳之蓋曰潛
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彼入郭者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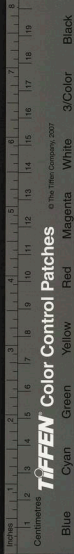
言云爾不磷則識且辯之矣千里慕誼一日傾
心斯節俠所爲感憤也侍御寧厭士之胥悅哉
水不厭深林不厭茂不磷第往無亦謂蒙莊故
善遊又善名史相於逍遙之圃和不佞遊吳邇
逅不磷心儀之矣比遊秣陵則不磷適至遂定
生平驪故叙其所以遊論之而後送之大梁恐
大梁俠不識不磷輒相與以爲諦也

贈王青蓮遊太學序

予所善王先生諸子曰仲觀青蓮性如者才各
俊挺而其學迭勝或利或鈍若不得而物焉而
譽髦自若也今年青蓮欲南遊太學發憤其雄
業焉或謂青蓮才故當發藻太學或謂才矣豈
必太學而後雋或異之曰若何爲而亦偶太學
生也予曰否世共隆太學也以茲才以捷於登
賢書其共簡也以例以蔑才而菽愚焉是橫目
而論者也賢者則否太學教化之宮 天子所
以造士侷異日而謀王謨國將康乂天下爲也
非第以制科有庸爲身易利祿也 天子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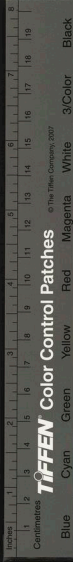
教士而非是學焉 天子豈顧樂有利祿之臣
而使之哉如其不名儒而實儒不言儒而身儒
則世隆匪隆是謂學豐於射策乎若掇之耳而
不以技撻中也則青蓮之所志遊也曰然則射
策非學與曰惡乎學惡乎非學學先聖之道在
所自篤不必於太學也而太學之師則帥乃教
焉吾以利祿學則仁義爲利祿賈矣以先聖學
則利祿亦行義導矣曰今何必然亦何以子之
濶言爲哉曰古麗經爲業者視其性行而身比
焉而今不麗乎哉若斂而達若柔克而溫若恭
而愿若和靜而弘深而今豈不若人哉而德弗
以古成成材弗以古達達也無故今學漸之也
有非今學者乎則爲馮爲翼爲孝爲德惟 天
子使焉之謂之吉士非是者之謂之跛士不若
廣厲之所訓迪而苟於奸祿焉之謂之靡士予
視青蓮則溫恭斂達不以才上人亦不以行下
人者不殆古之吉人乎哉王先生廉謹公忠壹
以飭行爲學而率履乎是者有三子焉青蓮可



謂不愧是子矣曰飭行者其學與曰學之靡也以行汚而學之振乃以行恪有其恪則殊乎今學矣猶非古學也昔郭子橫之遊太學通秘與也體忠烈之節故光武嘉焉馬融之在太學卽賓客如雲而侑香乃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然則今之太學詎爲遊名爾哉青蓮抱節行以往予無所爲遊談勗矣卽科名得之若拾豈足重青蓮乎青蓮故有重於科名者矣予時亦北遊太學感今學之非學也故舉古之學與青蓮交厲焉庶曰共承我天子司成之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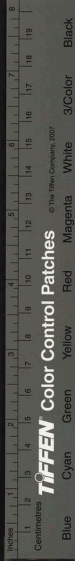
送劉冲倩歸山陰

已酉秋冲倩旣罷南畿試不悒悒乎弗售憤也猶訂社中昆弟緝冶城之盟進口而賓穢借百二十餘人而結百百人以歲會以世守以文菘徵邇道德焉將一社而洽四國雄千古矣始冲倩與伯霖吳子惟士王子課義才五人耳俄而響至者盈百豈聲召之哉冲倩所交率傾天下



賢天下賢率以樂附則神之接微也人志得則
颺志不得則籥交貧則隆昵比貴則遠故故盍
非孚也誰慶乎得朋朋者射聞而來者赴彘矣
羣人彥而比莠以正爲質乎世則熠若羣人彥
而講德予見其不主不旅不伯不亞也而誹笑
之矣冲倩故師周先生海門李先生櫛山爲聖
學距今十五年而學不改經生義日以命世世
弗收使冲倩竭收天下賢而爲谷往空冲倩之
穆如也今且歸矣景升潘子玄龍黃子九遠劉
子惟士王子並予送之燕子磯而賦詩焉酌江
水爲別數子固天下賢而皆有眷於冲倩之圃
天下大哉囿物莫如地囿水莫如海囿文莫如
天下賢故賢身則無賁賢友則善弘水之受水
也無蹟豈賢受賢而問乎哉散異地聚無異神
善集則散無異聚然則冲倩於予與諸子其聚
乎無異神者邪歸見周先生當亦曰學有緝熙
于允明是其不忘宗歸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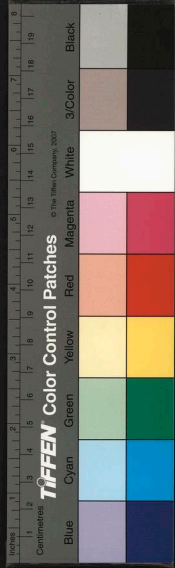
男謝元英子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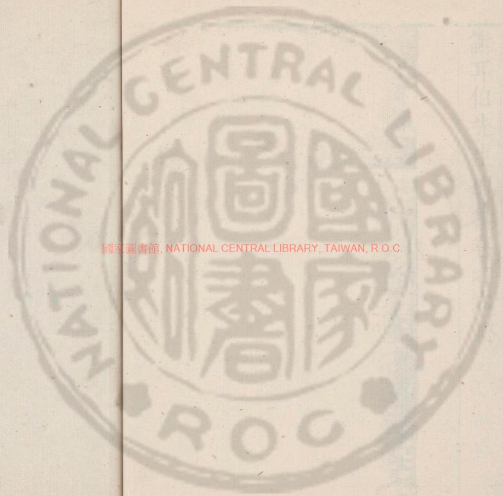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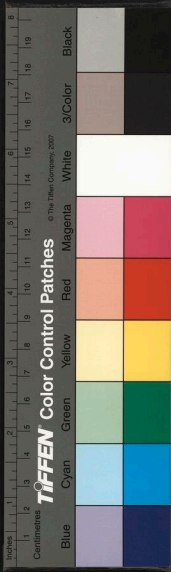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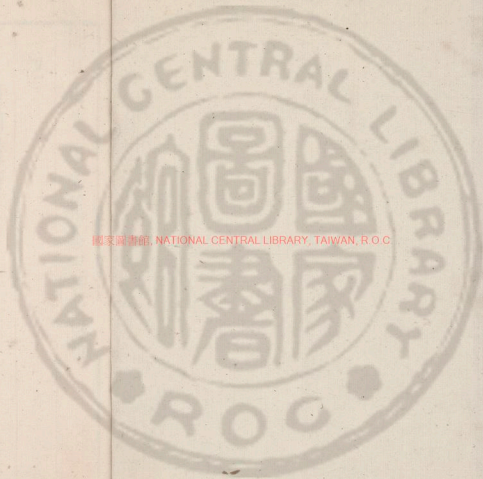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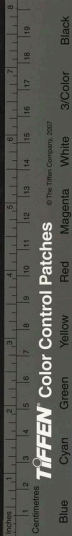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3465962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謝耳伯先生勅集卷之七目錄

記

黃山遊記

雲龍菴重建禪堂記

楊千寺大悲閣記

重築楊家壩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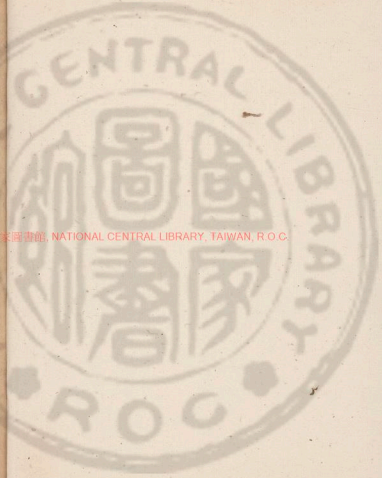
爲贛縣江東廟造關帝殿記

拜梅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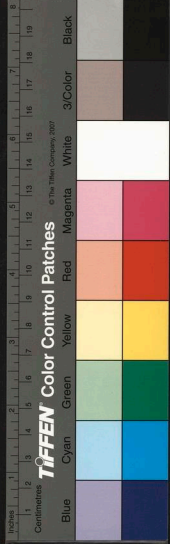
目錄終

謝耳伯勅集

卷之七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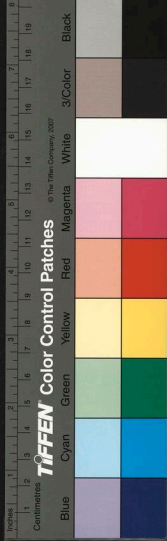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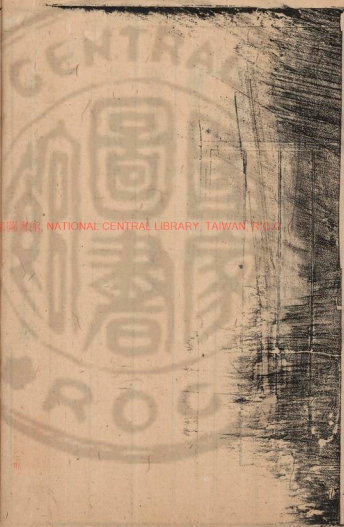
同邑後學熊 楚祖郢較

記

黃山遊記

由巖鎮適黟山記之一

謝兆申曰黃山故黟山也以黃海著則昉自吾友景升氏予讀黃海六稔矣目遊亦不敢信目



景升曰曷不至海觀乎予至景升館則景升玄龍于凡並以歲除不予偕溧陽宋獻孺先予至慈光禮普師則遣三日大霧還予獨征焉是日羅遠遊歸呈坎壺子發十五里逕潛口又十里逕楊干寺則遠遊要予入命予記大悲閣寺故負黃龍山趾其帶深水則有六十里源黃龍與曹公溪分注又五里逕容溪則阮溪曹溪合焉而注閭闔溪其峰曰容成高九百仞其下有紫烟之源源有容成之址以容成子常息游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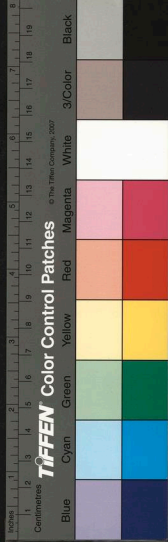
溪曰容溪又數里逕長潭夾岸多竹帶潭二里許又數里逕石壁折而逕洽舍其民皆衣水擁壁而居又數里陟嶺則望見天都峰是日宿山口次日踰石碕嶺嶺以東橫川而館者曰饌中又二十里逕楊村又五里逕水晶蕊曉公將闢此息雲水遂逕薌石其石依林薄又十里逕芳溪其舍數百其林木猗鬱如有文焉是日芳村出村則蓮花諸峰突立又數里絕浮溪而北則圖所謂浮丘谿也谿東南注逕石壁與曹溪合



流其源則出浮丘路雲門之水注焉峰頂蓋有
浮丘翁仙壇云又數里逕湯口口以南水皆注
浮溪逕芳村與容溪合而入豐樂之水口以北
則注湯溪逕烏泥嶺出太平縣由長潭而湯口
則山率環谷水率環帶入谷谷窮復入一谷其
周峙如郭或如闕其清澈如飛矢或如旋輪由
湯口至湯院則水簾洞峙其右天都青鸞紫石
峙其左望湯泉則蒸氣沸沸予度澗浴焉其上
甃石如洞其氣香其瑩徹於鑑其湯從地沸嵒
嵒若珠其側鑄涼泉出焉和湯而溫浴之可已
宿痼已復踰澗至蓮花菴則桃花澗遶其下蓮
花天都鍊丹屏列其前如在霄表入菴見香几
鼉牀鐘鼓二架皆輪囷岐旋取諸木株瑩若截
肪而凡尤詭異予乃度澗絕白龍潭而北陟慈
光寺三折阪而入

至慈光寺記之二

予至寺禮普門師則雲集者鍊三焉師見予如
故識予與師陟巖降岬周眎山脈則寺故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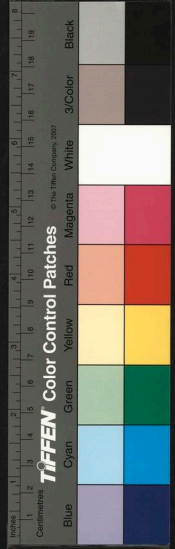
都之隴而坐交枕桃花蓮花二峰左則朱砂青
鸞紫石右則疊障雲門並外翼焉初睇如暉雲
翳則峰內見峰矣其麗脉而股爲內翼則左右
如藩予詞師殿將安構衆將安止門將安攝四
面佛安像師曰兜沙經稱四面佛盡四維上下
無不化身圓現法界不第毘盧遮那佛爾爾吾
將令構四面殿嚴事之因導予至一室眎殿式
式高不盈四尺面皆有極有宇有棟有榱其柱
百二十有四其中殿高四面有丈其柱不至地

麗而構之不使離蓋而攝之不使吐方而匡之
不使側互而比之不使撓眎其阿四阿不病阿
焉眎其堂四堂不病堂焉眎其門四嚮嚮不病
嚮焉蓋竭五木之精矣其度若筵若雉而廣而
高若矩而宣崇而尋殺而咫莫不校如髮焉予
歎曰是不爲中天臺乎師曰是四法界也予曰
若然則四而四四界如一界一界如四界乎四
界亦非一界一界亦非四界乎非四界亦非一
界非一界亦非四界乎非非四界亦復非非一



界非非一界亦復非非四界乎亦復非非一界
卽一一界乎亦復非非四界卽四四界乎亦復
四四界卽一一界乎一一界卽四四界乎亦復
卽四四界一界卽一一界四界復非一一界四
四四界一乎亦復一界非一界亦非四界四界
非四界亦非一界乎亦復非四非一而界四界
一乎亦復四界一界四而非一四界亦非四
一界乎亦復四界一此一一一界中皆一一四
界乎亦復一界四此一一四中皆一一一界乎

亦復一界無一亦無一一界四界無四亦無四
四界乎亦復四界見一一界見四見一界卽見
無量一一界見一一界卽見無量四四界乎亦
復見一界無四界亦無一界乎亦復見四界無
一界亦無四界乎亦復無量一一界不見一一
界亦不見一亦無不一不四乎亦復無量四四
界不見四四界亦不見四亦無不四不一乎亦
復不一界不四界見一一界亦不隱四四界見
四四界亦不隱一一界乎師曰若無妄言吾將



建焉予曰曷建曰建之異堂異事亦建之異堂
同事建之同事異習亦建之同事同習建之宗
非教教非宗吾不兩非建之行不非解解不非
行吾亦不非彼非亦不非彼不非於是昧予願
約予曰是殆俱智俱悲願深乎海者邪師蓋勸
惠朱砂菴卽更曰法海或詆之曰菴幾何黃海
海幾何若法幾何迺是稱邪師不顧絕粒飲水
者九閱月僧七十餘衆並師忍餒不散已得
上賜四面佛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八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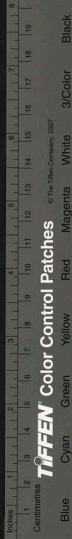
蓮花生焉層各有準提七居藥中是篤四十有
九界一葉卽一佛佛不啻萬計其重者迺度湯
口郡邑大夫若鄉士紳或濶若事緩 君命焉
殿亦無相蓋 上命慈光寺則述 皇太后懿
願云自師止法海始闢文殊院闢蓮花峰頂基
闢普賢藥師二殿基闢洋湖蕪佃基闢諸嶺道
闢十方禪海選祕剔勝歷冢陟岵率非意所至
第自稚而壯牧傭艱阻蔑不窮具亦蔑不徹具
矣見若願約則黃海其搏墟縣築藥與



由慈光寺至文殊院記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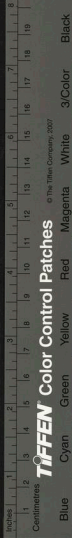
出寺南踰地藏東緣山肱趨比其厓洒其東紫
石峰則若趨壑馬踰澗澗出掖後涿其東沃其
注號號而冽其礪霈而礪或礪礪而盤又踰西
東揖朱沙峰眎其壁半上上下下哇是曰朱沙巖
巖有丹沙望之若崩蓋聞黃帝取是沙液丹云
或云五百歲洞關沙出遘者殆仙矣普師嘗獲
沙不實曰是塵乎詎惑我邪其下洞若石若溪
峇曰朱沙朱沙之溪是注湯泉溪已憩觀音巖

巖敬立如側蓋焉已復歷墜企則陟者如冠吾
頂頰則下者如伏吾踵焉有峰峯如危如狀如
鸞蹲又如異僧擁僧伽黎是接天都而天都復
崇數百仞是爲采藥之源其趾天都而谷是曰
香谷已遙老人峰峰立石如耄僂焉予陟其冢
則天都支而東爲青鸞朱沙紫石支而中爲是
峯峯蓋五伏五起垂寺脈焉剡爲臂肱圍若宮
馬其懸厓多異松松率裂石詭出如側如臥如
蓋如旒如爪如掌狀不可物已緣天都趾西趨



又北陟巘望有石焉如導師慈象介而立天都
之北已授松降危級附壁蟻綠道絕度棧是日
斷凡之橋折而南走壁石摩其頂鞠而陞焉度
坳竒松錯臂入虛罅罅裂兩石如隧如閤東眎
天都僮僮聳聳如金剛幢建戶外焉壁斷復裂
罅如舟側度其附峰立石各有片片各如蓮凡
歷罅里許石皆中擘曳數武顧天都則狀旋步
已壁絕石復上合梯出穴表乃折而陟臺是日
文殊之院蓋音即乘宿慶關焉殆如幻師有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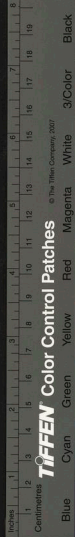
象矣院故負勝蓮之峰左流石如象右擁石如
獅奮吼擁羅松二如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
有跌跡其下無臨地其望曠其曩離頰眎五伏
五起之脊如飛隼下擊其狀岌如其削崩如其
側則桃華峯麗焉峰故居跌石之足桃花之原
出焉注之湯溪是日桃花之湯並勝蓮峰而西
則蓮華峰獻萼焉中斷而挺稍南有峰則如齒
出如鐘立焉其東拱天都則岫如矚如如旒倒
垂焉望其陽則削起不可躋望其冢則有石屋



如望其陰則地如普師嘗登冢見兩石如壁上
有砥石覆之其東西則洞如云已復循壁躡下
緣跌石趾之南橫度三觀嶺嶺首逕茵鐘之石
則如京石鐘從空墜焉又逕蓮花趾趨西登降
天梯雲梯之陞乃憩汪氏景和淨室室左望蓮
華峰又在雲中矣又其西有洞如門普師將建
門人大悲頂云予蹟險捫其壁入其門有罅可
以升冢是夜大雨雪旦日見雲靄彌空瀰瀰如
海遂蹈雪度三嶺嶺皆冰雪不可躋至天都趾
而南則無雪至觀音巖則雨霰雜焉入寺是爲
甲寅除夕是夕景和亦自叢睦至

由羅漢級歷白龍潭記之四

是歲乙卯正月三日大雨雪五日愆日乃霽是
日家嚴七十有四予爲禮佛祝曼壽初度次日
普師導予繇地藏殿俯出君子亭折而南又折
而北入澗則天都青鸞朱砂之水注焉從澗中
硤石北望天都巖立霄表矣其石纍纍及豎欹
倚枕展衝翔並輳澗內澗口有石突如灑灑中



挺一松水界左右注而下合其園若鏡普師曰
吾將跨澗口建飛狝十丈橫有半踞狝爲殿飾
導引佛令阿羅漢可絕級而升矣其界左右並
石疊而汙激而飛射若二龍赴壑焉其左雷有
穴深二尺許注之若井中有白石二僧探得之
其指入鑑朗於水晶寘之水與水一色微見其
規置諸掌墮而碎焉不得其質其中石則爲羅
漢級級凡五百景升氏集名彥爲檀人鑿一級
級澗五尺鑿纔二尺深有尺高有咫其三百級

而下鑿未竣從下眠級若梯掛焉從上眠水若
帶圍焉其南則紫石橫出其趾亘如闕焉而湯
泉出其麓其級絕於澗有數巨石可絕而度而
潭浸其右可鑿眉髮普師曰吾將見一肘之梁
爲羅漢筏矣其趾復夷下洒上可亭其流南注
湯溪其橫澗有橋橋外有巨石如荷普師將架
石爲杠砥焉而山門當其孔道是曰震且勝峰
之山已浴於湯泉浴已將涉湯溪遠光曰不可
入湯泉則嚴寒可浴出湯溪則盛夏不敢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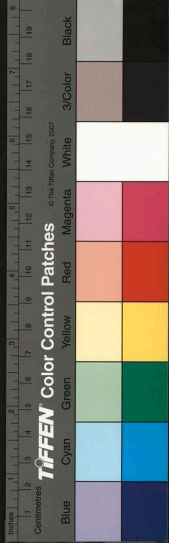
乃歷亂石至白龍潭潭上屹巨石有二其水注
之石則如龍騰其深則丈許其魚泳沙石間則
歷歷如乘空焉慈光有僧嘗遊此見魚欲舉鉢
呪之鉢出而白龍遽見僧始愕反走蓋候雨則
潭有雲縷起候霽亦有雲縷云遊者不敢灼爆
灼則雲湧雨至其產有蓮花菴則故宋刹址刹
僧每夜覺有盜香積飯者覘之見白狗焉逐之
則走入潭三日而大雨山崩其刹亦陷今亦時
有孽焉澗故多采石白者如礪赤者如丹黃者
如蒸栗碧者如水碧黝者如玄礪予與遠光用
和綠澗拾數石焉已至虎頭巖其石坐道左虎
鼻額具焉穿其口可爲廣室已入澗得鍊丹井
如臼深可丈許澗溢則井沒涸則井崇於澗予
持石英歸偶剔而燕之則浙浙然聲爍爍然光
起如液金焉俄見五色置諸水則明如礬白如
雪命曰火浣之石

由蓮華峰至大悲頂記之五

十有一日普師掖予若景和用和本空踪朱砂



澗歷老人峰背趨三觀嶺予問師是豈嶺越三
命觀邪曰否東望文殊院則觀文殊是曰智觀
西北望大悲頂觀觀世音是曰悲觀又西望普
賢殿觀普賢是曰願觀已繇中嶺陟蓮華峰則
徑如荷莖道有石如象踰象而北陟嶺數級有
窟如門側身而入東緣壁徑僅錯趾穴洞過首
仰其頂一看如削一石倚焉其罅漏光復登降
數折皆於石腹得竇倏隱倏明徑皆積雪石亦
繇氷蓋日不及暴矣至勝水之池池亦不冰又
陟數十級乃造十室室居峰半因崖蓋其後則
圓其屋子問師此豈其中觀邪師曰否非智非
悲非願亦非中矣安得命之以名已緣崖陟險
度遠則下而復升升梯三級則險益峻行者或
以手附石已復梯梯之下阨裂數百仞見者多
慄不敢升已升十許級級絕而石椎其胸緣石
而起則中裂數尺越數尺至冢冢中四圓徑數
尺如蓮華心環石悉如瓣脉天都若俯而揖焉
諸峰簇如列戟持盾肅而伏其下其北有崖卑



距峰百仞田田如荷中有積水不溢不涸普師
嘗陟焉曰可西嚮而室祓並陟者本空景和用
和景和至象石而返用和至冢不慄降梯慄普
師曰並予陟此不懼見居士與朱白民耳葛水
鑑繫布登降猶蔽其目不使跡梯下險險哉孰
升降異邪時有飛雪從空而舞趨景和淨室宿
焉質明雪彌峰谷而日出白光有耀乃逕洞門
而西又徑石壁如障其側有石矯如龍首西眎
則如蹊迺徑小一綫天天不容數尺光道不並

兩人趾水淫淫兩壁注焉晴亦如雨是日雪沒
脛以上繞西出洞門北迺陟大悲頂則中前後
海奠焉是日山心東可出蓮花溝丞相源諸所
西可出翠微諸峰西北可出藥師殿洋湖諸地
北可出石筍竈仙都望仙諸峰東南可出天都
朱砂諸峰而洞門當其南頂有石如龜普師將
闢其腹建殿焉奉 東宮所 賜大悲像云景
和嘗哀母欲鑄般若鐘置大悲頂會普師至曰
獨鑄不可當與衆鑄鑄重則萬觔次亦五千四



十八勸景和則鑄其次他日普師過淨室有僧
道其夢大悲頂當鑄巨鐘具如普師語其神異
若此旣憩頂雲忽起天海一色異光晃耀如佛
座焰目不能正眎已見頂之左有石峰右與鍊
丹峰並峙東南則蓮華峰又東則天都峰屹馬
並頂而西道平天社出鍊丹峰北逕西則飛來
翠微諸峰林立如筍踰脊至峰半普師將寔普
賢殿焉前踞鍊丹臺臺如六牙象是曰獅象之
臺已趨臺西眺則佛手諸奇峰如劍如盾如千
如戚如焰如雲如伏百萬金革擬然欲鳴枚然
欲止爨黷過之則明滅黛白若見若失矣已趨
東徑指月菴菴側有清泚又逕天海菴故趾菴
故五十三人所構普師嘗止焉更止朱砂菴是
爲今寺又東趨里許逕故道是爲洞門之西歷
峰以比雪尺有咫踰蓮華以東雪則釋其松產
崖石奇狀不可億計皆鬱然萋綠不沾片雪至
初觀嶺埜跌宕有僧坐其上如在雲杪普師遂
陟文殊院已並予從寺左繞山翼而還兆申曰



予遊黃海十僅一耳然文殊蓮花徑故窈絕普
師願海行復澗絕豈亦三昧海門見此微塵刹
邪遊者見山不見師豈師見微塵刹不見無量
海門邪文殊指普師南殆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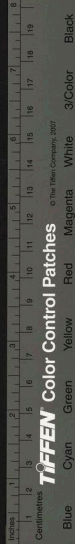
雲龍菴重建禪堂記

雲龍山距金華縣東六十里而遙其民故工賈
服穡矜氣嗇施不知有佛可事自寶月浩公建
化始卽是山菴而居焉萬曆戊戌構厥廳壬寅
構厥殿庚戌構厥門甲寅浦口余氏聚族而檀
始徹禪堂更構焉且翼以廂而厥徒如果贊焉

工既果至

京師諸予記予適謂之曰自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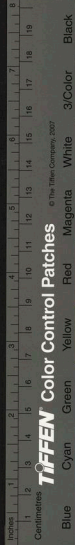
院院鮮禪矣禪而僧者千一禪而堂者亦千一
焉泰學則之講不之禪行脚則之苦行之莊嚴
福報不之禪矣然則禪豈絕影朕哉無禪則堂
可不建堂禪則誰可建禪乎卽令禪禪直指且
曲矣衆衆稱禪且非師矣將焉建是刹將焉徹
是刹將焉居是刹將焉微塵無不布是刹將焉
大地無不具是刹無不化是刹乎卽盡雲龍撮



土等大千佛土此堂不廣不窄卽盡浦口若十方大檀施等恒涉此堂亦不益不減而詎以堂住禪禪住堂乎住禪非堂住堂亦非禪矣將有住住禪子乎無住住禪子乎果曰尊宿織屨不以堂有禪俱胝一指不以菴無禪木陳住三十年無一而假功成新建住而不畜小師亦不以住無禪則有禪人住堂可無禪人住堂可不住堂人住禪可不住禪人住堂可而吾師曷繫乎繫曰重建志革志興繫曰禪堂別非講并行亦存乎直指無師云爾予曰知無師匪禪則可尚面壁胡相見矣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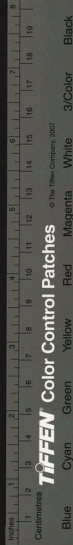
揚干寺大悲閣記

越臘予發巖鎮潘景升所道二十里而遙逕楊干寺則羅遠遊要予憩焉予問寺何始曰始咸通閣何始曰始佛閣閣圯千佛無跡矣問何構而鼎曰徹是濱公挾悅公如都如閩如浙如西江歷戊申以迄茲八載洗爾檀若鞵若予族累金二千建是乎孰爾衣鉢捐訖厚有終乎孰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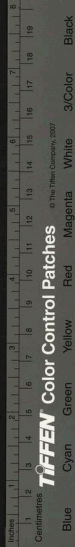
十方奐若堂鼓鐘奐若二樓乎湯院鬻產爲營
醞需是濱是悅不善舍乎請子亦施言代景升
諾焉不可乎予曰可濱公不手乎手乎不眼于
眼乎非濱公語言音聲則檀物焉攝非濱公大
悲獨具則諸生焉愍願焉起非是起是愍是攝
則大悲焉是像焉是閣乎濱公曰某曷手手大
悲手曷眼眼大悲眼邪予曰不然豈第師是無
量億衆生是手具卽大悲手具是眼具卽大悲
眼具矣眼不自眼則此眼無量億眼亦此眼手
不自手則此手無量億手無量億手亦此手非

不自悲則此悲無量億悲無量億悲亦此悲矣
非是師豈能得檀手如師手檀眼如師眼檀心
復如師心乎非是孰爾諸佛慈力同孰爾六道
慈你同乎非是孰爾般若行深照蘊無凡聖法
亦無聲聞緣覺法亦無菩薩法亦無度一切苦
乎非是孰爾圓應三十二相得無畏十四施乎
非是孰爾真孰爾清淨廣大智慧孰爾悲慈孰
觀是衆生爲作依怙乎非是孰爾爲穢土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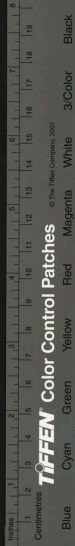


導爲淨土衆生導乎非是孰爾過去號正法明
如來後夜成等正覺號徧出一切光明功德山
王如來乎非是孰爾不瞬生大悲斷衆生苦住
安樂得寶藏佛字觀世音乎非是孰爾令無量
百千萬億衆生一稱名字卽解脫苦惱且離若
欲若瞋若癡乎非是孰爾頂髻華冠中放大光
明照耀十方刹土及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
乎非是孰爾聞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呪一發
願卽時千手眼具足乎非是師亦焉爾嚴閣如
閣嚴像如像以及十方鼓鐘一如師指乎蓋以
手出生此大悲乎師眼出生此大悲眼則構者
待釋願焉檀者得悲行焉聞是法者得果證地
證且得發菩提心焉是惟師舍手中財則千人
舍手財矣師舍眼中寶則千人舍眼寶矣非舍
何閣而建非閣何地而興夫何願何酬乎遠遊
曰舍旃舍旃師亦其然願紀之乎俾論齋捐瀆
公曰匪大悲誓將不成正覺矣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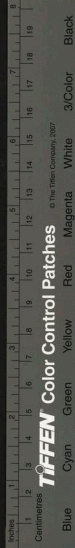
重築楊家壩碑記



我姑孰自 太祖闢天蓋其首善云而姑孰之
濱則受丹陽湖東南之委與龍山橫望煉堆諸
港水會其上則過青山之陰又過鼉浦之潭下
則遷浮丘之下西折而橫入于江則采石峙焉
談者謂水射城南而瀉且距城不數十武衝波
相薄惧潰卽形家言亦以水從丙丁方來不利
於是德靖間有郡守林公者相勢於河墀因築
壩楊氏宅傍基廣長數十丈是爲楊家壩矣已
祝公脩其築事而建之亭焉樹木其上望之則
鬱然一巨觀也蓋是壩築而西注之水少障
東入巽縈於城南之濱異乎昔之奔駛者矣當
是時間里坻積科甲鵲起故老蓋猶侈功於形
勝云七十年以來葺者不繼而南岸寢曠頽者
且磷磷矣而薦紳物力亦若少絀焉萬曆丙子
省菴王公令我邑速已亥復守我郡則念壩日
傾也與僚佐議所以治狀如浙中伐巨石築海
塘法則購浙工謀之引縷而下約五丈工故愴
其湔也漫計費可七千金有奇而王公亦以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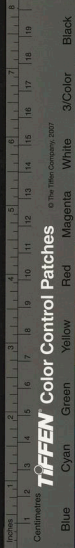


憚姑輟之矣會王公 覲而司理李公視當塗
篆則屬之壩工至殷李公則慨然任曰公命亦
予志也則集父老子弟咨諏其事是時水已落
而湍自若綆之亦不下四丈公則又覩額謂是
而沉土累石也不將委金錢於壑乎回視壩北
則有淺洲廣可半畝公卽悟舊壩當南面而壩
者與水爭道耳遂議棄故壩而築於洲則基實
而力亦省况河面故廣適以洲浮於東則河隘
水益激而西日洗則壩益隋其下水益深法當異
從東洲開一支河取彼土以益此壩則河迤壩
東而西矣是水不旋而沁者不爲渚乎僉曰可
哉然慮費莫支也則有議勸募者公曰柰何乎
以便民故而又醮民金耶於是則稽帑藉所載
艸場稅金可六百餘兩卽以見貯者急應木石
需而其不盡輸者諭民卽輸無後於是則議征
夫於里里各三名筭畝而派分日以直而畚鍤
於是乎鱗集矣公則勸以伍法令掘東洲填北
洲焉甃以石而錯以楸使駐之徐斂廢甃數萬



置布囊數千實之土而下之深湍中更以船數
隻載石沉樁底交戟壩頭以支水東去而水遂
紆折壩下深不二丈計矣已復建亭廟而匝以
柳竹焉是役也計税金外益支帑者可百金征
里夫工可四萬有奇官募工可一萬官不奢費
里無科歛而民爭效其力自庚子十二月朔六
日訖辛丑望前才可百日而工卽告成長廣若
千丈方是時王公適還郡且驩然交相勞矣已
而又計之曰費卽省成卽速異日不虞脩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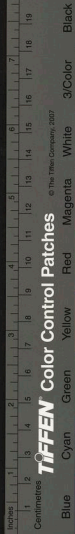
於是查沒盜田若干畝請院道使歸院歲徵其
子粒爲脩壩地蓋倡議則昔守王公核成則今
守鄧公庀鳩襄美則邑侯王公而殫瘁以底厥
績則李公身任之矣不佞從浙西入賀取道
枌榆間步其上則喟然曰諸大夫之嘉惠我土
蓋其利哉抑西流而東迤則氣以水鍾利一矣
捍奔衝而障橫流以砥我邦邑則百世以鞏利
二矣壩成而河亦成則役不再煩利三矣擇勞
而佚使則終事敏利四矣費寡而功鉅則人文



之所茂發生聚之所阜蕃以麗振古以溥來茲
豈不於是壩焉受之陰毓哉利五矣貽五利而
不以造福見跡俾嚮五利者而亦不以受賜見
澤則猶乎古之德讓循吏哉不佞故紀其事以
諭後之郡邑大夫其以似續嘉賴我土乎王公
名繼明永嘉人萬曆甲戌進士鄧公名思啓閩
縣人已丑進士李公名春熙建寧縣人戊戌進
士王公名思任山陰人乙未進士前郡守並進
士林公名鉞晉江人則以嘉靖七年任祝公名
鳴盛桂楊縣人則以嘉靖十四年任因附記焉
庶不忘所始是爲記

爲贛縣江東廟造關帝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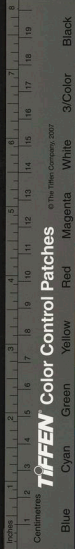
距贛縣東數百武有是廟何祀秦石氏神也有
是帝像何舊世諸將故坐諸廡下也今廟有別
殿何則吾林師造之也殿宜創不創而襲屋於
東以甃爲殿者何則支屋且懼朽而顛以及像
也舊像武而齡今易以冕袞履以屨何則尊今
上制也帝舊侯今帝舊謚壯繆今謚協天大



帝又謚三界降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何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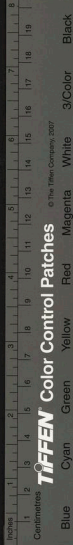
上歛若天命崇之也天必有帝三界必有魔魔
在欲界毒生民甚焉匪關帝神威其孰振孰降
哉或曰帝之莫莫孰昭之覺林師曰否上帝降
衷眎我 皇帝帝有尊命豈曰無朕曰若是則
帝靡不在神靡不振豈繫是廟迺克有耀乎曰
否吾見若庶非可庶見若武非可武故設之殿
若鑪几章之冕若服尊我帝封爾必若云者則
今封豈益帝亦豈步昔侯昔謚耶曰關帝果帝

則封之帝不益仍侯亦不損矣曰否帝廟徧郡
邑民所奉也不童之封謚則民罔知帝帝亦罔
與知皇皇帝命故帝之命民命之神焉爾矣今
不崇以殿民不仍庶將而眎帝乎哉曰廟祀秦
石神以代有贛功爾祀帝不將不類乎尊帝于
天不置石玉于地乎曰否功贛贛祀功上帝則
徧 明郡皆祀之矣豈獨贛豈獨石玉不得顯
贛地今顯祀石玉仍像而別祀帝焉豈曰不類
曰郡各祀其地祇則石玉固其神爾越神祀帝



無乃秦與曰否帝神有赫見於今 上天下祀
帝在昔迄今毀之不敢仍之豈秦曰帝之有祀
或以忠漢帝之見聖豈亦忠靈耿不滅與曰否
忠漢則宜漢祀如其漢則張將軍亦徧有祀矣
豈帝獨徧若忠而不滅則古忠非第關帝豈一
關帝乃見神令 上若陟降左右邪曰非忠不
滅則非忠如帝義如帝可與曰不可不滅不以
忠不以非忠非忠者非滅亦非不滅忠者非真
不滅亦非滅滅苟不滅而以忠漢則忠而神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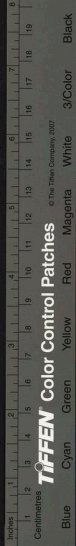
者亦有矣豈帝乃不滅邪曰帝不以忠不滅則
不滅何居曰聞帝嘗見神問我頭安在矣聞師
曰汝旣無頭聲將安出遂然爾有悟而頭在其
首則帝豈洵忠乃不滅邪龍沙豫記帝兆護先
奉曰降魔 上豈近誕幻民耳目邪贛民事魔
民魔誰伏魔感旣張匪帝醜降藉帝締義格斯
疆于友恭凜帝忠靈愧斯人於懷貳則吾爲殿
後惟帝是依焉爾於是或退而謂湛公曰徼林
有命予不知帝之福贍而至斯矣湛公曰廟令



昔將帝不知今已帝予不知帝聖知有今 帝
命矣乃與林師脉殿成命予記焉林師者吾莆
口人名元白與湛公善湛公攝厥廟將饗魔屬
令石神附帝亘乃護不替云林師建殿若續祀
別有規故不具具帝所以必祀俾贛人毋忒毋
惑焉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三月日建寧謝兆申
稽首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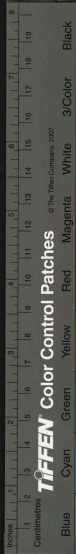
拜梅集記

是歲甲寅正月錢伯衡王于凡並鮑元則過予
禪寓廓談焉已並予遊吉祥寺觀梅梅故錯幹
成身狀如交舞枝旣迎空復繆及地如偃蓋焉
予與伯衡于凡直歎其異耳而元則已鞠躬再
拜矣予復異之曰元則嗜奇至此邪于凡曰彼
非奇若梅特拜若母生卒有異耳予始問故元
則曰先母氏生也外王父以學博仕楚而外王
母姪焉是時四子業林育矣外王父曰若產女
卽不舉逮母氏將生外王父若外王母皆夢空
中飛白梅一枝從風墮其帳若懷中及母氏生



欲棄之各道厥夢始舉母氏小字曰夢梅命名曰郢秀志產郢也比從先父三十許年操井臼幕酒食壹以無攸遂佐馬勅不聞其夢事已五十有四母氏病則恍惚若眩脈脈不語者移時則見白衣大士授之偈曰雪裏梅花雪裏開東風吹下一枝來雪梅不比尋常見陣陣清香上玉臺蓋誦十九過而母氏始甦始語予曰我不病我得偈於大士矣於是予藝香向空再拜願母遐壽閱三月先母卒度所授十九則九十日

耳是時先父歸予泣告夢偈事父始語及外王父母夢曰此殆空中幻一梅耳踰年予與友氏山行見梅如雪不覺泣下拜友氏大驚曰子殆顛耶而梅是泣予曰嗟予泣何及耶能追予母氏逝耶於是友氏異予拜梅命曰鮑顛而徵詩四方以不死予母氏予則安能不拜予曰嘻豈繫子有母哉而目瞿心瞿梅梅不置也子將安已元則曰安已哉將請諸厥僧締一菴以事大士護厥梅使予母氏致白衣像則著依是梅則



似予母焉母氏不覓歸大士乎予曰善夫元則
之寄孝思也遂爲之歌歌曰園有嘉卉兮梅榮
子其思兮永冥母之靈兮夢生夢生兮空飛夢
死兮雪詩東風怨兮玉臺思元則遂起拜曰先
母氏不死矣異日菴成當勒此以諗子母氏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

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目錄

記

黃山十方道場普門惟安禪師發跡牧羊

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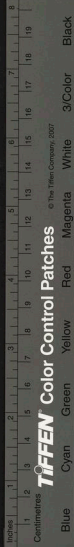
麻姑山觀瀑堂記

七枝菴十方常住記

龍湫亭記

三忠祠記

重脩從姑山彌峯寺記



似予母焉母氏不覓歸大士乎予曰善夫元則
之寄孝思也遂爲之歌歌曰園有嘉卉兮梅榮
子其思兮永冥母之靈兮夢生夢生兮空飛夢
死兮雪詩東風怨兮玉臺思元則遂起拜曰先
母氏不死矣異日菴成當勒此以諗子母氏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

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目錄

記

黃山十方道場普門惟安禪師發跡牧羊

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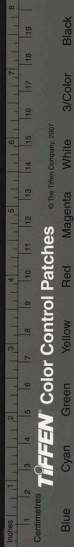
麻姑山觀瀑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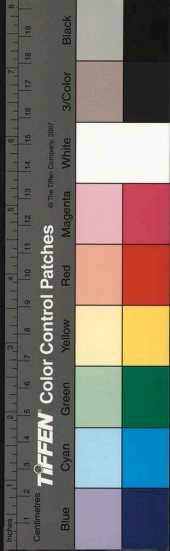
七枝菴十方常住記

龍湫亭記

三忠祠記

重脩從姑山彌峯寺記





南城縣允倉碑記

蘭露齋記

由淨妙遊凌霄木瓜巖記

目錄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

閩 綬安謝兆申耳伯著

莆中後學王家政元正較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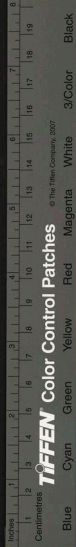
黃山十方道場普門惟安禪師發跡牧羊

碑記

黃山舊無十方道場建之自普門安師始其有

欽賜 龍藏及七層寶蓮 四面佛像大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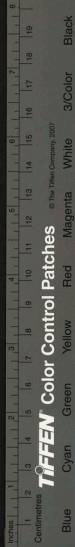
像也亦自普門安師始然安師之有大行願也
則自困苦流離始其脩膏楚撻也則自童齒牧
羊於盤屋趙氏始始安師幼失其母逮萬曆八
年師已七八歲矣五月間忽憶母不見而慟遂
蕩然西往月下直備劉邦寧者拾師置車上載
歸盤屋焦家里送兵村中趙天爵家遂爲趙氏
牧羊豎命口收兒然趙氏以路拾之故但使之
牧羊不復省視其衣履及餒凍狀故蹲坐之際
兩手握足竟不知爲誰手誰足及喚使行走之
際則頸縮腰矧腿懸有如雪中鷺鷥馬間拾婦
女破履著脚度冰則似新履之適焉夜宿麥艸
洞中得其微暖則似勝於絨氈厚被焉有喚不
應則被赤身痛撻至破肉出血似與淚相關焉
每日牧羊二次偶有羊犯他田主苗稼他田主
見之卽無不痛撻如官鞠罪人狀焉蓋至十七
年已丑而萬楚備嘗矣是時師歲漸長事漸省
殊不以爲苦也而徃徃發心逮出家後念趙氏
十年畜牧之德乃詣趙氏謝趙見之嘆曰汝故



異人也而督其子但能爲吏耳不及一牧羊豎
嗚呼牧羊豎不知幾億萬矣能受撻與餒凍不
知幾億萬豎矣如安師以此立行願者幾人哉
杯渡帶索襪襪不蔽其身蜆子夜宿白馬紙錢
中而澡先則夏月衣楮冬扣冰而浴彼固幻示
其跡耳玄沙食纜接氣龍湖飯木實飲谷而住
彼亦爲法而忍耳而安師以牧羊豎卽具此忍
力不幾爲牧豎示苦乎哉予故表而識之一以
勸牧羊主人當行撫恤毋賤使人豎一以勸牧
羊童子當忍餓凍毋負王人牧羊之命是卽安
師悲願所爲度衆生意也安師姓奚氏郿縣人
豎之石者盤屋縣知縣某而記之者會稽某也
是爲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安師嘗至
京師受 欽賜藏象而去予嘗識其人爲方
外法友是以志其發跡之所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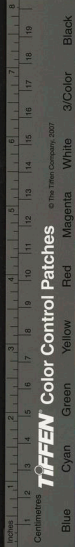
麻姑山觀瀑堂記

水之激於峽而噴也爲飛瀑是谿谷之奇波遊
觀之所炫矚者也麻姑山之奇峙也以盤亘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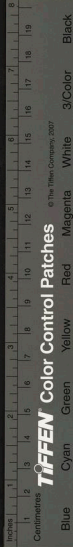
百里其竒流也則以雙瀑觀焉者或以耳或以目或以韻賞或以神寓又或過而不睨睗而不樂也而瀑未有改然世於是往川於是闖人於是觀矣始予從太守朱公司理吳公遊是山也過秦公夔故亭憇焉秦公予邑人成化間守是郡恒以省農爲政予讀其記知瀑之得秦公秦公之觀舍也望其湍則奔如飛龍之墜淵聽其響則積如怒風之赴壑也予蓋目不及詢耳不及注矣朱公則嘆曰雄哉是瀑惜射亭腰耳焉

得仰承其飛沫哉吳公則笑曰亭其美哉其選際瀑狀而未近洽夫瀑情者乎予曰唯然水有異觀之地必且有異乃屬部民某度山腰得地焉庫故亭可六丈許闢土而東有故甃道焉疑宋以來雙練亭其地也於是屋焉前爲堂朝瀑榜亦曰觀瀑後爲軒則榜曰一覽滄桑蓋爲楹者六爲旅房者二堂外爲臺者丈許爲費凡幾十金則二公倡而予齎焉已落成予復從二公後遊焉踞軒東眺則墟邑疇隴若聚米然黎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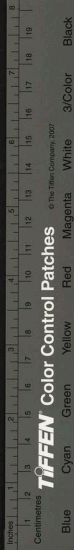


二水若衣帶然遠則閩矯烏君若屏近則從姑
二石若蚌而東芙蓉諸山則纍纍若坐廡下然
蓋樵然若海而田者矣踞堂而觀則兩山夾瀑
如闕瀑口有巨石峙焉而流界爲二其右則緣
壁而瀉其左則衝石而飛是曰雌雄之水其壁
乃如鐵其皓乃如雪湧其鳴乃如神鉦之擊其
下則石盤焉如坳如級復如灑瀕其沫灑灑則
下而復上如靈舞焉齒齒石間分流而後合注
也二公始撫膺而曰異哉今而知觀之非昔矣

豈其竒變哉地當平水水爲之爭飛人當乎地
地爲之易勝矣已予以政暇輒數造堂觀焉度
澗而西一石平可坐一石稍高曰半規之臺臺
以西水出石陰注爲池池坐數石是曰流觴之
池繇池而上有臺三襲面瀑十尋而近而瀑益
眩目是曰湧雪亭之址曾子固詩所謂飛雪一
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者也前有石橫踞
澗中而倍臺三尋石上有凹受水植蓮是曰石
蓮池池畔跌坐數人則瀑皆射面予凝視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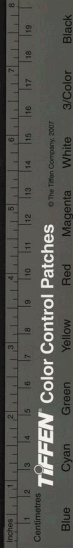
忽若微雨旋風忽若驚濤涌浪又忽若雙練之
曳曾霄矣日暴之則晃晃其若霞縕縕其若霧
矣其南有層崖則石積如縈縣危如墮艸木駢弱
而哈呀錯焉其翠若泣水而滴其崖下有石則
跨水欹立而濺流伏焉予命之曰枕流之石瀑
之下有石池焉或曰是鄧紫陽所投金龍處也
或曰投龍在水簾巖下近瀑而左有石孤峙予
則命曰漱石予嘗坐漱石而面南崖則水石若
競勝矣側而仰視則其壯也若崩其疾也若颺
風迅電予然後歎觀遊之微也其原也乎哉溯
瀑而上數坎爲星潭其石如星爲月潭其石如
月爲碓潭其石如臼其他奇石或豎或倚或蹲
或臥或鋸或齒或窪或竅盤折不可勝狀至水
簾巖下則龍湫在焉而禮斗石若塞其口矣月
潭之下星潭之上有石墩焉予構之亭曰枕流
或以爲三峽橋址或以爲宋枕流亭之址蓋其
水導自南源地源合而逕仙壇至峽口而石斂
焉其下爲壑是以激爲水簾又鉤鑑十數坎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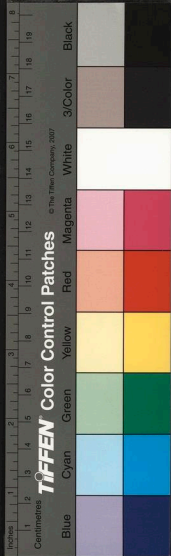
石間不勝其鬪是以激爲飛瀑其澗身皆石其
飛白瀉碧則皆石爲之戰盪是水經而石縉者
也清如是水貞如是石兩盪而竒鳴焉吾知所
以觀瀑矣人於世之盪也不翅海田互變其如
石如水不竒乎哉是役也予故樂觀之有地也
以語二公二公亦曰善以耳目而游乎神韻庶
可言觀矣朱公名與翹海寧人吳公名寢相晉
江人所與捐貲經始而今以擢去者則郡丞烏
程閔公遠慶也惜不與觀厥成有客綏安謝兆
申與予快觀焉其言瀑也春怒則瀉夏怒則瀉
秋則潺而冬則灑其於觀也役耳無如目後目
無如韻後韻無如神予亦曰善記之以待觀觀
者

七枝菴十方常住記

德勝門之西右是菴也自無窮法師始其構爲
佛殿爲前堂後室也自李御史始其初市之民
間仍故椽而居法師也則自湯祭酒始祭酒不
爲常住市爲法師客京師無寓寓之耳御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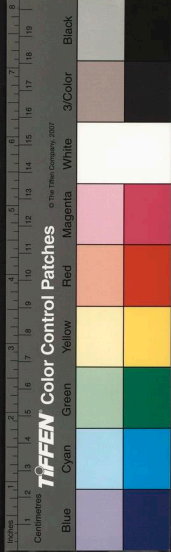
爲常住構爲其面西山而挹蓮花海於懷也可
以散官器憇世冗而締之則皆寓法師之寓外
爾夫寓外則十方釋子持之耳而寓者踞之爲
我建我有則無繩而縛固焉無住而任膠焉豈
若御史祭酒爲法師設焉而不建有司哉法師
曰吾幻跡於是吾且不有吾也而有菴乎菴且
不有民若僧也而有予乎吾與菴直而稱七枝
常住則予與十方迦寓於斯而稱十方常住矣
招提之物非一人所能舍亦非一人所能取取
之而任我取舍之而任我舍則癡惑其甚矣吾
何居焉其寓諸十方之爲無窮乎其寓諸無窮
之爲無窮乎吾殆不知不住之爲住矣住之卽
不住矣其有不住十方者爲七枝住乎彼不住
則代住代住則恒不住矣吾其與之寓寓外乎
嗚呼是所謂常住常住也矣今蜀僧跡在天下
莫不欲攘臂登壇而行願勝者至餒僧千億萬
稱善知識焉然而徧容大師之創有千佛愚菴
之創有慈慧則麗諸不億而一人耳法師之有



是七枝而復寓諸十方則亦億一耳然則法師不自任十方其亦不任乎不任之爲任任不住之爲常住是無窮之所以不住無窮也予故記諸常住如此蓋法住法位則十方師僧亦任十方之位而已無窮亦何建御史亦何締祭酒亦何寓乎吾爲無窮言之亦謬矣謬矣法師名某某縣人得法於雪浪恩師恩師登座者四十年有奇爲南部釋學宗師脫乃構飯僧之舍於望亭至跳而給水爲十方僧衲炊馬而法師亦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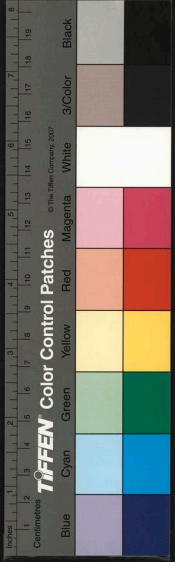
其菴與十方共住其禪解之學亦嘗得證於恩師故其晚歲相紹皆克類云法師年六十有三居京師者七年以法施十方不至疲厭薦紳學士多願與之遊聞其法者皆得解焉其爲人類敬聖不可以毘尼法繩束之矣於是乎記萬曆四丁有四年丙辰二月之朔閩西建寧護法第子謝兆申稽首書於帝城之北蓮華之海峯上蓮華之菴

龍湫亭記



一谷之水曰筠錦溪當谷口而峽束焉其縣數
仞其雷曰水簾巖巖腰蓋有石罅焉恒以簾蔽
不見也簾之下有潭焉是曰龍湫左右皆石壁
距潭二丈許則巨石臥焉相傳謂鄧真人禮斗
石石可坐十許人其北涯則峭壁數仞而艸樹
翳其上跨簾而橋曰三峽近郡人易曰龍門守
朱公丞閔公理吳公嘗與予度橋則聞水漸漸
耳俯欄而窺則深壑窅然亦不見簾狀也第從
橋外瞰焉邇觀瀑堂成復倚橋而構是亭於是
簾之隱橋下者始噴如躍如與目謀也則三公
功也亭成閔公已擢去予從二公至亭上則見
瀉者白而沸者綠簾淙淙其激石水悠悠其歷
坎矣三坎之下有潭浸碧焉天光映之若不流
者其下爲月潭則雲影翻於波上望星潭則窪
如也而石墩砥焉望觀瀑堂在下則卷如也其
外有山則釜如也而骨焉其視疇隴墟邑若二
江若諸山則愈曠愈逸而獨島君山屹然東峙
如靄如黛蓋島君闕山也而是亭適賓焉二公





則曰是亭不勝於觀瀑堂乎予則曰觀瀑以瀑
觀簾以簾簾近陰瀑近陽知瀑之險是謂柔而
用剛知簾之幽是謂歛而斯張其曷勝劣哉唯
所尚羊耳矣予於是宿焉凌晨望曉色在蒼茫
中益嘆是亭之奇勝也迺與謝耳伯綠南崖而
下揭而坐巨石上見簾灑灑下注旋如車輪則
不勝神越矣其梁踞峽間僅如甕口天乃在口
中其峽中石則爲巖爲岨皆翠潤若古銅色其
澗橫不溢丈而獨以削壁幽險奇其在下視日

則僅在壁表卽日午猶凜然似秋風厲也出梁
而右有洞黝如南城志以爲桃源洞第桃源洞
在霧應山南麓云予嘗觀春漲則水不勝涌而
激射砰湃橋若爲之震盪瞰者亦悸焉蓋秦人
峰以北爲北源峰以南爲南源其幻峴間各瀉
爲瀑布而會於是亭之下其歷險其折奇其蹈
深其力壯而其致遠不放諸海不已甚哉水之
不可不觀也謝生曰水必歸歸墟性也宋以來
有忘歸亭跨焉則言賞也獨不聞金龍梭而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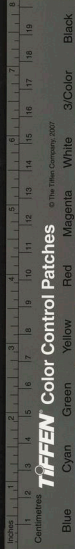
龍見乎龍湫之南爲亭爲廟享有宋之封以食
於斯土今則圮久矣無禱之者矣龍蟄於淵者
不階尺木以升天乎榜之曰見龍曰乘雲其可
予曰否如其龍湫也吾亦曰龍湫云

三忠祠記

三忠祠何祀則祀唐撫州刺史曾國顏公真卿
宋節副建昌軍丞相李忠定公綱主管建昌軍
仙都觀信國文公天祥也祀之者誰則嘉靖知
府臨海王度也其後葺之者誰則知府潮陽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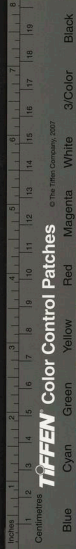
廷臣也祠圮矣續而祀之者誰則今 上萬曆

三十有五年同知烏程閔遠慶通判錫山華仁
夫推官溫陵吳寢相與予與翹是也予守是郡
時陟麻姑山訪其故跡聞三忠之祀蓋亦屢易
云始魯公之有祀也在宋十賢堂內則紹興間
知軍事胡舜舉所建而元季燬於兵者也其十
賢則宋參知政事贈右僕射陳文信彭年太學
說書李盱江觀中書舍人曾南豐鞏守尚書右
僕射曾文肅布翰林學士曲阜開國侯曾文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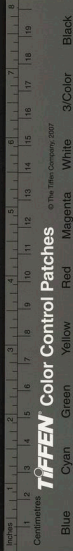


肇天台令王補之無咎布衣呂灌園南公尚書
左丞贈太師鄧安惠潤甫國子監司業朱公京
刑部侍郎顯謨閣待制朱公彥而紹興勅兵馬
監押權軍事蔡延世所繪而祀之者也自堂燬
而國朝之祀魯公者或闕矣逮王公而創祀
三忠其祠則在仙都觀二門之西所謂雲堂其
址也嘉靖末守凌公立始生祀巡撫胡公松於
故迎真堂而偃蓋松馬則以公夢麻姑松而生
且公駢兵恒朝松坐終日也已而羅公汝芳建

三忠祠於白雲祠之址而胡公祠亦易置焉金
三忠祠而西則萬曆甲申歲也距今二十餘年
耳而敗瓦腐棟乃無一遺豈賢祀而中泯乎哉
諸公乃謀所復之予始易諸今地橫廣若丈深
若丈有若尺析爲三間中置神位以別異代其
面則距偃蓋松二丈有奇其胡公祠則附如西
何猶故祠地也已而華君儻若功焉則謂予不
可不記予維魯公之得祠厥山爲記仙壇耳信
公之得祠厥山爲主管耳然特居使廳耳乃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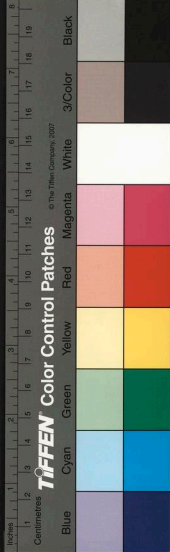
重山乎是山匪有公而人有公於山也若靖康
間之竄忠定也授以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上
疏論辨再謫寧江其後卽爲江西制置大使恐
是時謫至軍亦無暇爲茲山友也並祀之若何
崇乎忠也崇忠於山若何奇乎山也山得元君
而神矣豈不繫三忠而奇哉議者曰唐不以魯
公振魯公乃以殞賊手振宋必以忠定不南渡
無忠定則不得不南渡逮寶祐咸淳而後不可
支矣而信國獨伸大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則君子有餘恫焉然則三忠逝而仰止者不高
山茲乎哉或曰魯公之形仙也殆無集琳宮而
受事元君者歟予曰何必然記有之仙以忠孝
和順仁信爲本其忠而三公也奚其仙奚其非
仙奚其非非仙於是作歌以侑之其迎神之章
曰世曠兮靈脩冉冉兮神遊翳松蓋兮濯錦流
春茲壇兮暫留神之降兮一谷雨斯民兮旣渥
爛洋洋兮上下盍將奠兮飛瀑桂有尊兮蕙肴
蹇將潔兮蕭燎連蹇兮容與屬屬兮予交其送



神之章曰山之陽兮水之曲蹇誰留兮神之屋
酒寒兮鼓不拊神歸兮何速忠覓兮烈烈受縶
兮安節樵水清兮未改螺之采兮詎滅越三忠
兮齊光與日月兮相羊俯新宮兮森舉彷彿兮
幽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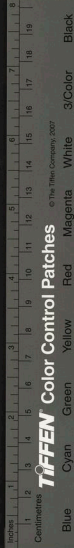
重脩從姑山靈峰寺記

旅麻姑而勝者曰從姑山其西則盱水縈焉其
東則黎水合流而是山中介若嶼其冢立竒石
二一日天柱一日藥珠或題曰飛鼈若巨靈擘
而峽焉者其石桀其色黛其狀若踞若蹲若拱
若俯若蓋若壁周四面皆有異若俯而瞰郭焉
予登其上蓋感於廢興者云山故有靈峰寺飛
甍回檻緣巖下殆遍異時遊觀者慙焉勝賞之
士僅東探秋澤洞南躋紫雲巖比望一線天耳
爾嘉靖甲午寺再燬葺莽中巖洞始歷然可指
是時近溪羅子始引綆而陟天柱藥珠之峰矣
其後乃招故僧仍寺址葺之署曰長春閣閣後
嵌巖而殿竝殿而左曰觀音巖其署曰冲虛冲



虛之左石稍軒而下卽其署曰卽空其產懸薛
蘿則署曰滴翠其在冲廬之下則署曰前峯書
屋前峰者羅子之父也其側有竇泉聲淙然則
署曰玉冷鑿石池方丈許受其浸則署曰浮光
浸碧是曰浸碧之池蓋卽巖而碧者也巖前
爲潛光軒軒前爲見雲堂則皆羅子所署而志
志者也堂前爲閣則署曰朝陽蓋環閣而陰綠
者其梧林也從長春閣下望之則並巖蓋其上
其從廣可十數丈許其危若崩其列若屏其聳

若騰是曰縈珠之峰厥山維中者也蓋從姑之
竒以什數而是峰雄矣折而稍西有亭焉則麻
姑壘愕在前是山若仰而侍者也循亭而右則
倚石爲殿以祀斗母其閣曰寶光閣其下有白
紫堂則前兵憲王公所更署曰正學書院今以
祀羅子者也予遊是山者再覽諸閣俱就圯則
噫乎慨曰山有石而不泐也豈以寺故有葺之
者而今乃莫之支哉於是集材鳩工俾隸臣飭
馬並置以旅楹累以重卽系以復格乘以移礎蔽



以板簷畫以忞齋旣後則可遊可憇可馮而周
望焉予迺署靈峰以著其舊僧迺請曰寺故再
罹鬱攸矣環山皆食爲民業矣羅公築葺而後
浸復焉鐫題宇棟日以浸廓而巖洞始煥若矣
羅公逝而豪者伐其松萬章山遂童然矣當是
時備兵使者王公太守孟公力禁之寺始得有
茲山焉邇諸閣之將廢匪使君孰飭之者盍勒
諸石以勸乎登覽者乎予維山有主也而人自
客有不廢者乎則誰與之也任與則人或重山
矣山不石奇不名人不石貞不奇頃予遊麻姑
則仙壇燼而復宮矣十賢堂三忠祠圯而草茂
矣予竊慨焉麻姑之神茲山以魯公之神麻姑
耳忠祠自予復構而靈若馮焉靈峰諸閣自予
再飭而羅子若霧焉蓋從姑以二石桀崎奇麻
姑則以雙瀑飛流奇水之激也有奇鳴石之貞
也有奇韻焉或以遊奪政或以政謝遊則予不
知其說激說貞也請以問諸麻姑之水從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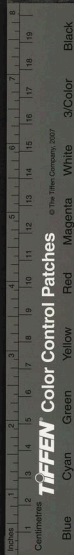
石



南城縣兌倉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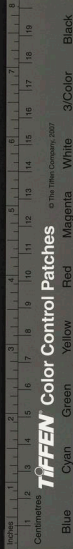
沿江郡縣之運淮而兌諸軍也自陳平江議始
已成化中用都御史滕昭言則罷瓜淮兌運嘉
靖初則又爲改兌焉訖今 上監兌使者出且
以三月過洪爲殿最狀矣江以西蓋有南糧有
淮兌云其在建武則運南糧費頗縮而淮兌爲
尤甚兌准則僉解頭運諸豫章迺兌諸旗軍焉
於是旗軍纍纍得恣科索覘量得恣黼溢而所
募艦頭得恣漁食且與旗軍互綠奸利居半矣

其守兌則水潤粟泚耗不及防挿不及司撒灑
不及歛搬剝不及程舟蕩斛歌亦不及平一旦
水怒舟沒則全輸不及兌至破產亦不具償而
流輸始歲歲爲患害矣然不能以害廢輸故水
兌則害泰無若倉兌建武之有倉兌則自通守
華仁夫實功劄馬異時無籌尖淋樣米晝會頭
舵江司外水鋪墊灑倉諸例無論費浮額不可
物校卽批頭歲僉守兌若而人里遞津貼若而
兩解頭守候若而月而牙役市儈胥此焉牟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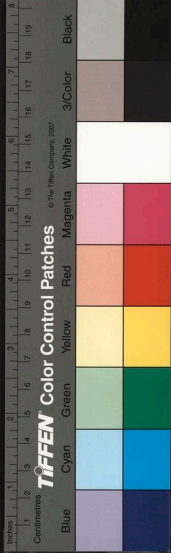
則歛諸幫運十四出之虛賦且十七矣設有漂粟之害則額外之額卽不槩及諸里遁而鬻產破家之禍解頭且痛受之矣昨歲南豐新城解至水次者凡六千石有奇會颺作而溺方伯陸公糧儲詹公等聞之愀然念民不堪此溺且設賊將無所出是時華君以部運至則慰詹公陸公曰是不難于是召解頭至爲太息慰藉解頭則皆叩首流涕願廳華君畫華君乃擘授之去不出半月而六千石粟仍得如兌則功民功國

其具備矣蓋華君嘗脉新城篆其民戴之若母而南豐則君故所部覆者是時新城溺粟過半民乃爭赴義焉而南豐附之已而華君遂上議兩臺監司惟倉兌爲利則擇南昌蓼洲建乃倉焉爲屋二十八間爲楹三百爲廳事者五間爲翼室者九間用木千餘章瓦二十萬口輓四萬擬計費千金有奇而華君綜之令葛君承之諸父老所鳩度靡不飭所派靡不輪恐後也而後四邑傲馬上以赴郡守朱公司馬閔公司理吳



公者謹惟命蓋環五邑無弗慶以生矣於是諸
父老謁予而言曰往任兌都各一人焉夙猾則
藉名若獵村氓則苦兌若戍且懦旗軍若虎今
兌諸倉則名核而軍亦不肆吾虐矣利一往賊
征則桶肥債賔則董虧今壹准諸官斛則斗禽
無靡粟馬利二往鄉遂坊市以選守兌爲市則
無不疲於津貼矣今守兌革而民力始舒利三
往解頭視兌有如赴淵卽幸無漂溺而諸無名
冗費不啻剝肉今里過各催粟如水次上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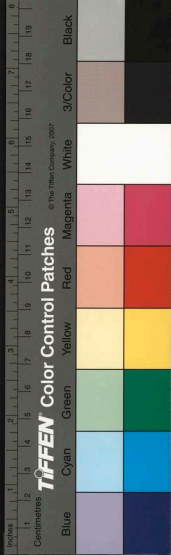
解頭無獨樊之苦利四往僦巨艦則艦頭得高
其直與解頭頤而且例取益以竊五緣益以軍
卽解頭第拱手受剝耳今守兌省則僦費約而
艦頭亦無所肆其食矣利五往守兌則粟泔而
色敗無論數莫可核卽耗卽挿換卽撒灑卽搬
剝卽斛量有所不平而誰與釐是乎今不舟是
守而倉是兌則諸蠹自剔利六往旗軍什伍謀
聚爲兌則無不勒抑解頭者設不得卽諸生爲
解頭彼挾而隊諸水矣今輪伍接單則譟者戢



勒擗者寡利七往守候則幫運之入不支曠日
靡濫之出今貼守既蠲而靡濫遂節利八往舟
粟或沒於水則駛粟者有甚于溺而民以將運
徙矣且九空矣蓋有歲運卽有歲害有積運卽
有積害今六千石已溺而六千石復輸如出濟
焉民不稱厲建之允倉則擇勞勞我實以生我
俾永無溺粟之憂利九九利興而百害除則主
計者寔有世賜焉願君載筆使斯民勒氓紀之
予惟表建武以是疲命至惻而莫有以登爲者
迺今萃君則力辨之如脫之湯火則民豈復睚
睚快于脫解後乎夫不快脫而快輸則民以蘇
潛以給矣又何論過洪以之最乎

蘭露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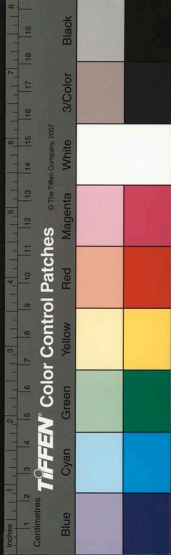
客有饋華使君以建蘭珠蘭者使君樂其芳清
而遠也鑿一池徑丈許構一齋從廣二丈許深
如之而列蘭數盆爲堵且度山經水牒其間其
南則高樹蔽翳陰池水皆綠焉使君訟理之隙
輒引客詠嘯樹下客坐之則舉體馥馥若遊藻



谷矣使君顧自喜吏豈俗人乎哉人俗乎吏耳
其稱騷曰秋蘭兮蕪靡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
枝芳菲兮予襲予予其飲蘭之墜露乎乃扁其
齋曰蘭露其視蘭如珠非其承露亦如珠非是
神液之所滋也清芬之所襲也和氣之所津而
凝焉者也豈香露其成沼乎而棲息於是焉芳
清如蘭氣清如露一以是爲國香一以是爲神
漿予且以是徵使君之祥矣客適頌曰往迺守
軼掌爲督賦役猶不能舉職舉矣猶若啓處不
遑者而使君優焉兩姑諸谷之奇勝在几案而
耳遊者不樂使君乃拽飛瀑飭靈峰若不能一
日忘水石間也豈宴息而忘蘭露哉予曰詩則
有之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使君其殆有蘭德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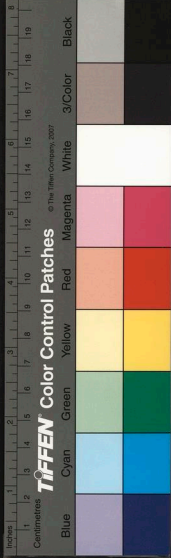
由淨妙遊凌霄木瓜巖記

予自山北龍湫旋淨妙以伏秋息焉越二旬南
昌章某至欲亟遊乃約鍊師李元丹導於是新
昌鑿師並將適萬壽予與鍊師遂適凌霄木瓜



矣初並循淨妙西礪稍北逕道人菴南踰澗而西始分徑予二人乃歷礪西循隴北陟望木瓜院如在山腹望凌霄峰非峯則華蓋峯之西北陞爾華蓋固淨妙山家諺謂之菴塲崖自淨妙望則如寶蓋今側望則爲岡是爲淨妙後腋而志不紀華蓋豈凌霄謂耶然舊志稱凌霄巖巖萬狀上插層霄其上爲詠真之洞是唐女真蔡尋真李騰空所嘗飛符鍊丹地也但在昭德觀後距南康比四十里有奇則非此命峯矣是峯

在五老峰麓南其奇石峭立石下則崖在霄表從北睇則崖在山臂予從林翳越礪而東其窪則爲嘉靖末徧容師叢席志所稱凌霄院馬大師所建者也亦曰明真之院拾磴而上有石屹如如捍馬循捍而升始入巖其頂有石如蓋其側有石支焉眎其剝則宋嘉定癸酉四明史泰叔泣鹿蕩趙季清樞家來遊者也而萬曆己亥間蜀僧懶慵居此則前爲室面五老之金鳳峯而供者盈室已遷其上東坳而屋西面漢陽



峯而供始殺慵師遂北遊京師矣今則大乘繼
息馬始慵師憩是則鍊師聚觀士恒給米云予
與鍊師少愒老僧爲烹瓜食予已出林樾北陟
逕椅石又西北行入木瓜院院址有二一在今
院西南今院則鍊師所構脈有五老中峯降焉
而微股而右則爲木瓜巖巖在壁半距院百武
許其東爲石船峯其西則團山團山者由五老
之四峯斷而兀立如團扇者也介團山產東則
有方石如鑪世謂之香鑪峯志無稱焉南降則

謂之亂羅峯其麓則爲西太平之址其西峽之

小則趨西太平其東峽之水則逕院西東南與

石船水會而注東太平之欄是日團山東欄由

院眎羅峯則如虎伏其門而東古玉京諸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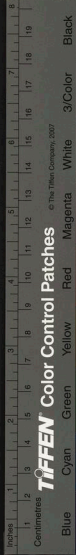
西南則如覆簣土蠡湖匯其外則如鏡沼左蠡

衡其浸則如門闕比邨五老則如負屨西踰漢

陽諸峯則如張帟焉而凌霄巖則在其南趾矣

於是度莽歷蹬至木瓜巖之趾趾亦鍊師所建

爲巖護者又歷蹬入巖其石覆焉仰而南垂其



蓋皆五色細若青田之石其後有幽洞焉鞠而入可立五尺許久乃若牖明焉其右有小洞穴頂而光其口面巽俯眎則若甕建仰產則若石傾是唐劉混成習鍊種瓜處也距白鶴觀五里許初鍊師院成則三日大霧霧中聞鶴啾數聲不辨何鳥已聞樵諫則見鶴鳴其西謁斗之石而朱其頂已集茅屋之極顧鍊師鳴者六始啾空而去山故無鶴此其異徵矣比鍊師獨居五月歸觀今乃與予並遊云出院而南則仍躡南

康郡脈行其脉亦自五老中峯中出其降而東者則爲華蓋介其中有尼菴址焉今月池建室命曰白石是爲淨妙西礪口之源其水有東而西逕凌霄巖始注道人菴南屈而循淨妙礪西之山又東乃與淨妙山腋之水合而注白鶴觀之東是曰黃婆礪其礪西則犀牛塘之水來注之桑紀乃稱此水一與犀牛塘會一與太平礪會予相其會則團山東礪注之太平此水不越山西與太平礪會也卽自凌霄以西股引灌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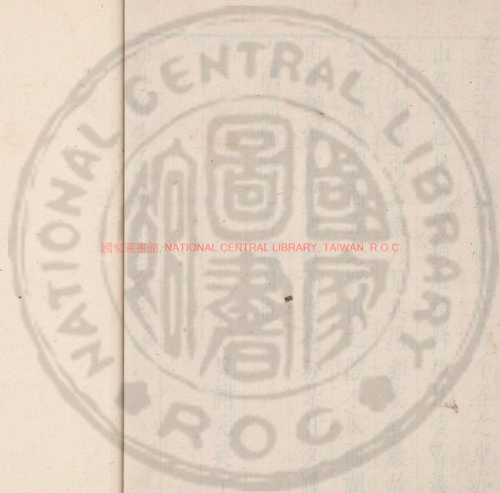
或注之羴牛塘然礪道在青牛谷之東亦不越
山爲會也比予行椅石稍降乃見凌霄巖之頂
石白如雪而入叢乃見其黑如突登巖居固守
黑者耶凌霄面五老踞山之陰木瓜面湖乃在
山陽鍊師與僧可呼而應也於是日夕踵牧牛
之唱而歸時七月晦日也

男謝元英子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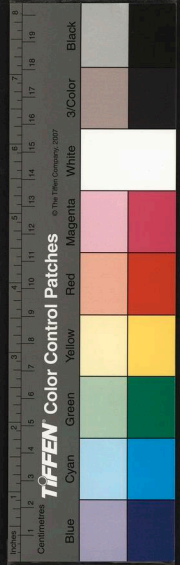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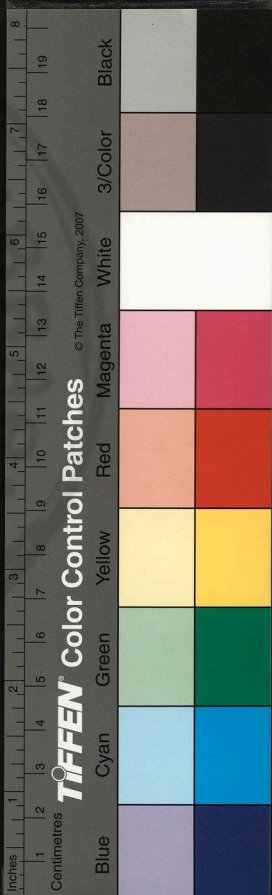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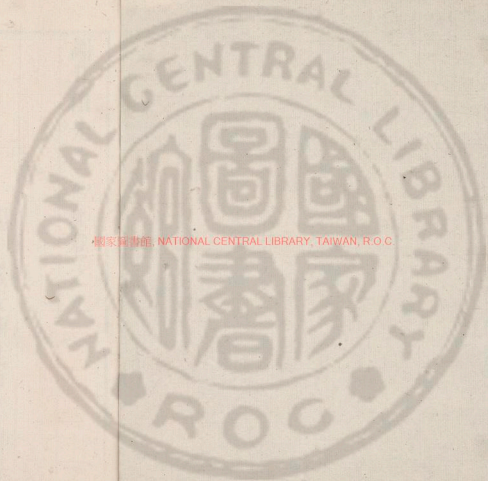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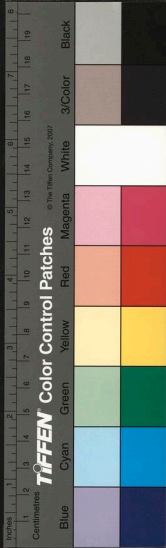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65963 v.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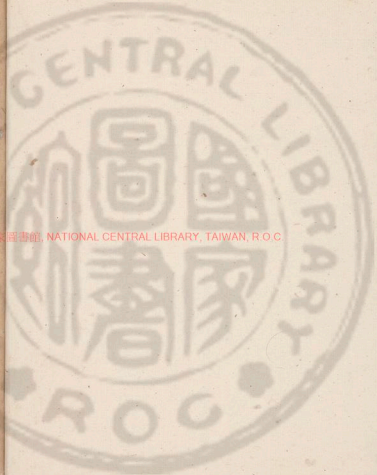
閩 綬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熊震亨子較

記

信豐縣南棲霞菴記

距信豐南里許曰南營營者何嘉靖間信豐南
境賊有三巢而叅將蔡公所嘗駐兵所也今日
棲霞菴者無量濟公所建也始濟公出家鄖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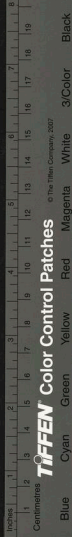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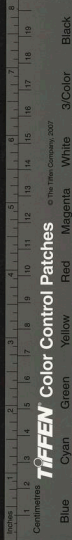
詣杭之雲棲禮芳公剃度受具於蓮大師執侍
三歲遂從其師還會稽華嚴寺以飯僧爲佛事
焉越十年而念其親老歸里侍養則二親已歿
矣濟公卽遠墓所念佛者三歲而南營之崇遂
息前是文成王公旣勦泃頭諸寨建縣置令已
定南河源諸境三大盜崛起歲歲剽劫殺人禦
貨爲信豐患故信豐郭外環四營駐焉是時有
賊八人直入信豐遂稱城破而民死於賊者不
啻萬計逮蔡公奉命來勦三巢始以石背兵軍

水東以浙兵軍是地而殺賊若犯令者又不啻
萬計當是時濟公僅十歲許輒往眎殺人不恐
也已蔡公爲督撫某公所誣劾卒飲藥死獄中
由是露骸陵積南營遂成鬼窟矣雖復旱日猶
然陰暄晝慘徃徃日未及夕鬼輒相聚爲魅置
沙塞人口鼻間卽舁女婦過者輒曳諸亂塚上
不測所以以故行道相衛必十人互結其衽始
不爲鬼所害而畜魚者魚悉擁腫如瓜狀似人
頭舉刃刺之則皆血爾自濟公至此徹夜遠行



爲鬼說戒而嘯者頃刻遂遠十里於是邑紳黃公率四十八人爲濟公買山始以萬曆庚子結屋斯地濟公乃始施隊口禮四十八願爲鬼謝幽怨於是鬼窟化爲天宮穢土郎爲淨土而游覓冤鬼遂寢其怪矣是時濟公以道有坑甯墮者悉爲鬼壓郎每夜自肩土四百擔積等道平建亭其上以憩行路焉郎日受惡詈不恤迄今履道如砥夜可獨行是濟公利民靖鬼以有是菴爾令蔡公而起能令鬼不厲哉鬼何厲民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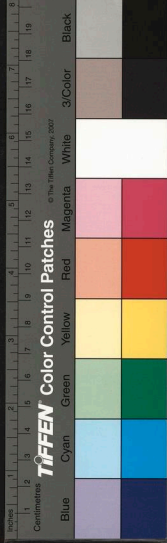
佈不知怨鬼今無厲民郎不驚不知德佛然則足菴之功信豐不大乎微乎豈第濟公行道善若身馬已哉濟公今越六十尚走百里居靜廬走西十里置茶亭令行道僧俗冬夏皆可休飲其不疲厭類此是菴則有田池圃二十石墾荒田三石靜室一區可令嗣者食力自濟公返信豐倡雲棲淨土之教以導衆信而民輒歸之若響郎事外道者亦稽首格嚮焉幾令信豐悉成佛國郎有干戈政令豈能盡殺無道就有道令



民自遷善至斯乎助王綱翼世教壹以不令而
民化則濟公其一徵矣濟公姓郭泰和人家於
信豐黃公名某丙戌進士祔爲大常博士已擢
禮部主事已擢浙江副使不赴又十年補湖廣
控澧州道亦不赴今年七十有六祔亦距佛已
受戒雲棲見僧有袈法者輒絕之不一引見惟
視濟公則終無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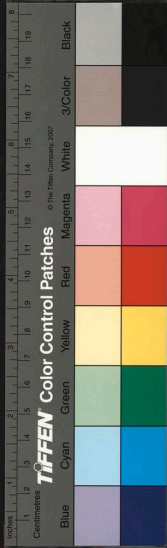
創法菴尼師菴羅院記

業惟心造感惟業會故業幽而不可詰感微而
不可物則因果形焉天人錯焉林徽尼故天女
也而生於菴羅樹華國人以是封其園女亦以
宿善冥熏守護其園而奉佛焉佛卽受之而爲
所住是非尼而尼焉云爾當佛成道後姨母求
出家不許以阿難三請迺令傳八敬法能行者
始聽出家已而制布薩說木叉焉若比丘尼犯
波羅夷八罪者不應共住若犯僧伽婆尸沙法
者猶許悔過若犯尼薩着若波羅提提舍尼以
至七滅諍罪皆難持易犯者許其應當學而不



列罪名則凜凜乎於防止蓋嚴矣其後迦葉賓
阿羅也以其度尼得突吉羅罪則毗尼清淨半
月半月一道合之鮮也蓋遵戒之謂解脫由斷
惑故事戒之謂別別解脫由三業七支各各防
非故而其破戒者則以三業不淨則以聞定怖
畏則以不爲泥洹則以貪著我見故正法久住
則先乎淨戒焉經曰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夫不
生不成不住不持則非聖種矣今尼師法菴如
廣則應山張氏女也出家德安侍其師自然禮

補陀大士久之寄止常熟蓋自然業睹其父親
見文殊預告西逝方以禁戒自嚴而法菴卽勇
於閉關甫及兩期自然亦寂今可十年有如冰
雪於是僧若尼服其清淨而宰官夫人若白衣
信女咸致其供焉睹其關所隘甚則願市地更
構以爲師院蓋施者若而人買價若而兩草構
佛殿費若而兩莊嚴佛像者若而人費金若而
兩將今佛昔佛於是焉住人女天女於是焉護
而檀那衛法亦於是焉固蓋戒光所攝導其信



信根所發欽其戒惟戒則能生衆生人天勝果
矣欲感勝果而非戒則不生非戒則諸佛功德
皆不得生不生則違法羯磨之所擯也經曰諸
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良以衆生心行卽
如來種一切世智解心卽般若種則一切低頭
舉手卽解脫種耳法菴不求施而施至焉施者
不爭德受者不貪供二施不等乎等解脫矣若
於一切恭敬供養不能忍而不著卽非菩薩生
忍卽於一切寒熱饑飽及瞋恚憂愁及諸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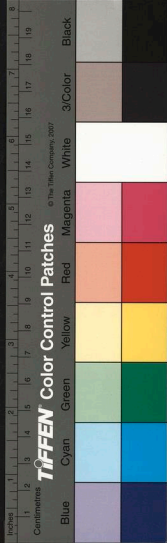
等亦不能忍而不動卽非菩薩法忍夫非忍則
三婆羅不得而禁也是故開士萬行於戒善始
菩薩十受以專持先其有散心則罷覆已其有
忘心則罷漏已其有倒心則罷穢已戒哉其猶
舟也覆之惟楫度之惟楫法菴堅忍十年而不
墮是名真精進矣佛言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
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
是名真智慧矣律諸法菴終成將有端焉耕夫
先生曰予聞晉尼始於淨檢其羯磨卽有日殊



香焉今予邑尼不犯波羅夷者亦罕矣有法菴
師弟子稟制脩梵則猶柱焉而波立也佛所云
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如法菴戒焉防
逸以護其性靡不染貞不變不幾乎女而丈夫
乎今日諸信之樂施厥有召之矣予盍記之予
曰唯唯作諸善業是生滅法無作諸善業是不
生滅法法菴住是院特幻寄生滅中爾不觀菴
羅樹之生天女乎樹忽而有女以女爲果法菴
忽而有院則以解脫道爲果畧曰菴羅則記其
初非有女而今有女護之耳護之則命之曰佛
住也夫有佛住焉而衆檀之功德可量乎惟此
衆檀亦如佛焉以四法徧施衆生俾人得四益
焉則可作菴羅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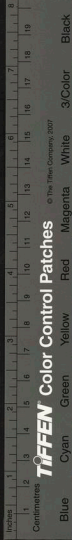
遊寶相寺記

予舍五明訪吳延季則稱寶相焉寶相寺踞
縣東故唐光化間刺史陶雅所建宋大中祥符
所賜額稱昭應禪院者也寺且圯予得西宗湛
一師第迺構而新焉佛像則見夢許無聞無聞



飾焉常馱尊像則見夢畢公著公著病間而飾
焉右則鐘樓雜吾法鼓前則萬羅朝吾佛坐吾
且與子遊於是乎明日則集畢撫之懋謙程敬
念師聖江似孫紹前汪僑孫祖肩洪亮鄉朝宗
黃象之成象許無聞志道楊燁楚軫光爲一日
宴談飯蔬於鐘樓登樓瞰寶相則出其麓迺並
予出問政門折而南入谷谷窈然襟山帶竹入
門則故蕪陸殿則也與如朝佛則威如慈如觀
常馱則翼如訊諸師僧則儼如宴如予與遊者

則翔如儻如熙如啞如不知歲之臘矣於是季
延謂予曰是寺嘗遷城內西南隅矣正統間始
復建於斯斯不昔坻焉得今構乎予曰昔乎今
乎豈有遷代構乎坻乎豈有任壞佛乎馱乎夢
乎像乎豈有內外豈有離會僧乎若乎任乎遊
乎豈有通隘止邁介然而幻有斯遊儻然而幻
有斯集矣昭應非寶相乎寶相非無定相乎延
季曰不然像法以像吾像焉斯已爾他日無聞
復集諸士於寶相則沿澗而出見奇梅三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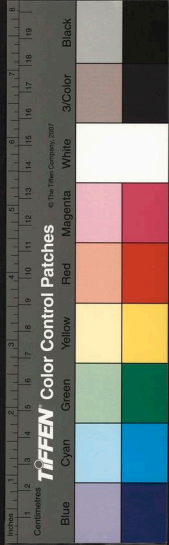


離竒樛幻踞屨倚澗狀若幽人邛天而嘯諸士
從澗下望則拂拂若昂霄矣萬羅山則若賓馬
似孫曰繇谷口入是澗則寶相幽焉春夏行則
有蔚焉水號號有梵音焉秋冬行則蕭焉漠焉
寶相則穆乎清矣澹矣幾不可相見矣予曰誰
遊哉而見是寶乎作遊寶相寺記是歲甲寅臘
月望後三日閩人謝兆申書

房山縣爲石經山香樹菴補額護經記

距予所蒞房山西南五十里蓋有石經山云

故名涿鹿記稱幽州西南則曰白帶之山以兩
積石孔經歲則清香有異故稱小西天以隋琬
公石鑄釋藏經藏焉故稱石經文之予與石鑄
程公遊其地入東峪則爲東雲居寺是爲七洞
之址洞初有二聞琬公鑄藏竟則火龍穴其五
焉是有七洞今洞則貯石藏而幽其實焉其闢
而可入者曰雷音之洞東介三洞西介四洞則
法華維摩金剛三經貯焉經故可塌雷音之顛
則爲小五臺爲金仙公主碑趨西則爲西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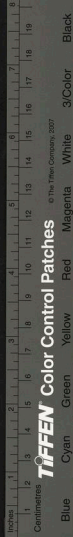
寺曰西雲居寺前有藏塔則穴地而鍵其口鎮
以浮屠焉其北塢則爲隋琬公塔其南麓則歷
唐宋金元刻藏諸師骨塔附焉是曰夢堂之菴
今稱香樹卽記所稱香樹林者也何稱乎香樹
則貞觀五年鑄涅槃經成而山大吼者三遂生
香樹三十餘本云今住僧則曰周悅程公則受
紫柏達師命護是菴者也其骨塔之比有濫泉
焉從石竇湧出有聲如雷繞香樹而南其割寺
則自隋始更今名則自貞觀始蓋貞觀五年刻

大殿若經成六月則有瀑水浮大木數千株乃
更構是寺云崇飾則自元和間玄宗之妹金仙
長公主始其南故寺地今踰踞而莊焉繇山口
趨菴洞則莊扼其吭焉予訊諸程公曰是菴控
浮額之徵久矣曷徵是苦乎程公愀然涕下曰
苦久矣飛來之額不除地不產穀責輸官不恤
額浮惟額是需僧不能辦輸則惟徵是逋曷少
蘇乎予曰曷浮曷追曰浮則有初萬曆辛巳丈
量是圖方手田朝用者索僧賂不趨詭蓋是額



踰三十年額外莫輪僧遜則墟歲在壬辰 慈
聖太后爰供吾師師房是山則靈塔已剝山木
畢翦馬牛縱牧樵畜有踐洞穴將夷誰護是藏
誰經若產痛哭三日命徒藏公走告太宰陸公
奉命謀諸薦紳以及太學吳氏惟明挈金三百
蓋以諸檀乃贖是菴但僧苦歲輪又半有逸迄
于辛亥洪水大溢沙湧地沒青草不出徵額不
貸四歲靡恤抑又養馬負彼重林將汰額乎惟
補是秩予曰若何利若產憂若浮額乎曰某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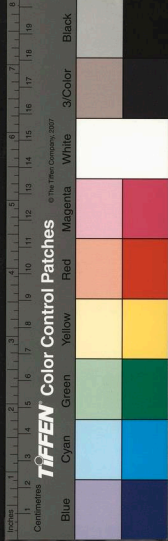
利產產則有繫地以贖僧僧則護地有地則菴
久有菴則藏守一歲不產僧易糊口再歲不產
僧不遐走乎萬曆之祔菴割于豪刻剪牧踐鑿
弗遠昭某豈爲寄口跡地爲招乎且師有遺命
藏必續鑄一日不護過則彌天矣予曰是藏已
固劫火莫燬豈必爾護乃後不毀乎曰經於大
地宛如虛空大地一塵如墨點中石豈能鑄火
豈能煉第假石有藏則假護不絕耳况人畜賤
穢其地柱陷地獄若起不爲衆生粉骨是利是



護虛乎子曰有是責乎而願堅於石乎曰石有
時以泐藏可以復勒階迄于元代有積墨惟明
未鐫願豈遂息耶第浮額一章僧乃休厥力耳
予曰唯唯迺覈蒼厓地額得三頃八十有二畝
五分三釐請諸屯田侍郎過公以太平里墾荒
之地不在編額者得一頃三十畝償其浮額且
除見額一頃三十畝焉今止二頃三十畝有奇
則苦亦少紓矣山不需僧護乎僧不需地護厥
經乎第瑤莊扼其山吭不能不貸吭而入腹矣
有大檀如異時陸大冢諸紳則不可不復後有
令長監于是額是護則藏久于劫德亦借藏久
矣乃作是不記之記

房山縣爲石經山香樹菴補額護藏記

石經之山距于治西南五十而近山故名涿鹿
亦曰白帶之山亦曰小西天以隋琬公若唐宋
金无石鐫藏經藏焉故世稱曰石經其東西二
峪則爲寺二一曰東雲居一曰西雲居舊皆爲
護藏設今替久矣萬曆壬辰以來始復是香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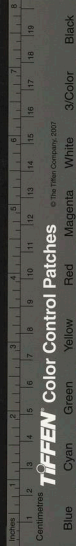


菴護馬菴在西雲居之比卽故夢堂菴之址記
所稱香樹林者也何稱乎林則貞觀五年鑄涅
槃經竟山卽大吼者三生香樹三十餘本故曰
林林北塢則爲琬公塔琬公暨諸師所藏石經
則有七洞二塔焉一塔踞西雲居之南一塔踞
香樹林之西則皆穴地而鍵其口建浮屠鎮焉
踞南者舊可入穴近傳侍御光宅巡關始闕焉
侍御者紫柏大師弟子也循西峪之塔而南前
有寺地則璫踞而花焉其東徧隙地亦皆寺產
也由璫莊而入香樹則莊扼其吭矣循香樹而
東則爲七洞洞故有二逮琬師藏竟則火龍爲
之穴其五云其冢則爲小五臺其下則爲雷音
間有法華維摩金剛三經可塌循洞之南麓則
歷朝刻藏諸師骨塔在焉爲豪所剗毀者十九
矣香樹何以獨稱護則都中石鐙程公受紫柏
師命而護是菴者也予何以除其浮額而補之
則菴故控浮額之苦久矣額飛至不除地不產



穀責輸官不恤浮而額是追僧不能輸而後是
逋誰詰若自而少蘇乎予詢諸程公則曰浮則
有祔矣萬曆辛巳丈量是圖弓手田某索賂不
趨詭益斯額誰克有輸踰三十年僧避則墟而
已歲在壬辰 慈聖太后爰供吾師師戾是山
則霧塔已刻山木畢翦縱放馬牛樵畜有踐洞
穴將夷誰護是藏誰經若產痛哭三日則命徒
藏公走告太宰陸公奉命謀諸薦紳以及太學
吳氏惟明明則捐金三百益以諸檀乃贖是菴

但僧苦歲額又半有逸迄于辛亥洪水大溢沙
湧地沒青草不出徵額不貸四歲靡恤抑又養
馬負彼重林矣予曰僧何利若產何憂是浮額
乎曰僧曷利產乎有地則護菴可久有菴則護
藏可守一歲不產僧曷糊口再歲不產僧不遐
走乎萬曆之初菴割于豪剗翦牧踐鑿弗遠耶
豈以訴地爲招乎且師有遺命藏必續鐫一日
不護過則彌天矣予曰是藏固矣劫火莫燬豈
必護焉而乃不毀邪曰經豈石鐫亦豈火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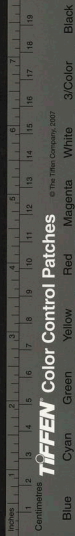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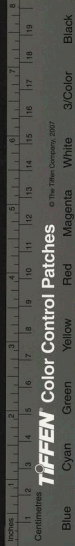
假石而有藏則假護而不絕耳况人畜賤穢使
彼枉陷地獄有不爲衆生嘍邪且自隋迄元代
有續勒獨明闕焉豈遂息邪予憫其志爲之覈
廢地故額得三頃八十有三畝五分請諸侍御
屯田過公以太平里墾荒之地未編縣額者一
頃三十畝補其浮額而豁其現額一頃三十畝
合之得二頃五十畝有奇則僧因亦少舒矣不
需地而堅於護藏乎第璫莊在吮不能越吮而
入腹也有陸太宰吳大學其人馬則復之亟矣
後有令長而監于是額是護德不借藏而久邗
予故豫記夫不記之記

予自南師書

予旣代房山張令
作記因與之書

護經記三易稿矣昨暮始定送上覽正贖莊
之事舉之亦易但有莊而不刻藏則亦莊家
漢耳向有紫柏師復此菴地今有師護此菴
尚須滯十許年不刻一字恐琬公諸師不免
笑師耳且有師不續鑄是藏亦枉作護經僧
耳後此有僧誰發此願邪師旣波波挈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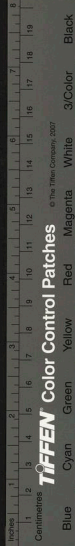
此十許年不曾動得一片石則去此十年又
十年豈能永劫不壞身邪舍此虛妄欲伏之
身發虛空無盡之願刻虛空不壞之藏不勝
於前此虛度耶以師之慧不滅南嶽思大乃
不發願如思大師何耶豈師見骨塔千餘爲
刻藏者亦不免剗滅遂爾灰心耶若論佛思
衆生恩卽粉骨碎身未足酬其萬一矣豈以
委委隨隨有負諸佛及世世衆生父母及瓊
公紫柏諸師耶眼前安樂爲放生度生爲一

切在俗度生度雖無量恐不免賺過光陰耳
光陰似箭勢不反回又如水面波平下流寔
急師試自度能復少壯不自萎爾耶不發大
願不起大勇欲續刻是藏決無有是處若說
緣到卽刻此亦自誑耳實無是願焉有是緣
乎况有願未必緣合乎柰何無願而待是緣
也則必自師今日有願始誘師如此卽以代
懺伏惟宥原

遊實竹三谷記

松菴師謂予有僧住實竹今八年不出山矣蓋
訪之予遂從菴度淨妙東礪陟巖東北行松林
中望華蓋峯如寶蓋僮僮折而降如幢幡豎而
五老峯則勢復東趨不正華蓋後但陟岡愈
高則五老巉削益在霄表矣折而入谷可三里
許則故實竹寺趾也竹皆中空此谷竹皆中實
故云見僧黠如是曰一禪問其產則曰無錫茅
屋一椽下眎鄱湖如在谷口其故柱礎皆徑二
尺許其泉數道活活皆鍾其址而僧處漏濕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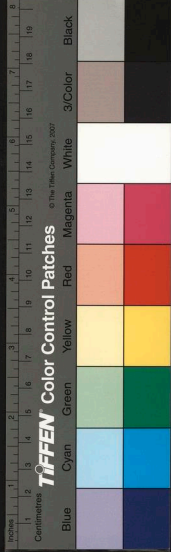
有晏如已僧導予出谷西行復入一谷曰許家
谷谷口舊爲許氏屋昔自淨妙敗而僧退居方
竹實竹已復爲許氏敗二竹遂廢已許氏亦以
絕廢今僧敬堂寂慧則居谷內新構數椽遙見
左蠡正亘其東南而僧已它出獨水淙淙響空
谷耳出谷又西行入一谷則方竹寺址也昔以
竹方名今無竹矣而僧法藏居焉其室橫縱廣
皆一丈六尺而椀子面午在谷之左其階礎之
石皆實竹故物也今築池其下將構而面震馬



其谷有卯塔頂曰賜紫大圓慧覺禪師以俗盜
莖而攝其塔今亦不知慧覺爲何代僧矣此三
谷者並華蓋峯之東踰嶺度華蓋而西則爲凌
霄巖而方竹爲第一谷許谷爲第二谷實竹爲
第三谷則皆肘腋相比聲響相答而俯瞰淨妙
則已在平地矣其二谷之水則皆注淨妙東礪
而五老亦並履其東北予遂從菴歸見夕陽反
射則五老華蓋且半在陰崖中矣時八月朔之
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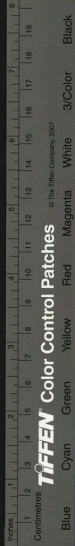
武夷山房大會記

山三成曰天柱其熊能光乎其鬼冤氣乎其司
天九部爲陸吾乎記曰岷陵乃元氣之所合五
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昔者黃帝登馬歸
而遣其玄珠之謂玄寓外方之神神其亞佛矣
能操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能奪地祇融五
嶽而結四海乎而元珪訊焉曰不乃謂有法無
主無法無法無主無心之謂空寓其降婁玄枵
以負東海而萬物庚生故新相代則封者宗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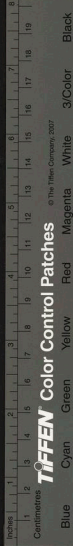
以爲長昔顏淵拜孔子登焉而見繫練之狀於
吳門外之謂目寓維孟子尊孔子以小天下非
夫淑而學者私而私張之也固曰天大孔大大
何本本乃大大乃莫配配天者孔子平天德何
大生終古以命孔德何大生終古以學言無言
無言言名無名無名名功無功無功功惡有已
命乎哉而乃有已學乎莫師之或蒙莫宗之或
贖矣君之作非其相帝佑而崇之長也亦使師
世也是故學者以爲君而無已以爲師弗矩無

以學也弗經無以世也繚經必有矩絜矩必有
本知本也者左之以眡其左也而非右之以眡
其右也而非後之以眡其後也而非前之以眡
其前也而非上之下之以眡其上下之度也而
非故下下上上後後前前右右左左也握一本
焉而至善我柄天下家國無我堅翳物知意心
無我堅吝謂之知止止之也者以命入以本宿
也入而宿則至乎於穆而窈乎性盡吾師乎徐
夫子矣夫子紹諸李夫子李夫子紹諸大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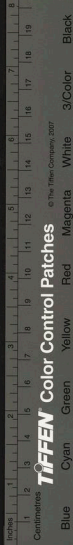


言曰脩身爲本性宗也宗已清則繼不能緒也
宗已尊則於學終古爲大也故淑人必以其明
學君焉堯舜講於俞咈矣師焉孔子講於洙泗
矣夫子于臬督學于藩叅政帥閩士而講有學
俱焉者身至之也非至之也風也望而揆其景
欲其圭標而度以正也默而識之順帝之則也
循而誘之無所厭之無所隱以鄰倦也七年以
其日爲之儼若者孺爾性也越惟 帝命簡我
夫子陟按察使矣將西歸登武夷惟乃山房說

焉諸弟子曰行矣哉師乃不延于予小子率而
陟峯以後于夫子車無邇遠用戾于九曲之上
倪氏汝中趙氏天發胥風戒于乃有事諸弟子
更日夕見夫子請益夫子乃大會于講堂命之
若曰士職惟學乎明學惟友乎合友惟會乎惟
日而離於爾群則惟日而廢於爾學惟日而廢
於爾學則作其主之爲而止其客之爲而爲而
入其客出其主則於職必曠爾而日苟爾曠於
而日則於任重躓而道遠息積爾如其委何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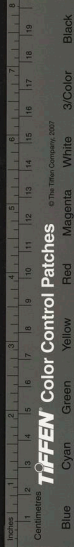


之出於弘狹爾如其餒何弘之必以教止止而
止何所脩脩而脩何歸何樞乎三極何宗乎一
本以彌若物物以揆若事事以不舍以不遺以
橫從乎紛若爲物宗也而操乎無聲臭者乎而
囊乎無方體者乎大哉乎知本知之至象其世
以爲極則世錯而變適則是以大盡乎經綸雖
有象莫之能膠世煩而執簡則是力有防而功
有嚴也故至寂非以至而至虛非以抵則雖有
方隅亦弗之狃且雖泥弗濂也無槩而若表無
茲而若度則是千聖之秘符也今夫捺轆而直
也且無撓則駕地乎其高下利於準而登陲則
擊不與節謀雖勸登馬力而猶其牛後其輪爾
也必易且性必踐形見也善必本身止也夷者
之爲地也險者之爲陲也曲而注之爲準利且
久也斯其爲德必不脩以夕惕以爲學則豈異
恤焉憂棘於不講憂棘則欲樂其群也必不有
辟欲友其攸攝也以有壹必不有昵於其靡爾
以振於其渙爾以萃譬鬻膠欲熟而水火相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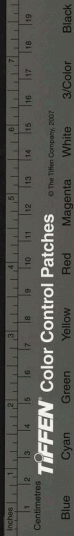
則居旱不動居濕亦不動矣會已可乎哉昔道
一弟子一百三十有九人謂之入室爲一方宗
而各居一焉是故受其所蒞而轉其導化爾往
矣往學第來學師吾道不有宗者也乎哉學者
如繼焉繼者如生焉生者如孔如天焉身天身
學天學以生天之生民夫是之爲大學諸弟子
嘆曰今而後知學之生人也是會也弟子則鄉
貢士三人詹玉鉉李聞韶朱以淡以建陽至選
貢士三人則田居中以泉州至朱鍾文以建陽

至黃應宇以崇安至歲貢士三人則楊玉成以
建寧府至陳庶以歐寧至王大伸以建陽至國
學生一人則莊鳳章以泉至諸生六十二人福
州則陳萬言連江則周國祥陳祖念長樂則陳
長澍延平則王志伊黃汝渭順昌則廖汝畢黃
正誼將樂則蕭來鳳邵武則劉靖傳以立王新
德周弘穢建寧則小子兆申王家材泰寧則黃
克正李開泰泉漳則以待督學試未竣惟泉王
鏐以讀禮得至興化則李夫子新館焉惟黃崇



翰至建陽則張竣林文郁吳道坤袁一鸚袁文
紹丘惟一黃泰階袁袞朱清朱世濟王庭槐林
惟棣張汝梅李日新張汝楠林呈輝熊紹祖崇
安則金其學安夢松章文明黃應奎呂汝萊黃
應斗江襟黃應用闕學曾黃應相范國璉黃一
善吳世俊董粹若藍光台吳世濟藍載祥范景
文藍載道彭季申藍慎中倪日中藍光奎吳世
埜司督一人則建安倪士和司贊一人則建陽
趙光孚司鐘磬二人則甌寧布衣劉觀大丘惟

直逸士一人則莆田吳元瀚先四日至與是者
鄉先生則督學御史海澄柯公挺以家旣至大
行人興化黃公起龍爲夫子門人以使歸至建
陽令則魏公時應署崇安者則建陽教諭劉崇
正學師則建陽教諭黃思謨爲夫子門人崇安
教諭朱繼周訓導張昇皆以屬部至老於夫子
者二人廖汝畢七十黃正誼六十以步至小子
乃記之曰美哉夫會聾以聰瞽以明惰以策放
以翁而紛以亂沉以醒而癩以淪微夫子學胡



若棲鵠於斯也微夫子之生人也孰是明宗而
逆其生曰李子等其豚曰孔子乎同亭之宴會
記神武君矣猶張幻也彭武彭夷嗣鏗以宅於
茲山矣猶泝壑也考亭源稟洛學惟日儻然不
講若不終日故五曲抗壇而天柱諸山由此峙
望庚五百年李夫子寄於寶山會乃大集矣庚
二年堂乃成之二年夫子乃式臨焉學行而
身寓乎止時以止客耶夫子時以止主耶倪趙
二子時以止客客主主耶則二子子矣他日聲
清而遠聞者其軒懸矣夫學師者于以生來學
其非空玄寓矣夫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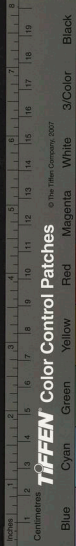
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九

記

廿四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目錄

傳

廬節婦傳

嵇少南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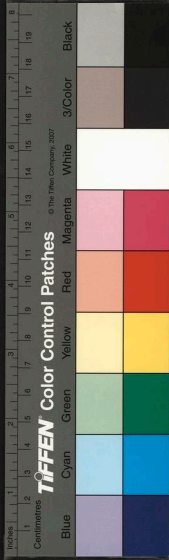
嵇長公伯明傳

稽文學望江先生傳

目錄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目錄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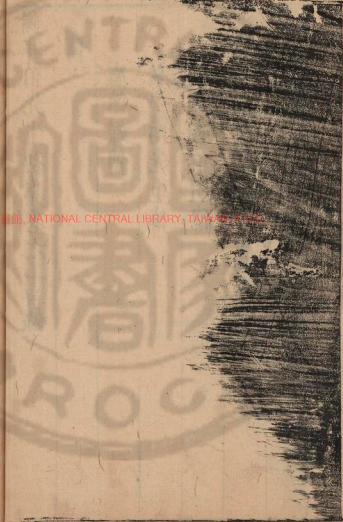
姪 謝大年有兆
較

謝大銓驚人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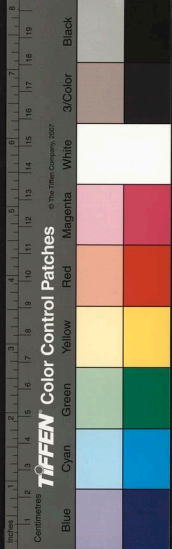
盧節婦傳

予聞周學師道盧節婦事蓋愴然心異焉已得
觀其兄思詡語及節婦則未嘗不唏吁泣下也



曰嗟乎寃哉吾妹冒不孝之名以死且以一令
故而枉以匹夫之諒則豈不痛哉孰是傷化而
寃乃節者也予聞其狀又不覺拊膺而太息焉
乃作節婦傳傳曰盧氏耿娘者順昌人也而嫁
吳邑趙官周爲婦其父起爲學官第子其兄思
詠亦爲第子磊磊有奇節始耿娘四歲趙文輔
爲其子乞婚也父則許之九歲父死兄則撫之
比官周十餘歲許文輔令就傳習爲制舉業輔
俞氏則諱之曰汝讀書被黜矣柰何復誤汝

十歲第令汲水伐薪其奴灌園作業可耳於是
日周日負薪矣然憚母不敢避勞季十八遂病
癩疽而輔又素懦嗜酒酒醉則狂舉大叫見俞
婦來乃緘口不敢讎已而爲官周婚也官周故
不能具服耿娘則盡出其椎布衣之又_不給則
時時叩母若兄惟恐舅姑恚焉居久之文輔產
落乃析諸官周與其少子自光而官周妹夫何
俊全者故豪胥也利官周屋乃嚙其第將及周
周乃許之府其父若弟反爲何左袒遂坐官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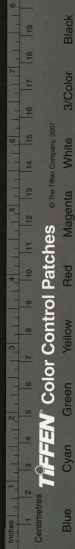
罪官周旣戾而又羅罟也則時時罟何不設其
父乃告縣官周不孝狀官周卽逃入古田歲餘
病痢始歸歸數日死父母若弟無一人哭視者
第耿娘鬻其奩具而思認爲之治喪於是耿娘
日夜抱孤兒若女哭水漿絕不入口獨骨立耳
不泐旬而翁遣人詣盧母議再醮盧母哭曰哀
哉何忍何太迫我女也然翁數使人促盧母不
置也踰兩月盧母乃從容爲耿娘道翁迫嫁狀
耿娘泣曰女子豈有再醮者哉而忘吾父從一

之教重吾夫九泉之恨耶卽翁所授產不足贖
衣食兒卽紡績佐之以撫此呱呱耳諺曰出賣
寡婦猪狗母兒豈非此不一死耶於是耿娘懼
翁必嫁之也又懼豪胥業已分吾宅而居萬一
不測將奈何則攜其兒女子依母氏焉而是時
豪胥慮死者霧几尚在不能有趙氏屋乃賂俞
氏母弟曼促文輔告思詛虜其家財物漏夜迫
寡婦出嫁矣且結庫吏游應賢書記劉若鶴爲
之交譜當是時學官與弟子員百餘人力爲盧



生辨而縣令王九臯不解居半歲思訊以辨復
事起延平劉若鶴遂上狀首耿娘拒翁令不孝
而以翁少子自光若豪胥子爲證又會自光之
姻林訓導者往往爲令言盧氏不孝也令卽信
之立遣使卒數人卽盧母所逮耿娘訊於庭謂
婦旣得罪翁姑大不孝當絕遂替令除官周霽
而徙其主婦當立嫁亦不得更依盧母於是耿
娘則歸見姑跪而泣乞容逮黃昏姑與少子婦
拒耿娘門外不許入耿娘乃抱主赴井而死詰

窮汲者見耿娘死面如生也而駭譁於市觀者
以萬計莫不酸心隕涕詈其令冤死節婦云盧
母聞之往伏其尸而哭之曰冤哉吾女而她是
耶遂收之已而思訊控於巡撫耿公定向語侵
令下當道訊當道曲爲令解輒歸節婦死狀而
坐思訊訐上繫之獄其何胥據屋劉潛等供縣
後如故耿公乃再駁其所上獄詞曰盧耿娘往
以夫故生不成其孝今以兄故死不得名其節
則豈不痛心哉切詳當時劉若鶴等以憑社迫



胥官所趙自光等以貝錦文諧翁前屋據而夫
主未離家聲而遺孤孰養想其撫膺自裁捐此
七尺而棄彼哺稚則腸爲裂矣招擬若此死者
瞑乎耿娘之死爲若鶴等威逼明甚而縣官受
賄該道直白其誣卽置勿論獨不憫無告耶耿
娘胡不愛生比哉乜又移檄讓令曰盧耿娘故
輩輩未亡人也其舅生員其兄生員其父盧起
又生員之有志行爲鄉里所崇前賢守所賞式
者劉若鶴一庫書耳游應賢一罷吏耳今一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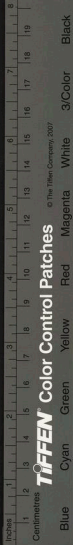
其筒案之詞將士族之嫠婦賢士之貞女令隸
卒拘縲械押羣然凌轢而辱之衢市爲民父母
可忍耶不可忍耶幸此婦一死不爲士林重辱
如隱忍不死斷令與積棍無賴之徒同堂而居
忍乎不忍乎蓋深痛至於此矣乃令以其屋立
祀節婦焉而署篆者爲通判黎公又格不行思
詔則上何俊全等復占屋狀於是耿公據案以
爲何俊全林澤威逼盧氏之罪浮於若鶴矣然
是時若鶴等業乞名公某爲之居間而會耿公



應 召入學南院事乃解先是楚有周柳塘吳
少虞方丹山者將謁耿公道順昌驛舍目激節
婦事爲之頓足哀歎及見耿公則謂公夙抱明
哲矣必能雪順昌一冤婦狀也然耿公卽三人
者則三人又不言比聞道若府所申狀則私相
詈於寢所耿公始得聞所以乃更哀及盧生也
謝生曰予識盧生時渠且耄矣然倜儻持節尚
不衰憊每一論節婦則傷公道不畢伸云其言
雖激然侃侃標概有足詫者乃知耿娘之烈真
不辱其父兄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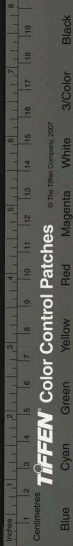
稽少南先生傳

稽鑑字子佩德清澈溪人也父雲鳳生三子長
卽公公以父號南陽故號少南季十六補弟子
員二十五中嘉靖庚子科浙江鄉試公少居約
及舉孝廉再仕爲令率以廉介素樸終壹未嘗
有泰志焉其父爲乃考構難家破則恒戒子弟
曰毋以家破破吾行亦毋以貧兒復用富物哉
蓋其教路路而行徑徑嚮然義不少涅以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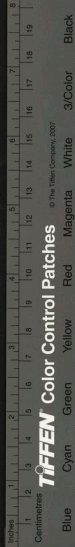
稟之爲能躬節儉云公之先傳自高郵嵇家莊而系已軼以伯八公徙澈溪故宗焉或曰嵇康後或曰非是或曰璉市之嵇與澈溪氏同一姓族當合而南陽公纂譜系則第助自伯八公不綴遠胄焉是時璉市有嵇太史世臣者溯其支自嵇康欲辨公合族公謝曰僕豈忘祖所出不追哉伯八公而上不可徵則無徵其必徵如其傳也妾則謹吾祖矣南陽公曰然誤祖誠不如闕其父子執德皆此類矣公篤學嘗爲取室杜

門一月則以手繕五經一部其後舉孝廉卽一切請寄謝不關而攻苦讀書至夜分自若辛酉歲直大侵日所需饘粥不再餐矣會督學使令所部孝廉各得薦一人補弟子於是里中子間致百金幾列薦而王宜人且謂饑甚又惠自上姑度之以俟公歸及語之故公不可曰卽窮餓可易志耶况一受則焉能復廉竟卻之而署同產子各上學使者去是歲憲副李公與其藩臬大夫宣公舊德以在會關得全錄公卷乃第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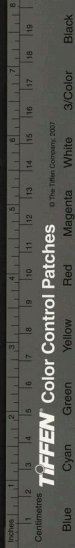
亟請公公謝不見亦絕口不及乃公事或謂公
饑窘甚矣受故人周不可乎公曰曾子養志不
飲盜泉吾方愧不逮彼可累吾故人耶卽無故
人將望誰免餒邪其施不居德窘不易介如此
越四季乙丑公念其父已逝母氏且老設祿養
又不逮若何則赴部謁選得如臯令故令如臯
者歲例供縣官費可二千金或受令掣鹽鹽買
餽亦可盈萬金而餒贖之入不與焉慮無弗損
賢薦操者公至則裁罷歲例而獨慈惠惟民莫

是恤居有間巡鹽御史則命公如儀真掣商鹽
公則如法驗私挾若不而賣人大駭不敢餽已
六日而事竣卽郡帑給公費百金亦請葺焉故
事掣但拱手高會滯三月以例百金上御史御
史且首薦若令而公乃空手見御史御史則陽
譽之曰公敏乃至此乎一邑何難公治卒不署
公薦公亦廉治自若邑盜夜劫分臧財故棄之
地詰朝土工十八人來不知其盜餘也競拾之
卽爲游徼捕去誣服矣是時巡簡欲論已捕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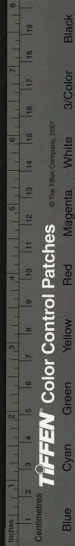
則力請公讞決公顧心疑之曰寧有臧露而不
遁者乎第使廉之更廉廉者果得真盜論服刑
以此盡出其土工焉盜俠魁余顯故百戶也其
部黨亡命千餘橫行海上劫殺無筭院道官禽
制不能至赫然遣官兵捕而爲所殺傷亦不少
是時公業已廉得顯故客則召而屬之曰聞顯
善若若能致顯賞若若不致顯卽先死若於是
瞰顯獨居邑屋則遣捕者四人踰故客謁顯俟
顯送客出捕者卽詳跪請顯顯欲絕裾入則又

前扼其亢縛之政廷下自顯已伏辜諸豪暴則
莫不自憎謂干兵不能禽寧不畏四人縛邪頃
之公以邑故汎地汎兵往且錯寓民舍狠不可
禁則豫眎空舍若許編署某許寓某伍又衡其
物價令平易焉比叅將李錫至則盛禮饗將將
驩甚公乃昇語異時苦汎狀今幸將軍賢諸兵
其毋仍舍民屋毋仍攫民物毋仍橫買民食貨
所不如約而蠹吾民者請國憲繩之何如叅將
曰諾卽下令就舍毋相擾會將如揚州兵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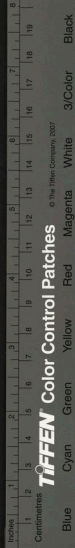
橫買民魚致格殺鬻者公卽下其兵犴中白將
將旋取若兵去自斬之公曰若兵旣妄殺吾民
若何蔑我侵我三尺法邪則具狀上巡撫諸當
道而巡撫馬公則嘗寵用李又嘗屬公善視李
者比事暴李則趨愬馬公馬公以此怒公公暴
之獨巡按御史孫公嘉公能不撓法云屬歲不
登公則以羨餘額千金有奇爲民不能輸者代
稅焉及編審則頗釐其夙蠹里甲無不快稱善
者孫公由此益賢公矣當是時馬公檄取官餘

錢佐泰興葺學官費公持不可曰吾豈以民脂
解中丞怒邪第復狀邑學宮次且議修地頃之
則又檄餘錢給軍興公亦不可謂此額外需不
敢奉命於是馬公論劾公不給軍興當調而孫
公聞之亟止其奏則疏已發不及矣公歸則蕭
然一介不幾微有怨色亦不欲謁調次季戊辰
乃以母命赴部福安鄉旣補心忽動聞空若語
曰官不止母則死竟勿勿不受憑以歸舟中望
見里邑子卽推問我家無故乎磨者曰無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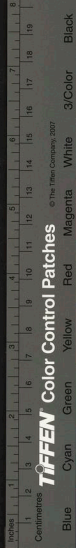
公遙聞似謂母死則椎心大哭家人力爭曰渠
但謂無事耳乃收淚然數問則又數大哭比至
家則母死果數日其至性感通乃爾逮服闋當
補則又愀然念母旣無矣安以有官爲卒以宗
族故人力強之乃行已而補慶符也則以犍爲
距家八千里而遙奈何效王尊叱馭驅九折阪
耶是時宗族故人則益來謁公曰公豈可以王
陽孝廢王尊忠公於是又強之任任纔數月遂
投牒歸而巡撫曾公則已器公不予會九絲城

平所爲相土田建城邑置學校者曾公大抵屬
公故勞勤居多焉公自辛未爲慶符可五季而
前後請牒至九不得日夜惟恐不生還見父母
丘墓爲王陽罪人致事不署者半歲曾公乃始
特疏予公告公得告歸則日從里族中父老故
人時時招飲作劇爲樂或勸公買宅公曰吾老
矣焉能爲子慮哉子賢能自起第不賢則詒之
毀耳公家食將三歲所恒謂諸子吾自爲今日
惟畏百姓耳畏之則不敢得罪設事或有違心



則民將背議能不內愧乎吾雖拙無善狀第忠
愛二字殆可無愧心矣蓋公生平篤孝友尚猶
介澹然嚴利寵辱之外其質行固無忝乃父云
先是公葬父母於後純其地近卑隲相冢家或
謂不吉而以子姓繁不敢遽動比公將訣則歎
曰生亦何恨惟父母墓不得遷高原則雖死詎
能瞑哉公卒檢其俸餘錢僅可給喪事其適子
汝漢伯明爲太學生方嚴偉獨能文章孽子二
浚沐仲新今爲建州司理慈惠庶潔溫良有讓
人皆服其哲獄汝浚浚德鄉爲邑諸生有名司理
公長子之楚士翹伯明嗣子之森士茂皆諸生
美文學而行義尤篤能紹述其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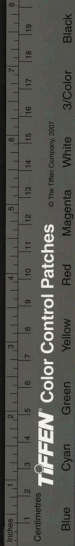
論曰古之循吏不必循行今之廉吏誰不殉名
嗚呼名哉赫赫上以懔懔斯其矯矣子佩質廉
不上譽顯雖恭敏之鑒能無耳人之格哉卒乃
見器魯公又何以也鄙俗乃曰何以孝弟爲財
多而允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爲勇猛而臨官此伊漢迄今貪吏所爲沒首滅



舉而不寤也嗟夫子佩何乃翬翬然行治皆潔
乎其庶有古矜之疾矣或曰廉矣奚其庶爲曰
庶盜得盜大貪可止故徵廉之能與廉善儼夫
豈害其心之無欲害哉乃爲贊之曰景茲循令
孝友是政嗜學師經安義若命澹弗泰志狷豈
戾性德非券償餓寧卻請爰表百城財例標正
讞卽釋寃禽魁斯平去声伏暉助賦代輸則並繩
卒以憲忤上改柄蕭然靡怨調渠足病遘迴憚
進勇還何勁胡罷曾公力請弗旺九絲徒勤掛
冠始竟旣克生還遺體式慶儲與卒歲壹維絕
質追彼先墓抱此難暝有旨忠愛不愧匪佞倚
與素節職秉無競我儀風徽逝矣私敬閨綬安
通家後學謝先申頓首謹譔

嵇長公伯明傳

嵇長公名汝漢字伯明前如臯慶符令少南公
冢子也公少有雋材十五補學官弟子員弱冠
食餼廩吳士皆目爲人宗焉已而入太學則又
名傾太學生矣公旣久待徵邑邑不得志乃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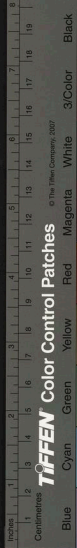


爲古文詩賦以自名其初爲應制義時胡公友
信業以經奇不可世士然獨奇公每讀公義輒
嘆曰微我典試其詭舉子哉蓋見賞如此公爲
人豪爽行義方嚴居恒莊厲對家人未嘗有嘻
色諸從弟見公者莫不凜然侍必齊如不命之
坐不敢坐雖坐亦必危如有從弟某齒若公者
偶言似戲公卽正色不答弟則靦貌前跪公謝
過族子以此憚公一有軼禮輒避不敢見公有
慝輒匿不敢聞公矣公兩孽弟汝沐汝浚皆少
公二十歲有奇公友跡之不異已母所產以故
乃父絕羸之凡嘗誨兩弟亦不異嚴父云初仲
弟始昏不卽詣舍學公則敕一小奴跪室限前
感諭之其後仲弟且壯而卒爾誑誤公則厲色
相戒不少假焉仲弟每見公戒卽慄慄若無所
容或燕見睹其尸如則惴惴然侍移晷亦不敢
舉武也一日仲弟侍食因從容進曰從兄某故
嚴事我兄者卽有過幸少容之公怒起曰我豈
過疾彼哉遂罷食入臥閣仲弟亦潛入候閣下



周擔循走至夜分不敢去詰朝仲弟卽具衣冠如公榻前謝公曰吾過矣吾過矣公所視仲弟諸子往往與之共寢食卒有病恒一夜三起不能解帶若戲狎公必禮諭之不許見者十日公嘗舉子未一月死會其弟舉第六子不能乳公見大母意故憐之則爲置乳母焉及弟且死紫裂產授其子五人人受七畝獨無以贍此子耳以視公公曰不難異日當割數畝養之矣叔乃曠先是萬曆癸酉公將應試順天族弟某者願

俱如比比弟死天方閉凍公則解所衣綾絡之顛殮之而更置絮緼以御瘳發又不惜重貲載其柩歸塋焉是時死弟之兄惑於流言謂死故非所則日來呼暑課公公弟資給之卒不與辨居歲餘益惑乃率其弟發竊發棺視之則死者面尚如生而所衣綾絡與所納餘藥橐中餘錢益宛然蓋棺時物乃始歸持公大哭且悔且感矣公卽迎其發養焉蓋公於宗族故人姻戚凡所課寡衰廢不能自食者悉分給之亦或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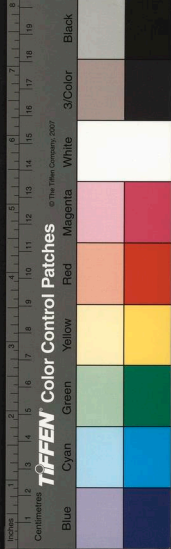
家雖窘不倦以故家無餘訾歲在戊子大侵公
生產益落則愀然念宗人屢者何活遂請之母
氏以其壽木一具可百金直者質得米數十斛
卽日散給宗人次季侵彌甚母氏病且革公亦
病然竊慮其力不能贖所質木卽母不諱柰蟲
蟲不可待何而以不肖之施禍母則焉用生爲
乃受給者私聚圖不忍負公各貸贖之頃卽辭
泉之公門及母卒公則哀毀骨立越兩月亦卒
卒之日命仲弟以母氏遺莊若某所田一十五

畝畀所乳弟而仲弟且益田二十畝宅一區爲
之取婦焉故德清令陳公效素賢重公已而擢
爲御史公是時睹西吳連季侵甚每扼掣自歎
誰與卹此饑餓流離者乃貽書奏記陳公曰竊
見西吳去季水災等滔天矣民命猶可延活者
前一歲未災故耳今且繼之大旱彌望皆赤土
矣非直七月則苗害固未甚七八月而丁此厄
則旱之稿若孕婦而燔灼之民之苦屢侵又若
倒懸而蓬楚之矣所望獨卹之詔旦夕下焉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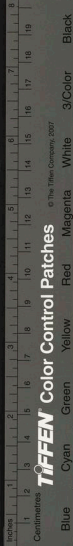


少緩須臾命耳乃聞入賀者以全熟上聞審爾
則今歲之租無爲望貸而去歲之租亦必取盈
竊恐旱潦類仍之後新故並督天人交阨豈其
使子遺之民無噍類乃已耶去年米直至今季
始乃漸長今未逾冬而價已踊賚直者至無所
告糴而上之督逋方急則激之踊耳安望其宜
布至德哉詩曰民之無祿天天是秣今疋羸載
道磬路蔽野則故視爲常談乃其不流不亡者
竊發蜂起使孫村窮簷眠不帖席則貼危者將

何底極今門下立於殿廷得以言四方水旱災
傷矣而不爲西吳尉此饑渴可耶書入陳公卽
具疏言請蠲請折爲江南兩請之當事當事皆
不可又會兩大卿爲改折事爭論不決遂以其
空言無補也罷弗奏當是時公不勝感憤而著
之私論以爲北方不毛之地至五月艸始生者
故無足言而西南諸夷則一歲再熟者比比迺
天竺之國一歲而四熟西墮婆登之國一月而
一熟則民登勝食哉今歲宜早潦豈無一月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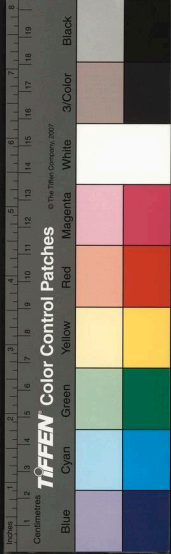


賜之若使一月一熟則亦足支一歲食不卽填溝壑矣安得驅此不聊生之民爲墮婆登之民哉蓋傷之至於此公嘗擊法吏受賕若邊吏媚虜狀至謂豸見枉則觸隴山異獸見番人卽躍起食之見漢人卽曳尾而止今焉得多豸處賈索之廷多異獸而置之疆圉而民寃酒國愾舒乎乃有受賕而陷無辜死輸情夷虜且臣事之者視此二獸何如蓋其所持論類誇謬非公正不發憤而責友善尤爲切直不少阿馬始公所善顧公爾行俱應癸酉順天試而顧公舉孝廉去及丙子公復如順天是時同郡李公樂方貴爲御史而顧公企羨以爲仙侶已而顧公成進士亦得拜御史公則寓顧公書曰憶癸酉丙子同遊京師時李臨川在諫垣足下致慕之第古今所榮臺諫爲其得明目張膽舒鬱塞不平之氣耳今足下則爲臨川矣將舒之乎抑緘默若臨川已平第不能著諱臣論顧所望足下則其足下之望臨川矣其後公竟抑厭又嘗苦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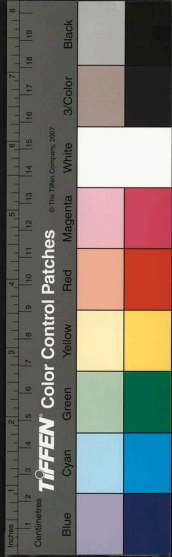


善醫鬱鬱乎不得疾瘳也乃作逐病魔賦以自
解其辭曰爰有病魔恣靈覃敷忽徘徊以綿擘
乍澹泮以沉痾使食纖纖其進寡貌庶廉其損
多其始進也亂我守齋之臺觸我虛成之氣震
我龍烟之雷鑠我魂庭之意怵我威明之雲變
我育嬰之兩隱我尺宅之光顯我華蓋之所其
倏甚也使候爽其氣志戶牖室其孔竅征公眩
其耳目殫殫困其言笑其少去也或量餐而酌
飲或先養而後攻或度帶而嘗藥或撫牀而粹

胸我鬱我志爾則娑娑我息我飲爾卽來國懷
今德兮如醒如醉白日假寐清夜呻哦口欲言
而嚙歎足欲行而跌蹉目欲眠而惛惘氣欲攝
而盤咏膏梁畏巽翅醜頰疎鼓鐘弗考嬌艷無
娛蓬首垢面削骨羸膚壯士爲之失色紅顏倏
爾彫枯泚景於茲流迹佳辰忽其日除罹此百
憂爾毒孔鋪爾猶居居弗卽於途吾且訢之上
帝禱以昆吾不然稽和獲之法而鍼爾痛簡長
桑之法而逐爾荼爾其疾去毋俾我餘余言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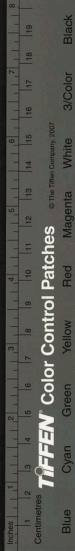


竟彼魔縮首吐舌而言曰子奚子逐子則何辜
造化小兒晨夕來啼我維彼命爾胡我訶凡厥
喪生失意彌多何孽匪福何平不暇貧賤憂戚
玉爾如磨彼生莫子識佚則佚矣惡知無意外
之怵其有恃子莫識者則將耳無闕哇目無闕
眈鼻無闕呖口無闕餽肢無闕逸而縱之適焉
適釀乎樂極之恤矣若夫病小則憂乃微病大
則憂逾危病緩則憂或遲病急則憂逾怵逮其
憂與死隣則思生與福貫則思防我其或爾瘵
保躬其或我玩於是維康維祺雖有卒瘞而不
神則寧不卽予亂今不予德乃覆維予竄無乃
大詆譎乎且子而訴之上帝則靡所禱矣若曰
藉和緩長桑之餘術而攻我去爾之衰我則焉
憐而不爾敵噫嘻今之爲六微技者我知其病
以試藥耳渠能知剛柔之有輕重乎能知進退
盈縮之有節卻乎渠能度節義而候溫冷乎能
察脈理而合重輕乎能量藥石而應疾病乎能
諳鍼砭而解絡經乎維吾所肩彼啜吾舖葦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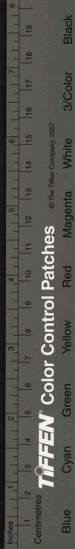
風雨束手莫謨偶予或去幸中自誣德乃功已
咎則詵吾吾冤已久請討彼辜彼能滯腸我斯
遙逋不能格我彼則受鉄嗚呼我躬不閱追恤
其佗爾弗我留我寧爾疴顧予所不恻然者維
爾情七借爾得失雜爾欲六借爾禍福維爾府
藏愈寡借爾出入相傳靡不有初讒咎我符子
不召我我孽自徂今將舍爾情平欲寡之士卽
彼鏡昏牖閉之府苟爾洵無伐性之斤攻心之
鼓我豈能病淨名之一點而不適彼樂土爰得

我所邪主人曰善氣宜宜吾勿過之矣體宜調
吾勿矯之矣神宜平吾勿抑之矣性宜得其和
吾勿撓之矣吾爲子束之生芻餞以楸蒲再拜
道子子母我徒永謝子迹弗復相過霍然有瘳
疋用作歌其後公病篤宗人莫不釋絡環寢所
視公且禳禱幾公復息焉公有女子伯嵇是時
季才十五爲泣顛廢寢食者數月聞刲股可愈
也又自度下體不可則閉戶以刺繡剪剪其腕
上肉肉不斷則又口齧之是女痛絕死且半日



乃更糲遂給司藥婢去置藥中進公公竟不起
得季僅五十有四自公結髮事學則昂昂嶽峙
不輕下一人或遘士可與語則降扈推挽之士
以此多歸焉其生平慷慨振人之急不恤有無
亦不肯侵一諾君子則以爲行義在儒俠間矣
公仲弟今任建寧推官廉惠湫間有古循吏風
仲弟子之楚之森皆邑諸生之森嗣公其飭身
循檢爲能不愧公後

謝生曰予見公從子士趨縷縷誦公大義每自
謂嚴厲偉獨不能如世父及晤公嗣子士茂亦
云乃司理語次公行事則常饜息泣下嗟夫嵇
氏父子兄弟間何砥行若是哉司理庶而惠似
乃父伯明義而峻似乃祖然伯明矩儒無其廷
顛俠絕其武其於天道有肅氣焉至今聞其風
殆凜然生非泉下人矣予是以贊贊曰猷猷人
宗勝流胥讚鴻將高翮螯乃伏歎經彛締義履
方服嚴豪氣風踈慈情雲織愉如敷和凜斯秋
霜靦貌慙聞齋危欽莊愛戒孽弟儼若朝典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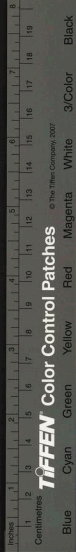


凶質米宗給芋兔一諾不侵割產食弟衣周恭
喪載柩歸地秉此任卹各俠焉如况憐才窘寧
亢時居肆擗琴英狐神獨逸遐儀公亡不亾足
述闔綬安通家後學謝先申謹撰

稽文學望江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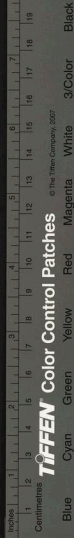
予覽稽氏傳何代有廩廩厲行者乎其或軼焉
若維薦鷄之奇鑿豪於洒其子子咸鑲之敏幹
雄於散亦各負能致所尚爲非苟而冒誕節者
迺子咸於羣從子中第契暉宗恩則其好恢廓

不斤斤檢約似之耳予友士良所述乃父宗恩
事殆於子咸稱亞旅馬子故爲之傳傳曰宗恩
者名汝沾躡望江德清之澈溪人也其祖雲鳳
維鳴爲儒生冠帶世父鑑子佩爲如皋慶符令
子公則其長也公生卽無寵於其母幼以貧學
爲農圃不能請之父學於鄉塾識字數行使竟
讀亦不能祖一日試公義被公應口卽對亦不
能注思祖以爲穎可教也而屬其世父是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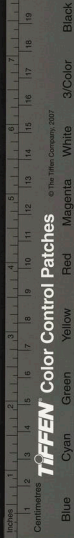
佩以孝廉家居恒督課其子弟於是則置塾師
誨公而時時自提命之公以此折節能強記然
其母輒詈詈公曰詈爲爾治家人作業乎而有
飯飯爾子佩則且食公公由是益發憤能斐斐
成其文章矣嘉靖辛酉公卽補弟子員時季十
有七久之父且強屬公治生產公則度磽田不
數畝耳雖疾耕詎足供數口於是推所生息之
道必智足與權變仁足以取予義足以聚散勇
足以趨郤乃可用饒而不爲訾後不則錐虜耳

已而激山祖墓有鑿石之役大構於訟獄者數
歲而公亦率其智勇宣力支馬蒸激山焚其曾
王考有季矣其山四面皆石爲餘杭德清諸下
流障而鑿石嚮者爲其航便則嘗聚黨千餘舉
鑿成雷走利成市而墓隧亦將穿及矣當是時
山民故利石工分嚮其息悉舍主之遂以此多
瘵痺疾不顧獨公世父若冢從兒汝漢伯明若
公父子若其從弟錯子鍊若其從弟汝淳宗厚
竊竊焉計請禁鑿不得會其世父令如臬聽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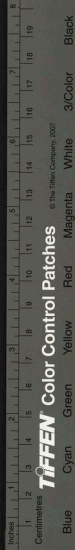
歸諸昆弟子姪從上澈山謁墓而石工乃橫
甚輒禽子軾等兩儒生去公卽詣院道官泣訴
得脫乃父而構自若也每歲除夕公亦不暇啟
居往往客武林舍中慮石工卒有反異其後石
工果數以瘞死人命詆告龔傳致傾當事者而
其邑令陳公特坐工等誣遣胥靡去又更郡守
黃公司理孫公堅議不利始得禁焉公蓋念其
世父捐貲畫策而父又爲彼所禽辱恨不卽啖
石工以慰曾王考地下之靈則豈以勞瘁爲憚

故其與從叔從弟戮力者亦數歲而公所櫛沐
險阻尤甚逮事解而公亦願息於文學癸季四
十餘竟謝儒生服日與宗黨中酒人酣笑不較
蓋自負其達生云公爲人多才畧英爽自意不
拘護細謹然見馴行篤躬君子則獨欽之其從
父通判子咸每引重公以爲快士公間請其比
田數畝以廣宅子咸卽詒詩與公亦不二諾其
相然信以是始公爲家替時硯田僅六畝屋僅
數椽耳及公所營治更患苦耗費亦不貲而後



能益田爲三十畝益屋爲數十楹以故不樂爲
儒往往自放其言曰人何苦偃僂作老儒枯蝦
狀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得有居食完卽一
日醉足矣母氏聞其語輒訶譴公然公入事其
母則曲爲婉愉幾一當其意母氏竟不快也卽
公婦張氏故能罷勉有亡佐公茹荼者而以公
故亦不得姑驩公第署座右無不是父母以自
咎焉公季則與伯明若寔嚴事之伯明則嚴威
儼恪未嘗示諸弟色笑者公見之則常凜如立
則齋如間言失而似戲見伯明正色不答則前
跪謝過蓋終其身不敢以狎進而諸弟有或桀
敖者公亦不敢以悌諍恐害怡怡但柔愛之已
耳其於兄弟友恭若此子二人長之相卽士良
次之述乃公晚進一姬所出土良則視姬猶庶
視薛猶邊有孝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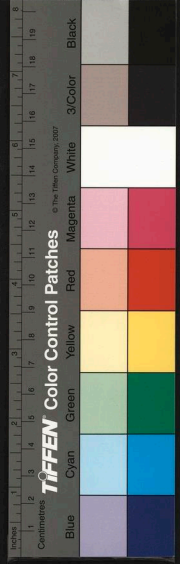
論曰子咸廓爽迺敬子佩宗恩似之子咸好散
而乃益產營宅宗恩亦似之契暉故有以哉跡
宗恩涸酒人自放其或有逃不必達則又似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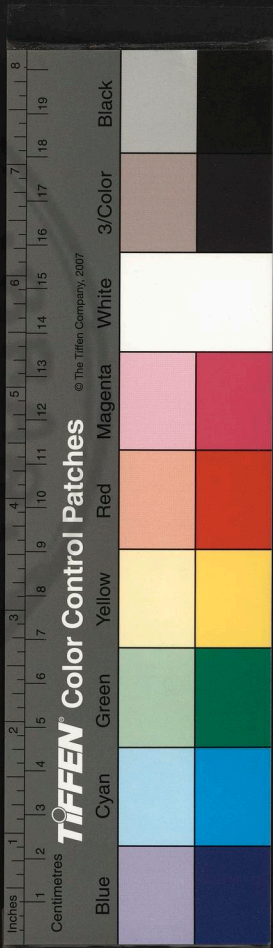
薦矣聞管維鳴以檢維薦上軼子佩以檢子咸
上軼逮伯明以檢而宗恩亦軼並其兄履賢行
而第乃服奇不謬爲相師然其友恭則三世一
范焉何故今見士良則又介奇賢間嗚呼稽氏
之族豈不英多矣哉

男謝元英子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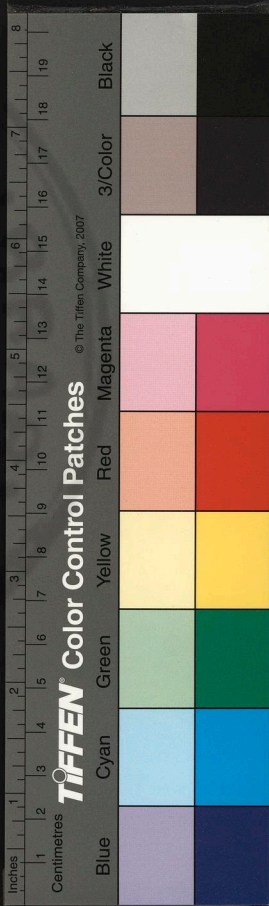
謝耳伯先初集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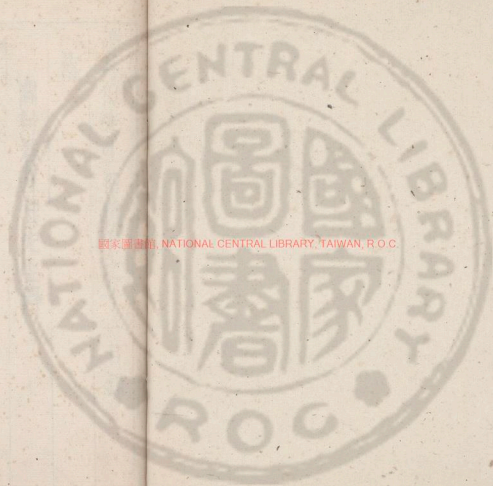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5964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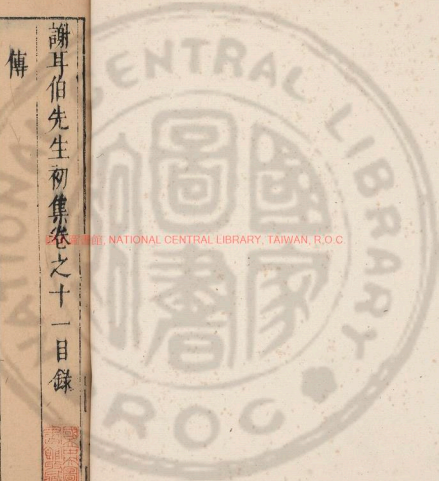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傳

關封君五雲先生傳

嵇母沈孺人傳

姚長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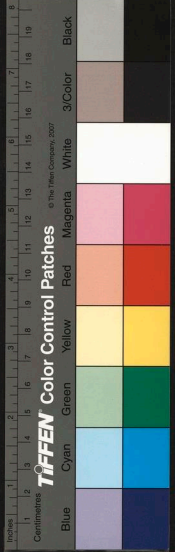
吳孝子傳

黃守中傳

王母傳

董烈婦傳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傳



義僕傳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陳 蘊胤芳

陳 範錫周

陳 琦奇玉較

傳

閩封君五雲先生傳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一

傳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閻子晉者始爲澤州吏目已擢爲大同府照磨
已乃以子長公儁甫令蘄水秩滿得封如令故
里黨率稱曰封君封君名 別號五雲其先
世則綬德人也至其大父而貢士琮者乃始仕
合肥縣主簿九載罷不能于橐歸乃籍揚州家
焉家故治戴氏禮公以此補弟子員第一矣至
學宮謁故所祠鄉賢也者輒卽然自稱曰夫非
鄉人也乎哉胡若而祠春醴不絕也於是動卽
莊莊乎其無或苟而言箋由是顧弱且病不任
信畢以貲入國子而且數試棘闈不得利又會
生產且日落公則卽屋而慨曰吾父少爲合肥
公茂所畜事去從外舅治鹽鹽卽爲鹽筴祭酒
以饒吾卽不魯頓之若立起乎吾且游於齷賈
以觀權變取予之道矣於是遷貿湘湖間者若
而季亦不得當貪賈之三蓋其賈也無以異爲
儒義不妄取一錢客有復持百金償公者亦以
百金而復償朱賈公卽謂客是故償我者矣柰
何而誤而我復哉卻之使歸客朱亦義公義也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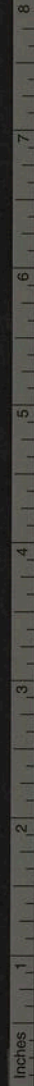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歸之客且感且歎且率其婦拜願公壽而昌
矣是歲朱病疽篤神則見諸夢曰而當死疽而
卻金之義免耳以語公公曰異哉神吾卽夢異
若然豈俛報而反邪其陰行德乃爾其後公且
大困公則舁馬安人安之不爲阨也比謁選公
尚猶若諸生國子時沉哦不卽成義也卒收其
卷無一字主者柳之授澤州矣公不以秩卑也
隱其能當是時澤有叔姪者競而搏其母起救
之一跌而殞而當事議麗大碎屬公驗公爲白
其狀曰若端競耳競耳詎歐母若祖母律比第
八十老媪跌直其競耳惡得遽碎若俾若二人
死法邪當事廼庚讞之反末減督學使者較澤
澤士誤衷時義爲游徼所持公會卒探已衷中
偶得片紙卽詳呼曰紙耳非挾義犯禁者而士
由是免其褫也其務庇覆人不忍絀人誤大都
若此矣居三季而遷大同澤民士無弗若慈保
離焉者則相與立石頌之曰是夫不擇害利趨
舍不有古循吏風哉是夫害必除犯必罰民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愛之畏之者也是夫緝盜而竊衰止巡鹽而私
販屏跡者也是夫捐祿市棺而殮行庖若芟不
可縷指者也是夫蠲我坊箱保甲非時之役而
不令破吾產竄吾生者也蓋慝其保惠明斷之
政殆於遺彼愛者焉旣而大同直虜入貢胡馬
督府則業能公者檄公市繒往勞之公繒視佗
所市微勝虜得之大說謝公而去會長公成庚
辰進士第四人而公卽致若政歸弗問艾可官
也初揚人士無習爲禮家言者自公伯父發家
嘉靖辛卯而公之父則益損貲藉館名下博禮
士爲公等師卽公益三昆一弟爲諸生不能取
右鄉人頗其非之經何必禮治雖而師六七十
率第進士去何益公等乎公笑而不答逮長公
壹闢世耳學而師禮意遂以兩魁鄉國士而闢
氏世設之禮始顯鄉人始謂公家禮經學勝魯
徐生容蓋遠矣公爲人開朗有度顏偉步濶卽
居約意軒軒若得也而鄉人輒戲命之日我乎
其封君也哉已而果然則若兆之矣居久之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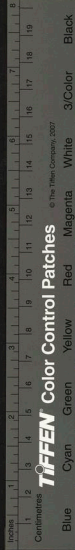
子士聰亦舉乙酉冢孫汝梅亦舉丁酉而公固
衍衍不衰也郡太守則嘗賓之以飲禮焉蓋推
其孝友媿睦外內無間者云當公卻金後慶神
則署其屏曰三秋桂子扶金屋五色祥雲照紫
芝公顧識之而不言乃今而舉者再長公乃守
我昭武則皆公德符也今 上冊青宮 詔天
下封君業受 錫者得視子爵加其服而長公
守數月公卒不諱登所謂有穀詒爾孫子引之
哉或曰漢徐襄勵善爲禮頌爾猶至廣陵內史
公於經能治也 疎益易不配乎或曰公

斬之教是後揚人寸言禮者莫不出贊氏

諸公其亦賦之 三篇矣夫
贊曰公生不祿 贊室有二奄以族華先知卽世
罔纖或遺罔報 或見更卑行尊身寒後獲厥
維神厥穀維繼 愬威君子思德司契增乎
君子其祠其麗 者乎

稽母沈孺人贊

沈孺人者子從男慶爲合少兩公之側室公建



有以薦鮓爲也而無以薦鮓爲也尚忍言吾母
哉余聞其言而愴然悲之於是次孺人之懿狀
如此孺人生女子一適某男子二曰汝沐卽仲
新氏曰汝浚則邑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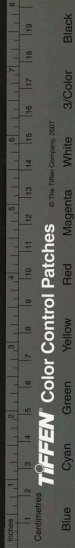
從甥潘某曰余稚恒聞余母道孺人泚慎有古
塞澗風逮余長往來舅家則益習母閉則事今
且耄矣每徵摺儀則未嘗不歎賢婦人如孺人
者故寡也頃游建讀嵇氏譜女傳乃謂仲新何
以軼母不傳仲新則涕下曰吾何敢稱母賢賢
吾母其若私何哉余曰曷諱乎其私之也故爲
之傳以爲庶範焉先廷尉嘗序斯譜至仲新而
義例傳著始爛然能闡其先德孺人蓋有子哉
其泚慎於是乎不沒矣

姚長公傳

姚長公者名學顏休寧之清澹人也季十三見
父以食指有瘻悴輒憐之於是公大父以刺謁
公公輒應不戾大父指十五輒掌會僥度貨
所竒羸爲賈然以廉取倍之而公父始息業於



公矣公三弟皆公所畜蓄不以勤乃父乃父五
十二有毒大潰其背背孔多且穢公則旦夕手
拭百金構醫醫皆謝不敢眎公始仰天太息曰
天平寃哉豈吾父早息而受此奇毒耶吾亦何
覲然爲子也則請於司命曰願損吾未死之命
以續父使飲啖如故則吾猶藉喘嚙下不則吾
身俱逝耳是夜公父夢神受一七次日遂能膳
已不藥而愈人以是稱公篤孝云公曰吾何敢
欺天博孝譽於里閭哉吾行賈於武林攜李閭
不取不義是爲不辱吾父耳吾何敢齒孝蓋海
陽俗所矜懣不肖下人人恥勝以族族鉅勝以
力力健勝以名名故市義者悉如賈焉自獻吉頌
梅山諸賈猶不諱賈迨汪司馬諛賈而賈行直
與古賢配義矣故至行非賈賈義非名者羞與
是焉若公者取不敢司怨與不敢司德恐德三
怨五以日爲賈憂其友人張遠辰者讀書懷玉
獨行自許亦不妄許人入戶然時時許公遊以
爲能爲義使公則曰吾安知義哉眎公等所不



爲不取傲之耳吾何敢一日辱父忘父之勞悴
哉蓋公父炖而母胡患噎反食治不驗有進神
水可療者然鍊之百不一成公事玄帝素謹至
是竭七晝夜歎獲少許和藥進母一下咽輒轉
轆轉五內若脫重負然食始如故已不節復劇
有導養養翁者李八中矣公聞其術走千里泣拜
請受卻疾功轉授母不兩日而糜漸進浹辰夜
復作祈嚮翁不知所從大士菴請僧自懺
適隣有獻芭蕉茸露者其母聞其香遂啖之入
口爽然若在涼界焉蓋飲食者三日其致孝致
格大都類是其在虜溪則以千金築垣壩使人
不病涉其居里則恒以一語衡衆競於是人則
歸義長公長公曰否否賈則人賈耳吾何得不
義義則吾義耳吾焉得不賈蓋其人賈不爲賈
行若此

予聞之張遂辰蓋亟稱長公云長公恂恂自履
不自知其能孝夫匹夫致孝鬼神來格豈顧擇
賈哉賈無擇孝孝無擇事有擇焉則僞行耳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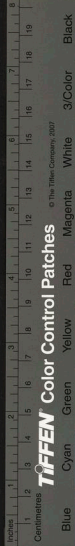


長公者殆亦可以風賈矣

吳孝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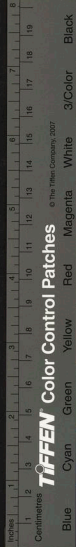
吳孝子者予友君章之高王父也君章之言曰
孝子一布衣乎是時張太保昇羅侍郎玘左布
政替黃叅議清江僉事徵夏文選良勝咸引重
焉太保於讎集非坐有孝子不赴故其子布政
恩亦以父行事孝子也當是時太守曾璵鄭源
渙李珣南城令孫甫則皆先後標禮焉賓飲孝
子且十有五矣其所詒贈謝倡亦幾數十冊迄
再世落而逸族子手矣余燥髮輒緝錄其遺蹟
二季間得數冊裝褫焉又得孝子像瞻焉蓋煥
若有空矣未幾並爲火所燼嗟夫不仁哉火而
燬及孝子像邪豈有有無必至是邪予聞而
悲之采其家乘若邑志作孝子傳

蓋正德間南城有孝子懷英者文華子也文華
之父望蕃祖希凱凱之先故南豐青兗人徙於
南城是爲小竺吳氏蓋鉅族云文華取南京刑
部員外郎袁炳女是生懷英懷英生九歲失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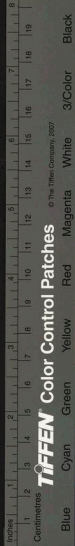
而事母孝食必侍有疾藥必嘗出必稟反必見
母而後就室母疾篤則夜籲天請代者彌月而
母以歿已母以疾廢則與妻設椅櫓於庭中人
蓋其真為老萊子焉鄰失火延燬數百家懷英
則召以... 其友黃泰
歲... 純孝格天人云嘉靖
... 季及六十者得
... 米肉有差並得
... 懷英且幾七十

矣推官危德視邑核其狀上而中丞御史陳公
者遂召見懷英講鈞禮其後且指使者李循義
高其節予旌焉已而母死懷英則廬墓三季寢
苦枕由不以老廢禮其孝慕類此蓋懷英居十
季所而後卒季七十有九則嘉靖甲午歲也先
是寇竊發一郡洵洵而攝郡者為通判方綱度
計無所出則召懷英懷英則跪請母母許諾乃
出於是見綱曰古不有結義社以集民兵者乎
綱聽之則署懷英為義兵長它門亦署如長焉



懷英乃結民敢爲義兵者以捍城北賊遂潰民
皆按堵則懷英力也其後條爲義兵者自此始
已分守王公徙城圍而太平橋而守安奎亦議
增築東門月城業聞懷英有畧則屬之董其役
至今頌懷英功矣已懷英晚而嗜長生術日益
炯炯如壯行季六十其步如飛是時懷英故爲
萬石長猶于後不懈張太保以此益賢之性喜
蒲石署其軒諸薦紳鄉先生友懷英者則皆櫛
蒲石公矣方五十許業畀二子息其業子璨亦
有孝行璨生岡鳳也又生三子子無嗣璨弟瑯
生三子子亦皆無嗣岡鳳生文祥爲倉大使始
懷英得遺金歸其主而文祥以鄰貸不能償聞
其鬻子則立焚券歸其金焉其操質行多類懷
英子世鄉則君章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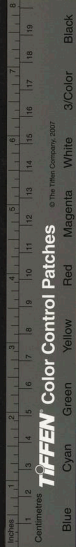
外史氏曰張太保有言袁母踰八十尚如少婦
健者以安於孝子孝耳又謂孝子公有聚猶袁
有公也豈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然是時
太保諸公皆貴重而友孝子若布衣昆弟豈不



猶古之道哉今也則否品不勝貴矣嗚呼觀孝子者於其友焉不可觀世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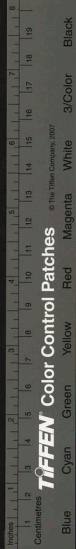
黃守中傳

黃守中者邵武人也字無言其先世故受儒父亦以儒顯譽比死則守中尚幼其母孳然與二孤食貧也而守中十歲許輒能畫母以此奇之於是使師同郡塵白白故高自矜許一時靡然第從之游者恒叛去而守中事之獨謹人則能色養其母其兄亦樸不任治生而守中事之如父族里皆以世賢重守中矣守中故不能書數行字而談說皆鑿鑿依義理能立節行不肯妄取人一錢其同里生黃應甲者居僻與可而獨亟稱守中爲高士守中顧恬如不苟阿一人也人以其無忤亦樂與之遊於是守中遊日廣矣一日守中與黃生飲劇黃生大醉則罵其里中漂惡少季少年皆走避不敢抗而守中獨正色謂黃生曰若豈可爲酒使乎黃生遂笑曰吾過矣乃益重守中直諸與守中遊者遇守中輒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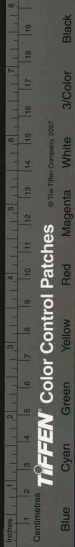
飲守中亦痛飲比醉者傲傲起舞守中則第笑
視或悽悽衷語而已於是遊者又服其酒德云
是時陳生故與黃生善因善守中而陳生三十
許尚未舉子其婦妬不得御一女侍偶以婦歸
寧得私焉產一男子產之日諸友皆往賀陳其
婦方詬詈撻女婢不忍聞而守中適至遂咄咄
讓陳生曰若不聞後爲大乎柰何令妬婦斲爾
嗣也徑出陳生止之不得頃之陳生婢斃而子
亦死守中始稍稍與陳生遠矣陳生故恠詭守

中不數來守中亦終不言其故其後數季陳生
婦亦產一子七日而亡亡亦如前婢子狀守中
聞之乃竊歎曰嗟夫天網夫豈可漏哉然陳生
自長者何可令無兒也其篤友如此先是守中
以畫遊龍溪令王公士昌士昌器之因謁其兄
士琦公是時士琦方貴爲川東道使者遂載守
中俱往而士琦好登覽苦視不遠每遊則守中
與焉慶夔之間故多奇山水而守中又好奇遊
當奇勝處輒叫絕欲狂往往作圖示王公王公



笈曰子得之目又得之手矣子乃僅得之紙乎
子將使緇化爲山川子乃使山川惟手所化乎
蓋奇之矣已而公仲子立程善守中畫強守中
如阿房宮賦作圖焉居半歲而後圖成其殿閣
樓廊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
其繞驪山流二水複道隱屬若帷帳鍾鼓皆工
極位置而凡馳者遊者若宮中之粧者鬢者坐
者嘆者其人物計六萬有奇各極所變立程乃
亟嘆曰是何富而愈工密而愈潤乎於是立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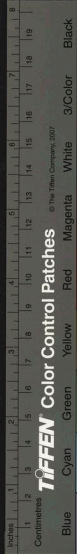
之嗣父士松亦以繪事重守中矣已而重守中
端慤約爲置田宅家焉守中以母老辭其後守
中教遊南城南城則守中族人在焉守中乃客
許公洛家洛苑復客其子大鵬所時大鵬構家
難人共陰毒之守中獨以忠告當大鵬大鵬遂
與之莫逆也於是教遊麻姑山作麻姑山圖凡
周回四百里許巖巒峯岫嵌歛筆律若疊嶂復
嶂若萬壑飛流坡落而隴起皆曲得其盤亘奇
險透迤幽遠之狀又爲麻姑神圖其象冉冉從



雲中下若有簫鼓聲也其清曠類此是時鄭公
汲王公一言聃公鉉並以此奇重守中而守中
亦恬介自若也諸郡王欲招致守中守中竟不
往或諷之則曰予散人耳可作王門客乎綬安
謝子居恒謂世上爵而下藝也豈顧論人質行
哉質否則貴者猶辱於義如其人也藝亦榮焉
今見守中敬寡嫂如敬其母畜兒子如畜其子
季踰四十而行愈節是不爲儒也而儒其質矣
予故紀之爲非質儒者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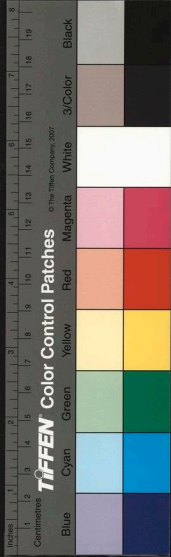
王母傳

王母魯孺人者處士承家之婦若之母也其父
子魯故大田訓導母以十三歲歸王王自若高
王父溥宰澄邁也政多循良百姓賴之留宰者
十六季矣以故子孫息故業能益用饒而率多
天比母歸十季而承家且死顧執母手相視泣
第嘿嘿不言母亦泣曰子豈以二母寡而老而
弱子懼人魚肉耶卽不諱吾以死衛之耳是時
若才一歲而母腹有遺孕焉慟且幾絕矣懿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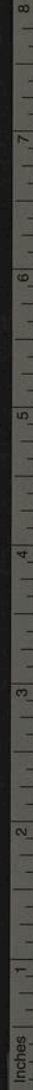


爲母解曰死卽死有所矣不有後爲大乎誰存
爾孤且誰事爾始也二姑亦相對泣曰而咏咏
者非孫耶非爾誰備耶孫無備不絕而夫耶母
始節哀曰吾矢爲未亡人長此二孤以奉我二
姑矣旣喪葬畢如禮而所生姑張氏後承家十
年亦卒張氏則嘗提三歲孤承家以逮孫死而
猶稱未亡妾也者又明季而適姑徐氏卒其外
家昆弟若昆弟子來競攫徐氏簪珥服物而去
母聞家人格欲弗予乃亟止母格益發徐氏篋

藏分給之來者反大說承家故有姊寡無子其
贅婿弗爲養也母則請歸如弟事兄禮謹無怠
居二十年而後卒其贅婿又弗爲祀也母則捐
金四十兩爲置田祭焉是時王氏宗人故無田
祀亦無宗祠以秩昭穆也母始命若劍祠若於
是始有田其先世祀矣當二孫幼宗黨無不欲
蝨食之者卽橫逆時時見侵母不爲忿也第齊
其厚薄時給予之以此族黨姻媿咸服母賢爲
能敦宗卹困也逮若五尺以長治弟子業不屑



與里中兒偶母始喜曰有若而崛起布衣亢吾宗乎吾且使顓也治家人產矣顓故遺腹子與若異鄉若慷慨爲儒俠所傾交皆當世名行士而顓獨嗇不妄用一錢遇若急亦嘗割貲奉若遊也或謂母曰若散萬金有如揮礫焉不速貧乎何不爲顓也聚者母曰散如若焉何病哉病爲蕩子散耳蓋若恒傾貲恣游母則蓄租以待置於是若游日廣而長者車至自四方訪若者亦無虛日母以是益多若非里中兒也初若出遊母亦嘗止之曰若母以爾父遺體爲間關殆也若跪而請曰若豈敢毀傷以殆此遺體其亦徧謁豪賢長者以立名行以畜兒識乎母始許之曰若若此乎吾死無憂矣比若歸爲母誦四方大人名士若山川奇偉之狀母則有喜色也復愀然涕曰惜爾父不及有游耳蓋若游吳楚閩粵間始通每出別母母未嘗泣比遊東粵則送之闕曰恐我病或不得見若耳因泣數行下若至粵忽怔怔動若乃驚急歸侍母則母已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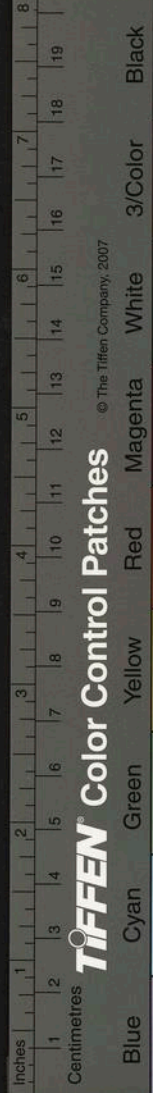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矣得年五十有三方母革族戚來候者皆病若
遊遠不得見母死母顧慰之曰若自能死孝耳
吾何憾蓋王母於夫若姑若夫姊若子皆以德
終之矣其賢如此

外史氏曰予友王若恒稱其母以父弱冠未舉
子輒慮丁寡爲父置妾已又從治命爲父嫁妾
已氏婦以奸事自穢欲死若家以陷若父家人
皆走母獨從容尉諭氏婦卒以感泣去以是爲
母之無妬也故然於姑藏散於而凶曰智於
家藏散於而宗黨曰仁於子好奇遊散於而四
方而不愠曰遠識有母若是焉得不玉若子哉
世有男子而刀錐競者乎聞王母事當媿死不
遑夕矣

董烈婦傳

余讀烈婦行實謂守不如殉誠有所激哉而竟
以縞帶經烈烈乎得死所矣余益傷殉不易云
於焉作董烈婦傳曰烈婦者董教之女周時
武側室也時武故博興簿又上虞丞也先時時



武年五十卜董氏焉教之不予教之在尺藉中
貧且酷至蕩無四壁然不肖以女市其所知交
行則吳中名人也其後教之病疽垂死度不起
烈婦私謂母曰生女固不如生男生男辦藥餌
易兒生十六不能承大人驩卽不諱柰何生不
能具舖病不能具藥卒不諱衣棺能有出哉雖
賣兒爲媵爲妾固其平實緩不若早予周得其
訾什三而嫁什七舖藥救父父尚可起也則向
母哭母亦哭語父父亦哭於是則予時武而教
之病亦愈矣此旣接故稱良侍姑甚婉嫵姑七
十有六恒病病卽調藥是時時武將之上虞烈
婦請曰姑病妾當留侍藥病已乃可往閱三月
始良已則偕之上虞已上虞簿爲令所申時武
及馬氏遮道訴上得蒞事如初烈婦曰去矣將
不利干夫子居期年時武竟罷無生產可問烈
婦則諷爲塾師以糊餽粥時武則塾受徒居三
年所時武又病痰不瘳矣於是執手訣曰若少
且無子若父且貧病卽吾家兒徒有四壁耳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庇若若服闋更事一夫子吾目乃瞑烈婦泣
曰無乃言設不幸不百日遲我時武則頷而死
死之日教之且往哭視其女毀骨立耳烈婦泣
數行下謂父守節殉死孰善父漫應曰守善烈
婦曰守則偷生豈博旌譽耳無乃真偽相蔽乎
不如死善於是教之歸語其婦婦虞女且死卽
往慰至三而烈婦志益決乃曰兒身父母出兒
心夫子事兒固願心死於是母氏與起居半月
矣終不得間一日給母曰兒徐思焉可不死幸

母歸十月三日母來俱爨則潑洗可延歲耳母
旣歸間使季子候則謂曰若初二日偕父來母
誤教之則往眎烈婦曰夫死于今百日兒待父
享餽來耳則指時武像乞父讚焉已送父之門
父曰吾女誓不越戶今乃越乎烈婦曰兒生不
報大人父子之恩今日絕矣故越語未竟哽咽
返其室卽遣婢以夫治命屬曰兒惟塋事累乃
父遂闔扉慟已給婢曰若勞苦且睡婢睡矣取
明鏡置胸復置一盂水旁懸一扇作冰清玉潔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四字懸其頸以縞帶時漏下數刻矣婢覺倉卒
不及救詰朝計焉父趨往哭環眊死所疑有神
相將闔棺面色尚生也其父命肖烈婦像面輒
發赤竟不忍肖其死亦烈如此先是其母詰烈
婦何爲死烈婦曰兒在上虞時產女七日而不
鞠且哭成病矣夫子給假眊兒疾兒垂篤不甦
甦見夫子在謂之曰何乃侍藥妾前而廳事不
問邪夫子語之故兒曰妾死可復娶何乃敗而
公事夫子徐謂兒卽有故解官作塾師固可奉
母母終天矣夫不復娶兒豈忍負泉下言不卽
死殉哉時武於是乎有妾矣方時武死烈婦擗
踊屬匠削二棺請以死殉家人相眊不肯諾時
武恚曰阿娘卽不死不可終阿太平阿太吳語
大母行也乃烈婦竟百日死訖謂守節難於殉
塋乎教之述其女行實不甚具余縷縷問其故
蓋穆然痛之不覺淚下矣是以傳其事而論讚
之曰厥父是從卽緹縈訖先而風厥姑是侍卽
夫子亦代而事其在時武莫知其烈而烈婦眊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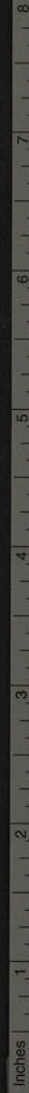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死如玉潔則時武以成其夫周母以成其姑教之以成其父而不孤則烈婦之殉也豈洵誦說詩書爲能與死隣穴居哉烈婦幼穎讀書輒成誦然乃以不食言重則竊生者寢寢耳余又聞烈婦才數歲有母姨子至輒避不同食日彼男儂女其至性自天爾乎夫烈婦死僅二十有三則不死者永矣嗚呼見危不致其命謾謂就義則從容之難彼烈婦誰速其死也與哉

義僕傳

南城諸賢謂予自羅公汝芳逝而人競勢矣勢倨則父兄不能敵其貴雖親戚朋友貴又不敵已貴也以是主用僕以行威僕又用主以行牟食而猾絜直已者衆或嫉之誹之蓋惡正醜賢詆白爲黑所漸非一日矣其賢正者獨謹繩自衛卽心知其流失放濁不敢出法語撻其蝥螋則衆共訐擠焉而職爲恣睢者衆反吞聲畏之嗟夫不有諸賢正矯然自砥以匡世教其不胥國而溺乎哉予觀李順事蓋可敬異焉李順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李某僕也好拳勇每酣酒臥地輒嫚罵人人憚其力不敢鬪也見主有失則諫主亦憚其義直不爲替也已而主嬖妾焉其適有一子而適卒順恒危幼主之遭毒也護之甚備已而主出順則負幼主他所奉之逾年而主歸順始奉幼主入白主曰奴今始得保幼主以見主矣主幸善視之於是主妾慙順無狀狀主怒撻順順不怨也逮幼主冠頗諳事順則請於主願出家爲佛弟子主許之順婦止順順卽拔刀欲斫其手婦不敢復強順順遂出居北郭外神廟中斷葷茹酒誦佛號惟謹人或辱罵順順亦受之不復報罵矣嗚呼若順者使酒能斷罵人而能受罵護其幼主而不傷父子骨肉之恩焉豈不十賢於倨勢者乎是時許大鵬有僕豪而賊主主制之不得已僕盡伐其故主墓木千章故主者故常孰令洛鵬父也而官司訊之亦不得伏其辜焉而孝廉者其僕恒橫虐賣菜傭不與直傭等不平訟諸監察御史公公屬之推官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吳公節訊知鄭故聞人與故縱異比第論其
僕罪卒以諸孝廉互請得免焉是時又有饒氏
僕悉其主母者主覺而諱之第以盜主持又置
諸法其僕反訟主奸乃妻屬吳公更獻之吳公
以爲盜又不實法不當將反故牘已廉得其僕
大逆狀爲不可爰書見也而痛杖之遂仍牘刑
爲徒僕乃以徒斃焉嗚呼諸僕當服法而不得
盡於法也弊獄者不由爲主忌乎若順者豈非
聖於諸僕也乎哉

外史氏曰余紀不義諸僕爲義者勸耳昔李次
孫負主以亡而養主至生湮焉卒理主舊業視
李順不又賢乎然順能護能還蓋亦罕矣乃士
大夫而亦貴桀黠奴何也主僕之際世風之熾
惡區焉君子而慎履霜必不以僕張矣

男謝元英子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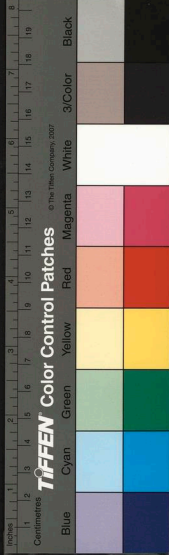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 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一

集

廿



目錄終

陶楚生傳

女士傳

吳元翰小傳

張處士傳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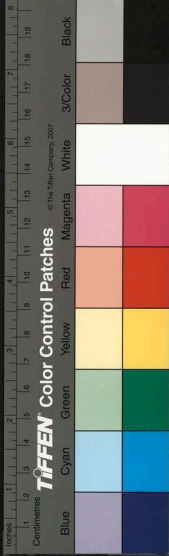
畢兵馬傳

傳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二

閩 綬安謝兆申耳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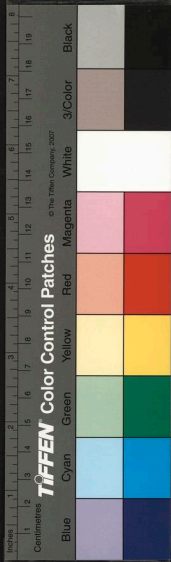
姪 謝大鈺驚人較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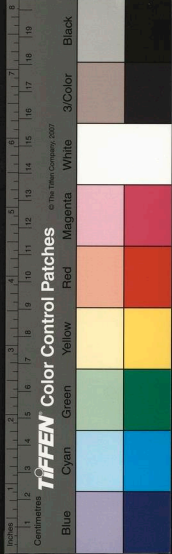
畢兵馬傳

畢力忠者字公式歙縣人寧州知州鏗長好鏗
舉嘉靖甲午鄉試以避世廟諱改名效欽仕
南昌府通判已擢寧州是生公若封御史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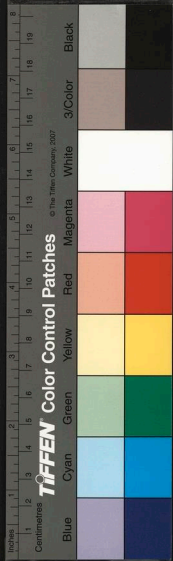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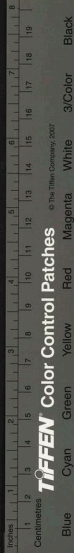
若總練力思少尹力念公生有奇兆故大母自
鞠之比三歲大母眎中饋心輒怵怵動索公則
已齶層樓數仞下端坐矣已樓居鄰火薄烈則
走而免母以此異公已五歲授書則目數行下
父亦以爲異已弱冠補邑學弟子試輒冠已入
南國于七試列乙榜者再已用例謁選主爵者
大異公才超授北中城副兵馬而選人有以母
老宜北請者公則請讓北於是任南京南城副
兵馬已擢東城兵馬司指揮使凡四載列首薦
者三卒以特操忤當道而罷其任南城三月報
政則右都御史海忠介瑞大異公不避權貴折
節詢公得利病卽無不次第舉行以故民爲之
謠曰上有海下有畢清如水明如日夜不驚晝
不拾蓋南都稱二海云其明季戊子大侵葶瘴
塞道死者相枕藉至無所殮公惻然則稽內豎
所匿高皇帝欽賜之飯堂三所請諸當道給米
若粥日活以千計移各城皆眎公冊如公給所
不活公則給棺收焉至捐俸典衣脫內珥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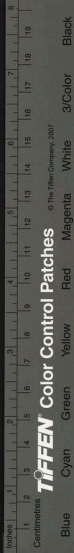
給則要若僚共給襪收之而自觸暑驗葬所偶
憩殘寺見斷碑則摩藜讀之始知 欽定漏澤
園故有七所而沒閭右已久無可跡物偶步觸
石見八號二字因推覈至一號得地二頃有奇
立出之卽命工立石招葬焉是時公所葬無主
若民自葬者無慮億萬計會禮部賀 聖見道
丐倒地叫呼號寒欲死則爲區置逍遙樓諸所
閉屋百餘間居丐而會應天給管首價令毋得
日索丐錢是時有稱趙翰林公子者謂繇錦衣
百戶政授新安衛指揮以刺謁公公度無是例
則遣後如上河以刺誘而捕之得所經有司饋
若驛置所支廩馬律當戍而所供諸邑法當罰
俸例亦得題加陞紀錄而公顧不願有功也遂
改戍謫徙其所部民二人以睡失火法得申究
而一人以病告公卽許免之後鄉故人饋菹二
籠婢子取之得菴焉以告公婦婦以告公命仍
納菴召故所免一人者授之歸其爲德如此是
時趙公志舉爲吏部侍郎有戚某者自上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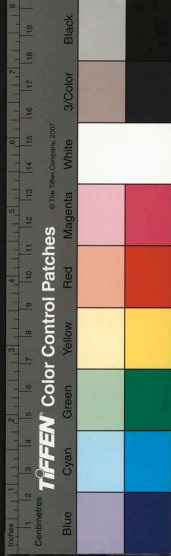
布爲人詐布三百許金從上海跡捕之不得以
告趙公公曰吾策諸畢司城其可幾乎公得趙
牘迺問述者季貌一日謁客報恩入門遇一負
布者貌類客所言公遂叱其名指其詐布狀其
人色變張皇不知所措遂自服得布於僧舍以
報趙趙大以爲異其明年居東城則業聞東城
白骨積墻下不可數所繫獄百許人非死罪死
者相踵公則命瘞骨畫出其繫僅存大辟徒戍
數人而已而是時盜賊方熾公則撰五歌諭之
俾毋盜婦毋恃逆毋博飲毋爭鬪毋輕生且令
鐸者夜宣 聖諭警之偶除夕聞衙後一人宣
至四鼓聲獨朗令召之至則年僅十五問若奚
不更巡曰小人有母元日無養藉渠等募小人
錢可將母耳公則給之米錢俾歸壽其母焉是
時修 奉先殿則都水若公副焉而內豎擬費
萬金公則省其什九不數月告成得 恩賚上
班焉前是誠意伯告家人索租溺死欲坐佃戶
而御史以下南城公則力出之已女醫索病者



謝病者以故償四十金券予之索息三金而負者不能償醫則以素往來誠意家訴之誠意誠意卽捕逋者改券貸劉而索其四十金槌幾死其弟赴愬吏科杜公杜則下諸公而公辨其寬立釋之叱遣其家屬而去誠意以此益流言擠公矣是時施御史跡東城亟稱公才守一日檄取徽墨公以墨應則郤而不收亾何土豪杜某者索佃戶逋租告御史所擬徒業鬻房求贖不許則背妻女經死杜氏之門而杜某移置他所告其妻女經死誣某其妻女亦告於御史御史則坐其妻女故殺祖父律當死下公復訊送法司公則反律坐杜某而御史恨公入骨矣異日則以所杖胡尚文者舁置公所追贓公見其幾斃則寬其罪爲請便宜上御史故事兵馬上御史牒則辰上申下而御史故持七日則文已斃矣迺見御史御史乃大驚曰若柰何杖斃此因耶聞其妻貌美許州同納之久矣公始正色對曰臺下門舁東城時已將斃矣東城固未嘗加



一杖也敢斃人耶其妻卽貌美不識謂何於是
御史遂假它道劾公而它道方任七日不知公
特守亦不知尚文妻故許州同僕婦也蓋許名
慶熊初爲南京職方主事以大計改外而尚文
故博飲許則益其妻之已尚文更事孫又事閔
則盜閔藥箱諸物閔則徧捕尚文置中城不服
上御史而會州同部糧至南都置妾以尚文盜
繫中城也故收其婦僂而它道所劾者謂公杖
斃尚文以遂州同奸 命下刑部勘其誣得復
許官而公遂削藉矣南都人士無不爲公寃者
公故有至性侍其父母卽歛容屏氣非有命不
敢退其父任寧州爲南昌舊僚所中而罷公聞
之則挈資走荊州日夜行一百八十里挾五旬
始至而奉其父歸朝昏必朝問小疾必不離側
比父革命析產公不忍日第徐之比卒則終夜
哭不止已而淚皆出血越九月母亦卒公三歲
骨立幾滅性矣其弟三人公皆護之如手而三
弟兒時徧體皆瘡楚則倒身依公公則吐洩傳



其瘡瘡自愈荊州之役某甲借馬業已持斧將不利於公公則夢見父母哭而覺而有奴已奪其斧矣明日以告公則諄曰彼固禦吾寇者耳豈寇我哉遂遜而謝之蓋自湛文簡講學於歙公則已受詔辟岬而在江右則又受父命嚴事鄒文莊又其王父文潤珊故受學於王文成以故得遯聞良知之指然公自律甚介與人甚讓居官訊訟甚恤不肯毫髮妄加人罪卽爲當道所擠蕭然旅食有聞者皆爲公動色而公故泊然泰然不以爲恨其學務實踐類此是時吳宗伯悌許文穆國方司徒弘靜余司徒懋學鄒太史德溥余太史孟麟張少宰一桂劉太史曰寧吳中丞仁度顧太史起元悉以公爲直諫多聞先後定交而顧太史則自未第時聞公清方澹博則造館諮而餉焉以爲是固蘭陵祭酒矣公好讀書以文章詞賦爲藝學而時遊之以寄其適其子四人仲懋謙則與予友能詩介亦似其父跡其人不妄謏父者予故爲之傳



大弋氏曰銘志狀傳莫譽於歛歛莫譽於賈有力質有力莫譽於世名文鉅公予何敢私譽一貧兵馬哉貧兵馬旣得譽於二海則固不惡其爲鄒湛學矣况令從子御史狀參政誌焉有不未有後譽乎予則曷私予則曷諱乎其私

張處士傳代

張處士者諱某別號石峯休寧之蓀溪人也其先畧公則宋常州守以忠諫謫五城巡簡後遂解官家焉故世爲休寧族望十幾傳至鸞琢以慷慨拯人之急不爲子孫生事計迨處士十歲許家亦中落矣比處士有識則請於球公曰使兒挾策讀書不能飽餒腹不若操贏奇權子母之數以無詒我父母劇憂也公則諾處士處士始挾貨遊吳越間度貨所急緩與賈所貪三廉五之際爲之化居則無不奇中者然不作守錢虜有困無可告者告處士則解橐佐之卹身無長錢亦躊躇設貸以起其急蓋處士修髯貌皙善誦詭識人之隱與人語無不令人願自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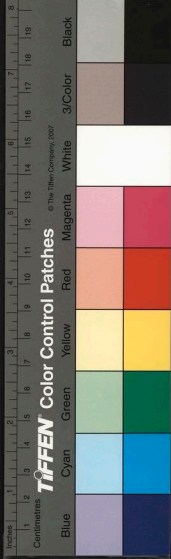


雄飲卽百觥亦無醉色以故四方識處士者無
問少長輒欣然親處士不捨其後處士家鄞與
相國沈公遊沈公故以處士善賈且善交於是
縉紳皆願識處士矣未幾返休寧所負者數百
金處士則聚負夫議曰若果窘乎忍負我乎窘
則需後非負則寧忍公等喪行於立索耶遂還
其券其後七十許偶負念諸子則請以醫進處
士則叱曰是馬用艸木以毒吾腹哉生老病死
所必然耳何必醫也數日沐浴長寢而逝方疾
章則命諸子曰爾旣能子矣爾有子爾不能父
哉吾亦何憂蓋處士之行如此

廣陵顧生曰子見謝公耳伯亟稱張卿子賢恨
不見卿子耳聞卿子稱處士則亦非妄譽者矣
嗟夫令人賈而父子子父相息以善守則豈不
賢於詩書自餒者哉子廣陵故多大賈如處士
者似亦罕聞故爲之傳

吳元翰小傳

曹能始恒曰布衣而人真詩者其元翰哉一授



簡而槁如也。眎之則形廢而灰如也。顧元瀚以聲詩起雄，乃今則以淨住稽白業焉。卽四十有七季於此矣。而自其束髮，輒之吳之越之燕之楚，以旅廬爲家室焉。家不浹旬，則又厭苦妻孥，戴笠而去。是以莆人士恒不得友元瀚，而元瀚所至則莫不傾天下名矣。元瀚者，莆產也。名文潛，其先則宋梧州刺史世延。徙吳塘家焉。是爲可塘族矣。始元瀚之散髮而牧羊，也不喜治書生業，乃顧持漢書選詩誦卽羊已亡不知也。比遊薊門，從江將軍作捍密，則又慨然拊膺曰：丈夫不乃當封狼居胥哉！博塞挾策胥一亡耳。久之，客合浦，會某帥爲臺使者，所治而潛爲其守。言之得立，解帥師，則餽五十緡。上潛壽，潛則卻之曰：山民聞若寃，直爲吾故人守白之耳。柰何取若酌耶？與之痛飲，而別。蓋其游於賢人也。始於以身徼澤而往往，以取護游以無取護。縈故其游能素勝於名士大夫相引重，潛以爲素交也。當其客嶺南，鄧太史時是時歐楨伯訖潛



謂黃孔昭之後閩乃有子一人哉已而見徐茂
吳茂吳亦云見屠綿真綿真亦云嗚呼閩豈一
人名詩潛亦詎一人而名我閩哉而潛於是齧
則潛如也日苦病幾與死隣則從雲棲蓮池大
師受具又以病不能如酒律於是乎白社有酒
人矣頃居武夷山將以髮僧飲水吞藥以除現
業而是時夜或不寐則見黃衣童子持金字示
之曰茸露長生松楸上醴泉自到石橋邊蓋其
境甯異如此一日與家人訣曰吾期至矣入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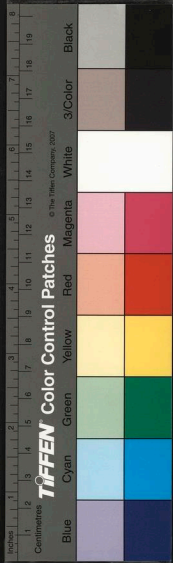
山茶毘耳乃留偈而別云夢卽幻悟亦非真五
蘊空中誰是我本不生公安有死九蓮園裏總
爲家道道道夢青衣數十人以爲閻羅天子所
遣也則膜拜毘盧而自維曰此心不動生死者
誰乎於是青衣乃散而潛益寤寐乎蓮華藏矣
先是潛幼時嘗浴於水直溪漲倏飄里許見水
光燿耀中有人語曰子詩僧也俄而出潛水上
予蓋聞之潛曰蓮池吾導師哉吾何以不落陰
界也而詩與僧介焉豈其餘此髮爲而不能人



有餘土也是其爲灰如者乃真潛也夫謝生曰
世有似詩潛則允持世有似僧潛則善菡因往
弗變塵沙惑現若知含土寐者斯寤唯真不毀
予以無已茂哉元瀚詎降予讚

女士傳

女士王氏者宋國麟妻也氏十三而歸婉孌孫
順輒能事其姑舅若冢妯若夫子夫子曰吾婦
哉吾無相以內憂矣蓋氏所御果巒不進姑舅
則不敢嘗所將姑舅則先其意而不逆所動息
則靡密必親所紀庶務則皆持大體而慧幹往
往出麟意表麟所與謀卽事善所不與言亦未
嘗不喻也若侍妯氏則必待命始行麟母以是
絕愛氏至不忍一刻離卽麟父廩廩以氏操厲
亦嘆曰吾兒有婦哉無虞家隆矣先是氏九歲
喪其母事父畜弟卽無不宜卽於書一無所授
第竊聽塾師授弟子輒自了解其太父池州君
則奇之曰異哉慧若是乎比歸則書篆文義皆
不學而通麟以故奇而服氏氏侍麟閱書寓目



輒誦若宿習焉則嘆以爲慧絕然氏故慕阮氏
識若鄭婢誣也曰恨無女世說耳豈令臨卭獨
有千載乎其與麟雅諳清言故冷冷韻也卽家
人有忿媚聞氏諧語則無不莞爾解也卽家內
外若族從親表若鄰嫗無不敬愛氏以爲大士
現女身也氏故不孕爲麟置兩側室卑身待之
比媵舉子六歲猶以身受兒睡不一置枕十歲
猶不能一日離抱方麟往古心律師所受具時
氏以子疾晝夜瘡護身亦幾斃矣而氏忍病
自若其慈字如此初氏歸麟也櫛理旣工柔媚
亦至每近之則體香襲麟麟以此好狎氏而氏
故內剛又素有縈癖卒不樂也第麟肄業館所
則書記往還日以十數規過廸哲若益友焉不
能一日忘麟矣凡麟所肺腑交者過從麟輒雄
談竟夕氏亦龙具佐之不少衰怠已麟飯命覺
皇也氏則嗜放生如渴已合衆爲蓮社教觀每
一誦佛號則見白蓮從空遍繞若不知有身焉
每中夜跣趺注想則覺頭上晃如有光地亦變



爲瑠璃馬而觀世音現其身以梵典披示之氏
每語此輒歔歔淚下曰妾柰何受此女質乎已
麟示氏相宗則又喜曰妾以身驗之皎如敷髮
焉第相卽心相耳心空相不空乎已麟自雲棲
歸氏則嘆曰妾恨不身偕若供我雲棲大師耳
已病棘但屬麟曰若其爲我塑觀世音像及禮
千佛名懺乎而誦華嚴佛號亦不輟也已命掖
之坐曰我其速往西乎則又誦佛號笑而合掌
曰幡與佛至矣其待我須臾乎語卒不及他翌
日午命婢子呼麟麟寤寐未至第舉佛號若華
嚴經而逝始氏謂麟曰婦人之性貪服飾飲食
無已則戀其夫若子耳我則不爾此身亦幻無
可貪者緣盡則離無可戀者死之日卒如其言
豈不異哉自宋生十三歲爲予友今且二十有
一年矣聞氏淋慧甚習予故傳其事俾徵女行
者得考焉

洞夫宋生之言曰婦人而慧辯者有矣乎誰飯

依者飯依乎誰通教者通教乎誰死而不怖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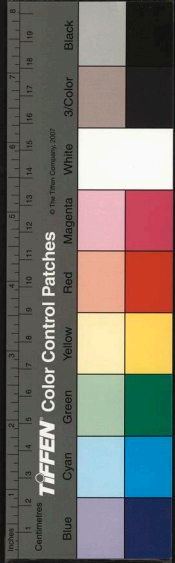


者已乎吾婦兼之而幻有生死吾何悲哉吾不
如婦慧婦則逝婦不如吾愚吾則居吾豈智死
而愚生乎予曰否若婦固生智哉正念不回逝
者詎顏時曰女士其現而身來哉

陶楚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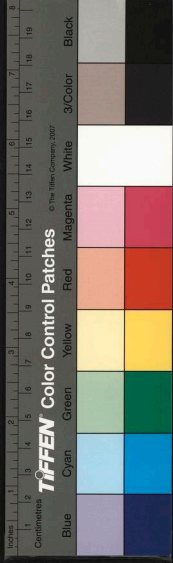
予讀茅止生傳其亡姬事甚異跡生不欲耦姬
時宿句曲旅舍則夢一羽衣朱顏者隨一女子
雲裙霞珮若抗體私相語然已見生揖之曰若
豈從三茅見爾祖耶生曰二千季以還吾曷由

見吾祖哉曰無他此子欲暫託客耳客幸無拒
生驕眎之則恍如故所見陶姬也比姬事生三
歲生歸舍省太夫人而留姬在南都姬病且死
生則夢向羽衣見訪且謂生曰予奉上帝命召
西玄洞主耳生卽驚覺心益動使急足訊姬而
姬訃亦至矣一慟幾絕浹旬乃始聞姬未瞑時
召蒼頭使致郎君幸努力畢事吾將待見於西
玄洞矣異哉夫姬豈不斷人間欲而遷主厥洞
邪將茅生故洞中人墮人間世邪予攷漢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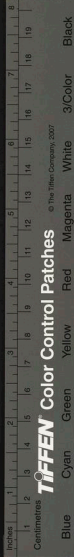


西玄洞廣袤二千里則十大洞天之四洞天也
其天則三玄極真是爲裴君所理金青城義翁
蟠冢諸山以佐理西嶽者也何洞主幻示伎跡
且暫耦茅生邪萬兆芸芸鬼神杳杳莫不以情
生情也豈洞主假此覺茅生邪任生之於紫素
裴生之于雲英一以不耦再生一以願娶入洞
又若有冥配焉何哉夫冥情之道非異女男老
氏不飾無上元君乎盈若固衷不受隱書於王
母乎不受交信之盟於霸子乎生卽不冥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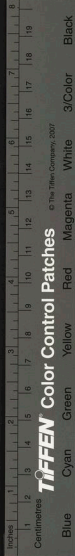
不以情死矣然姬情有異跡伎而心生耦有異
則不可無傳傳曰陶姬者武林富伎名可字楚
生本江都胡壅師女今以伎妾事元儀者也元
儀字止生故歸安鹿門先生冢孫水部薦卿先
生冢子季十歲許卽以才抗祖父駿厥聲逮水
部卒生纔十四耳識畧益上所交率父行英名
若海內勝士而會族屬里兒構生太夫人則命
生游業南都焉生素謂天下士大夫莫有真知
己者知而不盡所負盡所負而意不傾心不熱



則莫如女子一而翁雖然世豈易有是女子哉
吾寧槁若已爾于是時生客武林方嚙嚙有心
疾遇楚生於友人坐上若不屬睥也者而揖之
而楚生故心屬生矣其明季庚戌楚生則含淚
語陶姬請擇人而嫁母負兒父相更一歲而十
九兒不克報父平姬止之曰若無躁母以身輕
許人也會生赴戒公約客西湖上楚生聞之則
亟訪生道爲人所要則命侍兒與生期兩日晤
客爲生語之故生顧叱曰客無妄言予不識楚
生楚生何自識予而物予哉已追侍兒來果如
所言蓋楚生於所遊中日陰察渠才性高下且
度渠信以定託其與某生某生遊若將身託焉
然卒以不愜罷最後見茅生特見客談名理揚
挖古今楚生輒衡論其衷使客舌咋怒是客有
詆卓老者楚生則又極辨辨客容不能難也而
詰楚生所豎論則又與卓老異於是生益奇楚
生而楚生卽欲以身許生矣生固辭曰予不幸
未堪家難而敢集於蓼乎將浪遊南北不足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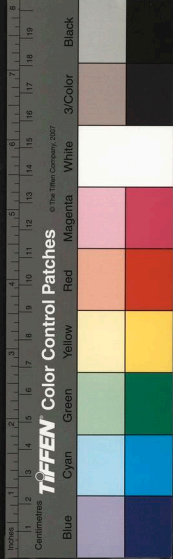
鄉辱矣向所許鄉當爲鄉謀鄉宜復家廣陵予亦遊白下卽不得之此生予固當爲鄉死矣楚生卽嚙生臂曰兒不願從三君子而願從君也君可拒兒使覩顏入廣陵乎兒有一處以報父耳卽拔生牀頭劍自決生急止之曰鄉且俟當爲鄉謀之矣於是彌留四日夜未決而會公府召生生不得已與楚生歸見嫗嫗卽曰卽君幸無作負心人使兒失所也生曰予豈敢負心哉恐負楚生耳於是約小除夕次日當復來會邑有大徭役不得發生則貽汪然明牘與楚生更約是時楚生方自妝閨使至輒不及握髮索牘牘故在然明所楚生卽如然明所跡牘而生已追至見嫗嫗輒怒曰汪季何妄言哉生曰不妄但令予見楚生足矣卽索導跡汪生南山竹閣不直遂絕湖而渡是夕風如霹靂浪亦撲天舟幾覆者數矣二鼓始泊湧金門又循湧金逕南山道始得汪生舟客見生至皆驚起而楚生殊無所言但相視而已於是汪生客皆散而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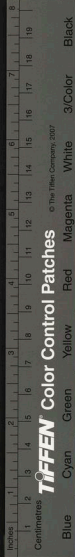
楚生雄飲楚生意益篤不可解矣越除夕生與楚生步長堤上下至孤山將返楚生迫生甚力生第曰今日負卿小耳使他日負卿何以見卿地下哉語未竟楚生忽驚蹠指曰此何物邪生反顧則見一狎狎怪物躍其後三尺而偃行若猱狖叱之則走追之則反止且作鬼聲曰咄無妄言以干天怒生遂驚不敢追怪亦不見是夕民家悉舉柴火光燭天有如日月湖亦爲之盡赤而生與楚生坐堤上楚生且迫生元旦禮天竺生曰吾將卜諸筮龜矣未曙卽之天竺則見友人張德懋踞坐石上生卽據鞍問之曰若何獨至於斯耶德懋曰吾昨夕不能寐逮將曉夢一怪形鬼告予曰若急趨天竺待二客至以予語語無庸卜也生始驚語其故及禮天竺大士遂不卜而還懋故馮祭酒之快雪堂見遊客如織楚生則謂生曰此何如昨夕之杳寐邪兒亦若是爾德懋曰快哉喻鬼神固命予告二君矣當爲二君灼楚生則大喜舉觴壽德懋次日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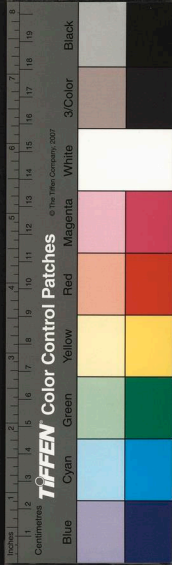
姬曰兒事偶矣可無負父若姬矣姬亦大喜遂
置酒爲生壽生曰是不可不聞於太夫人矣太
夫人聞之亦大喜曰兒遠遊正不可攜婦有姬
相待卽兒飲食暑寒當無患矣於是太夫人自
至武林爲治簪珥帷幄之事比十一日進楚生
楚生進謁太夫人則又喜曰吾老矣吾兒爲宗
人所構故使遠遊吾今以兒託汝矣汝旣衆中
識吾兒不可使吾兒猶衆也楚生遂受命曰終
不敢負太夫人教先是楚生父胡翁者以經教
授里中甚奇女才五歲輒能誦唐人百絕句且
奇女相當事貴人其母故陶姬妹也陶姬故商
人婦也乃隸教坊一日省其妹見楚生卽奇之
曰此女必貴當傾天下無憂貧矣於是楚生母
以女屬姬姬不忍語楚生楚生卽舞慟不已無
何其父死卽語女當女陶俾得具棺殮楚生則
又泣不受命已女陶教以謔聲揅捍輒艷然不
願習已十三將破瓜則又悲號累月卽不得已
受姬命然心恨之不欲與貴介暱貴介遂銜之



適婦翁某大吏女自經死索所致故在它伎而
貴介卽詭以楚生對索嫗甚急嫗卽趨武林依
故戚家馬士大夫自廣陵至者無不願見楚生
而楚生終不喜逢人遂忽忽然幽憤幾死然一
交楚生者卽怒去楚生則又幸其見怒可不卽
死耳以故聞者益恨楚生及楚生見生命侍兒
委心也則已爲有力所挾然明至冒顏說其友
使楚生來見及見生四坐名姝無色矣而容且
耳語相駭生益疑其非楚生也而詰然明明然
第掩面笑已乃識其真楚生也則引滿酌湖且
壽楚生然不能致一詞楚生亦若不能言者是
夕相對皆口噤目凝若嚴客然訖未嘗寢也次
日辭生卽喟然道悽悽曰兒所聞君固天下奇
男子也今幸見君生平之願畢矣君豈坐視檻
猿不爲兒計耶生亦曰卿旣心知我我不可心
報卿矣而是時有力者復促楚生去王亦奉太
夫人命以歸會宗人假里胥事攻生生遂以命
如留都是時生戚屬故徧識長于諸伎乃大會



賓客爲生重生閱諸伎無一人如楚生貌亦無一人可與言者已閱賓客可託楚生者亦無一人嘗也於是道句曲歸則夢羽衣託一女子遂作異夢志累七日皆夢見楚生歸則以太夫人命趨避武林於是見姬姬曰君非茅君邪兒相君非誑人者果然更三日楚生忽趨湖樓上見生曰不意今日復見君矣生遂汎湖與楚生飛爵恣言忽聞歌聲徹天若郊廟所奏樂然然不知所自客登艦樓望之則見一客長髯鶴髮坐斷橋上二青衣爲之歌也生與楚生遂跡之不見而望者見長髯客坐橋自若耳生卽心異之曰豈夢中所見羽衣者邪然祕不敢泄客遂出異夢志示楚生生卽詭曰鬼神事豈足信哉楚生曰君必不妄言鬼神者奈何友詒兒邪以是楚生奉事生矣比楚生事生而生宗人有飛語焉德懋恐生爲所中也勸之挾楚生歸比歸卽謀居楚生別館楚生不願願得事適如太夫人其宗人又假鄰媪說生婦相諍然楚生事之



甚恭謹但鬱鬱病幾殆耳而生婦遂持楚生不
令偕生出生業以怏怏不能起卽謀所出亦不
能以口舌爭也而楚生遂密好鄰媪鄰媪卽願
爲楚生施於是諱漸解而太夫人始命曰吾兒
可挾此兒行矣生始情喜而是時賓客送生者
以百數陶媪亦走送吳閭門曰吾兒今始不失
人矣顧妾老願卽君有以慰老妾及趨南都度
中穰楚生則請更置一姬以報太夫人舉孫之
念知邵家兒秋水君不節諾則有楊媚生者季
故少過秋水百倍生不可曰吾納鄉特不欲負
卿耳豈爲此溺惑使卿如前日病哉而楚生意
不已使人覘楊則已它遊矣楚生殊怏怏不釋
也旣渡江至睢陽楚生不欲解衣寢恐有異不
可不備生顧笈曰盜豈爲吾敝衣纍帙齋哉是
夜三鼓盜果乘大風至一呼若數百人生驚起
與楚生亦大呼盜亦少邵生則從旁門出幾爲
盜刃所中而楚生以身拚得脫遂挾楚生踰墻
走墻故高丈許皆不知所以越闢一民家戶欲



入人家婦以夫出不納卽以情告益恐不納楚
生則板短亦挾婦婦見亦不敢出聲始得坐民
家焉已跡盜散則負其卷帙去以爲重貨而衣
篋及里費反棄不取乃始改由漕渠入長安矣
居長安而四方客與生善者率挾胡姬過慰楚
生楚生最後得一趙姬張第五乃大叫曰異哉
是姬南方卽有佳人非其顛矣是可舉子矣生
曰卿以父術相夫乃以是相子邪楚生知不可
奪遂不言已而楚生恒竟夕不寐生詰之則曰

君才豈在一第然必第乃足憫太夫人若我家
姬耳生曰第不第孰可執券奈何以沉憂傷命
乎然竟不寐也壬子元日遂絕葷茹已生不
第客山中楚生則治具使縱遊香山碧雲間以
破其憤而後乃勸生歸省太夫人且請以一婢
僕衛輿而行使不必備盜餘卷帙率遣附舟未
至豐沛有二盜挾弓矢露刃躡數十里生欲僞
楚生曰不必備備則益疑渠見吾蕭然當自反
耳其智識顛此已至廣陵訪其父則已先一歲



歿楚生遂大哭於墓自爲文以祭父曰父以相
得兒兒以相得郎君兒可見父矣母以女女嫗
嫗以母母兒兒可見母矣所喜者兒籍郎以聞
父母籍兒以不死所恨者父母不能待兒兒恐
不能待郎君耳及登舟楚生遂病至南都生亦
病比度歲則皆強起盥櫛而客有持楊宛叔書
箒示生者楚生見之則大喜曰此固兒向所稱
媼生者也特以小字行耳已復召嫗嫗至楚生
卽霍然起謀所以報太夫人者嫗曰邵家兒已
歸一儒生矣將柰何楚生曰焉用邵家兒哉兒
已得百倍者矣遂與生縱觀建業山水曰兒願
畢矣君當歸覲太夫人毋以兒病需此矣且兒
復有娘令太夫人聞之必喜生遂歸瀕行則已
情輸宛叔使邵它客侍生則所謂百倍邵家兒
也且謂生日君曠省久矣當日娛太夫人前毋
以兒爲念且語太夫人亦無念兒兒異日必報
太夫人於佛前耳比見太夫人果念楚生不置
聞有娠則又大喜則命生待之湖上當備糧糗



如雲樓飯僧會太夫人目青不得行已聞楚生
死生遂嘔血數升累日不能食太夫人亦不進
食生卽強起慰太夫人召計者問楚生狀則聞
楚生未卒也夜嘗聞鼓樂聲家人以爲怪而楚
生不怪也且有二青衣執拂持幡以待待兒皆
見之及革無所痛楚一暎而逝而是時天方暑
經晝夜不變其鬻異若是於是生薨楚生西湖
之上而自題其生壙曰布衣茅止生之墓若楚
生者其亦偶有冥配者邪

幻生氏曰死生之際豈不甚怪而人以託跡生
死爲怪焉豈非夢哉夢羽衣託而來又夢羽衣
召而去則洞主柳豈茅生所有哉予生痛之至
以爲才情交若意氣交鬼神交則又過矣令茅
生竭其情才意氣必不能活一弱女子卽弱女
子箎第鼓茅生傷耳嗟夫世豈有不輪不墮之
鬼神哉亦可憬然寤矣建寧謝兆申撰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初集卷之十二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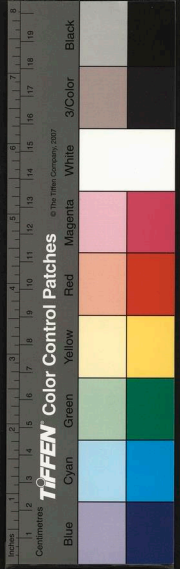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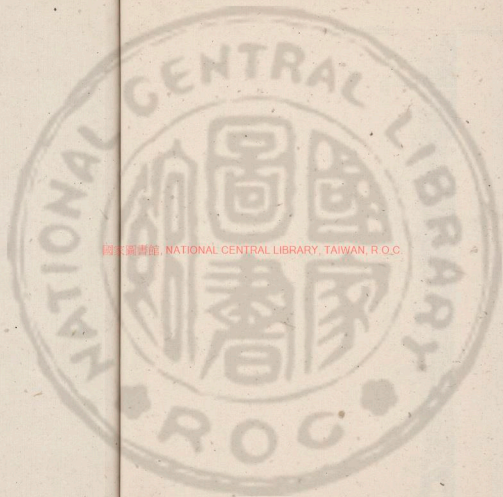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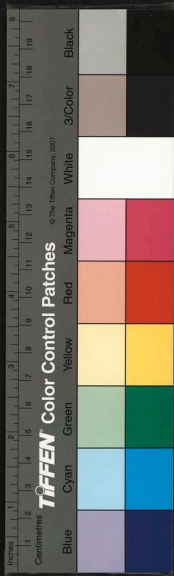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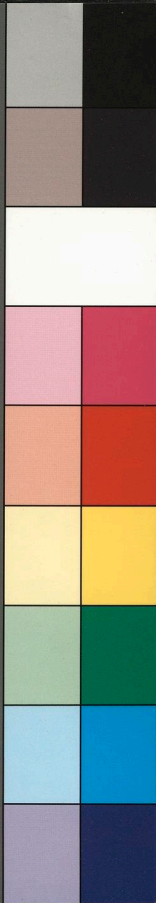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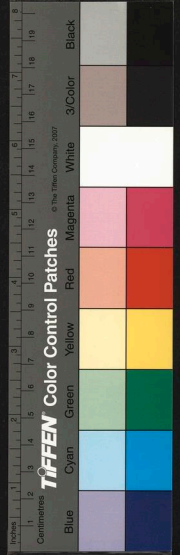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465965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祭李見羅老師文

祭錢景行文

祭閻先生文

祭某文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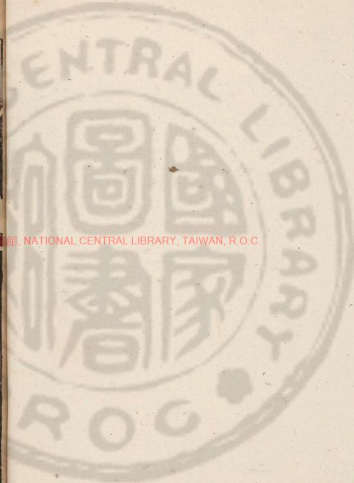
祭王母黃孺人文

祭瞿太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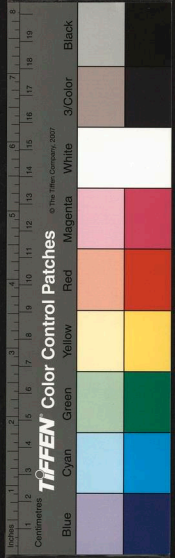
祭宋室王宜人文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三目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吳中書文

祭劉潛谷先生文

祭陳母林太夫人文

祭謝母李大孀人文

奠顧先生辭

墓表

江西南萍鄉縣知縣 政仕鳴溪 廖公墓表

李公南遷祖墓碑陰 目錄終

謝耳柏先生初集卷之十三



閩 緩安謝兆申耳柏著

同邑後學 吳秉憲能經

吳秉悠能久較

祭文

謝耳伯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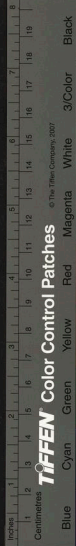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三

祭文

祭李見羅老師文

維萬曆三十有六季我師見羅夫子卒逾歲矣
我師自閩歸里者三歲甫及八十而卒是歲二
月十日綏安弟子謝兆申始得絮酒蕙香哭而
奠之曰嗚呼痛哉我師旣逝陟降在天豈日文
喪厥維學傳學以經世孔曾是師大學班如厥
譜是資在昔紛紜罔知歸本格致輕軒如車斯
輓溯諸孔學祖述焉系還而攷經開宗何義堯
舜文周達則道行孔一聖真窮則道明維彼弘

毅任學自矢孟死不傳昔賢非侈懿彼純公徽
言斯著青田後興立本爲據亦越文成維聖之
達標旨良知功魁舍筏於維我師勿行必矩矱
悟此知霽從何起已釋安身易訓是遵精神著
已庶幾有倫旣悟全經臨戎益證獨往獨來知
本則聖觀體如斯爰詔粵士古義一陳學宗始
臆獨謂六經提宗則不修身爲本莫大莫久訖
知本身乃爲性學孰知歸本知止其鑰止惟一
法爲至命根本未始終實惟止門事物歷然先



後有式修卽多方本之則一知本知至止無欠
餘創自孔子學始有樞我師述之徹見性大以
是立宗布局匪外一物不舍一事不遺止善之
地惟本馬歸浩然一身全樞三極洞開慧視時
維學的我師握此如矩出圍聲色不動折衝無
堅洱海夷格讒人詆誣幽憂七載福堂自如

天子聖明謫我清漳居困益辨斯學益昌維時
徐師嘗學吾闔是尊是行止善本身闔士如雲
邇師所受風動草靡將學是究以教以興十年

以振維蒙後至始疑終信蒙故學禪思以見性
竊窺世儒解所定命逮侍徐師凜然而貞已事
我師以若揭冥愧弗克承有作有止箭鋒交棒
徒爲虛擬昔自東山十若聞二再見長平二若
不契益歎我師如壘如麓明學泚人不厭不疲
以經證學師寧隱蒙蒙雖耳說反躬則悞胡別
三歲幽明異宅蒙方有懷欲質而隔大壘如師
迢遙可歸行邁曷放曷依乃今追痛性天

李司文師如蒙豈復惜



景行文

滋厲曆三十有八季庚戌贈君景行先生既聞
令子廷試第三人之命遂寢疾焉且輩遺誠令
子曰若宜以三不朽自立毋以三不幸自傲而
令子有風木之痛矣逮令子奔喪歸予始獲以
辭薦焉予旣不識生贈君胡以悲死贈君則以
令子夙奇竒贈君則以羣彥歸賢賢贈君贈君
卽奇賢得年五十有七不云天天智磊磊築諸
士間不得身貴自試得令子高第焉不云阨

卽贈君益年而共饗上方之賜令子則有
養矣贈君則不必色憙也彼自堂堂豈子時
彼自矯矯豈子時表將功不世伸而誰屈若
平將德不世見而誰隱若言平將生焉得德而
死焉非德得乎將生焉言立而死焉非朽先
人爭乎言惟贈君乎不言者識前人爭乎德惟
贈君乎不德者遺則蓋古有無功子光之倫若
傲放焉以秘其真而世之攘名教以采身者不
啻腐草之與飛塵矣嗟夫贈君孰多死而不赴



孰要生而得固孰貴而脫死以超冥路孰不
貴而促生以寢乎長暮予意贈君不自悲死以
爲終必之此抑或自悲乃生謂命何弗升乎以
屬續之誠揆贈君之价其有異乎陽厲陰壞者
曷生不辰達之足怪也遊乎生乎人不命遊其
生如糾休乎死乎人不命休以死爲羞而贈君
不糾不羞若有冥乎但化而薄乎蟬蛸者予知
其君識殊乎滄榮歎飽故不願乎第高品眇是
其神益乎富貴祿秩之表其魂不將升乎太霄

之宵官乎將令子且光大贈君之教以舒昊天
之不弔矣予曷以此招爲慘哉爰作唁辭以和
紼謳辭曰

嘻嗟乎而時死不復歸何愴悲駕彼駟馬不得
追窺其高堂猶聞首旂歸而拊棺哭魂衣霑乎
劍刺其來施

嘻嗟乎而顯鬼何促返命何淺神明既徂容何
遠生遑膝下騅終遑膝下覲哀彼賢聖死不免
何如色養長穀戩穀戩方來虜遽云翦反云面欲



語勝如輪轉

嘻嗟乎而征魂其升乎英其霸乘箕尾乎爲列
星悼枕塊之惇惇惡知不死之明明闕彼幽室
若冥冥歸哉寤兮誰死生嗟而子兮豈其目寧
仰昊天兮胡爲獨以傾

祭闔先生文

維萬曆四十有四季丙辰七月望後二日舊治
下邳武府建寧縣門人謝兆申謹束香虔楮致
奠於大方岳立翁闔夫子之靈曰於維夫子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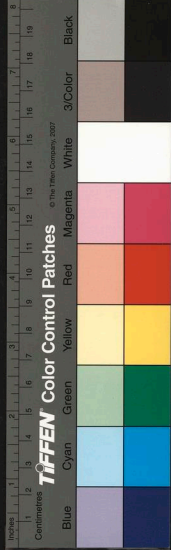
冠禮經庚辰有杰南宮頌英筮仕維道吾直吾
繩彼兔爰爰于脫于營豈謂夫子雉罹于驚駑獲
則坦如蕩蕩其平官評旣昭德維不忉若浮若
沉不回不搖參前倚衡惟學時標標曰明心克
明克超守我昭武視民以條如砥如矢居上不
驕暇挹鄉紳諮爾謠俗越惟囂怙變于悛睦予
時樞衣夫子矚目道存簡靜自正自育有弗率
履如彼市辱初若悶悶時迺穆穆民曰悖德室
闔家訟曰恤其閔曰訓是共爾孝爾弟孰獨是



痛凡有心知爨則有動旣蒸旣艾夫子是頌云
何艱去視天若夢壬寅以還良者其誰所共愁
歎詭牧詭毗瞻仰夫子日控邊陲雁門外內克
恤克威巡徼用撫邊塵不飛如彼磐石式奠于
西 朝則有彥疆則有殿方推杖鉞何遽云變
一朝告徂星隕不見聞道可久誰曰露電去冬
旣徂今諱暵嗟我夫子其鑒予薦尚饗

祭某文代

萬曆四十有一季癸丑某月某日友人某謹陳
辭而奠某曰於乎天豈泰痛憐君茹荼亦豈慶
慶降割若夫世淳寧論君質孰模於乎君以中
承金吾是任脊修城工天壽是慎積勞晉秩
天子是近於乎日月有光雲雨有滄周道非砥
飛言忽點誰曰懲妖伊君被論於乎君豈罹鞠
東厥司權府部省臺爲君昭天天網旣恢詎曰
而寬於乎十有四載官崇理下編管生還有如
失馬馬蘭日加微霜繞夜於乎丙申以還采樵
繁興市驗孔武縉紳橫嬰君用直道善類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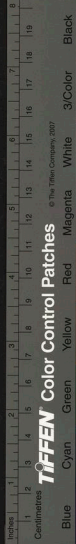


於乎自君之歸十年于壑志士不忘有呂其嶽
嶽峙不改有澗不涸於乎君甫周甲可以弗陪
云胡大歸如桎如押世不知促君豈虞貶於乎
君果逝乎行可置乎神果蒿乎友不契乎知果
有乎莫不噫乎尚饗

祭王母黃孺人文

維萬曆三十季夏五月四日予友雲蒸有適母
黃氏孺人之喪越二十四日通家子某等乃酌
漿撤辭奠諸其霽而日嗚呼嗟乎孺人云逝咸
軫厥媿胡背夫子濫先幽悒爾天屆臺靈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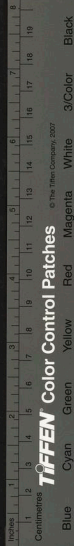
二倏詭爾孽罔極罔既嗚呼嗟乎靈魄
天有標追悼淵塞惠溫窈糾行如洞屬
譎懷不見容晉罔施小非意橫侵靡
踈孔任慈洽孺考嗚呼嗟乎筭歸
佛維父聞人君子受贖宛爾少亞斯侍巾櫛審
守葢藏績紆屢文嗚呼嗟乎
格伊其始事嘗楚
寧引咎克柔不忒變
載服嗚呼嗟



乎姑童感念如姊終嗚閨寵
陵範鍾不施拮据遭卽整髮
臂恐所隱顯奉宜以敬宗黨
子異孽情慈則別愛險已出
卽丁年天絕吾黨悼良孺人
痛折竊擗哀傷大
祥弗節屨將末荒胡嗇及
獨懿聞詎殞夫哭益友子深
息銷念孫狎刺下逮老不
諗嗚呼嗟乎珥不御炫衣不
以糾縣山陰廉簿靈無易禩
願婦順聿章宜爾共泣嗚呼
訖是適也教訖是配也寃訖
也躍訖是諫也警訖是息也
者弗不留者顯不卒者畜不
不死者効名等拜親執紼與
恍惚薦酒裸鬱申哀寫曲嗚
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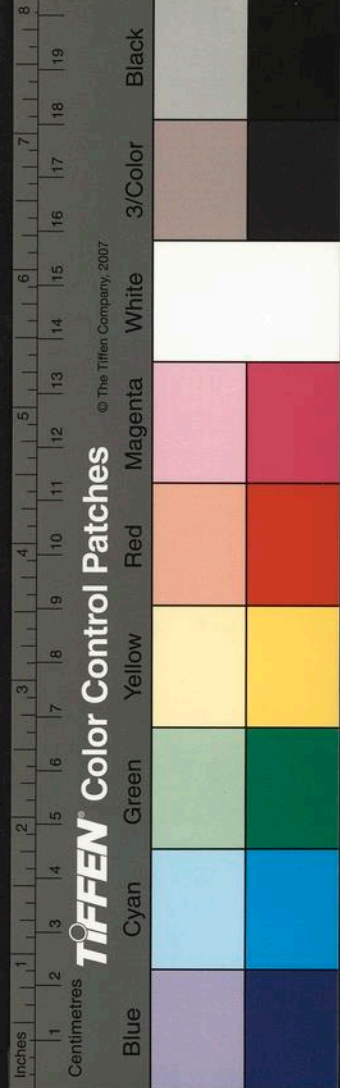
祭瞿太僕文

維萬曆三十有八季故太僕卿故邵武守瞿公



以某月率於河東轉運使司彌月公介弟嘗學
副使以柩歸殯焉七月邵武部良綏安謝兆申
始以香燭致奠而曰維我公祖蒞樵旬七角璫
舍組時標則嚼個而涓武蒙覲輿出公夫若濡
志密罔咎誰曰次且筮巽用南載征于辰後黃
守三軌升晉運司離河東式墳厥聞 帝曰若
茂盍錫于卿太僕渠驟詠公曰仕匪載攸宜公
豈斯漬介公曰介餒莫身頤出寧命註蒙謂菩
薩厥世作持廉頑則幹若慄節撫鞮修矜柙行

蘊彌孽蒙讀指月意公弗指喻水全渤邇聞公
逝計曰甚淨或留劫契邵翁告公不隔生處焉
爾洞空蒙則智昧微歸致叩叩窳求識叩曰誰
疑獨乎不生寧尸其自爾與先死曷知僕去乎
去去去者住乎不去乎僕非僕者如乎如乎如
乎犯化孰居非乎非乎何冥何魑胡變宛珈胡
入風輪胡火三昧胡龍奮挺身胡入月輪胡雨
舍利胡化攀樹胡頹委地胡立胡臥胡倒胡坐
胡枕于膝胡事而畢畢安之乎否安離乎之離



安二安遽安歸何求死相弗得爾狀何壞弗隨
何滅弗萎暗陵明奪誰廓誰豁孰圓孰段孰莽
孰斷孰雜孰壞孰繫孰解相著法惡造善豈覺
覺豈輪善善陸曷箭曷與牯行曷趨蓮質曷惑
若生曷慧若日曷沙劫歷曷豪許薦曷淨餘識
曷瞥餘見嗚呼胡了逝則有杳嗚呼胡隔法日
塵得嗚呼公歸將焉格思尚饗

祭宋室王宜人文

維萬曆三十有九年四月朔日制友伯謝兆申
率弟兆南兆周若子明儒明儁從子明佐謹以
香燭致奠於吾友弟婦宋室王宜人之霽日維
靈淵惠通府之孫維靈夫子夙惠其溫翳而克
配如佩蘭蓀視爾夫子曠世而英絕我倫等聖
童是繩維彼輔嗣天人孰隣昔歲辛卯夫子十
三藻如葩流慧若瞿曇予長一紀捫舌莫談訖
霽旣歸勝行殊邈夫子具宜如琴如籥一飯覺
皇而協而覺現而女身顯而德福有子其奇有
媵其育爾顧爾畜出入時腹維霽慈力意其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來聞熏聞修厥始不回而身非轉天女其詠聿
將化兮施象觀音念無正倒安養唯心厥土非
穢非往誰諶詒言夫子三千佛禮佛不去兮靈
詎來止霧佛何殊何生何死懺者旣竟誰罪誰
病靈兮無逝亦安有性予何嗟乎大命以正龐
婦旣聞三十寧歿男大亦婚長夜亦曉維爾夫
子寧悼爲繚嗟彼少文未易可達三復至教而
傷始過荷而夫子豈不斯豁於乎訖先於乎孰
延於乎孰遷於乎孰捐化旣式遄霧兮安縣尚
享

祭吳中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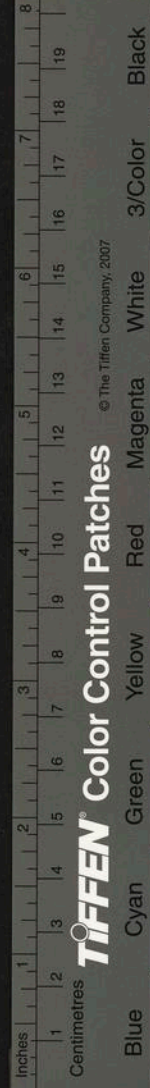
維萬曆四十有五季歲次丁巳二月 殿上中
翰弼垣吳先生親翁之柩道載而歸於是某等
偕戚友縮酒蒸豚醵辭道奠爲哀譔之章以召
之曰譔乎魂乎歸徠乎止乎胡儵離幹而不反
乎譔胡天弗傭鞠而紀乎譔魂兮其歸華彼耀
靈曷徂西乎譔 帝闕義義曷永辭乎譔若神
何犇何闕扉乎譔魂兮其歸濠梁何逝何魂是



索乎譖淋豈罹訖憺豈慙慙乎譖耿彼搏搏渠
使釋乎譖魂兮其歸白霓習習靈其豐豐乎譖
朱雀誰菱誰爾懣懣乎譖白門狂攘訖輜而從
從乎譖魂兮其歸節亭瀾瀾莽其潢洋不涉乎
譖蛟蛇偃偃蹇欲留其不跽乎譖西筮僣僣
有往而無愒乎譖魂兮何歸配而與偕獨何輻
旋乎譖華札何哭藹何式遙乎譖杳兮修路曼
何睇乎譖魂兮其歸剡其揚靈不遐首丘乎譖
津南水裔不寐爾休乎譖爾嗣嗚嗚不炆炆求
乎譖魂兮其歸君艾豈從延豈不宿乎譖富口
匪祿伊豈不繫乎譖藹有斯鼓懷豈墮玉乎譖
矜乎其歸穢棄遐升寧涸滑爾魂乎譖生勤
逸寧忽忽爾謾乎譖懣其增歛寧吊在爾門乎
譖魂兮其歸覲不予作軫懷其何覲乎譖嬋媛
其傷孔淋其何逆乎譖儼予與格路冉冉其顧
宅乎譖尚享

祭鄧潛谷先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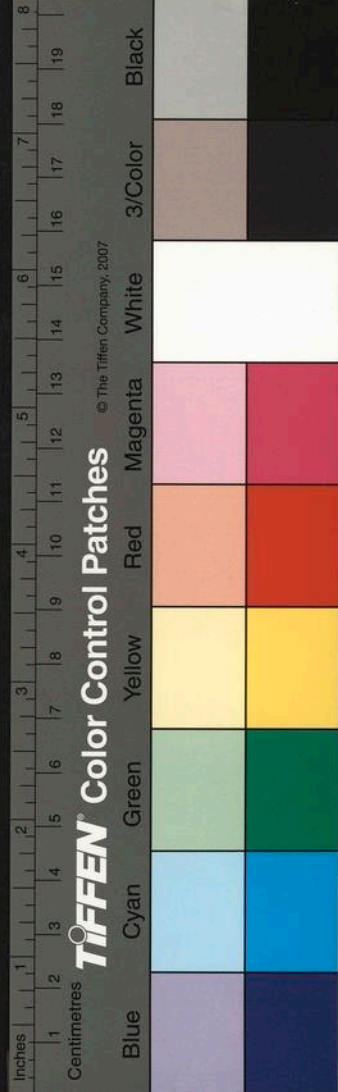
維萬曆二十有一季某月日聘君潛谷鄧先生



以應 上聘爲待詔瀕行卒於盱郡矣越月淮
陽有通家姪某某始祭酒炙鷄走百里外隄辭
而告之曰嗚呼文章經國追琢往古不朽餘心
明有粉黼若感憤蠶室而以名山爲建鼓叙才
石渠而以漢代爲玉府則絕術不阨於長夜而
有待於鼓舞矣先生經術自將魁乃豫章
相羊英蜚炳煥才豐施晉景行配德切雲
龍兔聿嚴鶩刻泌饑是戀獨往不變爰紹函史
古今爲憲力半腐令功敵蘭臺瑯琊識小分曹
並階太冲紙貴繆帛三賁萬古一代石泐不
溘其逝矣人舉遺編存以受憎而歿以受驥
立同朽而言立足傳此夫典刑未謝音徽還之
造化而招些忽侘後死悲其稅駕也嗚呼尚享

祭陳母林太夫人文

維萬曆二十有五季六月莆吏部郎陳母林太
夫人率於留都署八月吏部廼匍匐齎言還
故里方吏部爲駕部業負穎川文範之望天下
士無問賢劣莫不雲首履滿而駕部家受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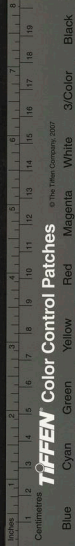


區負郭故無百畝其爲駕部無以貳如
其爲戶部無以貳如令茂苑及令東甌
令亦無以貳如葉子員時蓋有母憇遷葬
君子拮据廢箸而逐無送之命於是吏部
有以奉鬻養驩而太夫人春秋高且八十
居恒念王公達不孝派於東甌以迄子
元權牛之嘆奈何乎不逮母氏終養乎則欲
歲上疏請歸爲母氏大養壽也而屬謝兆
其祝辭先兆兆

曾兆申歸應試孔棘不遑篋序比吏部奔喪而
旋又不得與執紼越月始絮漿奏蒲弔太夫人
且爲吏部傷也嗟乎知生而知死胡弔弗傷知
死而知生胡傷弗弔今其猶行古之禮乎嗟乎
吏部將以八月壽其母顧以是月歸其母視卽
其母氏天年終矣吏部枯魚之恨寧有已時哉
嗟乎通家子如兆申祝辭未致而致其奠辭有
不感吏部之崩楚而霰涕者乎嗚戲壽母在堂
胡溢而亡弗待羣觴鳴戲厥系維林世族施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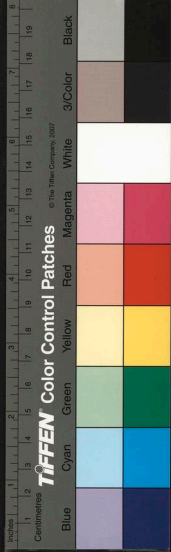
毓德維任鳴戲在御靜好職師蘋藻于綦于編
嗚呼紉組是亂醴醢是備芳徽斯監鳴戲視爾
輿髦庚御劬勞聿成若豪鳴戲爲令長母錫命
衰脚孺人始有鳴戲子孺母若毛屬裏著色養
仍爵鳴戲爾嗣憲憲最最終尠猶如始晚鳴戲
體遺公衡太丘載更戩鼓以生嗚呼衰如泚聖
匪朝依命壽考胥慶鳴戲以介于絡伊何儻諫
擗踊罔報鳴戲旣如璧玲溢米是餒支牀孔耳
嗚戲說筆在疚終天撫匱銜恤靡復鳴戲銘旌
鬱飛周道萋萋霧魄來歸嗚戲園門南阪式耄
束輓載馳載馭鳴戲緣于說精夜臺改面手澤
失緬嗚戲靡恃永歎反哺益難子也摧肝嗚戲
神馭蘭風永慕莫從痛深閔凶嗚戲南遊肩淚
異世全慰焉得樹背嗚戲虞殯膺錫組帳已闕
誰爲此謬嗚戲珮音告徂夷躬黃墟令子思且
嗚戲悼亡撫存緇謳霄奔鏘些招魂嗚戲逝矣
陳妣通家之子戲歆至此嗚戲于饋奠之宛其
揚儀來格來斯



祭謝母李太孺人文

維萬曆三十有九季二月予友謝志尹昆弟有
懿母李太孺人之喪是時太孺人壽且八十矣
賀未盈而弔曳踵令子則北面以臯降衣而反
矣予等附盟令子不永歎乎倏遄之不可追乎
閏茲三月廿六丙寅某等始克爲辭以寓召於
掌寢辭曰

芬傳傳乎逝漉漉乎諱誰假日乎嗷嗷不舍乎
西丘與諱瞻魄厄乎夜光黥黥菟馬育而毳乎
諱眇杳杳乎馬駒生不寤兮馬離慈母兮壽考
而亦隕乎諱宜爾夫子乎精瓊靡佩蘭茝乎子
有儀褻大耄乎胡爾歸乎諱枝茂茂乎峻乎箴
篋介素安乎緇乎寧回童雲爛乎霧乎披衣諱
何遷乎霧路幽昧昧乎不還顧乎諱何捐乎寶
璫魂遙遙乎衝夕霞乎諱猗何歎乎母徽耿何
昭昭乎壽祺乎諱霧去乎雲爲御乎諱雲來乎
靈豈初初爲雨乎諱兩乎雨乎靈其寓乎諱萃
罔罔乎萃其無隅乎諱藐乎冥冥曼其馬娛乎



謫生妄妄其有隕乎死安安其有蘓乎謫窮其
眇穠穠乎踰惘惘而霞征乎謫寤曼曼其曙乎
闕省想其安營乎欣若膺乎不縈逝安養乎其
冥乎謫於默默乎令子其爽乎謫孰永而不息
乎曰謝綿而弗疾乎謫嘻嗟乎壽母卒乎惠風
其瑟乎謫嘻嗟乎靈其弔乎聞柝馨之苾乎其
無怵乎此有餽乎謫

奠顧先生辭

先生既卒之三歲而名學名品者始嘆先生之
不復作矣夫生爲世維沒爲世思賢有必救聖
有必逝壽命之迅遠亦有必期死而不亡則有
必壽矣故祿位不能挾道而俛道術不能僭位
而顯則今古同揆何戾乎先生乎先生則固永
言不歿矣爰託諸辭以發所哀

哀乎生造之不備兮佗賢人胡以降胡昊天
之疾威兮俾居乎水之滌浩偃蹇其彌望兮紛綿
繡其莫持曰皇天其無私兮羗百憂其無離痛
魯叟之及及兮嗟日月之更微發詩書之鑄鍵



兮騁駟馬以驟驟
綱洛閩之逸軌兮誰總轡以爲御
溯河汾之正則兮豈眩曜以爲勗
越姚姒之神寤兮維重昏其有曜
自夫子而若瞿兮惕小心其黽劬
秉衡石其不移兮曰予心其匪石
獨正志其不卷乎知有懷其匪席
朝飲原於汾洛兮夕寤見乎鄴
鄒挹異流於婁東兮酌神漢乎漣
澗閼渠獲其政錯兮春工師之未沫
望霓雲其晻藹兮喟繁會之若萍
洵歷古而固然兮何至今而易
倘惋季女而自饑兮詎違世而婉

變噫魏邵杳杳兮怵後炮之黠黠
企錫山之輝輝兮濯涇原之黠黠
先吾道乎中路兮恐遷遂其勿驅
控予轡乎騁驥兮寧登頓其契需
豈佗傑以愧邑兮怨周容之不競也
將寥廓以爲居兮曷露晷之棘病也
遵粵迹其不悔兮勇逝川之百折
歎流波其瀾瀾兮詭當瀾而有絕
維衆芳之所輳兮固大詭之必集
寧不知幽默之可閉兮寒琴修以
揮揖雖詆詠其奚恤兮悼長夜其
紆軫鬱飄風其南拂兮紛總總其
肯諧競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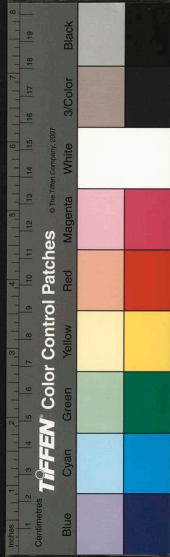
烏其前誠兮帳蛾眉之見嗜訖忍此迫阨以終
古兮何爲刈平芳草覽昊天之久求莫兮奚爲喪
此長道霸冉冉其安逝兮使巫咸將焉告控帝
聞其上下兮庶百神之所勞嘻嗟乎逝不留兮
宛其先生是諒

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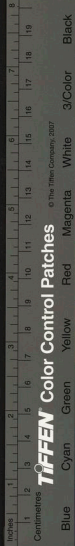
明故文林郎江西萍鄉縣知縣致仕鳴溪

廖公墓表

公諱文瀚字伯約以弟子員旣廩貢於廷需選
試爲廣西來賓縣令旣五月丁繼母范太孺人
艱已闋謁補則又奔其父松澗公喪於都下矣
已乃補知萍鄉則志所謂渡江得萍實者也公
爲萍鄉者垂一歲當獻計闕下臺使者若所
部監司二千石咸推轂公治狀第一而會大中
承海虞徐公左遷則檄索大學衍義百部公奉
而嘆曰嗟乎吾豈能以百金饗乎而浚膏以媚
上也無乃傷吾廉乎遂移目病老焉邑父老子
弟皇皇走謁縣道官乞居我豈弟父母是時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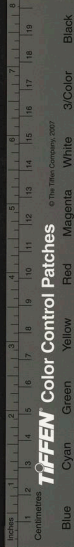


使者燕公檄下廉賢公不予公歸公則脂牽不
顧而臥轅者踵輳不得行燕公聞之爲錫符使
公乘傳徵傳公不能做圖書裝也蓋公歸而祭
於東谷者越二十有三季鄉人尊其德而稱之
曰鳴溪先生矣其得志於壽考也蓋八十有三
而後卒卒之三季而後葬公仲子則寓書晉安
謂予小子幽者業銘之矣願吾子表諸埏以不
朽我先德予小子讀誌若狀而咨嗟異焉曰孝
哉易簧之訓抑何較然哲於死也方公華諸子
若孫跪而請遺勅公正襟語曰齒其盡乎吾未
嘗聊先產遺若惟是師儉維德共亦維師友維
湛孺亦惟師穀維繩武吾乃瞑而含乎則又執
冢孫齊賢手曰若父爲諸生乃中身不祿若紹
明詩書尚亦亢於宗以光我先世隱德母我死
也與乎哉於是公危坐正寢命冢孫書喪禮凡
七誠若曰毋薦於浮屠毋廢爾柩樂毋壅而我
弔乃賦泰山之歌息矣其達命如此始公在青
矜卽負笈從華亭徐公遊徐公者故相嘗謫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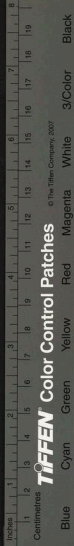
官於南劍者也而甚器公爲詩送之曰作聖已
知非俗學覃思自悟入網緼公學蓋漸有源哉
其後乙丑之歲謁選吏部則華亭當軸矣或說
公是不可爲地刑而弗爲謁也選而後詣焉華
亭且憫之曰地惟惡官惟善公曰唯唯蓋來賓
錯徭居半八寨之盜日禦人于貨令共手耳公
甫至則禽渠魁杖五人馬而斃於是立堡嚴偵
而道剽遂絕矣其在萍鄉謹身帥先以廉平循
理爲治一切積逋侵賦追攝之政惟惠綏是施

而作宄犯科者亡不如童而幼有強宗蔡氏羅
氏者爲賦冠往往昧令以避征也而亦餽公公
業徵其狀則陽納之且勸以身赴較便比赴卽
出餽使輸彼逋視不足如干始逮焉立徵而立
革之矣先是諸逋者迫於攝遁而家醴陵瀏陽
攸縣迨公勸課農桑招勞流亡始復其居又使
當償而產已絕凡二十有七比或有五世斃獄
者矣公按章嘆曰庸子民何爲乎於是請以公
上元季赦例五十金得有復廣德意百金以



下亦如之一日出行者二十有二比若脫湯火
然時繫者丁壯二十二人公釋馬俾後遞以免
公往來傳中二十二人者輒遮道拜曰府君生
我於是燕御史賢重公也公嘗庶故俗男子忿
爭嬾輒飲磷草毒以死公爲告言約論坐而誣
命者寢息矣異時文甲得地藏金仇者首其匿
也公叱曰若豈攫於市哉竟不籍豫章有宗人
謁者來謬爲王選儀賓公問其詭而蠱利者也
則移牒解馬論豎橫宜置法諸置學田勅保甲

則自父老德政碑頌之至今猶若瞻九嶷也者
而戴之曰青天矣蓋公生而穎少不美長不羸
莊如也其就外傳誦則目覽數千言父竊異是
兒大吾門矣比勝冠卽首諸生籍已而數屈其
行一時知名士無不頰首公者又會公所嘗誼
叔季弟鴈行而起而聲益藉甚顧應薦鄉試十
不一程而一再爲令廩廩乎庶德讓君子也豈
必第顯身哉始公得選士歸道南劍而流寇偶
儼公謁所部使者使者匪豫以咨公畫將安出



公爲條上十餘莢使者驚曰書生安得方畧爾爾趨爲脩而冠以駢矣其功御徭蓋亦以此然而食廉自性卽諸生時縣大夫何若孫後先志邑則徵公削方者再而會豪奉百金壽徼署一名公曰今日邑乘千秋信史竟靡之矣其後家食長吏歲時式廬公輒爲語民所疾苦未嘗至公府一居間也居則撲約不御綺不茹珍羣從子弟或以解衣怒馬逸者公傳勅馬而無少貸至燕見子姓必攝衣冠爲禮若魯恭士然焉矣

公爲人頌身玉立睜而盜背充篤於至行痛黃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幾幾失明比喪繼母亦如母戚人謂之善毀鞠下之計奔而屬茨倚廬者且三季所矣乃公於二人忌則愴焉減膳若來而哭空事愛敬死事哀戚豈非公謂哉公蓋念其先世伯慶公顯我繆蒸嘗何續我宗人婚葬何采何賻於是倡義醖金贖其產爲置孝慈庄以師族紳縫子弟俾世規是弗絕也其族弟選老而閭牆訴諸公公令對鏡曰若兄弟不白首



乎柰何以刀錐傷骨肉也於是選感泣友兄如初矣孝哉惟公于官于家允蘊于祖允仁于宗允睦于後允裕稽謚曰孝五宗安之者也協時肇亨者也秉德不回者也曰貞清白守節者也而公不幾是乎於是表其封曰孝貞先生廖公之墓公有子四人伯士伊工藝爲相兆於是也仲士傳叔士偈又季士雅皆學詩世其業冢孫則伯子子其方鯁修節有父祖風諸孫穎而秀者又若而人矣其先系若元配繼室若生奕季

月語在誌狀不具述述其立身顯父母者公父名景和小子王父之外舅也王父嘗謂小子松澗公雖以鹽筴累貲鉅萬然德爲於隱宜爾振振繩繩艾于爾後則公之大門有繇不朽哉表曰不以百金取不以百金予且有室而不私一錢畜又不以破老之好而毀廉固身所易失者爾公矩修外內行若是醇懿也是曰孝貞先生

書背旌李公南遷祖墓碑陰

予蓋聞臨海王公之運漕也於西江則得李公



將漕云其先佐我高帝得錫地涿州者是爲李氏三世祖已七世祖洪南以能調南昌世遂以漕事著勞矣今上萬曆初俞王公議公獨以練漕自宣大協王公力以此累積至薈府獨念祖墓在涿不食於河乎守冢以告不食者僅里許耳公乃衡諸情與禮遷墓而南自一世至五世得遺骸焉旣南而河決故墓道矣異哉天乎而祐李氏之至斯也豈以公陰有賜於西江西江人不能言其德而天報之德邪自王公逝而漕事更自公解漕事而淮兌不得早不早則蠹益生此其故豈非以人哉人哉李公不遷之祖遷以永孝遷而後決亦以昭天天之騰李公亦陰矣其保世固未有艾也予故著其漕德俾其後耳得紹焉時萬曆三十有六季戊申十月朔日綏安謝兆申謹書

男謝元英子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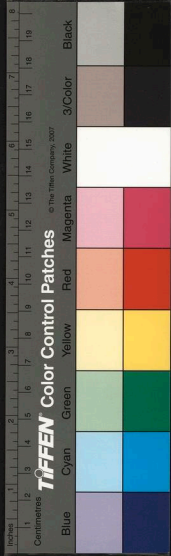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三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三

禪陰

廿六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惠來縣知縣台雲鄭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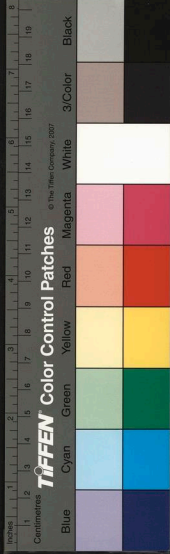
明文學亮川廖先生遷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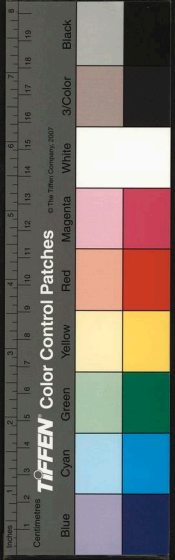
明故勅封文林郎臨穎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明故鄒孺人墓誌銘

江母鍾孺人墓誌銘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謝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廖實賢肇興

曾應芳馨孺

謝 璋童士

甯天升允子較

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惠來縣知縣台雲鄭公墓誌銘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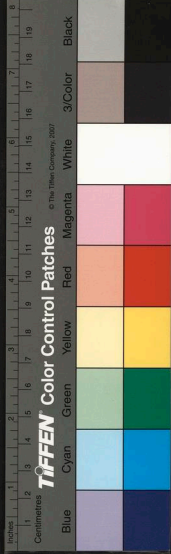
嗚呼此墓乃循令鄭公之所藏而綏安謝子之所誌而銘之者公蓋以萬曆三十有二季甲辰七月十七日卒於家越一歲其二子乃以狀屬予予故恥諛墓者以公好飭脩且父行乃次其事焉按狀公諱可大字居業其先則金谿之石門人也曰萬十公者宋末始徙邵武是爲鄭氏鼻祖其後諱明者爲郡學弟子負髦譽是爲公高大父明生鳳以選貢授天台縣縣丞已仕至

南京東城兵馬有三稿集行學者稱曰古樵先生鳳生彥取張氏以嘉靖丙午九月初十日生公於天台故公別號台雲志所產也公爲人方顚美偲長身玉立有至性痛母氏逝也事其父益謹父有疾輒廢寢不能食比父卒乃祖病瘋公則日夕左右時其匕豆湯藥卽穢濁公必躬承之承之且四歲矣會丙子秋試乃祖迫公行已乃祖卒公奔歸不勝哀毀其喪則視朱子家禮獻材物土一切勿敢有悔焉始公弱冠補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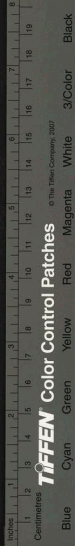


子替學使者輒高等公而金公立敬姜公寶尤
器賞之已萬曆辛巳用輔臣議大選郡縣之貢
於鄉者以其尤卒業國子而公與焉是時南京
祭酒高公啓愚試得公卷大奇之置第一以爲
一第直掇之耳而公又再試弗式逮辛卯乃謁
選授惠來縣知縣公爲政則先慈惠持大體度
縣所弊甚者建六議焉一日兵壯當練二日圖
賴三日賭博四日狡匿當禁五日男女當別六
日孤老當恤於是麗重辟者若以圖賴破產身

亡者賴公平反甚衆歲大侵人情洶洶而販糶
海者又踵集公則請禁絕烏船不許運乃大發
廩拯民民賴以活其靖海所城與縣城崩幾有
半而蓮花古里二橋圯且四百季矣公念城守
涉病謂何爲設畧勸工而城成彌月不數月而
橋亦成民蓋誦鄭橋云先是潮有隆井一場塲
五柵平湖古丁神山古埕爲柵者四附潮而惠
來一柵則附惠來初制隨丁鹽漏每丁帶鹽
五百四十有一斤四兩積倉運納課司自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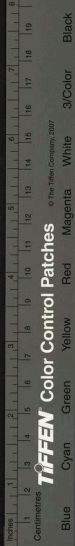


章公懋請改折著爲令民始便久之課戶贖賸
至鬻子女而附潮者且以池漏廣引不救鹽告
增引其附惠來者又以池漏窄原丁若引不免
逋若贖告免增於是當道牒諸公公報狀以爲
課生於引引起於丁丁耗則官籍特空丁耳若
又增引則前引業無可徵後引訛爲俵納惟丁
實則引自滿矣於是除除補補而困賴以避當
道遂署公狀爲一場式當是時林華峰鄒白眼
等三十餘人皆積歲逋寇縣官所莫能擒制而
唐朝璋陳亮等擅造僞印人亦莫敢譙呵者公
始生捕得其黨又鞠獲僞印人於是服公武云
蓋三季一日矣已而公以御販者例金二百陰
忤當道唐公而唐公遂中公左遷襄府審理正
公第太息曰吾不負百姓足豈恨負吾官哉遂
拂衣歸歸而後良乃更立祠祀公又立石頌公
清鹽功德其見思如此始公之好行德也有趙
賈客死於邵武公弗之識也第爲之具棺若殮
且贖以歸人有女子三歲爲弗能養也而救之



水公聞之急爲之授且給其衣食養之他所嫁
焉其後公莊所火燬及公廩六百石是時鄰人
執起火者待鄭公來公至則反置不問且散其
餘廩以卹諸受災者至童僕病則往往齊藥調
食慰薦之以故童僕樂如公約而輸其力蓋公
居則壘疊簡柙無細不飭唯恐人各以弗飭於
是郡邑大夫皆賢重公強公賓飲者再公恒不
擇曰吾豈若古之賢老可坐閭門而教學哉且
吾父不獲名顯又不齒僉僕其若修闕何蓋慕

思不艾皆此類矣公取張氏生男子二曰之僑
却學生取典膳朱約女曰之羽國子生取僮州
知州杜鍾秀第二女女子二曰良姑嫁郡學生
王新德曰選姑嫁衡山知縣謝祖之孫天衢旣
歸而卒而之僑所生子三長則光世取同安縣
學訓導王文洽女卒繼室元氏亦大姓次則安
世聘某府同知陳俊之子縣學生陳王道女又
次則經世尚幼女瑄姐則許聘禮部儒士陳嘉
祥之子其珍之羽所生子一曰名世才一歲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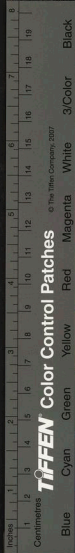


琚姐則嫁國子生袁寔子汝南寔故羽襟友也
次女瑚姐則幼未字公二子以今季某月某日
葬公於某地其獻材物土亦如公慎云乃系之
銘銘曰

德也胡飫之施仕也胡季之饑胡息是怡而醇
弗頤爰有哲祖席以大臚繩是儀武作爾延緒
誠斯慎斯粵維禮矩厥閑如宇護細如周廡何
賢匪古而闕以斥土振振者子其不遐有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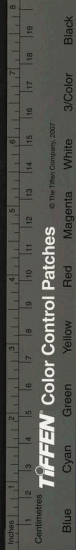
明文學亮川廖先生遷塋墓誌銘

葬而遷可與曰可哉然則古與曰非古哉古也
卜而族今也卜而福其法曰反氣納骨以蔭所
生於是有利蔭而害暴者矣非自伐其生芟哉
是葬也不然亮川公以隆慶庚午卒而若子館
相冢師且無虛日矣逮萬曆丁亥始卽葬焉旣
葬相者以爲誤牀子德秀則又獨館冢師者若
而季然虛糜無左驗乃發憤讀青島書始悟所
謂乘生氣者而益悔始葬之非乘也於是攻苦
陳臛于以相陰陽而觀流泉往往恐榜沐雨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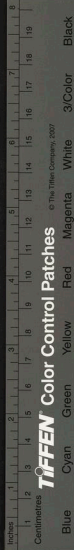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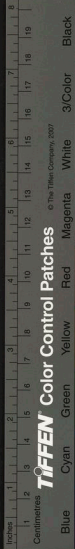
綦歷險者又若而季矣始卜兆湖頭坑而吉從
昆弟則以王父母母當遷爲請而德秀氏輒無難
色曰葬我王父母安吾父地下安矣已乃卜於
是而遷焉誌曰亮川公者吾父之舅氏名文浚
字小■小字阿靜景和公之子也其先八卽者
信陽人以避兵徙吾綏於綏爲大姓至伯慶生
永真未真生彥通彥通生昱昱生景和景和初
取黃氏生文瀚萍鄉令文潮王奉祠文溥歲貢
十季乃生公公弱不好弄甫勝冠卽與其伯兄

叔兄角名鄉較爲青衿右等皆學使者較文獨
後先其昆季 爲旅亞而已然其昆季並以孝
友有譽於宗黨而公於友義則善施且善久焉
公性方直寡言笑不能蓄過人有過亦必面折
之人故不爲公憾謂公實長者矣當是時角而
穎者人則曰若其後三廖君而俊者耶蓋見寵
於鄉論若此方景和公用鹽筴起家舉其先子
之廢箸立庚而劄焉而且穀諸子以義旣其修
業息於諸子公獨以生產聽於弟兄不問卽人



有要質子錢者公亦不識第貸貸無弗德公至
不忍負一錢雖市義弗如也人以此益賢重公
已而景和公以臺壽終而會公病悻一踊幾絕
閏月而公亦卒人謂公殆死孝哉惜也聲弗竟
實爾悲夫始公取鄒氏無子繼母范爲公置李
氏未及笄也已鄒孕死繼室以丘氏公命李事
之如適而范實寵焉然其哀等固斬如也比公
卒而構李者謂如李乃見去尋亦卒蓋丘氏生
子一曰士侏李氏生子二曰士傑士選傑於侏
兄選於侏弟然自三子長而友于篤則忘其異
出矣公生嘉靖四季乙酉十月一日卒於隆慶
四季七月二十三日得季四十有六有女子二
曰澗娘者鄒氏出也配余猷科曰桂娘者丘氏
出也配徐廷鑑傑取王氏其子曰綬聘李氏曰
緒聘謝氏侏取李氏其子曰立賢志賢皆未聘
其女子曰蓮娘配余太學孫曰唯蓋娘聘曾光
紳聖娘未字侏嘗鍊服食習冲舉而蓋娘在抱
不茹葷不御綺十許歲輒兀坐解玄牝之秘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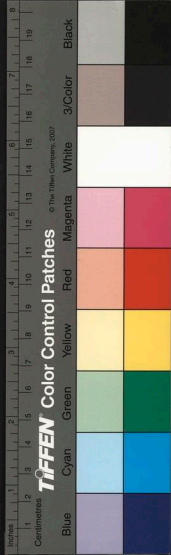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筭將迂而誓不歸叔難之曰學仙者萬矣孰睹
一仙曰孔子可學抑見孔子乎爲其志莫奪也
而聽之選爲邑諸生取宋氏基女瑞娘配李嘉
言妾黃氏其子若哲若台亦未聘自德秀氏攻
形氣之學日以父母葬非所藏爲棘憂而今乃
卜其吉則從里長坑遷公之柩而窆焉左虛一
壽藏待適右則遷其母李附馬李以癸酉卒葬
於黃舟已德秀悲慕其母氏則又爲之徙葬黃
城距其生也丙申後公十一歲鄒塋於門頭嵗
今亦遷於公塋之左或曰李去而歸葬禮乎曰
否李故有婦德亦有婦材不以公生去死去非
公志也公孝友施于有政而三子者世之不替
豈謂不食其報哉嗚呼以若心安死魄幾幾乎
仁孝子矣其曰生氣殆人自乘之乎葬之日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六月初九日未時枕巽向
乾於是乎志而藏諸地曰袁庄外高礫坑有坎
而封者是爲有道先生亮川廖公之墓彌甥謝
兆申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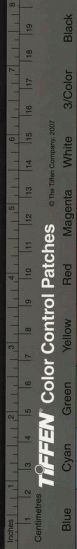
明故勅封文林郎臨潁縣知縣張公墓誌

銘

今上萬曆四十有二季甲寅九月九日勅封知縣張公卒於臨潁官署逾季乙卯公仲子穎令榷將窆而藏公始具狀丐予誌予惟公得勅在卒之前六日宣勅則以次月望日蓋生錫不及死死受不及生矣豈不令孺人若令子痛哉然被榮亦赫矣按狀公諱某字子儒別號浩菴世爲平原東鄙人然族望自公王父某始節嗇攻苦以農業起於是殖亦日腆矣某生某某生三子仲卽公公生而穎有神令見者莫不目爲蘭玉七歲以母孫氏死日夜號泣至廢食寢父假他戲誘之不解比繼母氏韓公雖泣漬枕藉然見韓輒怛涕昵之以故韓愛若已出已受業塾師與諸從遊無不怡狎已補弟子員益篝燈讀至申夜而是時公父好施予見族孝廉輒傾貲佐之會邑重賦役一更庫務駒頭額輸數月輒破其產公卽以還支不給廢讀且廢坻積矣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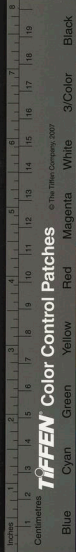


父老相過卽爲公嗟邑曰此非吾邑稱多積者
乎胡憊至此極也而公晏處自若不與親知競
及米鹽卽故人卽張盧仇某某者率負子錢不
能償公固不責每歲終有自愧饋公者公輒尉
遣陰酬其直焉是時西江邵某寓平原以訟故
抵城旦春無可贖第聚室哭日盡腫將發配所
謁公公輒泫然曰子詎忍若父子流離哉爲捐
金贖其罪其後邵頗振公亦不自德焉公旣棄
弟子員始用貲補禮部儒士然悒悒困瘠恒不
自適及三十舉子國棟又二季舉國柱始自快
日天其昌吾後乎庚辰公喪父毀至骨立父所
遺邑中子錢殆二千餘緡公悉焚其券曰此故
父執逋也詎忍更責渠償耶比授二子讀聞呼
騶過則懼然起已復愴然曰安得兒若是紆吾
公後困和於是館吳人邵先居塾穀惟膳數年
鄧老且死公營葬甚具且召其子厚恤焉迄不
以死易交已而邑編審公以田廬廢不能不乞
更賦而簽坐未除主者方以里書嘖嘖几案乃



詭令王某道地非五十縷不予脫而公故困寤
不能具遂感憤病痺比庚子仲子舉於鄉庚戌
仲子成進士辛亥仲子始授臨穎縣知縣公如
穎則戒仲子曰若知吾以賦役弊乎若毋鏹良
命毋腹民血毋殖鹽蠶毋縱左右搏噬良其不
塗地乎於是仲子退食公必問訊當否當則喜
益粥不當則吁歎終日仲子以是克守其官云
先是穎以馬後當孔道率破產不足償而公以
仲 觀旋再至穎則謂仲曰此正吾宿所若不

賴以生也者若其懸是民乎於是仲更以地畝
而後始紓比公卒穎士大夫無不悼公良無不
執紼弔公者公素以柔恭易直自牧不敢以疾
言厲辭與族里競得失卽季少詆忤公公亦謙
謹自若不改其常其得有仲令賢以此距其生
則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七日未時得季六十有
六子二國棟生員先公四季季取任氏繼取姚
氏國柱取劉氏繼取任氏女二長適壽官竇普
子魏然生員次適公正趙灼子時裕孫二不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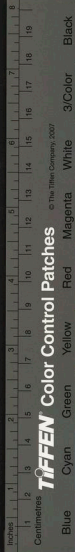
不盈國棟出孫女三國棟女二一適邑生員潘
思中子之藩藩亦生員一聘縣吏賈獻策子某
國柱女一尚幼柱以今歲十月十七日塋公祖
塋迺爲之銘曰

坻也曷衍乎後也曷蹇乎公丁若時子令若師
乎嗚呼穎之墜乎公之施乎後有千歲眠斯勒
乎其無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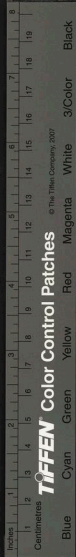
明故鄒孺人墓誌銘

明萬曆三十有四季丙午冬十一月十有七日

鄒孺人卒越今季辛亥子表琳仲相廖君士傳
以孺人狀來謂予曰亡室雖得季五十有三得
女有三逾四十始得子二然一六歲殤僅一賓
賢子立耳先後所拮据朝夕者惟織紡爲三女
勞逮長婚妖次二女亦妖亡室始不勝哀而命
亦殞矣傷哉亡室十八而歸予三十而當析爨
然自歸而事予考萍鄉公若子母汪孺人唯謹
予母卽勅諸婦嚴而亡室則中饋治蒸嘗絮機
杼屢屨壹不從市予母以是懼亡室賢予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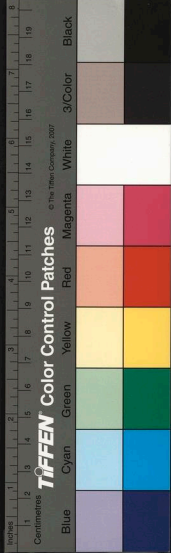
兄若嫂若諸弟諸弟婦若二妹亡室待之無不
敬亦無忤色視諸猶子亦無異已出家內外以
是無不重亡室賢卽予父黨母黨若兄弟姻婭
凡所覬問一切不失以是無不交口賢予亡室
者亡室雖幼能讀孝經唐詩然儀豐氣肅居恒
嘿不妄言笑亦不談詩書予始侍萍公得目疾
予告歸直世兄補弟子員予卽代治產不得率
公車業亡室恒怏怏不樂也比予學爲詩雅遊
日集亡室則又喜曰而不以布衣名世乎則孰
與唐人詩競工也於是朝暮治滌醕佐予游從
卒無怠色予以是外內得友益焉予見亡室御
婢僕則分其勞來不妄呵詈卽有過第正色替
之無不感且憚者今則已矣藏其骨恐不銘其
德乎予旣涓某月某日葬於邑之饒村保壽龍
峯下高卽坑內枕某面某敢藉子言爲亡室不
朽予曰唯唯予視舅祖母今八十有奇道孺人
事卽涕泣下則孺人事始誠孝矣予先慈不嘗
謂孺人平溫惠泚慎故女君子也抑女中師也



予豈敢爲諛哉距孺人之生則嘉靖甲寅七月二十四日寅時也父曰元淳則以貨雄里也母黃氏則予舅祖之母姪也孺人幼卽慧靜一切女紅刺繡見輒傲製製無不工以故父母絕憐愛之也舅曰文瀚則故萍鄉縣知縣也子曰賓賢則娶麻陽縣知縣余慶呂之子紹中之女紹中則縣學生也長女華姑則適縣學生李倫之長子應舉舉苑有外孫曰玄齡次女鳳姑適丁仁賢仲子國學生應呂以歸丁也更名莊有外

孫曰勳曰超次女弟姑則適謝應芝先是丙午九月應芝之婦死仲相勵至不能出戶孺人則慰謂仲相曰而習形家言而考若王考業以宅吉矣而不爲吾夫婦百歲計乎而傷女何爲仲相則登霧龜峯而得此兆迄以藏孺人焉豈不異哉銘曰

見女死計宅止智哉婦寧不俟十月交織歛衣吁嗟乎孺人歸壽非始誰曰其祖賢其彌謹曰非徽坎而封焉其宮不墜乎



江母鍾孺人墓誌銘

予讀仁和江孝子鑿狀其母則誠任惠舜善有
非婦人之恒賢者云按狀孺人爲封文林卽崇
安知縣賓竹鍾公女生十歲而母賈孺人病甚
孺人卽能總家秉父則撫其額曰女邗而豈統
綉偶邗逮十七而歸學山公公不能具贊事師
則約結樂泉部公約菴沈公三五執友爲社而
孺人佐之酒炙諸公亦不知其爲寒士僕矣孺
人則自茹半菽或併日一食一日鍾公遣僕來

則不炊者再日矣猶給其僕曰我思家炊餅耳
當以數枚餉我終不令鍾公知其宴狀也已學
山公教授里中弟子得所束脰孺人則以膏持
之而以其羨權子母用乃稍給先是公幼孤庶
伯兄公撫之孺人以爲不逮王舅姑也不能爲
子婦則事伯兄公如舅時伯妯疾心以舉火戲
火方烈孺人則從烈燭中掖出伯妯會有客至
撲滅其火竟不知其誰氏也其庶仲兄公者以
落拓廢著不悅公諫恒無故詈詈教十年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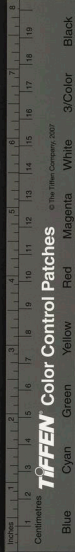
亦數十季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貸貸已復然孺人曲應之不爲倦也於是計其朝夕需餉之比卒則爲治其衣棺所遺子若女則恤之猶子也已伯兄公無嗣又以赤貧不欲嗣孺人則舉仲子歷事之且語之曰伯父嘗字爾父矣所不事伯父如父者爾實不能事父矣於是伯兄公忘子之非已出也蓋孺人所相於友兄者如此當是時孺人以伯子金仲子歷皆師父相繼補弟子員而丈夫以五十試不售則諷之更賈與三

子整居什一焉孺人則從中微貴賤如指掌以此家蓋用饒於是溘及季子翌皆得資脯粢事師故時人爲之語曰兩兒師父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丙子歲舉於鄉矣孺人則猶誠教之日而先世文昭公以正直顯竝爰公以文章顯而侍卽普學祠部御史諸公皆以醇謹世而家顯爾其勉之已而伯子病滯下卒孺人見學山公哭之無聲則又恐痛慰之逾季學山公病滯亦卒孺人則恒撫孤泣曰令我不見而等之立



則何以報而父地下乎巳丁酉鑿始舉順天鄉
試歷裂亦爲太學生迄巳酉十月十五日而後
率距其生則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季七
十有九當寢疾時則謂鑿等曰吾以一且腸當
人千聲佛而等苟從吾嚴老寡當爾千鍾養矣
且吾兄宦崇安武昌吾未嘗致一券吾姑郭妹
張皆巨富吾未嘗丐一錢吾以此自衣食今亦
推衣食於人無衣食者矣令不炊時而從郭氏
姑言豈復有今日哉蓋孺人之志操類此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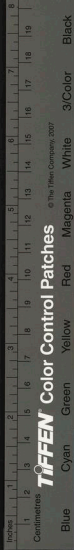
五人則所謂金壓鑿鑿裂者也女子一人許聘
太學生胡文煥未歸而率方胡公率時以煥屬
公公不欲視其家政孺人則勸公綜之毋爲人
所魚肉迨女率卽以子毋錢授煥壹不爽其鎔
銖於是人服公及孺人之誼孫男十二人之源
之滙則金子也之濱之澧之渙之津之洋之滄
則鑿子也而洋則爲鑿後之淮之浙之漢則鑿
子之浩則鑿子也孫女八人曾孫男十三人一
柱一檟檟爲之滙嗣子皆之源子一楠一柱一



某皆之濱子一樅一栢一某皆之澗子一樅一
梧皆之渙子一某之津子曾孫女十一人諸子
孫雖析爨而孺人誨諸孫無異其誨子字諸孫
婦無異其字諸婦居則以孝弟敦睦訓焉今江
氏之肅雍三世其所漸被於孺人者豈微哉鑿
等將以是年某月日奉孺人柩藏於某山而乞
子銘予乃爲之銘曰爾江而有高王父由給事
叅政而累贈侍郎而江不富也繫孺人之能婦
始母而室始裕而子姓繁附是孝友之所施孺
人之所護也以藏斯丘徽音孰由嗚呼孺人福
其自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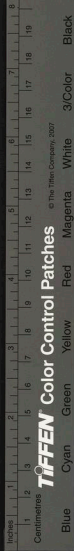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氏合葬墓誌銘

李君庸卿者諱時珍號少山山東之日照人也
其先世故家密州淮河套元末其祖鮮辟紅巾
亂則居日照已亂定則著版爲觀蘭鄉馬家庄
社良是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生玉皆力
農畝玉生鬻字應治始詣縣受博士業卒爲唐
縣教諭取尚氏姜氏姜氏則生公者也公事尚



如姜尚疾篤公事之不怠以孝聞已喪父喪則
啜血幾不能自生已喪尚喪姜則與其配金氏
拮据養事亦不以貧廢禮焉可謂克子克婦矣
始教諭公自唐歸則有盜來執教諭君則急請
盜舍父執已已當予金也盜卽執公公與之語
金帛之數僅四十金盜不然曰人言若富若金
詎止此耶公卽出教諭手藉示之盜卽曰公眞
信人也後當必昌乃挾公送郭外則謂公曰若
當從某路歸毋從某路若從某路則讐且伺若

殺之矣率如盜戒得脫其後公以配賢得脫簪
具脯從邑博馮先生所受春秋又得日與文譽
者遊於是誅弟子高等食廩右諸生間矣一切
生產出入皆其配治之不以與公而家始漸饒
公故好施予而配佐之不爲少悵以故得行其
意焉是時社中民避官酷引而他逸者亡慮數
百人比編審僅餘公若里正二人耳公則招佃
戶爲之畊所遺荒田以待之而令人出贛諭縣
忻州諸處勸族人歸許其貸均徭地糧壹不責



子錢也族人始稍稍歸又量貸社中民社中民亦無不歸者於是馬家庄登版者四百餘人于今語及公無不感泣者矣歲戊子大侵賦不如數者逮至數百人無饋食者公憐其死者甚衆則請於官出橐金設粥舖之而活者以衆於是時穀價方涌貴公則又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償穀於是賴以活者益衆矣先時金所生女子十人皆不育則爲公置王又置潘逮潘生森王生蕃而公且五十矣潘又先卒金則育森蕃若

已出馬公卒森才十三歲蕃八歲金氏則延師膏之不少假姑息云其後日照令以邑當被倭患當築城衛也金氏則豫輸塼萬挺爲築城助令大喜加禮李母而產不以後破矣又豪橫者思魚肉森蕃派也則詆以夤緣得爲弟子員而縣令亦以此覲厚賄焉森大不平欲質諸當道母曰若且止毋質彼特利吾時耳若質當道則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許金予令其後郡守趙公廉得是事欲追此金還李母卽誠二



子曰而心迹白矣無以受金爲也其智先事類
此其教森蕃也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其邑中
某成某敗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其待母家則
惠其視繼母兄弟則與母兄弟同人以此賢重
李母云先是母未歸則事其繼母孝比歸則事
君舅若兩姑皆當公意而姑姜又嚴好儉母悉
以意承之姜無不驩聽者其宜爾舅姑夫子則
庸卿之所由內襄也庸卿生嘉靖癸巳十二月
十七日卒於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得季五

十有七以壬辰二月塋於馬家庄原之原而厥
配之生以嘉靖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其卒以萬
曆己酉八月初十日得季七十有七所生子曰
森者取澤州知州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
女一曰蕃者取保定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
二天相天贊孫女一今將筮某年月日啟君兆
而祔藏焉而問銘於予予故銘曰
以子孝諧二母以義致施集附以有智婦宜爾
戶不卽于禍以有不死同穴則杜是爲賢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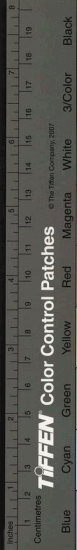


之墓

明故謝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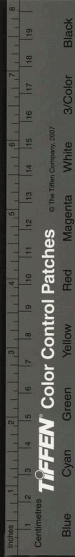
嗚呼昊天胡罰不孝而降割予母和予母賢潔
慈孝而死子憐如申而不死而猶竊息於斯也
忍銘予母乎哉蓋母喪而地若陷矣予然後知
母不可一日無矣予豈能名予母德乎哉前歲
予在南都聞予母從介婦之仲子吏解予輒驚
曰是不憐死予母乎哉踰一歲而爽作率不語
以死卽季子周侍母去又越在廡寧予時在蘓

州僅一仲視含歛耳嗚呼昊天此恨有終極乎
哉前是予數出遊母氏悉惓然送之及己酉三
月子將入北雍母若父皆泣下予亦泣下不能
起視逮予去母私謂予妹曰予其不得見爾兄
乎詎意予歸壽老父七十而不見予母乎哉嗚
呼痛哉已矣不孝一犯天刑而禍予母至此邪
予言母不宜死似私予母然母率吏解時仲子
之友若鄰母皆哭之哀逮計至予宗老若少內
若外若諸姑姪皆哭之哀予祖舅母八十有四



猶哭之哀予戚若予友之內亦莫不潸然哭也
巷塗之小人識予父者亦莫不愴然歎也予豈
能私賢予母邪予幼見予母事王母備順予父
客東昌比王母病予從世父侍湯藥予母不解
帶者亦四十日比喪予母哀極盡破簪珥惟
予世父命予父至今語此未嘗不涕曰婦反代
子卽予母語及王母若外王父母則凄然淚下
及勅兒婦若孫婦則必稱先姑焉予族自高王
父以下生忌必祭予母遇之則齊如也至禮予

父則如賓焉禮予世父則如舅焉皆至老不怠
禮予先世母則又如姑焉先世母以繼後予母
歸者七年又少予母教歲予母卒散共未嘗敢
踰卽一切有無共之如攜焉凡有不斲施亦不
枝有不慕人富亦不恥己貧則大畧與予父合
凡予所師母亦稱曰某老師予所尊母亦稱曰
某先生予所友母亦字曰某某凡予友至坐恒
滿母則蓄旨儲食以待予不知其卒辨也比教
至夜分母亦不厭凡予所蓄書萬卷母護之則



如珠焉或曰若卽何疑何不市田宅而蓄此書
爲乎母笑曰他人市田宅予子則但有詩書耳
蓋予母識畧與予父等雖甕無宿糧不憂獨憂
不孝等廢學耳雖予父嘗客燕魯吳楚不虞顧
內則予母治貧如富耳初予母歸未幾予父從
舅祖氏入燕直冰雪四十日予母侍予王父母
猶刺織以市食蓋至今未嘗有終窶之歎矣嗚
呼予豈能名母德乎哉予母之父爲羅源黃公
朴母曰王氏無子獨予母與姨母耳姨母亦無

子其不妬似予母其夫爲程嵩儒其妾子景

從予遊予母視之亦如子予王父諱斧王母廖

氏曾王父諱芳曾王母李氏高王父諱道成高

王母吳氏予母諱六香生六子長官兩歲能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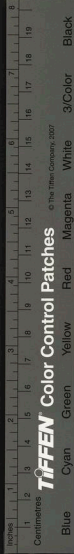
詩三百三歲能與大賓抗禮四歲而殤次楚兩

歲殤次予兆申補邵武府學生久滯以例入北

雍取吳氏次兆南以例補布政使司令史取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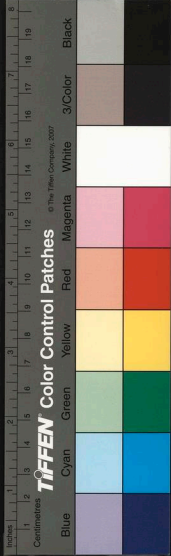
氏妾陳氏次兆周取藍氏次相入歲以痘殤女

二長曰女瑛許典寶余廷珍叔子世相十七而



妖次玉瑛適曾榮長子光魯縣學生有文學諸
孫七人明儒取縣學生許元女明雋聘南城梅
慶生女明侯聘邵武張樂女俱申出明佐取揭
櫛女明備聘福清薛氏女妖南出明倩明信周
出女孫二曰端靜許余樟季子中傑次薇瑞皆
南出曾孫女一日珠明佐出子族自康樂公玄
迄長史府君從王審知入閩予邑之謝若汀州
守詞司農卿皓吏部卽鞞最著而後乃上庄交
溪軍口散處予宗則自廷貴公由交溪遷軍口

而高王父以善行著魯王父以文學著王父以
義俠著予父承之予母贊之於以不墜先德今
母則已矣痛哉距生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月
二十五日辰時卒於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九月
二十一日巳時以三十九年辛亥二月初二日
寅時祔葬於七世祖妣程氏之右而別其窆在
交溪祖居之北禾沙坑枕乾而巽譜所載仙人
側掌是已銘曰谷不遷乎予母賢銘不滅乎予
秋前昌我後人燕其天哀子兆申泣血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T.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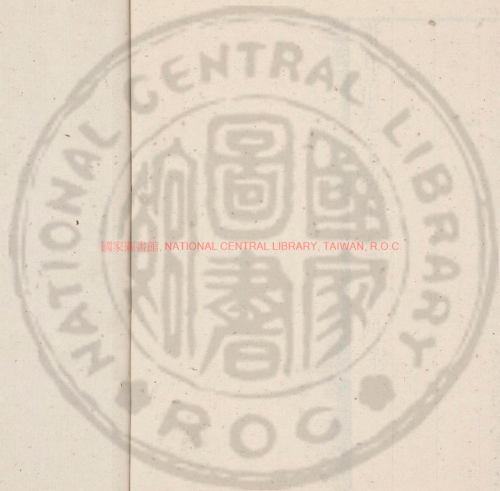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 終

男謝元英子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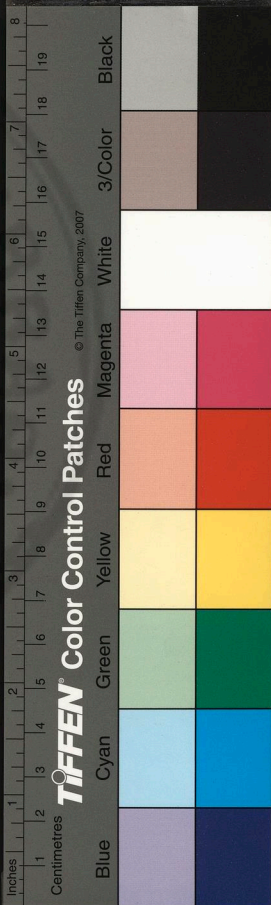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65966 v.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

明故奉直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平兵備道立吾闈先生暨元配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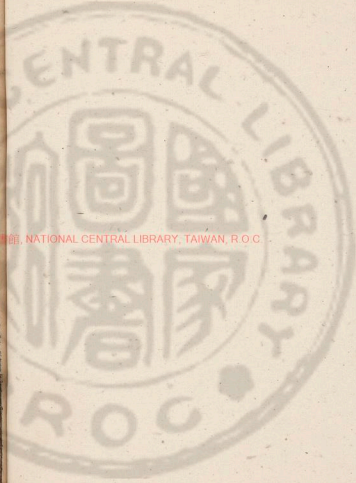
人行狀

明儒陸公伯衍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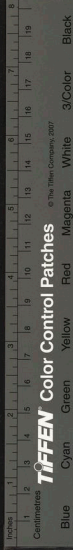
目錄終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五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莆中後學王家政元正較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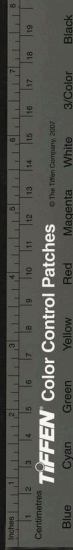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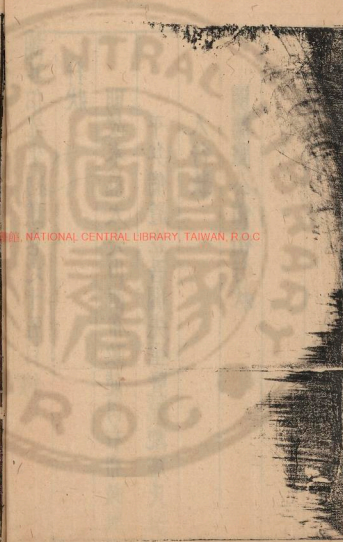
明故奉直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馬

謝耳伯初集

卷之十五

行狀

一



平真備道立吾圖先生暨元配席氏泚
人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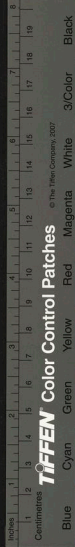
今 上萬曆四十有四季乙卯十一月二十日
未時先生卒於代州官署時長公調檢赴春官
試則如代覲先生聞計幾絕比如署跡先生謝
世偁則益慟今歲四月始以柩歸江都予不諱
以七月望旣至有京師弔先生於節外長公廼
次先生質行屬不諱狀不諱卽不文焉敢辭越
有壬寅歲先生以內艱去予卽武予不諱雖在

門弟子不能繹先生教旨乙卯廼得與令冢孫
有童邁於京邸講德諮道追述先生支緒今廼
次其狀焉當世宗公命學者爲先生誌傳以勸
不朽焉按先生氏閩名士選字儁甫別號立吾
其先世居綬德之碎金驛里是爲高陽氏之裔
金元代有顯者越洪武中四世祖弘敬者始遷
綬之宣化里其弟弘義遷隴於是裔綬者以敬
爲始祖焉敬生彥中彥中生英英生文義皆以
遺直稱文義生五子曰祥瑁瑜瑄琮琮字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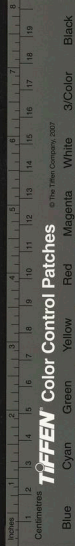
是號村菴初遊太學林文安丘文莊後先爲祭
酒皆器重公已仕合肥縣主簿則廉潔而能嘗
以郡城地守向公命公築之至今不毀又以漑
水漲決巢湖堤害田幾萬畝何復命公築之民
則稱曰閻公堤紀諸石馬居八季所致仕仕不
能索歸則籍江都家馬子三日仁曰傳曰金傳
登嘉靖辛卯鄉試金造授秦府典寶正是生九
疇九齡九經九德九達疇則柳州吏目齡則長
垣縣縣丞經則餘姚縣儒學訓導而九德則以

國子生仕山西澤州吏目已擢大同府照磨皆
有治聲紀去思石馬是配江夏令晉齋馬公女
生先生以先生令蘄水得封爲令守萊若叅政
得贈爲知府叅政而馬氏則有封孺人而贈叅
人洪人馬至叅政則贈及金若李氏淑人矣金
獅雲岩治鹽筴嘗以戴氏禮課其五子子各補
弟子員則歲禮禮經名士師馬是時昭陽則宗
公履菴餘姚則邵公越湖黃公望山晁後則豫
章劉公宥岩廣德冲涵皆相踵登第去而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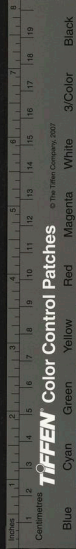


子臣邵之子陞則自瑩所取上第卽仲傳三上
春官不利而闞氏禮故稱盛矣迄先生登萬曆
七季己卯第五人八年庚辰登會試第四人則
天下治禮者皆響宗焉比先生官 留都則解
大學談學解中庸談教比讀禮則著膚解談禮
以爲大學卽禮樂禮樂卽大學而中庸則其所
以崇禮者耳其學若助於明德羅子而復所楊
子海門周子豐禺王子則與先生切磨甚篤先
生則以渙然自解爲宗焉初仕蘄水縣知縣已

擢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已擢署員外卽事已
擢署四川司卽中事丁母氏艱已調江西布政
司理問所理問已擢南京太理寺左寺左評事
已擢左寺正已擢署戶部山西司卽中事仍左
寺正已擢邵武府知府丁外艱已補山東萊州
府知府已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是爲登州海防
道已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
是爲屬平兵備道已奏績擢右布政兼按察備
兵代州如故蓋歷仕三十有六季而置諸若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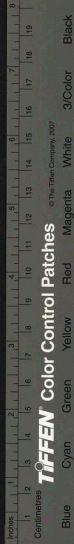


若見問不以進競不以能健第仍事爲應而不
自適賈治名焉以故知者謂先生語學而濶於
政不知者謂先生第文學右耳吏治則左而先
生則滋政皆學不第以空解見也其治斬斬前
令故多墨多弛而先生則壹意涓潔庚而整焉
有欲斃盜魁獄者先生曰卽越法不坐死吾可
草菅人命和則杖而出之而是時江陵柄政方
丈覈天下土田慮無不騷動者先生第予以寬
大民若不知有新政焉會壬午鄉試得列分較
而監臨者爲錢御史岱同考則爲李推官槃是
時王少宰篆方以子屬錢若李而篆故江陵甥
也槃旣得篆子卷則持示先生將假重焉而先
生不喻也直勒之置不取所亟取則汪公起雲
寇焉比署榜錢則置汪而列王先生愕持不可
且辨諸御史御史曰焉用而強項爲哉卽有議
吾自當之矣已江陵敗王若錢李皆削籍而先
生獨以辨得免前斬士雋者僅一二人耳比先
生豈悌作人令童子皆得與課則舉者八人迄



二十季而第者不絕則多先生鑒識士馬當是時撫按薦先生治行第一者再劄當召爲給事御史而會李以官罷構先生又會江陵教使人致問不答則僅摧爲南刑主事去任之日父子兄弟皆遮擁不得行闔邑嬾女聚城上觀者皆大哭震地曰見闔公僅今日一面耳於是父老走從長公輿所祝曰願公子他日復來令吾邑也其民戴之若此比居刑部則劉誠意業已橫甚害靈民至不可救而言者論劾下法司理

法司至互譏不敢訊獨先生任讞麗其父子大肆而良皆歌舞於市矣是時有公子某者挾重貲若美妾遊太學而妾故私其奴遂殺公子截其頭與勢若婦人然南都競言公子殺妾而逃訊者莫能劾其所以而公子父方貴迫問先生急如星火先生曰是不宜急急則愈匿不可迹矣曷若少緩之以安其心乎彼將自露矣已而奴與妾果渡江逸跡得之磔諸市比艱歸而考功錢公者爲李鄉人以李有言坐先生察刑部



侍郎吳公則力爭之曰場事吾所不知第五大
如此卽必不爲此矣以故考功沮而猶以浮躁
議謫時先生釋禮著解自若也比調理問而撫
按較士必以屬先生所拔亦多名士是時吏部
孫公業知先生枉則謂文選蔣公曰此官負屈
久矣曷可例格之不令擢乎於是擢先生爲南
評事是時上方命中使來礦權稅諫者無慮
百十數而上置不聽先生則具疏請止開礦
而歸責於閹臣戶部以致自牖之納其畧曰臣

在法曹講讀律例伏覩問刑條例迺萬曆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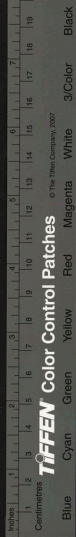
季 皇上所 欽定纂入會典示內外未爲遵

守者臣讀盜礦砂例每銀砂壹斤折鈔四貫在
山洞捉獲者分爲三等定罪所頒明例至嚴也
頃於邸報見魯守約仲春李萬春等諸武臣妄
進開礦圖說臣甚疑之諸臣果於未奉 明旨

之先曾身至山洞躬自盜礦者邪旣未身履其
地躬自掘試何以能畫圖帖說詳且盡邪若謂
得於礦徒傳說則傳說之言又安足憑乎 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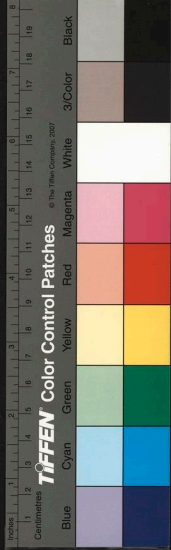


廷據其奏行之已涉輕信况其言未必皆驗和
且臣所深恨者諸武臣未進礦圖之先則徧告
諸同類曰 朝廷有是欲我可以是迎合之及
其奏得行則又曰 朝廷信我任我可惟我所
欲無不如意以 皇上之明乃爲武弁內豎所
揜蔽若此此臣所憤疾而不平者也我 皇上
威靈振疊凡專橫凌轢貪縱無忌者雖在肘腋
法不留行甚者加以籍沒如馮保客用張誠霍
文炳之類皆不少貸所以明 國家之法儆貪
苟之夫使內外臣工知所懲戒耳豈愛其財而
加之以罪哉邇者 宸居鼎建一時臣工各擗
歲俸 皇上允而行之亦非四海之富真有不
足而需此涓埃之獻不過明子急公之義耳何
期風聞傳誤愴夫橫行開礦之說進而始於畿
輔次及山東河南無不騷動近聞礦徒結聚已
有亂萌而進圖說者日盛莫止夫地陰道也陰
道空靜不靜則陰氣乘之而起盜賊夷狄皆其
所感召矣此不論砂之有無言之驗否而起釁



召禍有不得不速爲之罷者不然則 皇上受
愛財之名貽莫解之憂而彼差去內豎武臣反
洋洋然收竊取詭騙之利以自肥其身家豈不
甚可惜耶邇者劉世延爭蘆洲不得則虛筭數
十萬之課銀行之文移下兵馬司以進獻 朝
廷爲名自王守仁之疏一行而訛以傳訛刁風
競起天下之欲爲劉世延及王守仁者不知其
幾人心惶惑家室不寧此非細故也蓋有本馬
大臣者天下之表也而元輔趙志臯謂凡此言

利之事皆上意所嚮不可轉移臣竊以爲不然
皇上端居深宮曷嘗一日不存心天下但以
天下安危與財貨多寡較則 皇上必急天下
而輕財貨矣今廼使 廟堂之上專以利爲利
是志臯之虧至德而差 朝廷也且臣讀戶部
議覆開礦一疏可謂憂深思遠但一疏之後寥
寥莫聞豈謂言之在先可坐視耶臣按江文進
之論沂州礦也謂二十餘日可以立見郝承爵
之論龍扒山礦也謂不期月可以成功茲過期



不驗已卽今請 旨覈實早爲收拾毋使茲蔓
以生意外之虞者非戶部責邪伏乞 勅諭自
今凡以礦說進者先下所司審問根究知情來
歷曾否掘試毋得遽爲施行更 勅戶部移文
撫按凡礦所在有無多寡速爲具奏毋泥武臣
原疏卽勢在必行亦宜宣示 朝廷屢季爲賑
荒籌邊經費浩繁不得已而開取之意使人心
樂從早爲完報其無且寡者亟宜停止且祈
勅下法司傳示大小衙門凡奸佞之徒假他人
財產虛開數目以進獻爲名具帖投狀者卽係
騙詐亟行拿問重者叅處庶奸佞知儆人心救
安而 皇上懲貪之意賤貨之名且與天壤俱
未永矣是時通政田公特指是疏以爲固當而
上亦不報然奸人自是屏息不敢進說諸礦
獻事矣已居戶部則又釋論語孟子一洗儒陋
當丙申丁酉歲禮部侍郎復所楊公學宗明德
而兵部侍郎敬菴許公學尚主敬格物兩公論
學各不相謀然遇先生則敬如畏友見學庸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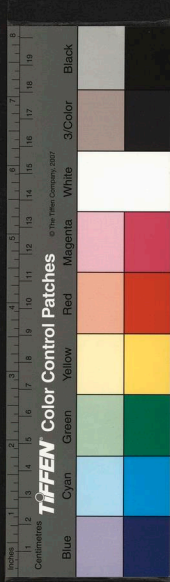
解則皆心許以爲直接文成王子而先生故出
如不盈也逮守我御武則日誘進弟子員論學
比德而四邑士皆瞿然化文翁之屬乙是時有
嬾姑相詠叔嫂相競兄弟相構若訟及諸父奸
分傷化者先生不卽予上服下服第三訊三諭
遣之歸使自釋其忿焉初訟者謂先生不辨直
曲已而朞月顧化不競於許比艱歸之日父老
子第無不哭吊追送及闈至今猶誦其德教焉
已補守萊萊故海墾多盜且地瘠而賦重先生
則以拊循奏臯天子誥勅至稱爲東海循良
第一焉已擢海防未及浚登也會浙兵與北兵
相構至毆辱其帥遂挾副總兵軟血稱亂而署
篆者爲舊學李公聞倉卒變起遽以非任置而
去焉闔省皆震甚於是撫按檄先生先定是亂
乃許浚任先生則謂此輩么麼特一時激小忿
耳柰何遽以叛名加之乎是成其亂者我耳卽
日先易其營帥俾兩無所恃而且召舊帥責以
不能戢歛士卒各杖數十兵見之無不服粟者



然且幸閻公活我各欣然而散而後物其渠魁
治之非先生應機安暇則海上幾塗炭矣而是
時平度有大盜柳廷瓚者與其弟廷佩皆以武
藝絕人而佩爲州吏瓚爲哨官佩子會春會芳
各以膂力翼之會沂水楊朝野以其兄故叅議
也則召納亡命而瓚等與之會內結胥隸外聯
賊黨日偵官司動靜卽有捕謀無不豫知者而
平度李東瀛亦好讀水滸傳遂自命曰智多星
亦與瓚等合謀爲宋江占山寨劫奪事是時瓚
有感張孔教者業與瓚爲盜思瓚益猖謀首瓚
瓚聞之卽先殺孔教滅其口與其黨李斗等十
人持刃大劫楊存明千金而去且挾妻孥據山
寨而佩以爲無益與其子竊金而遯瓚遂還爲
盜據姜家招虎二山又或匿朝野家爲出沒所
至輒舉砲樹幟約富人獻金爲犒而富人如約
瓚卽不別持一縷以是賊黨益慕其義官兵捕
者率不敢近瓚卒遇之瓚卽殺之取其批詐爲
捕盜官官遇之亦不能辨計所殺捕者十許人



而瓚益橫行青登萊三郡矣當是時州縣城門
日以晝閉而巡撫卽御史黃公檄三路道將脇
力禽之則瓚固豫聞之莫能得也比先生旣定
亂卒則首檄萊陽掖濰諸城膠州與賊寨近者
密布間謀遺瓚逮瓚遠掠則召平度吏目卽授
以方畧獲瓚妻若子女五口禁之且懸示召瓚
授罪則免死赦其妻子瓚不從又會樂昌王千
斤遷者來授瓚道萊陽爲萊令楊所擒械送道
杖之鬻瓚始大驚已又獲其黨東瀛若李若松
等則仍召瓚使自赦而瓚不服且聲言攻平度
劫妻子矣先生則日取東瀛等教訊之誘以酒
食以故瓚與謝惟善等季貌稱號若日所更衣
帽若器械馬匹所經塗道無不悉得其狀遂移
檄徧東省豫識之則召哨官徐夢星與語授以
秘計且密給檄至萊予庫金一百俾買貨行賈
而不予從一卒第擇壯丁二十人尾而翼之且
戒曰必瓚夜臥迺撲縛瓚則又懸示曰賊自相
擒斬來獻者免罪若斬廷瓚來者賞以營伍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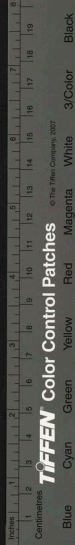


於是瓚益自疑僅擇其心膂惟善等避入朝野
莊而會青州出三千兵尾之瓚晝夜得休至安
丘西沙溝則瓚已僂臥店內而領兵者爲蕭得
仲亦單騎入店見瓚輒叱瓚曰我亦捕盜官也
仲卽索瓚批瓚遂從容呼王松曰取批松至則
合力擊仲遂斫仲橫屍於道三千人見之則皆
股栗不敢進第尾瓚行會日暮瓚卽登山舉砲
若號其伏盜然而呼三千人上卒無一人敢應
者瓚以此得脫遂欲窺秦山帑藏阻隘台固則

命惟善等三人持文登批往覘之爲泰安捕者
所執見守守亦莫能辨乃取先生所檄賊姓名
季貌狀驗之則皆賊也賊遂服瓚見其黨漸散
則與朝野約野避天津而有遜宿遷界上有夢
星物色瓚不得瓚所如則謁關帝卜蓋兩卜皆
指宿遷至三卜則蓋皆躍出星遂如南跡瓚果
聞瓚宿宿遷界上二日星亦往就宿則密召主
出批示之曰此大盜柳廷瓚也若豈得匿乎主
大驚星卽以千金屬之曰吾所欲得者賊耳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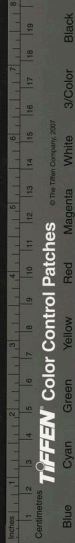


所攜重貲盡以歸若主始應諾諾迺請瓚等五人皆集一室臥曰有客暫憇此耳暮且置酒招妓爲公等壽而瓚故不疑也主則陰餽從女使行酒勸瓚辛瓚見女亦婉變則大歡與其黨痛飲申席主使人暫避女去去當復來侍酒於是瓚等皆大醉聯床而臥主則業已陰白令令兵壯暮圍門外而自獵人所假得一捕虎網乘其寐熟仰舉網覆之星等始仗挺入亂撻瓚瓚拔刀斫星則已爲網所罩不能加星星始大呼三千人在外爾豈得輕動乃生縛瓚等五人械至登州道所而會沂州亦擒朝野至軍門遂梟斬兩賊而青登萊三郡始安民遂建祠生事先生以爲除大盜若拉朽然不擾民粟不被官甲使賊伏其辜而不株逮其黨當事者以此目先生有濟邊才遂擢雁平備兵塞上矣雁平故東拱神京北連應朔南屏全晉西接偏寧所稱衝劇也者而自北虜款貢以來則內三關幾無邊備矣先生至代則語諸將曰今邊鄙患少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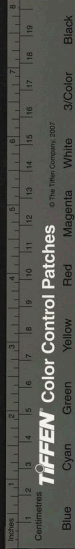
恃一虜嬖在耳虜婦老矣可常恃乎柰何若等
男子反委命一虜嬖耶則日討士卒訓練之而
壁壘旌旗遂以變色未踰季虜婦果物故而十
失兔與素囊爭立當事者始策防禦獨雁平一
道業已剔虜預戒不虞矣於是作雁門三傳以
示監馬三傳者一趙大將軍武安君李公牧一
唐晉王李公克用一宋代州刺史封中書令楊
公業先生各爲論其所以謂牧思用趙人以其
素撫且習克用旣逆天子還於舊都屢召卽赴

事定自遺以故薛錘璉顧而不取動業在宋以
百人破契丹百萬之衆復雲朔等四州可謂功
偉然綜其要在言戰者皆戰于平日則以自寓
邊事云當是時平陽太原兵集代州者以將滅
其月糧且執後不已輒洶洶謀殺巡撫爲叛先
生則畫策借軍餉給之而叛謀始解又雁門濠
故無水先生始大濬之而濠遂屹然天塹矣越
四季有事太原道忻口見民率寒裳而涉沔結
則慄不敢渡自巡撫見泉魏公檄造橋而橋毀



於水迄先生始捐祿異醇令鳩工造之其它所積至容糧餉若墾屯諸務則無不確有實政不令諸部相冒也以故普撫涂公巡撫魏公巡按蘓公金倚先生爲鎮鑰馬比奏績擢右布政則巡撫吳公日以授鉞望先生矣俄而卒得季僅六十有六識者無不悼惜以爲塞上失一丈人云蓋先生學踐諸政故政練而學益恢跡之若罔然理之則秩然搃之若夷然叩之則穆然即前後爲李構者再而先生不知忠守邵武又幾不免焉先生聞之亦不動不辨亦無憾於李馬

其治心如此其在萊日出脉事卽有鸞鳥飛舞于庭之前後比至登坐堂上而此鸞猶舞空下其在代日初謁總戎浹署素豢一鹿見先生至則旁左右若聞語聽令然其出而應言若逸雜什伍中至堂上矣驅之亦不去總戎曰君爲其戚召率有異若此初馬氏舉先生則蓋其集其蹇噪馬闔室皆悸不知其禎也已先生十二歲出試童子課士何事尚志則起曰天下可爲而見



者事也。而見者志也。

大器之越歲復試。擢州列三。各薦者。率加朴焉。

獨呼先生出班語曰。兩學士。皆不如此子矣。遂

拔。冠右等。類試復第一。有老生笑之曰。我輩

直不如此兒耶。始學。殆無日矣。先生若不聞也。

已三試。又第一人。始歎服。以爲奇童云。比先生

弱冠。家漸落。不能豐饘粥。而先生獨以館穀奉

其寵焉。又家。折思。負課。若它人。錢

數千緡。不能輸償。而皆適意。至。封。石。幾。無

以生先生則發憤不出戶者三季。遂擢兩魁人

以爲誦。先生獨不屑曰。我輩讀書。豈爲科名爾。

哉。正恐各盛難副耳。當是時。江陵兩子。並以高

第入翰林。顧獨罷館選。不試。以故。是科名士。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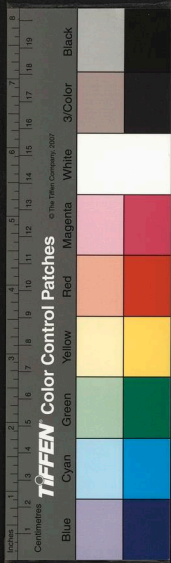
抑就它職云。先生得令。則自喜曰。是吾澤加若

民時也。吾何擇官爲乎。其致宿志如此。先生性

孝友。卽封君嚴甚。必曲致其驩。而母且善病。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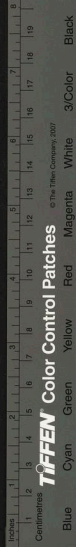
率不效。先生則禱神自製方藥。進之。輒愈。後有

它病。以是方服之。亦愈。素喜讀書。簿書暇。卽手



一編於釋老子史務窮其與睨乃悟三教一道之旨間出一語惺後學後學卽無不豁然心開者其它詩詠文辭取酬暢而止亦不擇工拙其意常泊然敕衣蔬食四十季有如一日馬丁酉見長公舉於鄉則敕之曰爾少而登科詐知祖宗積德之久耶使而效輕薄子肥馬輕裘則壞吾素風矣以故長公二十年不易其素已見冢孫志有殊則挾之共卧起談性學究論天人之間而冢孫亦曰駸駸以千古自奮蓋若祖孫知

已馬初先生配席氏封孺人已贈恭人已贈泚人繼室倪氏則初封恭人繼封泚人席氏則太醫院吏目龍岡公女也幼卽慧授孝經論語數過輒成誦公輒歎曰使此女而男不大吾門和遂擇婿不輕字後見先生入鄉較卽目逆之曰此真吾快婿矣卽許字先生而公之婦翁樂山韓公者賢雄一郡比席氏歸則簪珥襟佩皆出自韓耀極一時而席氏意殊不屑也歸則與先生食糲衣敕盡出其裝爲封君償逋馬見先生



意若不安則慰之曰貧亦士之常耳若豈患貧者乎第壹意讀書母以家事雜若念每夜則以紡績佐讀至夜分廼已迄成高第則多席氏內佐云比令斲水而太泚人以病不能赴席氏每食異味必念太泚人不置署多隙地則令墾土植蔬有給曰吾豈敢忘蔬食菜羹時邢教長公必令夜誦偶有所忘卽怒責不已曰若不苦自讀將欲爲賣菜傭耶已得封孺人則受冠服藏諸笥曰君命不敢私服待吾歸拜舅姑服未

暇也而署垣亦多圯僚佐頗或置酒強孺人會孺人不得已赴之旋卽命戢之曰毋以是累吾夫子矣已先生入 覲歸孺人於家歲餘擢刑部乃歸而孺人已病痢且死第語先生曰死亦吾命耳何恨但恨舅姑在吾不得終事之耳蓋篤於孝敬如此距先生生同歲先生生於嘉靖辛亥季十二月二十八日夷時泚人則生於正月十九日 時卒於萬曆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時先先生卒三十季得年僅三十有五長公



日吾母氏卒時吾故童子耳不能知母氏懿行
但吾母以布衣我不令著紬綺則吾猶識母氏
教矣生子二長卽汝梅萬曆丁酉舉人次汝魁
國子生側室沈氏生子一曰汝柏出嗣孝廉

曰汝楨則側室張氏出也梅取 公女

魁取 公女柏取 公女楨幼未室

女七人長適光祿寺序班史公子曰載信國子
生次適李文定公孫曰長齡邑附學生三適按
察司經歷張光縉皆席出四適戶部郎中郝公

子 邑附學生則沈出五適文華殿中書喬

公子 國子生六適鴻臚寺序班羅公子爲

卿則皆側室鄭出七適工部主事宗公子縉妾

國子生則張出孫男九人曰有章國子生日有

本有 皆梅出口有都有信有 有 有 皆

魁出口有 柏出孫女 人長字禮部員外郎

鄭公子 邑附學生次字詹事府主簿高公

子 三字戶部主事汪公子 四字松藩

道叅政章公孫 五字文華殿中書于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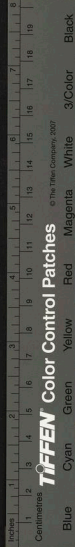


餘俱幼未字曾孫人曰有章出不
讓與長公差次先生學行政事什僅得其一二
故質叙其畧於此俟先生舊友後目者覈焉萬
曆四十有四季丙辰九月望日舊治下門人邵
武建寧謝兆申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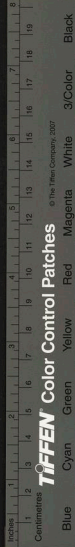
明儒陸公伯衡行狀

公諱于磐字伯衡號安吾豐城人其爲豐城莫
祖者曰筠字嘉材則象山先生叔也以受學象
山爲世名儒是爲公十五世祖蓋其族代有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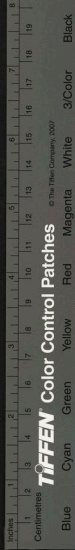
於豐城矣自李師見羅直紹孔曾而揭知本爲
大學宗於是豐城受學者以數百數其以身任
學者不能以數人數而公亦與焉公之述也會
李師以赴黔經里謂公稚粹端凝蓋蔚乎中行
之品有遠大之期者也何天不祐善乃至是乎
蓋痛之深矣公始與吾師匡嶽先生俱事徐大
泰魯源問學已而更事李師叅止善本身之旨
公輒毅然以學爲任每暑夜則聚子弟環坐歌
堯舜學可齊之詩歌闕則誦古懿行爲子弟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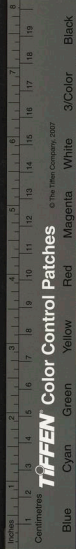
是時公有子永清纔十歲許亦令歌詩習禮而
公則家實修堂不一省視家人生產於是遠方
友麇至者以公爲歸焉公亦以友爲鍛時出索
以佐公費卽蔬食必相飯周旋浹旬亦不爲厭
懈其會者皆代客而公顧儼然堂主也其領於
宜教類此初公事李師輒兀坐室中思至廢寢
不契也乃始憤然歎曰世豈有索居可爲學者
乎慮諸心弗能宣諸口體諸已弗能喻諸人則
吾其過矣師傅其隆矣於是卽堂爲舍而公之
配亦奉公意不以煩數不給懈其供人以此益
多公學公於令長壹無所謁逮陸令典高公欲
禮以大賓公則力拒之陸令目之曰君子儒益
陸令亦李師門人與公會則講布衣昆弟之禮
比死則臨而弔焉其見重如此先是豐城鄉達
先生講學者以實修堂爲社而是時傳進士宗
人妄以堂故晉傅長者所施宅而置長公本主
居孔子位後公乃爲論諷之曰是堂故歷鄉達
捐貲以葺之者也而獨不稽諸郡縣史乎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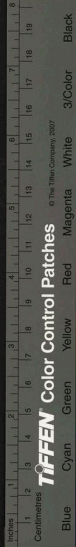
乎據傳聞二千季所施之物而欲歸之傅氏也
且范文正嘗以宅爲學宮矣未聞其子孫取學
宮以爲祠宅也况今賢且顯如傅君獨不能立
家廟和於是傅氏宗人徹其主而堂以復始公
爲諸生試輒右等也以學李師則上狀謝去替
學使者高公行而署之曰理學養高始今日之
儒碩異日之鄉賢乎其不苟退如此始公養慎
齋翁也翁故樂善好施而公則曲將之一有疾
則中夜必冠服侍命之寢不寢也其友伯兄至
晚季尤篤恒曰吾今不得事二親矣得事伯兄
不猶見二親乎已而伯兄死其遺腹子不若於
訓公欲戒之必請伯兄木主敕焉每奉則滂泣
而道又不得已以官師治之說又不若則收其
屋價十金令與同祖弟賈議食息聽食毋弗聽
於是潔惡少季悉引去不復博而兄子以此不
廢箸矣每族子見公公不爲笑語亦不爲厲色
第誘之俾歸正而已族有公義不決者公則引
爲已責不避怨惡而事卒以集族賢者恒頌公



義公於里若族有鬪者溫語解藉之忿稍平則
敷理述法以悚之訟若欲訟者皆以此罷告訖
矣其孝友施諸政者如此歲戊子大饑富人競
爲之閉糴公獨出稟庾度可貸者予貸不取子
穀一粒其寡者直周之有舊逋而弗償者悉取
券焚之其世父某爲竹谿令也公覲之舟次見
死者密斧公惻然問故則貧不能棺者公卽置
棺收之募傭使藏諸地又恐其暴也命僕視其
所而去人或頌公德公曰何德之有哉是時有
客攜美妓附舟者已知公爲竹谿令猶子則請
以妓薦寢公固卻之曰吾生平不遘一妓願公
自樂之母毀吾所戒其矜簡如此初李師被逮
公恨不偕入燕市每且必稽首顯天已李師謫
閩漳十季許公不憚重跼謁師者三已李師歸
里公有佃所馳使李師以觸溽暑病病猶恨不
得謁李師也比革謂其子永清曰爾其親師明
學爲急乎一修身爲本而能事畢矣於是起正
衣冠謂諸子女曰死固有命爾等勿亂但治棺



衾稱吾物足矣遂瞑目而逝則乙巳歲也得季
六十有四公所著論學語答問錄及諸詩皆未
刻其要問者具李師書中公生而穎長身嶽立
瞻視偉如七歲就塾師授千文一日輒成誦趨
對宛若成人十歲能文所授經不待師說而自
解及補弟子員益銳上然卒以學問士自老公
計至洛吾師爲之悼曰是夫卓然任學者指可
再屈乎蓋不但爲朋友慟且爲斯文慟矣其見
推執友如此按陸氏譜筠系出金谿至豐城南
禪寺講學而寺故有綠筠軒筠則喜與姓名協
留馬因卜居仙音巷則風之流者遠矣筠登宋
紹興劉章榜進士爲豫章叅議至朝奉大夫賜
服金紫至公王考曰坤妣曰熊氏考曰秉倫妣
則朱氏甘氏呂氏公配曾氏側室黃氏子二長
卽永清曾氏出爲邑庠生娶橫岡游州同女次
永治黃氏出娶槎溪楊氏女一適國學生劉邦
源亦曾出孫女二公生嘉靖壬寅年八月十一
日戌時卒則萬曆乙巳季九月十九日午時也



今將卜塋某鄉某山某向而長公以狀見屬予
自己亥歲侍李師於漳之東山得挹公範知公
之能任學而飭簡也故述其槩俾觀行者徵焉
予不敢以一字倭公矣萬曆三十有六季五月
朔同門後學謝兆申容於豐城謹狀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 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牘

上大中丞耿叔臺宗師書

與祝給事石林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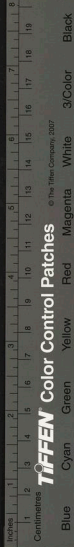
與虞師德園先生書

與朱太復先生書

與錢柳之書

與賀函伯書

與岳宗師書



今將卜塋某鄉某山某向而長公以狀見屬予
自己亥歲侍李師於漳之東山得挹公範知公
之能任學而飭簡也故述其槩俾觀行者徵焉
予不敢以一字倭公矣萬曆三十有六季五月
朔同門後學謝兆申容於豐城謹狀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 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牘

上大中丞耿叔臺宗師書

與祝給事石林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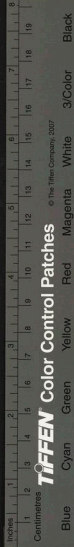
與虞師德園先生書

與朱太復先生書

與錢柳之書

與賀函伯書

與岳宗師書



與畢東郊先生書

與曹能始書

與魏孔時書

寄巡撫李慶白先生書

與錢受之太史書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曾光奎壁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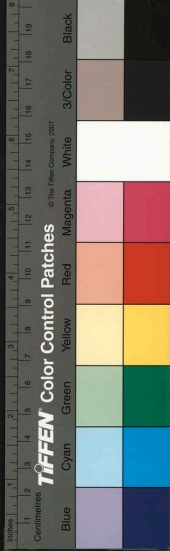
劉夢麟麟長

聶 夔颶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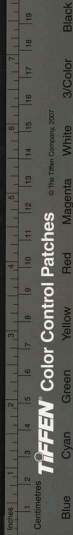
李 馥薰伯較

書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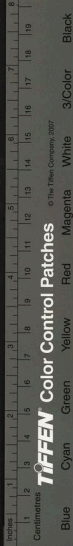
上大中丞耿叔臺宗師書



士伏與滌屈首而誦詩書者爲射科名階富貴耳其有纘素功於未墜振宗風於在茲者以是論于世而定神友而不得躡風雲之會都卿相以紓國恤則世交譬爲空言無實用於是素餐之君子第責諸當塗儋爵者而不知不素餐者若士也夫若士不與世旅進亦不與世旅習獨行其志而守其闇則今所非學古所是弘毅者矣學之不明豈一朝夕故哉遺經旣邈宗格物者或緣物以窮則或正物以去非又或感物以通神而格物遂爲千古之訟訖於致良知之學興而致者可緣知以證性誤者反執知以遺物故後儒復以明明德爲能蔽大學而天下靡焉以仁見病知知見病仁又其泰者以禪爲髓脉以儒爲耳目混禪與儒一而不可別則儒蠹禪亦蠹矣是何故真儒必不亂禪眞禪必不亂儒彼各有宗不可溷也不可篡也而僞者則爲儒不足乞諸禪矣慕佛之希有而實畏孔子之教不敢明叛則且附諸儒矣此則歸儒非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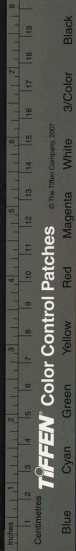
歸釋非釋兩無所受者也卽欲尊釋而反卑釋
卽欲功儒反爲儒之蠹螾焉爾若然則寧叛儒
從釋鄙儒尊釋亦可也彼六師曾不貸吾儒亦
不敏其貶吾儒何今之爲禪者異於是耶小子
使獻吉于鱗二三君子先踞斯文之右卽我師
面命之猶之沃石而已其後乃竊師文成先生
之學以爲繼孟子而悟良知者一人耳溯諸有
宋則以爲繼顏子而能定性者獨程純公一人
耳周子則老氏之耳孫孔子之嗣子也已又厭
薄世儒無能直指見性而皈命於覺皇宛轉於
禪那者且若而季矣乙未之歲遊錢塘得師事
虞德園先生授以戒定慧之旨於是受具戒欲
從聞思修薰習以泰正覺然後知佛語心爲宗
以無門爲法門則所謂正法眼者也而獨恨淨
住不精進六根不圓通耳丙申客吳與吳令袁
中卽公若其弟小修相印始得覽李卓吾焚書
灑江倒海星河如覆然後知卓吾先生以破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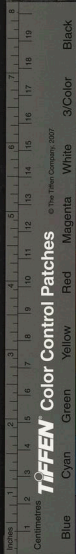
爲宗以橫拈爲用者也而獨恨小子無金剛劍
耳丁酉之後偶見管東溟師門求正牘然後識
天臺先生之學以仁爲宗以不容已爲學至老
且病而不肯疲厭者也第不睹先生書則其學
術不能以臆測耳卽如見羅李先生者居漳已
久雖讀其書不深知其學但謂致知之學得此
劑其偏挽其弊耳間質其門人鮮有抽其緒而
繹之者戊戌因連江周國祥強小子而講學焉
始得侍匡緞徐師之教見其確宗師說嚴矩度
壹稟於修身爲本之學而宦達世態不以分其
念奪其功孜孜汲汲與人爲善然後知其真學
聖而不厭倦者也蓋小子自求學以來痛惡天
下講學之士可否不啻甲乙彼此迭爲孔顏而
且口與行違欲以明學祇以叛學故小子不願
聽雖招之亦不願往比徐師見器召入署中朝
久啓居儼若朝典因而往漳侍李師之側左右
依炙恍然三變乃信講學之真者莫若修身爲
本其表裏性命無弗可徵可信者惟是止脩合



一故耳執此反躬止歸於本本一而已矣理豈
有二是而學豈有二宗乎但語言文字可以印
學問不可以得真詮必欲卽身爲學其消息必
先知止其歸宿莫急於知本離本則皆未耳於
是始悟向之馳求速化者非沿門誦義則數世
寶藏而已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今學本諸身至邇至易第小子修之之
法有漏爲多而欲言實止則有志未逮也獨有
飛揚鼓舞希高托大之病一削而歛諸平實則
視昔日爲小變云爾大抵竒心以究學則趣愈
玄實地愈闕平心以究學則事愈庸實見愈精
此不敢爲尊貴者開喙也以小子服師之訓雖
離不反戴師之德雖寢不忘乃敢畧陳其固陋
耳自師之魯益尊道德之聞望日益洋溢四海
天下懷仁抱義之士博聞閎覽之流日益輾歸
函丈而小子落莫乃十有一季無一字書奏記
師門者豈嘗須臾忘也之報哉計師以道德
爲人倫冠冕而輩出門下者旣無能崛起青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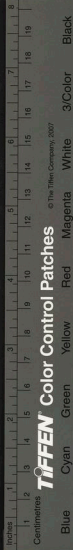


紆拖朱紫于以揚芳飛采獨不能沉潛學圃往
友古而采友今無忝所爲生身者乎師嘗命小
子有曰爲學者必知所安身立命而後可卽小
子當時亦僅唯唯焉耳及今而覺所以安所以
立者在此學夫而後信師之能造人也世之膏
學政者較文而十不失九亦云寡矣卽得之形
容筋骨之內而未免失之驪黃牝牡之外其能
於文字外相其人若吾師焉抑亦寡矣此固閩
士所爲頌師鑑無已時者詎知我師相其一日
之短長而輒懸定其他日之賢達此固知人之
括也而惟賞之格外以默就其後日之人品使
人有不敢自棄終焉之心則我師成人之德於
是爲大矣若小子之幸而聞學秋毫皆師賜也
向徵師之甄識小子將爲樗爲櫟已耳惡能學
儒學釋而今始知儒釋之辨哉行者之適也之
燕而燕之粵而粵所適之途業異則其宿糧舍
旅舟車跋涉之際偶有相似亦不可謂之同途
蓋千里之岐始于發軔發軔之岐始於意嚮彼



燕轍自燕耳曷爲而病粵轅粵韓自粵耳曷爲
而病燕故南宗實爲生死者必欲鍼芥相投豈
嘗泰合儒道以成證果而况儒者誦法孔曾不
祖其脈不尋其緒其可以影響依附之言誤天
下之來學乎就使兩學之而可相爲用則孟子
於楊墨子莫何以惡其執一執一猶曰賊道也
伯夷伊尹聖也何以謂其不同道而乃願學孔
子耶夫學如孔子至矣學孔子如孟子真得其
統矣而近世學禪者乃詆孟子情可爲善之言
爲不見性而必本無善無惡之言指爲性體嗚
呼是以釋氏性空之見而病吾孟子之道性善
也其可謂之知言乎此小子竊有聞焉而就正
於吾師者也吾師儒學之傳夙源於天臺先生
而禪宗之印又有楚侗先生楚侗則卓老之畏
友而天下禪悅之流所共推爲透悟者其於儒
釋之分途鍼芥毫釐之差別可一言而斷之矣
願師勉而誨之天臺先生有譯異編當復有全
書小子俱未得睹覽若楚侗先生又不知可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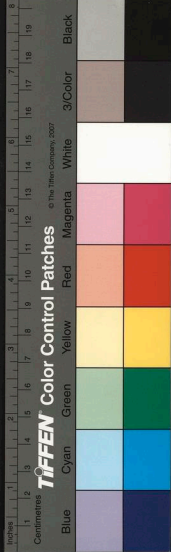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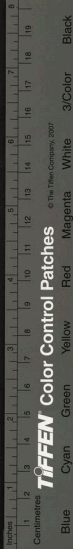
文字否乞師簡諸篋中詒惠小子卽小子不及
親承德音乎尚可諷味遺言云爾篇翰之作賢
者見意拙者形鄙小子遊吳則有遊草會講則
在三山有兩賢祠會約在樵川有止修會約在
武夷有大會記在救邑有宗孔辯而一切酬應
文辭則有籀經館禱要之形鄙者而已時義則
在越有王謝遊草在樵有明宗課選于今則爲
庚辛草應制者四而不能合格則業屢變而技
屢窮安敢自諱其短而不質諸師門祈郢斷哉
謹以刻本錄本各一冊呈上伏乞清晏之暇一
寓目焉察其志之所存學之所嚮與程其時義
之利鈍而發小子之蒙俾小子無終身之大惑
斯厚願矣小子不勝區區敬俟示命

與祝給事石林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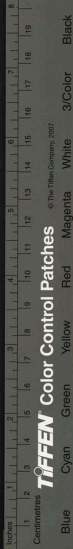
往承學遊白門也以陳先生齒牙與聞先生之
玄緒卽承學曼漙無所解竊見先生接俗不虧
其道應世不嬰於事私以爲神明玄勝莫或耦
之者矣乃讀小言則鑿乎稻梁之實腹藥石之



伐疴也其綿經羽道懸諸日月之書乎非獨玄
攤之爲河漢也昔君山嚮名於素相長生擅譽
於鴻儒詆不標心萬古之上而送懷千載之下
雖使聲名不銷於金石然或載其空言而并於
實事詎能若先生之言吐五河而才橫八面者
乎乃先生則又勤吐握以下窳閭白屋之士使
天下靡不仰嘉聞而宗大壑窺道囿而涉舟航
則覺皇所云導師惟先生殆於身之者也不然
以承學之委瑣僅亦耳剝目論耳而乃受眷於
逆旅納庇於言歸豈有孤神獨逸爲能當先生
之獎挹哉虛壑之泄百谷不餘滴滲慈航之度
逝川不擇鈍利則承學所繇褰裳而涉足者也
旣而赤手南還日月流邁兩應鄉書猶然敗北
雖有干霄之志不無控地之羞矣語曰羽不豐
滿不可高飛學問搏景業與格乖而干祿未已
愈慙經德又何可爲先生述也獨以儒服儒冠
誦法孔孟必有宗傳紹明統緒何近儒紛敷以
儒禪爲一脈耶不思六師導我東土一駒殺我



天下未聞藉我孔孟而依其印心曾謂儒學無宗而貸鉢於禪悅邪卽令脈可混而成一則彼燈分焰等於證覺爾矣胡以道一不嗣青原石頭不嗣南嶽而必別其承續者邪夫高明泰甚者業以捷於融通巧於搏撓遮其同而護其異又或離同異而破二家之藩直謂仲尼昇能仁復起而天下賢智之徒輒相與扇其焰揚其灰且以爲孔子釋迦皆不足學嗟夫儒學至此亦濫極矣承學何學而敢妄議第昔誦學佛知儒之語未嘗不歎無盡之知言也頃歲以來而後覺無盡之非知儒者也有孔子何必問學於釋迦有釋迦又何必問學於孔子卽使兩聖並處一堂之上亦將各施其教各程其科而已豈顧相廢哉又豈俟相和而後尊哉夫學有宗也宗離則無以率祖宗有脈也脉假則無以率親故脉絕而後有嗣子宗明而後有適孫此其毫釐千里者也先生則真知儒者願言解承學之感直詔以孔學之宗焉庶燕適不徙於南轅遵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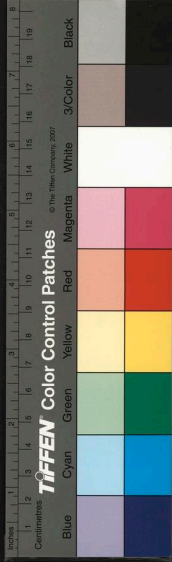


不乖於泣岐則其爲邇鐸之提耳者多矣私所
撰述附諸各言庚辛拙義亦云應旂謹錄求正
並賜駁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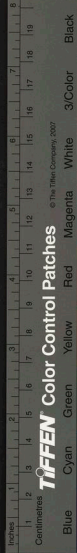
與虞師德園先生書

不敏之睽函丈七季所矣往者得受繁露邇言
之指佩若符馬顧若命馬以爲金口宣之也而
又眩若潮音日維罷鈍無能反聞庚渚灘作噩
之歲窮而未有珠也蓋言必稱師離師則無口
矣離而不反反師則無耳矣耳師之不旣而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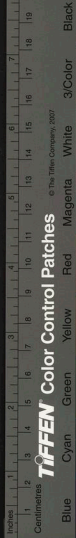
以目目師之不旣而旣以心思以冥符神會止
其同止以求所爲非窳非通之妙而上之不能
頓止次之不能漸近卽不舍一物而物不皆我
通勝則水馬堤防雖撤而流交派接猶不能以
涇清渭也安得絕前水後水之跡離從原達委
之見哉雖知夫萬物本通而不得不假聯緝知
夫一知互至而不得不間形骸故格物而物不
格也則夫以萬物爲身以格物爲修者其惟古
之人乎不敏卽志焉而所以格之者非自性通



也疑其通於兩物則有間焉意其物物同體知
知同甯而後格無不格乎已復師訓知其本而
末自通乃始悟他心通非他也性故物之一原
原不通則此室非彼室彼室非彼室而乃非彼
離彼則舍末存本者耳本豈無末而本哉先本
則止之符也知止則知本之的也既知事物之
本則知之至者亦無此彼之界矣蓋尊所聞以
求所詣幾絜令之是憲而無所它比者也夫豈
自恃其師而禪則申即文則子威學則見羅乎
哉中即之禪卓吾之翼也不敏不知其味于其
之文鴻烈之蘊也而不敏不披其翳耳之所入
舌之所諮胸之所臆思之所際而筆之所運則
皆師覺之餘蘊也抑見夢而受覺而類觸不泐
辰而還六夢先生也書郵所致沉者過半而夢
答猶響也豈非妙喜之物格然與第禪悅味未
夢候也卽敷文吾師亦餘子之步國能吾子之
式家替耳而奚青赤赤白之爲且慧業生天惟
師蓋代爲獨家監客兒徒冒言耳况在小子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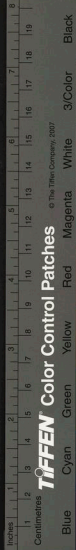
龍日稔極駭無首于以侷尺木之階也而不得
爲朱鱗躍惡舍是而遊於鯤魴哉遠莫若文近
莫若學學可勉企也文則才有極而不可幾至
魯椎如小子詎敢張業於經國唯是季壽有時
金石有礪而又闇於叅證不日稽乎淨住則黑
白幾曠新伊舊伊無從可徵於乃循學子之途
究知止之訣印之見羅先生所揭若可持可握
而不失隊焉者蓋自度弗疇於人弗捷於悟而
勉勉忽忽或可弗大蹶乎爾寐者之占夢也夢
爲鳥而飛于天夢爲魚而游于淵一夢據地而
曳踵則不復悸於駝騁而不知其皆夢耳後夢
非前夢前覺非後覺而今且大寐焉徵師大覺
識是呼而使遽然乎哉容秋見貽采葦曲弁山
之筆故當焚之矣茂吳乃旅於是其間以木難
和夢人談夢覺者聽焉所蘄大學繁露若孝經
繁露適言集禱若陰符經演若菩薩戒問辨若
堦筮二音各惠副本以公來學若師他所著作
不敏不及承教者并乞諭示是願智父權母終



悲憫而實度之母曰吾遊羣胥無所問吾六夢也副言別奏敬上函丈

與朱太復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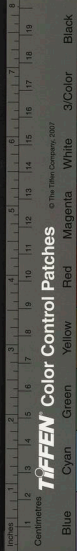
往下走湖上之遊得讀海宇怪益千秋而選一
屈宋哉已得所爲詩讀之則子美前徽先生後
韶卽獻吉諸君子竭臨摹之巧老可放愚其聲
骨耳詎若先生具有其神色以迭響異代耶世
之爲聲詩者無不擬之以爲化兼之以爲大而
大之不至也則病兼化之不成也則病擬况古
人各極其才以各致其情不必相師於貌相釋
以包而壹惟自變其所習以自窮其所底乃其
神於兼也而擬無不化者乎竊以此測子美之
神境而曰效之者拙影耳下走則拙而甚焉者
噤不敢言詩然讀子美諸什則所謂照臨三才
暉麗萬有無久而不新者矣若充生之爲子美
則又汰子美之拙而全收其非爾力之巧蓋猶
仲尼之有丘明伯陽之有子休需運之有王籍
將終古爲麗也者而非拾死鬼之陳于以送不



朽之懷也濶馬七歲諷誦大篇如承德音第恨
鄉較所荷山川之間不能執管而趨先生後耳
間者聞先生體服九鼎通德三元拔陷區而出
涓塗將以居七瑛之房而出九宮之上矣斯豈
非金格之籍風所署哉何待服隱芝而後不落
大山之錄乎然闢編以迨遙進寓都水以真誥
洞霽東華以坐忘安心吾師瞻子以九演契符
意先生其亦有大霄隱書之秘乎屈子有言一
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是先生
所爲洞三洞而契大乘者和又何風騷之命世
云爾也倘先生垂愍惠而教下走馬不勝大願

與錢抑之書

第一腐書生耳不知經濟妄志經濟殆說食不
飽者耳足下海吸虛受不以爲妄而過聽之無
亦有木鷲之患乎雖然得之紙上達之苟內得
之苟內背之目外此則足下不可不審也足下
受主上特拔之恩卽致身竭蓋未可云報特
酬足下所自矢者耳表涓竭砥置身於無可措



足之地則招招見射翹翹見媚耳不有容挹天下
乃容其身者乎古之仁人天下皆身必不私
愛其身於天下今則避者善私潔者善愛黠者
善私貪者亦善愛矣各私各淆各愛各濁非病
鰥負其身則鮮不忒矣足下其臆嗃乎不邇忒
乎世以名使若愈乎利使然污乎利也則僞乎
名耳使名者誰邪志致濟乎天下則各不僞立
行不辱乎天下則利不好身幾此則惟足下自
幾耳第南旋道漕漕之欺罔十冒其九雖陳宋
徐夏更起爲治不能救其敗也何居乎漕幸濟
乎分水而北僅濟六百里分水而南十注其三
而可令千里不膠舟乎徼山呂孟諸湖不足以
建瓴韓莊諸閘特今歲兩渥耳漕臣不倖有天
功乎夫拱手待倖不計終歲則踵相跼矣足下
聞之不喟然有愧乎館職隆矣不習國憲若大
幾務乃僅以文史燕飲爲娛闕殿之上不虛有
若人乎足下必有以致吾志矣弟且竚而望濟
世之業矣腐談不倫不足垂聽亦惟私耿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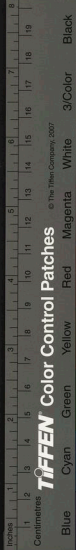


有所不宣

與賀函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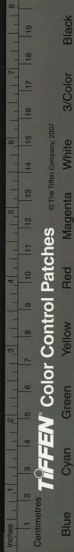
得手諭彼此注望故自同心但不孝出都門之日原爲先父有病急歸所以不及相過一寓契澗不意先父溘矣見棄哀哀之痛如天罔極徒負不孝蔑踈自贖矣手諭勸招昭愍師以此坐失痛如之何不孝旣喪考妣言念已事有甚於此已事不明卽報恩父母尚無有期矧報佛恩乎壬癸之際見縉紳攻擊不啻戈劍相刃心

竊有憂及足下爲人所擠不啻天有默祐則又心竊爲幸所謂違閔受侮實亦不殄厥問也使足下居鄙至今則操心日危怨對日深慮患旣遠結毒愈甚矣彼媚嫉者不過排擠足下官爵耳不知反以砥礪足下反以休歇足下則足下安寢一日卽不蹈履虎尾之患矣以世眼觀則能擠者方快心足下以足下道眼自觀則弛擔之日便已服清涼之藥矣足下豈復憂讒畏譏與彼並入刀劍林哉是則人之所毒正天之所



厚人之所戕正已之所造者矣况道長道消各有其運當勝則人不能與天爭當廢則天不與人以興識時者但與之消息不爲之闕而已矣關則君子必受其殃歷古固然不自今日故君子避難必以儉德一旦處困亦惟有心亨爾耳足下又何入而不出纏哉剥之極必有復復以自知則七日來者雖陰而復者皆陽矣足下不自見天地之心乎世道之消長皆自足下心造造剝卽剝造復卽復不過陰盡而陽自復耳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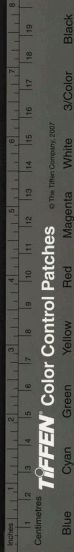
下果能日與天命通則傳想命根亦自不受輪轉矣不孝自聞師誨以來頗知此意受足下之知亦願同究此一大事使生死了脫無有餘陰則主持元化亦在掌握間耳區區纖詭之人卽使鬼嘯白日魔妖空界又安足撓足下之寔定哉小兒競取塵飯大人知是兒嬉而已足下以爲如何世旣已遷界無定位英雄戰爭特一幻影耳豈知有力者負藏舟而走乎願足下大開法眼救此一世塗炭毋徒手援天下與小兒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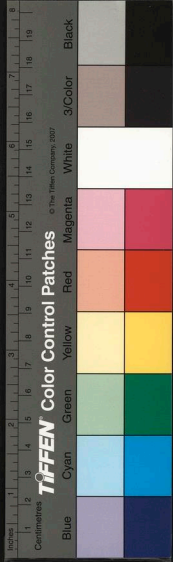
論污潔也則一世生靈有賴矣小力去速不及
致書受之乞以此意告之別有書寄僧一超者
卽金將軍五川也與受之昆契向在京師違禮
本師無來大師爲祖二月出京時曾約渠同訪
本師今本師已住南昌西山頗足下持此書致
受之覓一超卽到南昌德勝門外龍光寺訪問
海師卽知本師居止萬乞遣一信實使者覓見
一超卽投此書外附旋元要論一冊足下密觀
自究若有箇入處實在可以了心了性則不孝
明歲將面受教矣看盡宗教究盡語言道理不
遇真師決不能強猜願足下將生死根因一究
毋爲根塵識陰緣影所瞞則善矣善矣

與岳宗師書

貴治東昌得奉大教真如靄暄忽睹白日別後
不知普師雲蹤後棲何地爾後南還忽羅先變
樂樂棘人幾成土木暫憩廬山以度疾日側聞
大宗師較藝一以興學泚人爲急不治未於奸
宄遂使閩士翕然有風如杏壇元氣蒸盞自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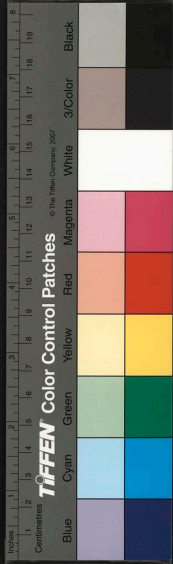
矣往者豐城徐師朝夕勸學急於成愛雖僮
者不能率教而惇厚英挺者實藉陶甄第師在
而學篤師去而學蕪者有之然自琢自篤之人
恒亦不少漳建興福則李師過化之所而居漳
最久興建次之爾時彬彬鵷鸞革響豈問鸞鳳
翫李師西還棄品畔學或有百一而後事者以
風厲雷行徧招鬼祟遂令善良摧氣無辜陷枉
至今閩士涵寗莫不以此豈教者之罪實乃風雷
之過矣幸而徐師地負海涵多方營救不能盡
釋所以中人遂見諦言問學曠士攄懷徑趨別
軌迄今餘毒尚有隱朕天假夫子霽月兌風如
秋清魄皎萬水流輝千山映色豈俟澄汰乃增
皎潔又如春至花馨萬卉自榮千紅曾燦豈必
剪綴乃郁英蕤真閩士幸學教皆有幸矣利祿
久痼身心久隔曠不自歸憤不自覺斯道覺民
今有夫子則匹夫聞風薄趾徧德納溝旣出坦
路並由將使海嶠聿興有如東魯宓子少成取
斯不遠矣古之建國必先教學三物所賓惟德



行藝迨暴帝坑儒兩生不絕則漸靡遠耳伏冀
夫子風以崇獎弘以拔舉令一賢所酌萬愚赴
鵠則由復而泰彙征有吉矣僕雖適處山谷日
以親承德音執弭左右奉詔不違肅令小頑顧
候函席

與畢東初先生書

先生經世之畧足以得志一時不朽之業又足以橫睪千古僕蓋願執管趨後而不能矣奉教以來見先生潔比秋霜乃知文中之懿德倫類之清修則惟先生具焉所以傾心受教厲節固窮而未肯棄也昨先生按東省時雖獻愚慮特措大語耳但救荒卹民恒有節省一事以立美名故當事者尚之不知其厲民厲國害反不小如南徐道袁公豈不任事但王木所過節省募夫而以標兵掄木此輩顛倒亂政之大者卒乃標兵橫而縣令逐矣詎知募夫則縣令可御且可濟餒一節省則後皆爲乾沒資矣况標兵所至民受殘毒雖袁公亦無可柰何也能得之縣



令乎舉動一舛害不可言此所謂不知爲政者耳當世每推此以爲辦事之臣所以亂日生而未有已也草野之人安敢妄議每見亂機所伏常作于此若馮公應京亦其一端耳是特以美事帝高名者耳豈實心爲國爲民者乎實心爲國爲民如劉忠宣周文襄則數世猶食其德矣向見先生憂主憂民之念如有縈結所以復獻其愚惟先生擇焉須接教及教書令人感佩刺骨倘得先慈襄事則骨白肉之德且世世不敢忘也附此先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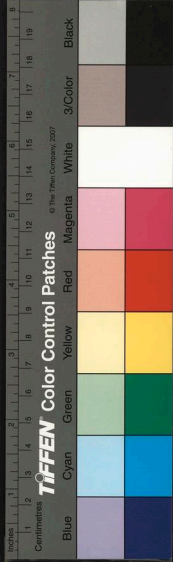
與曹能始書

弟去夏五月遊武夷也得鼓樓巖於天壺之腰竊喜有是山以來有是石室數千季矣遊者不必至至者不必寓寓者不必賞而弟以尋越月乃得此卅梯邃鑿石而室鑿石而堵廣者堂而規者洞焉以馮武夷君之齋豈不快哉數千仞結而成石又幾千載闢而成室徵足下歎羨弟弟不獨石居幾作石人矣足下所諭到一峰須



察其向背繫其去武搜其奇異勒一私志而不
必借重題詠則弟之志此亦久矣志名山川者
不紀性情霸異則似紀遊但此兩紀非凡所與
必胸中別有丘壑筆下別有雲烟乃可拆理敷
文以圖牒爲片淺而非是則山靈皆沒故氏中
矣武夷舊志六種弟已購其五然稍具山名耳
未識其面雖具高亦未解其情也弟以爲遊覽
之作詩則我家監客兒不能先足下文則足下
亦不能後柳柳州矣然兩公卽趣勝且不能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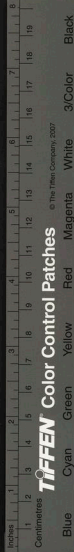
足下韻勝所題壁詩弟屬道士爲足下塗去道
士卒不敢今春弟寓此請藏足下拙矣足下欲
志匡廬則弟所稱丘壑雲烟固情有之而以搜
覈文涉此者屬弟弟何敢負命始錄所睹書目
可采若圖志大都以復足下若遂成此書非博
搜獨削不可非足下竭心力而形之亦不能令
匡廬有色雖志亦必不傳惟足下卒此志毋以
空言且足下發願讀書欲自上古以至今日則
不患有遺患有轍况古言或已妄妄古或已銓



而使今無古也是何人斯而骨朽言在也正至
正不至僞似僞不似神古神不古是書具焉而
眼不具是上于秋自今不可失我眼下千秋自
今不可無我眼此故望足下終之世眼若李何
王李可雄一代耳必不雄千秋也雄千秋者豈
其一代雄以博無眼人之厭服哉弟觀足下千
秋自命惟願更具此眼何如尊刻不見寄弟恐
忘之乎稽譜序家母壽序原稿歸足下謝少連
季漢書莊管叔詩所幸各取一節寄弟勿使沉
去二月初一日友弟兆申頓首能始社丈廷尉

與魏孔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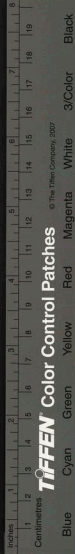
小力將足下牘來讀至燕市紛紛肝膽向誰是
邪弟不覺淚下當今友朋如雲各以類集但肝
膽二字非真忠義丈夫卽俠烈男子方有之耳
若講學已熟及世故日深者卽自己肝膽亦成
楚越矣豈復能有肝膽相向邪所以肝膽不真
則相猜相忌執已病人因人疑已而友道愈薄
矣非薄友也薄已而已矣薄已則於友無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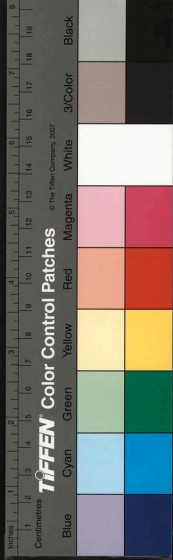
世運而瀝友在性命生死則其肝膽卽緣性命
生死而竭矣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極已之肝膽
耳爾詩曰朋友攸攝攝已之肝膽耳爾弟肝膽
非我有也執爲我之肝膽則雖求性命生死之
友亦皆爲人品聲望而已一爲人品聲望則凡
可潔自與汚與人且無所不極矣况能經綸亨
屯匡持世運乎况能共性命生死乎故善用肝
膽者好問好察適言已耳隱惡而揚善已耳舍
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已耳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焉已耳彼豈私有肝膽於吾身和無肝
膽可向則蕩蕩乎善與人同與人爲善而我不
佳於善矣豈佳於惡乎若有肝膽可向則堅執
已善輕見人不如已而善亦成病矣能擇善而
從之不善而改之乎夫已有不善旣不自改則
雖擇善必無我師矣此學道先生所以有處愈
高蔽銅愈甚確不可破耳今足下能以肝膽示
人和能舍其肝膽不見有一法可向和則雖驢
鳴犬吠皆惕我砥我之良友矣又何有同類非



手眼大解脫之英者但所虞者荒旱薦至奴虜
頻犯耳今東省晏然流離安輯草莽之桀懼而
不動渤海之盜屏而不掠非老先生其誰力哉
雖然生靈之憔悴塗炭不在撫按藩臬之不加
德澤在縣令之不行德澤致諸民耳縣令之不
恤民困傲慢撫按藩臬之令而不行者爲前有
臺省可以自挾又爲內有身家欲以自潤耳地
方疾苦有何痛鯨切已急急爲之地哉直如乘
傳過容騎驛馬卽鞭此驛馬雖罷極至死有不
恤耳卽撫按藩臬罷聞而畢見哉卽聞之不
得不置之矣是何故勢遠不及目擊言痛不及
心酸又况聲譽足以惑耳文移足以蔽目強識
足以誣上刑歛足以罔下安得不令循者淹抑
而健者捷進哉卽如舊歲 主上出帑藏數萬
金特遣御史東賑而縣令不奉 德意不給餼
葦者且十有二三矣御史亦不過據文移具一
數造一冊繪一圖報成事於 天子而已卽劾
其貪殘一二不足以贖百萬死亡之命也豈能



使膏不屯實必覈哉倘非老先生軫撫如護身
痛則東國未有不騷亂者矣僕自濟南至滕但
見草萊不闢田野不治水泉不蓄毋論罷惰之
民不勤職業卽農疇亦不務耘耨不謹穡事但
有布種於地拱手以待天澤耳嗚呼豈復有農
事足備荒哉夫農不服祕食將安足又况貧者
糧鮮隔宿富者積靡萬箱一遇饑饉有不煮人
而食乎昔趙公邦清之令滕也積谷至十餘萬
支給可二十年滕人至今誦德馬頤歲始爲新
令銷費殆盡并廢其倉使後有令滕者悉如趙
公積谷則雖饑旱三季亦可支給二三矣豈遠
至如曩歲甚哉今山東各邑雖有積穀之令實
少積穀之儲而獨委命於天曰此歲災非我咎
也則亦何異以殺人而罪兵哉今天業以東省
民命全寄諸老先生卽不能徧喻諸令設以趙
滕縣故事定爲薦獎而消息其中毋令因此肆
靈則山東億萬生命皆自老先生再造之矣天
豈忍更災此東省乎卽今一二季內可保不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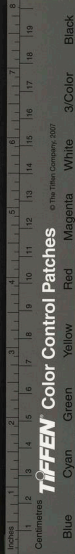


能保後不終旱乎此則老先生經綸所措運之
掌上而可就者第山東素有豪傑其民皆信服
豪傑之言而不信官府之令不服官府之威則
老先生亦唯有恩威示信豪傑而豪傑之心亦
有服已豪傑旣服又豈患令有不行哉僕本草
茅賤士不宜談及東政但爲老先生夙昔虛已
咨納故敢畧獻所聞效其愚慮然亦不敢竟言
之也今卽百藥所命箋水一事以先君之變百
業遂廢但以江右之水屬諸宗族鬱儀然鬱儀
考諸記載似不若自涉之爲篤也萬不得已如
貴部六郡皆可行檄各邑考核水源與所經之
地所會所合之處古蹟今改之由猶庶不甚誤
不然則如酈氏注漸江諸水亦未有不違謬者
矣老先生以爲如何山東郡邑新舊諸志與河
清新舊諸乘及河臣諸奏草想亦物色大備能
因王令尊使附致星子以待僕取覽否念菴事
具彼別記伏望深心護持茲不備

與錢受之太史書



去夏四月聞先父病卽出都門八月方抵南都
九月至江西得先父訃比至家則三亡弟夫婦
且相繼歿死矣人生遭此痛如之何浩浩終天
恨何有極挾策干時初爲營養今則已矣豈復
有顏向人間俛仰耶內負父母外負朋友已矣
謝生流浪生死不可救矣可不謂大黍所生平
今夏有僧念菴有廬山淨妙來者弔弟憫弟謂
此山可以棲遯弟度此時亦惟有潛山遯世乃
爲上策爾六月遂偕此僧入淨妙寺息焉計從
生死所頭一了此念然杖策還峰出入白雲青
靄間猶不能廢登覽忘筆視也但廬山秀甲東
南非第左江右湖峰巒奇勝抑自昔仙釋儒隱
之窟宅爾而桑氏紀事不能窮搜抉隱爲山吐
靈弟將假此輯爲一記一山水二書院觀寺三
儒碩四故獻五隱逸六遊寓七列仙八僧寶而
僧寶中又列禪宗淨土者德譯師義學神異童
傳九靈跡十撰述都爲數十卷以快寓目之觀
惜無後人作一外護耳悠悠世路門如鐵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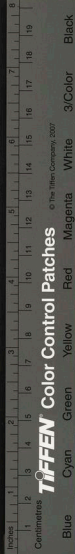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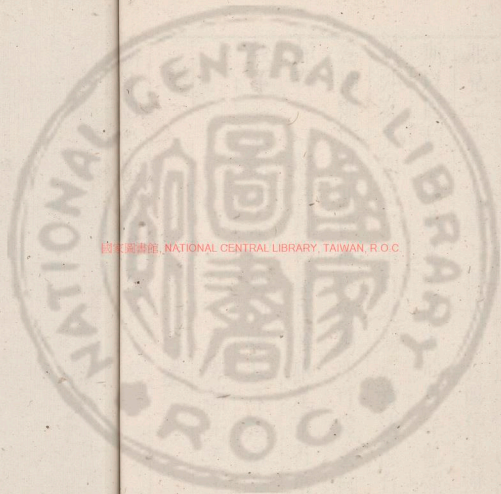
眼見之徒有悲痛耳陸遁所以陽狂遠遜彥深
所以隱約窮岫也足下固有心男子也能忘此
世外友乎卽足下出山之期亦當遠志自處毋
爲世網所罾則世清可待溺亦可援矣何如何
如吾一超自都門歸可嘗晤足下否弟曾訊
彼不

以動定念之殊切惟足下致弟今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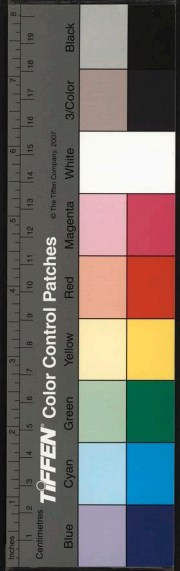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